武俠世界

黑色彩雲刀

一個神秘的青年刀客，不遠千里來到一個弱肉强食的大城市裏，接二連三遭遇到離奇莫測的怪事，並且介入了三個惡勢力集團的激烈鬥爭漩渦。本文故事佈局奇詭，情節高潮起伏，扣人心絃！愛好緊張刺激打鬥小說的讀者們，萬勿錯過。



$2.00

939

◀編　後　話▶

「艷俠」傳奇故事之「龍吟虎嘯」是今期特選的巨型小說，本故事集自刊載以來，深印讀者腦海，好評如潮，同時一部比一部更見精彩，是篇為該故事之大結局，內容情節，變化莫測，高潮更番迭起，令你愛不釋卷………

***　　***　　***

「黑色彩雲刀」今期起隆重推出，本故事佈局奇詭，情節迂廻，打鬥激烈，扣人心絃……一個神秘的青年刀客，不遠千里來到一個弱肉強食的大城市裡，遭遇到一連串離奇莫測的怪事，並且介入了三個惡勢力集團的激烈鬥爭漩渦中，於是………要看一篇緊張刺激、鬥智鬥力的小說，千萬不要錯過本文。

***　　***　　***

長篇武俠「魚躍鷹飛」及中篇「風雨殘陽」今期同告結束，情節發展變生肘腋，出人意表，蕭逸君繼「魚躍鷹飛」後，下期起繼續推出另一巨著：「鶴高飛」，是篇內容緊湊，故事驚險，愛好蕭君作品的讀者們，敬請留意。

***　　***　　***

下期的巨型故事是一篇充滿兇狠、驚險、刺激、緊張氣氛的間諜鬥智故事「美洲豹」，是篇由名作家岑凱倫執筆撰寫，岑小姐作品，深獲讀者好評，編者毋庸推介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3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艷俠」傳奇故事之六

蕭逸·文
盧令·圖

龍吟虎嘯



陷身奇陣

踐踏着滿地的晨曦，郭飛鴻來到了眼前這片樹林

在林外他駐足觀望了一刻！

經驗再暗示他——他所要找的人，很可能就在這片樹林裏。

武林中有一句衆所週知的戒言，「逢林莫入」，他當然不會不明白，更何況他要找的那兩個人「花明」「石秀郎」，無論「智慧」「武功」都勝他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焉能不十二萬分的提着「小心」？

然而他依然抱持着充足的自信，胆敢以此犯險，勢必要將這兩個怪人擒到手裏，那是因爲他瞭解到對方二人的矛盾，早在自己與他二人認識之先，他們就先已彼此爲仇，說一句俏皮話，「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郭飛鴻把自己假設爲得利的漁夫，倒也不無道理！

足下一脚深，一脚淺的前進着，踐踏的都是深汲足踝的腐爛樹葉，外面雖然陽光普照，林子裏却陰森黑暗的很，陣陣腐朽敗葉氣息蒸散着，令人聞之欲嘔！

郭飛鴻向前漫無目標的行了里許光景，除了驚飛了幾隻怪鳥以外，一無發現。

他倚在樹身上休息了一下，暗忖我眞是自討苦吃了，這種地方，想那石秀郎和花明是絕不會逗留的，我這樣找又能有何收穫？

心中正在想着，不意之間，足下碰着一道橫索，差一點摔了一跤。

他身子猛地退後，卻聽得「叮！叮！

靈鷲接引

」一陣碎鈴聲，原來足下所踢動的，乃是一根繫有小鈴鐺的長細繩子，飛鴻彎下身子，用手摸着了那根繩子，微一用力，鈴聲又起，却是傳自頗遠的地方。

這一個突然的發現，使得郭飛鴻精神一振。

他試着向繩索繫處慢慢走去，就在這時，「哧！哧！」兩股尖風，由身側的樹梢上射了下來。

郭飛鴻身形一轉，右掌微吐，「呼！」一股勁風，把飛來的一雙箭矢，劈得驀地轉過去，「哧！」一聲釘在樹上。

接着，密林內傳出了一陣深沉的冷笑聲，郭飛鴻吃了一驚，立時辨出了這笑聲是花明所發。

果然笑聲一歛，一個蒼老的語音道：

「石老郎，你果然來了，我算定你遲早會由此過的！而你中計了，你不得不承認，還是輸我一籌吧！哈——」

郭飛鴻暗暗心凛，當時照着發聲之處，用力的劈出了一掌。

這一掌，他貫足了內力，強勁的力道，有如是一面鋼壁，使得身側的樹幹，一併都彎了下去，一時枝飛葉揚，聲勢好不驚人！

掌勁一過，花明笑聲復起，嘿嘿笑道：「老石，我看你的功力，仍然停留在當年階段，你想傷我眞是痴心妄想，我實在告訴你吧，你如今已困在了我的『小六乘懾心陣』內，再想逃命，已是絕不可能，

這一點你絕對沒有想到的。」

郭飛鴻聞言大駭，反身向後退了幾步，猛又向左速轉，足下飛奔，一陣跑了百十步，可是當他定下身後，才發現仍然尙在原處，這一驚才知道花明之言果然不錯，自己竟然誤陷陣內。

對付這種突如其來的變故，郭飛鴻表現得十分沉着，他不慌不忙的盤膝坐下，略閉雙目，腦中沉思着對策，他由雲先生處得知，即使是最厲害的陣勢，如果你不去觸它，總是不會發出威力來的。

眼前第一步，他必先審查一下這陣式的奧妙，可是他左右環視一週之後，却是什麼也看不出來，耳中却又聽見花明再度冷笑道：「石老郞，你不要動什麼鬼心思，我告訴你，那是白費的，這陣式費了我五年心力才創研出來，你試試看，看是否能够出來？」

郭飛鴻心中忖思，如果一出聲，對方必定分辨出是誰，只怕對自己更加不利，莫不如就讓他誤爲自己是石秀郎，內心總還存有幾分忌諱，一時不敢進逼。

想到這裏，更是一聲不響，只是靜坐當地，以不變應萬變，花明連發數言，見對方竟然如同無聞，不由十分惱怒的道：

「石秀郎，你怎地不說話？」

郭飛鴻暗察其語音發自正前方，心中默默算計，此老必定是以氣波功發話，其實他本人很可能是左右或者是後方。

有了這種想法，郭飛鴻探手自懷內摸出了幾枚制錢，陡地抖手向左右各發出一枚，身形前伏，後方的一枚也自發出。

三枚制錢是由樹縫內，極爲精巧的打出，這種手法也錯非是像飛鴻如此身手之人，是萬難施展得出！

暗器一出手，花明已似有所覺察，一聲怪笑道：「好指力，只是差一點，我明白了，你是怕一開口，我發現了你的藏身之地是不是？」

話聲一頓，又是一聲怪笑道：「你的心思果然精明，可是石老郎，我再告訴你，我這『小六乘懾心陣』法，含有自相生尅作用，如果你研究不出其中奧秘，一輩子也休想出來，其實我又何必找你，就算你功力再高，一個月也能把你活活餓死，只要你把你一雙眸子自己挖出獻上，我就看在昔年結誼之情，饒你一命，如何？」

郭飛鴻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冷笑，花明哈哈一笑又道：「我給你兩個時辰的時間，你自己考慮考慮吧，否則時間一到，老朋友，你可就後悔晚矣！」

說完，長笑了一聲，遂即寂然。

飛鴻傾耳細聽了聽，知道花明已去，由此時計算還有兩個時辰是屬于自己的，他不得不打起精神來設法脫困。

首先他站起來把衣衫緊紮了起來，然後他把胸前那口「殘月劍」拔在手中。

一點靈機，使得他心中一動，身子微探，已摸着了方才絆跌自己的那根繩索，於是他就順着這根繩子，一路行下去。

似如此前進了約百十尺左右，那繩索已到了盡頭，面前是一排遮天大樹，飛鴻身形疾速的轉過去，似乎已出了困境，不由大喜，于是足下加快，繼續前進，疾行了一陣，算計着最少行出了三數里光景，應該脫出這片林子了，可是眼前仍然是一

片密密麻麻的濃林，和先前似無二致。

飛鴻大爲惱火，掌中劍向外一展，砍倒了兩株大樹，忽然覺出足下似爲一物所擱，探手一摸，鈴聲叮噹，心中一寒，這才知跑了半天，只是在這附近打着圈子，並沒有離開原處，才知道花明這「小六乘懾心陣」法果然高明之至。

當時他右手揮劍，把環身四週的幾棵大樹全數的劈倒在地，希望能出現奇跡，可是，寶劍揮處，儘管是劍光閃爍，樹倒葉揚，一排排的樹影却是愈砍愈密，愈倒愈多。

費了半天的勁力，仍然是沒有絲毫的進展。

收起了寶劍，郭飛鴻不禁有些沮喪，儘管他精力充沛，可是如此毫無意義的舉動，於事何益，無可奈何下，他只得又盤膝坐了下來，希望靜中能有所領悟。

不知不覺間，忽然冷風襲面，郭飛鴻連忙張開眸子，却見一人正正的立在眼前，定神一看，大吃一驚，來人正是花明。

郭飛鴻一驚之下，猛地竄起來道：「你——」

花明陰森森一笑，道：「小輩，你騙得我好苦，我一直以爲你是石秀郎，嘿嘿，我——」

飛鴻冷笑道：「我一言未發，何曾騙過你來？」

花明一雙怪目，含着無比的怒火，烱烱逼視的道：「郭飛鴻，你是上天有路你不去，入地無門自來投，今日總算落在了我的手中，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飛鴻鼻中哼了一聲道：「花明，你只能用計陷人，算什麼英雄，有本事我們各出力拚鬥一番，看看到底是誰怕誰？」

花明獰笑道：「小輩，你是想要我撤開陣門，放你出去？眞是夢想！」

飛鴻微微一笑道：「大敵當前，可笑你尚不自知，我一番好意，前來通知你，你却恩將仇報，我看你是非要死到臨頭，才知後悔！」

花明呆了一呆，立時白眉直聳，森森笑道：「你還想騙我上當？」

飛鴻眸子微閉，輕輕一嘆，然後喃喃自語道：「天下間竟然會有這種人——可笑！」

說完把臉側向一邊，看也不去看花明一眼。

花明身子向前一欺，右手一探，一隻棋盤大手直向飛鴻背心上抓去，可是眼看抓上，却又忽然的收了回來，郭飛鴻那種視死如歸的樣子，使他心中又不禁有些懷疑了。

要知道這花明生性最是猜忌多疑，郭飛鴻這一着緩兵之計算是用上了，花明收回手來，慢吞吞的咳了一聲道：「好！小輩，你且說來，我怎麼死到臨頭？你若有一字假話，我叫你立斃掌下！」

飛鴻淺淺一笑道：「你以爲我會這麼傻，輕於信你？」

花明面色一黯，厲聲道：「你少廢話，石秀郎現在何處？你找我爲了什麼？」

飛鴻抖了一下衣服，不慌不忙的道：「你撤開了陣勢，我們才好說話！」

花明眨了一下眸子，冷冷一笑道：「對付你這個小輩，我不得不多加小心，你先說來，如果所言屬實，我定不難爲你就是！」

郭飛鴻暗中發笑，心知花明即將上當，當時微微一笑，道：「石秀郎並不比你笨，你以爲他就這麼容易上你的當？」

花明怔了一下，怒聲道：「我不是問你這些！」

飛鴻哈哈笑道：「我說你死在臨頭並不爲過，你可知石秀郎在林外，已佈下了厲害的埋伏？」

花明獰笑道：「你信口胡說。」

飛鴻眸子微閉，嘆息道：「你死了不足爲惜，可是我這條命也陪在一起就未免太寃枉了！罷！罷！」

說着站起來，向着花明道：「你既然不信，我也不必多言，等會兒石秀郎火焚森林，大不了你我一併完蛋！」

花明身子戰抖了一下，道：「你說石秀郎要縱火燒林？」

飛鴻哼了一聲，花明眉頭一皺道：「這——？這樹林內除了你我之外，尚有數萬生禽，他不怕造孽？」

飛鴻沉聲一笑：「這就是他比你狠的地方！」

花明想了想，錯齒出聲道：「好！我相信你的話！」

飛鴻冷然道：「不容你不信！」

花明白臉上，現出了兩道深刻的怒紋，啞聲道：「郭飛鴻，我現在撤開陣勢，你帶我去找石秀郎，如果你想在我面前玩什麼花樣，我勸你趁早死了這條心！」

飛鴻微笑不語，花明雙掌一錯，身子驟然疾射而起，只一閃已沒入林內，須臾轉回道：「陣已撤開，走！」

郭飛鴻拍打了一下身上塵土，林內樹木密集，倒只有這塊地方較稀疏，二人都慣于暗中視物，對方一舉一動皆在目中。

花明烱烱雙瞳，逼視着飛鴻，飛鴻亦步亦趨，飛鴻不由笑道：「花老頭，何必逼得這麼緊啊！」

花明冷漠的道：「我眞弄不清楚你，你到底是算那一類的人呢？」

「我那一類都不是。」

「你是爲誰在幹事？」

「誰也不爲，爲我自己！」

花明發出了一聲冷笑，點了點頭道：「好，好，咱們暫時不談這個，反正我要好好查查你！」

「但憑尊意，」飛鴻調侃的道：「不過眼前，你還是多注意石秀郎一點好。」

這句話激起了花明的怒火，他銀眉一挑道：「石秀郎絕不是我的對手，否則，豈能想出如此無恥的手段？哼！火焚森林，好卑鄙的傢伙。」

飛鴻正想附上一句，忽然身側傳來一聲冷笑，道：「我一點也不卑鄙，倒是你才無恥。」

花明右掌向左一掄，作刀狀凌空劈出，面前人影一閃，石秀郎已來到了近前。

二人都突然吃了一驚，石秀郎面如石像，雙眸張開極大，黑暗是他最能適應的世界，那雙眸子眞像一隻貓也似的，在暗中發出兩點碧光：「你上當了，花子！」

花明後退一步，雙手在胸前交插着，蓄式待發，石秀郎冷聲一笑又道：「老朋友，我們都幾乎上了這個小子的當！」

說罷目光一轉，盯視着郭飛鴻連聲冷笑不已。

花明一呆道：「上他的當？」

郭飛鴻朗笑道：「石老頭，是我拆穿了你的隱密，你來報復我不成？」

石秀郎沉聲道：「你一派胡言，我是在想，莫非你是龜山那個老和尚派下來的？可是？」

這一句話，頓時使得花明心中一動，他對郭飛鴻本就有幾分懷疑，這時聞言不由猛的轉過了身子，目光如炬，嘿嘿一笑道：「好小子——我果然沒猜錯了你！」

說着又轉臉望向石秀郎道：「這麼說，你火焚森林的事不是眞的？」

石秀郎鳩形杖向前移了尺許，吶吶道：「石某人行道江湖，固是嗜殺如命，可是這種事我還不屑爲，你竟然輕易撤開了陣式，令人好笑！」

花明臉上一紅，冷笑道：「你也不要假充仁義，你石秀郎的手段我不是沒有領教過……不過這一次無端端爲人所欺，有些不甘心罷了。」

當下望向郭飛鴻森森一笑道：「小子，我早就看出你的來頭不對，現在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飛鴻萬萬沒有想到，此時此刻，竟然又突然出現了石秀郎這個煞星，兩相對證之下，自己已無法再瞞，由不住暗暗叫聲苦也。

當下他故作鎭定，冷笑一聲，對花明道：「你是敵友不分，我看你遲早中了石老頭的道兒！」

花明回身又望着石秀郎，沉聲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姓石的……」

石秀郎揚了一下手上竹杖，銀眉頻頻眨動着，發出了一陣刺耳的笑聲，他面若寒冰，說話更是鮮有笑容，如此怪聲的大笑，極是少見，難怪連花明也爲之怔住了，冷哼一聲道：「笑什麼？」

石秀郎鳩杖一指花明道：「你這花子，至今爲止，仍然是不改當年脾性，事事多疑，罷！罷！在你我勝負未分之前，我們不妨先解決了這個小子，二人同時下手，誰也不用疑心誰，你看可好？」

花明聞言又看了看飛鴻，點頭道：「好！這是最好的辦法，倒看看他如何再能逃過！」

說話之間，石秀郎身子微移，已飄到了郭飛鴻左側，花明肩頭輕幌，翩若游龍的已把身子移到了右面，採取犄形之勢，把飛鴻看守在當中。

郭飛鴻對付其一已感棘手，此刻要來同時對付雙怪，那能不心驚神蕩，他目光分別在二人身上一轉，朗笑道：「堂堂武林前輩，對付一個後生小輩，竟然以多欺少？」

說着右腕翻處，已把胸前那口殘月劍拔出了鞘來，在胸前一抱，取了一式「抱元守一」，狂笑道：「不才雖是單人孤劍，却也不在乎你們，請一齊上來吧。」

這番話使得這雙傲視武林的老怪物，聽在耳中極爲汗顏，石秀郎面色一沉道：「花子，你退守一邊，看我青竹劍取他性命便了。」

花明獰笑道：「此子欺我太甚，我要親手結果了他，你且退過一旁！」

石秀郎怒聲道：「我已說過了由我來，你就不必與我爭了。」

話落右手一擰鳩形杖，但聽得「察！」一聲，鳩形杖內所藏的青竹劍已掣在了手中。

郭飛鴻見狀冷冷一笑道：「你二人隨便誰上都是一樣，一齊來也無所謂，郭某要是想取你二人性命，昨夜在你二人力鎖玄關之際，你們也活不到今天了。」

石秀郎冷冰冰的道：「你不下手，我看是另有用心！你是想押我二人去龜山見那個老和尚，哈！小朋友，不是我石秀郎說一句狂話，那雲海老兒，只怕此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石秀郎利誘雲思佳，暗傷雲海之一節，飛鴻並不知道，所以此刻聽在耳中，毫未在意，只冷漠的道：「你說些什麼，我是一概不知，你們倆個既說的這個老和尚，我倒想見他一見。」

石秀郎狠也似的仰起頸項，怪聲道：「你不必分辯了，就死了做個寃鬼吧？」

足下一移，已閃到了飛鴻面前，掌中劍平胸而出，如同怪蛇一般的直向飛鴻心上點來。

事已至此，郭飛鴻確實也無法可施，眼前只有捨命一拚了，當時短劍一壓，身形有如走馬燈一般的轉到了石秀郎身後，左手駢四指，反向石秀郎背後捺去！

他指尖方自遞出，那石秀郎一聲長嘯，瘦長的身軀，在翻轉之間，竟由飛鴻頭頂上倒翻了過去，身法之快，當眞是驚人已極。

郭飛鴻決心與對方一拚，也就不再猶豫，雙膝向下微屈，掌中劍「舉火燒天」，帶起了一道白光，對準石秀郎前胸上撩去。

一旁的花明目睹至此，不禁脫口道：「好招！」

耳聽得「哧！」一聲，一雙人影驀然分開，竹劍劍刃正正的和飛鴻的「殘月劍」刃擊在了塊，郭飛鴻只覺得對方手勁出奇的大，更令自己奇怪的是，殘月劍削金斷玉，無堅不摧，石秀郎掌中兵刃，不過是一口堅實的竹劍，竟然能實架實接的迎了自己一劍，設非他有極爲過人的內力，萬萬不能如此，這老怪果是高明之至。

一擊之後，石秀郎目放異光，退後一步，驚視着飛鴻道：「花子，你可看見了，此子武技，實在不在你我當年之下，只怕尚有過之呢！」

花明頻頻點頭道：「他口稱是雲舒眉之徒，依我看來，雲舒眉武功怎能比得上他？」

石秀郎冷冷一笑，逼注飛鴻道：「小朋友，你我已兩度交手，你的實力我已看出，確實不錯，如今，只要你能說出是誰要你來的，你對我二人是存着什麼意圖？我也許會以往不究，饒你一條活命。」

飛鴻劍鋒一指，木然道：「石秀郎，你少廢話，勝負未分，誇什麼海口！」

說話時，殘月劍唏哩哩發出一片龍吟之聲，劍芒顫成一片！

這正是劍術上最難的境界，「分光散影」，也是郭飛鴻九華山多年苦功的絕晶，他內力精純，再加上十分火候，殘月劍頓時閃成了一片扇形光華，隔在眼前，使

人看不清他的動向。

石秀郎和一旁的花明，目睹之下，均情不自禁的呆了一呆，石秀郎喃喃自語道：「這就難怪了，原來你竟有如此功力，自然不會輕易就範了！」

花明鼻中哼了一聲道：「石老郎，怎麼，害怕了不成，要是害怕你就退下來，看我的！」

石秀郎怒視向他，道：「你知道什麼，我是可惜此子一身功夫……也罷，待我取他性命便了。」

他那微曲的背，在說完此話後，突然直立了起來，看來顯得更高了。

黑暗中，一聲怪鳴，似有一隻極大的怪鳥，由頭頂的樹梢上掠過，淒厲的鳴聲，使得三人都吃了一驚！

花明口中「噫！」了一聲道：「好大的一隻白鷺！」

郭飛鴻也似乎看見當空有白影閃過，巨大的風力，使得這附近枝飛葉濺，但他此刻一心對敵，並沒有想到其它。

石秀郎仰首當空，銀眉頻眨，面上肌肉頻頻抽動不巳，回臉向花明道：「白鷺！你看清楚了？」

花明點頭道：「好像是——」

石秀郎略一沉吟，隨即竹劍一指飛鴻，目光直視道：「郭飛鴻，你小小年紀，練成了這身武功，確實令人驚異，這一手『分光散影』更看見眞功夫，只是你要和我青竹劍分高下，似乎還差一籌！」

竹劍一劃，「唰！」一聲巨響過後，黑暗中，陡開了一綫天光，在散落的枝葉間，可以清楚的看見林外的天光，那是將近暮晚的天色，天空中飄散着絢麗彩霞？

郭飛鴻不由吃了一驚，不知覺間，自己竟然在這月森林裏停留了整整的一天，石秀郎這種凌虛的劍炁功力，使得他心中大大的一寒！

當空有了亮光，就像暗室中忽然開了一扇天窗，彼此之間，更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他們不由自主的一齊向當中走近一步，相隔的距離不過是五尺左右。

郭飛鴻再不能容對方接近身前，身形一起，掌中那口閃光灼灼的短劍，向外一撥，直向石秀郎的頸下按去，其快如電，一閃而至。

石秀郎口中道：「好！」

竹劍半吐，身子前欺，青竹劍「叮！」一聲，正正的點在了殘月劍上，後者發出了「嗡！」的一聲，倒捲了回來。

石秀郎長軀一傾，左手五指向外一抖，吐氣開聲道：「嘿！」

五指上的勁力，形同是五口短劍，直向飛鴻小腹上插來，郭飛鴻身形一蹌，險些跌倒！

像他們這種武技精湛，巳稱絕頂的武林高手對敵，有時候眞是一招兩式，就能分出勝負來，因爲彼此之間，也都自知，一些所謂的閑招，不足以致勝對方的招式，都是多餘的，所以他們每出一招，也必是深思熟慮的殺手！

石秀郎這一招名喚「五指燈」，乃是一種至高內功的絕上境界，眞有一掌開山之威。

指力一下，郭飛鴻幸能及時的一滾，石秀郎早巳防到他會有此一手，竹劍一偏，用劍尖直向飛鴻天靈蓋上刺了過來，郭飛鴻一聲朗笑道：「石老頭，你輸了。」

在他們開口出聲的當兒，殘月劍尖一壓地面，身子驀地騰了起來，石秀郎竹劍向前一逼，夾起了勁風一縷，郭飛鴻左手駢二指，向他竹劍上一貼，右手短劍作「白鶴亮翅」向外一送，劍芒如虹，直向石秀郎面頰上削去！

這正是雲海老人親授的那一招「乳燕雙飛」，郭飛鴻這時候倏地施展出來，石秀郎怎能不倒抽一口冷氣？

還算他機靈，在飛鴻一亮招的當兒，他巳知不對，長軀弓彈之間，直綫的拔了起來，可是郭飛鴻這口劍兀自由他的大腿上部直到小腿踝處，劃了近三尺長短的一道大血口子。

石秀郎就是鐵打的漢子，這種傷害他也是受不了，身子一落地，口中「啊唷……」低呼了一聲，掌中青竹劍向地面上一點，整個身子在這一刹間簌簌不住顫抖。

鮮紅的血，像泉水般的湧了出來，可是這個老怪物，眞有令人驚異的手法，只見他竹劍微抬，用劍尖迅速在傷口兩側點了兩下，兩側血脈竟然全行封閉，鮮血即時制止住不再淌下一滴！

一刹間就見他，頭上短髮根根鶴立而起，手中青竹劍抖顫着指向飛鴻，道：「……好個小子……你是找死！」

飛鴻想不到這招「乳燕雙飛」，竟然具有如此威力，一招獲勝，情勢自是不同，不禁胆力大增，聞言後，沉聲道：「石秀郎，我巳對你相當留情了！」

石秀郎啞聲一笑，竹劍向空中一揚，道：「小輩，你索性成全了我，石秀郎和你併骨啦！」

說時一雙瞳子精光四射，那張白臉越發的現出一片卡白之色，他雙手執劍，一步步的逼近過來。

郭飛鴻心中着實的嚇了一跳，他由雲海處學來對付石秀郎的兩手招式巳然先後施展過，這種絕招，只能出其不意偶而施之，如果一再的重覆，難免爲對方看出破綻，那可就不值一笑，然而眼前捨此却又別無所圖，一時大爲担心！

一旁的花明，怎麼也料不到石秀郎竟然會敗在了郭飛鴻手中，他目力過人，可是方才郭飛鴻使出的那一式劍招，到底是怎麼出的手，以及奥妙之所在，竟然是一時推敲不透，他也嚇得怔住了！

按說石秀郎巳然負傷，這個架應該由花明接下去打！可是花明却另有他的打算，他是想，既然兩個人都是自己欲除去的敵人，讓他們互爭生死，自己正好坐山觀虎鬥，以收漁人之利。

石秀郎二次出手，銳力更不可當，交睫之間，那口竹劍巳幻出三片連接的劍影，分前，左，右三個不同方向同時攻到。

郭飛鴻立時體會出，石秀郎這一招三式上的功力，比之先前任何一招都要猛烈，更具威力，其勢所及，幾乎令人無可逃遁！

無奈之下，郭飛鴻再次的又使出了雲海所授的絕招之一——「大風來兮」，劍光一揚，分光如雨，石秀郎蹌踉又退了下來！

他忽然魚目一翻道：「這是甚麼怪招，這樣厲害？」

一旁的花明怪笑道：「石老郎，你的『鶴爪力』爲何不施展出來，莫非還留一手麼？」

一句話提醒了石秀郎，怒吼一聲，再次撲上，他左手猛的當空一推，只聽得「波！」一聲輕響，一團黑氣中，他那一隻巨大的手掌，向着飛鴻面門上抓來。

郭飛鴻立刻覺出力道逼人，知道這是石秀郎捨命的一擊，不可匹敵！

他怒吼了一聲，身形一塌，又使出了「乳燕雙飛」這一招，劍光配合着掌式，一齊向石秀郎連人帶劍捲了過去！

雲海所授的這幾式絕招，乃是老人坐關以來苦思所得，而專門用來對付二怪的，每一招都經過極爲週密的思慮，自然威力極著。

石秀郎如此威猛的攻勢，却爲飛鴻這一招「乳燕雙飛」又逼得踉蹌而退。

他竹劍平掄，吶吶道：「又是這一招，小輩！原來你只靠這兩招來取勝我！」

說時目放異彩，頓時想通了，竹劍一揮，這一次由上而下，第三次攻了上來。

可是在郭飛鴻「大風來兮」這一招之下，他又敗退了下去！

石秀郎爲此咆哮如雷，郭飛鴻則嚴肅地倚樹而立。

兩個人對望了一刻，石秀郎突然口涎下滴的啞聲道：「小輩，我要把你的心挖出來——」

飛鴻這時才知雲海所授此一招確實厲害，雖是連環施展，一時半刻亦不愁爲對方看出玄奧！

他此刻只有抱定拖一時算一時的心理，聞言冷笑道：「你連我身邊都近不了，還要說此狂話，眞正是無知妄想。」

石秀郎一連數次撲擊，可是每一次都又退了下來，花明在一邊看得好笑道：「石老兒，不是這麼個打法，你何不先想想對付的方法再上，這樣你一輩子也奈何他不了！」

石秀郎大嘴頻張，汗流滿面，聞言長吁了一聲道：「你說得有理，這樣硬上是不行的。」

他雙手扶劍，銀眉頻聳，一動也不動，只是在靜靜的想着破解這兩招的辦法。

所謂「旁觀者清」，花明在屢次的注意之下，巳然看出了這兩招的妙處，不過也因爲到底那兩招不是用來對付他的。

花明有了見地，見石秀郎苦思不解，不由在一邊呵呵笑道：「老朋友，這小子所使的招式果然極妙，無懈可乘，可是我巳有了破他的方法，你可願一聽麼？」

石秀郎冷哼道：「誰希罕你說，我自能化解！」

花明一聲冷笑：「那就快一點，你我的事情還沒有完呢。」

石秀郎忽然發現花明一雙眸子裏泛出了奸險的笑意，不由呆了一呆，花明這句話更暴露他的本意，石秀郎那能不明白，自己這時腿上負傷，精力巳耗，勉强對付郭飛鴻巳難獲勝，如何再能來應付生死大敵，正是一時失察，中了花明的圈套。

這一個忽然的念頭，使得石秀郎暗吃一驚。

他望着花明嘿嘿一笑道：「花子，你少在一旁賣弄口舌，既如此，你來對付他就是！」

說罷身形閃過一邊，花明一呆，低聲笑道：「莫非你認輸了？」

石秀郎冷笑道：「怎麼認輸？不過是暫時讓你試試罷了！」

花明一聲狂笑道：「石老郎，你一世英名付於流水矣！」

石秀郎冷然道：「你也不見得比我高明，你先試試看再說。」

花明偶然偏頭，見飛鴻雙瞳微瞇，目視足下，雖是持劍戒備，却如同老僧入定一般的出息均勻，一副坦然處之的模樣！

看到此，花明心中也不禁暗暗讚嘆，前此刦法場時他亦曾領敎過飛鴻的厲害，這一次目睹他如此神勇，心中那能不存着戒心！

當下他向着飛鴻立處慢慢走來，這時間，忽然當空一聲鳥鳴，樹枝嘩啦啦一聲大響，空中驀地飛下來一隻大鳥，其勢有如是一大片白雲一般。

郭飛鴻一眼望去，立時心中大喜，他巳認出了這隻大白鳥，正是那玄衣美婦人所飼養的兩隻白鷺之一。

他的想法完全正確，來者正是雷火雙鷲之一，這隻大白鷺這時巳認清了目標——花明，只見牠雙翅一束，「呱！」一聲，猛地向花明身上衝去。

花明不由吃了一驚，口中喝道：「畜牲！」

右掌一揚，用內家掌力，直向大鳥頭上擊去，這隻大白鷺早年隨雷火道人，早巳學會了與人搏鬥的特技，如今更巳通靈，只是一時不知對方獵物功力如何，未免上來也太輕敵！

這時候見花明舉掌打來，並未在意，仍然衝下，只聽「碰！」一聲，白鷺發出了一聲怪叫，散了一空羽毛。

大白鷺負痛之下，雙翅一展，白光一閃，又向着花明肩頭上掃來，花明口中「唔！」一聲，點足而退，白鷺鐵翅掃處，樹倒枝揚，尤其是牠翅上的劍刄，助長了極大的威力，直把一雙老怪物看得瞪目結舌！

那白鷺也似知遇見了高手，兩擊未中，「呱！呱！」兩聲長鳴，旋身冲霄而起，瞬息間巳自飛去。

二怪驚魂甫定之下目注當空，花明忽然發出了一聲驚嘆，白眉連聳道：「是了，是了！」

石秀郎吶吶道：「是什麼？」

花明嘿嘿一笑道：「原來此處竟藏有高人，倒是眞正的失禮了！」

說着目射兇光的望着郭飛鴻，冷森森的道：「小輩，原來你是爲這位朋友所差和我二人爲敵的……我明白了！」

飛鴻聞言尚未說話，那石秀郎却不由一呆，吶吶問道：「花子，你可是想到了一個人？雷……？」

花明冷哼一聲，道：「不是他還有誰？想不到這個牛鼻子居然還在人間，眞是怪事！」

石秀郎遲滯的目光，望着飛鴻森森的一笑道：「我說你這小輩怎會有這高一身之功夫，原來竟是雷火道人的弟子，嘿嘿

，這事情倒好辦了，我倒要問問這牛鼻子，憑什麼縱徒行兇？」

飛鴻不由冷笑道：「此事又與雷火道長何關，你們不要血口噴人！」

花明一聲狂笑道：「與他何關？關係大了，你沒有看見，方才那隻白鷲，不正是那牛鼻子所養的雷火雙鷲之一？如果你與那牛鼻子沒有關係，他憑什麼要派來這畜牲救你？」

飛鴻倒是呆住了，說話之間，當空又是一聲清晳的鷲鳴，花明一聲叱道：「好畜牲！」

一揚手，自他掌心裏驀地飛出了數點寒星，直向當空射去，就見空中白影一滾，爲首一隻白鷲大翅展處，已把迎面而來的暗器打落一邊，緊跟着牠巨大的身子，如風般巳飄向左面，舒翅如傘一般的向着花明身上掃來！

同時在另一面，卻有一隻同樣大小的白鷲由林梢疾翻而下，怪嘶連聲的向着石秀郎身上撲去。

剎時之間，二人二鳥打作一團。

這有「大荒二老」之稱的海內雙魔，雖是武功至高，巳臻化境，奈何這雙大鷲佔有先天上的優勢，本就非人力所能敵，復經多年訓練，兩翅上更附有兵刃，所以一時之間，竟然難以看出勝負來。

郭飛鴻呆立一邊，只見兩片白雲時起乍落，加上淩厲的兩翅風力，眞有雷動山河之威，二鳥之間，再加上縱躍如飛的兩條人影，當眞叫人爲之眼花繚亂。

他正自看得驚心動魄的當兒，忽然肩頭上落下了一隻素手，不禁嚇了一跳，猛回身，卻接觸到一個美麗婦人的面影——頓時爲之一呆。

「大姑——」郭飛鴻甚爲驚喜的道：「是妳？」

對方美婦人，身着黑色長衣，一雙黑而亮的眸子，睇視着飛鴻，其內含蓄着極爲眞摯的情意，當時上前一步，拉住飛鴻一手，幽幽嘆息一聲，不容分說遂即轉身拉入林內。

是時二人二鳥正打得難分難解，由二人掌上和二鷲翅上的風力，巳使得附近百十棵松樹，全數折斷，枝葉揚起了一天，二鷲竟有生裂虎豹之威。可是今日卻是遇見了厲害的對頭，非但絲毫佔不了上風，卻各自都受了點輕傷，因此更激起了這雙畜牲的怒火，鳴聲震天，響遏行雲。

婦人領着郭飛鴻幾個轉身，已出得林外，她小聲道：「這是一條捷徑，只有我知道，要是不認識路，沒有半天時間，絕出不來的！」

說時一雙慈祥的眸子，不時的在飛鴻臉上轉着，此番見面，卻遠較昨日親近多了！

飛鴻十分汗顏的道：「大姑，這件事是我一個人的，我不願拖累了妳……妳還是召二鷲回去吧！」

婦人苦笑了一下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失敗跟我回去，我自有辦法對付他們！」

飛鴻十分感動的道：「大姑，這兩個人非比一般，妳只怕也不是他二人對手，如果他們知道妳收留了我，那豈不——」

美婦人蛾眉微舒道：「不要多說，隨我來。」

說罷回顧了一下，匆匆由身上取出一根蘆笛，就口吹了一聲，回身道：「我們走。」

笛音像是召回二鷲的命令，那雙迎戰的白鷲，各自長鳴了一聲，冲霄而起，剎息之間沒於雲霧之中。

這時飛鴻巳隨着婦人登山來到了石洞前，他二人走進洞門，霍然發現那雙白鷲巳先棲身室內，雪白的羽毛上俱都沾滿了斑斑血漬，婦人呆了呆道：「好厲害的兩個老怪物！」

她匆匆走過去，用綢巾爲二鷲擦去身上的血漬，不住的撫摸着牠們的身子，細看牠們身上是否受傷了，飛鴻也走過來，含愧道：「若非大姑這雙愛鳥，我這條命只怕巳保不住了！」

玄衣婦人回頭看了他一眼，目光中更盪漾出無比憐愛，她好似想要說什麼，卻欲言又止，回過身來把二鷲帶入內室，須臾轉回，微笑說道：「孩子，你一定累了吧！」

說着親熱的把飛鴻拉到了面前，伸出一隻手摸着他的頭髮道：「可受傷了？讓我看看——」

飛鴻連忙掙脫，不大好意思的道：「大姑不要客氣……」

婦人呆了呆，忽然落下了淚來，飛鴻心中驚奇，卻又不知說些什麼！那婦人忽然一把把他抱住，痛泣起來，就像一個母親，緊緊抱住她的孩子哭得是那麼傷心！

飛鴻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只急得頭上冒汗，卻沒有勇氣再掙脫對方的懷抱。

容她哭了一陣之後，飛鴻才輕輕推開她，苦笑道：「大姑……妳有什麼傷心的事情……何妨說出……」

美婦人望着他，眼淚簌簌，鼻翅掀動，良久才顫抖的道：「孩子……你眞的不認識我了？……唉！」

飛鴻茫然的搖頭道：「大姑妳是……是誰呢？我們以前見過面？」

婦人淚眼含笑的點着頭道：「豈止見過面，你再看看我……」

飛鴻細看了看，皺眉道：「我實在想不起來……」

美婦人一把又把他攬入懷內，顫聲道：「兒啊……你連媽都不認識了？……這那能怪你呢……那時候你太小了！」

飛鴻大吃了一驚，立時推開她，紅臉道：「不！不！妳認錯人了！」

說時他退後了幾步，目放精光道：「我姓郭，我母親如今健在蘇州，妳怎說是我……」

婦人呆了一呆，微瞇雙目道：「你不姓郭，你是姓柳呀！」

飛鴻恍然一驚，十分激動的撲過去，一把握住了婦人的手道：「啊……啊……妳說的是柳英奇？」

婦人目放異采緊緊抱住他泣道：「對了……對了……柳英奇才是你的本來名字，孩子……這些年你可知娘有多想你？……每一天每一夜，娘都在想着你……可憐的孩子……」

飛鴻一時眞有些啼笑皆非，他知道這是個誤會，天大的誤會，可是對方的至情不禁使得他爲之黯然，容得對方哭聲少歇

之後，他才輕輕嘆了一聲道：「柳伯母，妳誤會了，我不是妳兒子……」

婦人身子抖了一下，探手由懷內摸出一隻女子繡鞋道：「這隻鞋，你是那裏來的？怎會在你身上？」

飛鴻怔了一下，恍然道：「原來這隻鞋被妳檢到了！」

婦人面色蒼白道：「快說，這是怎麼回事？」

飛鴻嘆息了一聲，淒淒道：「柳英奇乃是我一個至交好友，這隻鞋乃是他交給我託我訪尋他母親的證物，想不到妳就是柳伯母……天下眞有這麼巧的事，伯母在上，受我一拜！」

言罷當眞跪地拜了一拜，婦人良久才輕嘆了一聲，把他扶起來，珠淚簌簌的道：「原來是這回事，你雖不是我兒，但與我兒是好朋友，也如同我子一般！」

說着一把又摟住飛鴻哀聲泣了起來，飛鴻也不禁陪着下淚，甚久，婦人才收住了哭聲，擦了一下淚，慢慢放開了飛鴻，含笑道：「我太失禮，你知道我是太高興了，想想看，多少年了，如今聽見了兒子的訊息，那能不喜極而泣呢？」

飛鴻默默點頭道：「柳兄的身世太可憐了，柳伯伯也仙逝了……」

婦人眸子微紅，點頭道：「這件事我知道！」

飛鴻望着她，道：「伯母一向玉體可好？」

婦人含笑道：「我？很好……孩子，現在先別談這些事，還是先救你要緊！」

飛鴻冷笑道：「伯母容我自去，這裏也就沒事了，一二日內，小侄再來面稟柳兄之事！」

婦人苦笑道：「孩子，你錯會我意了，伯母豈是怕事之人，慢說你還是我兒至友，就是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我也不會見死不救，袖手旁觀的。」

飛鴻感激道：「伯母的好心，小侄心領，只是二怪武功頗是了得，只怕……」

婦人冷笑道：「你別爲我担心，你只管在此住下就是，這是雷火眞人的洞府，他二人先是不知，此刻知道了，多少心中也會存些顧慮，眞要闖進洞來，那時再設法逃走也不爲遲！」

飛鴻嘆了一聲道：「那樣，豈不打擾了眞人的安靜，使伯母也受連累？」

婦人搖頭道：「這你就別管了，你現在一定很累了，先到後面吃些東西，睡個好覺去，我令二鷲在外面看守，料無差錯，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說完就領着飛鴻走進後室，這洞府內石室極多，飛鴻隨着婦人進了一間看似丹室的靜室，婦人微笑道：「你先歇歇，我去拿吃的去，待會咱們邊吃邊談！」

飛鴻含愧道：「打擾了！」

美婦人含笑出室。

呑雲化水　各顯玄功

在這座神秘的石室內，郭飛鴻過了輕鬆舒適的一夜，當紅日由生滿了葛籐的天窗照射進來時，郭飛鴻由石床上翻身而下，才知道又是一天的開始了。

那個玄衣美婦人——任寶玲——現在郭飛鴻也巳知道了她的眞實身份。對於郭飛鴻的起居飲食，她甚是關懷，其間情誼，有如母子。

對於這位柳伯母的愛護，郭飛鴻眞不知如何酬答才好，按理說自己應該立時去找到了柳英奇，告訴他這個好消息，好令他們母子團聚，再者；自己和大荒二老花明石秀郎的糾葛，似不應把她牽扯在其中，眼前應立刻避開爲妙，可是任寶玲卻是死也不放他走，看樣子大有和他共同禦敵之意，郭飛鴻對於這件事很是懊喪，因爲據他們所知任寶玲雖是武功高強，可是要想對付花石二人似還不敵，萬一因此有所意外，自己今後尚有何面目去見柳英奇？

任寶玲似乎巳經看出了他內心的意思，在早飯時含笑安慰他道：「你不要爲我担心，花明和石秀郎雖是厲害，可是這雷火洞有眞人坐鎭，他們既知卻不得不顧忌一二，你可以放心！」

說話之間，忽聽籐蔓處傳來拍翅之聲，任寶玲微驚道：「二白回來了！」

一隻白鷲巳探身而入，連聲高鳴不巳，任寶玲冷冷笑道：「原來牠發現了那兩個人的踪跡！」

郭飛鴻立時激厲的站起來。

任寶玲搖搖手道：「你先不要慌！」

才說到此，忽聞懸在洞壁上的一粒大如核桃的小金鈴「叮！」一響，任寶玲看了郭飛鴻一眼，道：「眞人有事見召，你在此等我一會！」

郭飛鴻怔了一下，點頭道：「伯母，這件事……」

任寶玲微微笑道：「不要緊，我去去就來！」

說罷右手按動一處機鈕，石門自開，任寶玲閃身而入，石門又復閉上，郭飛鴻心念轉動，忙也隨後啓門進入，卻見室內垂有一方帷簾，滿室奇香，像是燃燒着桂子的味兒，像是一間寢室，可能就是雷火道人坐關之處，自己實不便踏入。

心中正自吃驚，欲待退後的當兒，耳中卻聽見有人對答之聲，只聽任寶玲的聲音說道：「懇乞道長開恩，格外通融這一次吧！」

郭飛鴻心中一動，不覺停步聽了下去，他發現說話之處，似乎還在另一間房內，不過相隔甚近，二人對話可以淸楚的聽見。

這時又聽得另一個好像小孩一般的聲音道：「妳這樣胡鬧，出了事貧道也無法護妳。」

任寶玲道：「道長，這兩個人乃是當今巨惡，你難道忍心看他們爲害江湖而不顧麼？」

那童子語音喟然一嘆道：「寶玲……妳不知貧道的苦心，別人不知，妳也不知麼？……」

任寶玲道：「眞人道嬰將成，此刻是爲避免外魔入犯！」

雷火道人又是一嘆道：「妳既知道，怎地還爲我惹這個麻煩，貧道怎能不知花石二人爲當今敗類，只是如今貧道自顧不暇，那能再有時間管人閑事？再說這兩個老人，功力通玄，又豈是好惹的，妳還是速速叫他去吧！」

郭飛鴻不由面色一紅，心中大不是味

兒，却又聽任寶玲冷冷一笑道：「此事與眞人無干，難婦自己作主就是！」

道人嘆道：「怎會與我無干？那一個不知雷火雙鷩爲貧道所豢養？唉！唉！看來妳已爲貧道惹了厤煩！」

任寶玲還要再說，那道人似已不悅怒聲道：「妳不必再多說了，貧道封洞以來曾言不問外事，妳也不能爲我生事——」

說到此，突然語音一頓，冷笑道：「簾外是誰？」

郭飛鴻猛吃一驚，正要退身，却見任寶玲已揭簾而出，急道：「你怎麼進來……了？」

室內道人冷笑道：「寶玲！請這位小友進來一談！」

郭飛鴻倒是滿心想見識一下這道人，聞召之下，道了聲「造次」遂即進入。

當他揭開了垂簾，迎面便見石壁上鑿有一個月形石洞，就在這月形石洞內，趺坐着一個少年童子，黑髮紅顏，目如點漆，簡直大出意外。

郭飛鴻呆了一呆，身後的任寶玲道：「還不拜見眞人？」

雷火眞人乍然看見郭飛鴻雙眉皺了一皺，郭飛鴻打躬道：「在下名郭飛鴻，參見老前輩，並請恕罪！」

道人濃眉微展，吶吶道：「郭飛鴻，你是佛門弟子麼？」

郭飛鴻搖搖頭道：「弟子乃是俗家弟子！」

雷火道人搖了搖頭，驚異道：「怎地你身現佛光？」

郭飛鴻茫然搖搖頭，一時不知如何說起，雷火道人道：「一旁坐下！」

郭飛鴻見他座前左右各設有一個石鼓，就打了一躬，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去，雷火道人頓了頓，道：「貧道方才與任女士之言，你想必都聽見了？」

郭飛鴻點點頭，雷火道人目光一轉，道：「你年紀輕輕，到底與那石秀郎花明結有什麼仇恨？要知道這兩個人，可是厲害得很！」

郭飛鴻道：「弟子與他二人並不曾結有仇恨！」

雷火道人怔了一下道：「既無仇恨，何故爲敵？」

郭飛鴻抱拳道：「身爲武林中人，怎能聞惡不問？弟子實在自不量力！」

雷火道人冷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郭飛鴻頓了頓，又接下去道：「再者，弟子也是受一老前輩所託，不得不如此罷了。」

雷火道人微微一笑，道：「你根骨智慧，皆是上上之選，如此少年，倒也難得，你師父是誰？」

郭飛鴻道：「家師雲鵬……」

雷火道人頷首道：「雲鵬與貧道，當年在峨嵋曾有數面之緣，想不到他居然收有如此一個好的徒弟！」

說到此，濃眉又皺了皺道：「少年人，你要知道，貧道在此封洞進修，江湖上無人知道，值此用功緊要期間，貧道實在不願多生是非，並非是……」

郭飛鴻一笑道：「眞人不必多慮，此事乃弟子私事，怎能牽連眞人？弟子這就告辭了！」

說完話，立時站起身來，雷火道人呆了呆道：「你這就走麼？」

郭飛鴻道：「正是！」

一旁的任寶玲立時上前道：「你不能走，那兩個人就在附近，萬一……」

郭飛鴻道：「伯母放心，弟子會多加小心！」

說完便抱拳向二人行了一禮，轉身就走，雷火道人冷笑道：「小小年紀不知天高地厚，我看你還是避過了今天明天再走不遲！」

郭飛鴻一笑道：「好心，弟子心領，今天明日也都一樣！」

雷火道人搖搖頭道：「你年紀小小，當然不知道這兩個人的厲害，我看你還是不宜招惹，避之則吉。」

郭飛鴻話到嘴邊又復忍住，生恐出言不遜，有所頂撞反倒不好。

雷火道人深邃的目光直直的注視着他，又道：「並非是貧道挫你銳氣，這兩個魔頭，如今擧世堪匹，設非是貧道親自現身，只怕……」

郭飛鴻忽然想起一個人，不覺脫口而出道：「道長神威固是不待置疑，只是據弟子所知，尙有一位老前輩如肯出山相助，此二人勢將望風披靡。」

雷火道人微微一笑，意似不信，却也不再追問。

郭飛鴻察言觀色道：「道長莫非不信？——哦！對了，弟子來時，這位前輩曾經贈我一面令牌，曾說凡能認識此令之人，皆可助弟子一臂之力！」

雷火道人嘿嘿一笑道：「你的這朋友口氣可眞不小，但不知那枚令牌可能借貧道一看？」

郭飛鴻點頭道：「自然可以。」

當時探手拉開了褲腿上特製的暗囊，由其中取出了那枚金光閃閃的金幣令，雙手奉上，雷火道人緩緩探手把金幣令接在手中，立時神色一變道：「哦——」

郭飛鴻道：「眞人莫非識得此令的來歷？」

「豈止識得？」雷火道人神色顯然變了一變。

他徐徐抬起頭，把目光由金幣令移到了郭飛鴻的面上，道：「雲海佛兄如今法駕何在？他這如意金幣令，是不肯輕易授人，怎會交與了你？」

「雲海老宗師對弟子恩重如山，這不過其中之一罷了！」

雷火道人雙目微闔，須臾張開道：「罷！罷！貧道看在雲海佛兄面上，破格插手，爲你管上這樁閒事，少年人你先坐下來。」

一旁的任寶玲聞言心中大喜，立時一拉郭飛鴻道：「還不謝過眞人！」

郭飛鴻說道：「弟子不敢擾了道長清修！」

雷火道人面色微紅，搖搖頭道：「此事既關係着雲海佛兄在內，就另當別論，你坐下再說！」

郭飛鴻打了一躬，遂又在一邊石鼓之上坐了下來，雷火道人目視任寶玲道：「寶玲，妳先把洞口的『雲霧奇障』放出，以免兩個老怪此時上門生厭！」

任寶玲答應了一聲，匆匆而去，雷火道人微微一笑，向郭飛鴻道：「貧道昔年與雲海佛兄有過『瘦佛雙修』之稱，並有過一段交誼，我想這位老佛兄大概知道我藏身在此，才有意贈你金幣令，促我出面的吧！」

說時一雙瞳子精光陡射，雙手連搓着道：「佩服！佩服！」

郭飛鴻奇道：「眞人如何見得？」

雷火道人搖頭嘆道：「少年人，你那裏知道，當今天下，除了雲海佛兄以外，可說無人再能是那兩個老怪物的對手，如說再要找出一人，捨貧道天下再無人了，是以雲海老人這枚金幣令，除了促貧道出面，實在是別無所圖了，這不算妙，妙在是他竟能事先得知貧道和雙怪在此一會……如此看來雲海佛兄的菩提神卦，更較我的神機妙算又要高上一籌了。」

郭飛鴻被他一說，再一細想，倒也並非無由，雲海老人之用心也許正是如此。

雷火道人說到此，長嘆了一聲道：「雲海呀，雲海，你的事我不便不管，只是如此一來，壞了我十年的道基，這筆損失，你又如何賠我？」

郭飛鴻一旁聞言慨然道：「眞人不必插手，此事還是由弟子來自理吧！」

雷火道人搖了搖頭，喟然一嘆道：「你那裏知道，這兩個老怪物的厲害，雲海既差你擒兇，自然你武功不弱，只是以二敵一，你決不是他們對手，貧道既知你爲雲海所差，怎能袖手不管？」

雙眉一皺，這位一心閉關苦修的道人，緩緩站起身來，步下了蒲團，向前走了幾步。

郭飛鴻怪過意不去的問：「眞人預備如何來對付他們？」

雷火道人哼了一聲，說道：「我自有辦法。」

這時，任寶玲已回來覆命道：「各陣式皆已發動，只是不見二老怪踪影。」

雷火道人嘿嘿笑道：「妳以爲他二人這麼容易上當？實在說我那雷火陣困別人倘可，要想困住這兩個怪物，只怕是不大可能！」

頓了頓，這道人雙掌一拍，道：「來，你二人隨我來，我們先看一看他們身在何方？」

走出了這間石室，雷火道人手指石壁，道：「寶玲，你還記得那天壁開啓之法麼？」

寶玲呆了一下，遂道：「我記不太清楚了。」

「當然……」道人含笑道：「已經十年未曾開啓過了。」

說着，他步向壁下，雙手張開，在石壁上下兩角輕按了一下，退後一步，又擧掌向壁上虛擊一掌，立時由四面噴出了許多白烟，那方石壁竟然嘶嘶有聲的啓了開來。

郭飛鴻對此甚是納罕，尤其對於洞內各項設施盡多雲霧而不解，雷火道人偏頭望着他笑道：「你不要以爲這些白烟是障眼法，這都是晨昏間貧道親採的雲霧，以之封洞，最不慮外人窺破！」

那滾滾而出的白霧，立時充滿洞室，刹那間三人已感置身雲霧之間，郭飛鴻不由暗暗稱奇。

雷火道人這時率先步入開啓的壁後，任寶玲和郭飛鴻也跟了進去，只見眼前一級級的白石天梯，看過去有如是一條掛在天際的長龍。

雷火道人在前領着二人步上石級，郭飛鴻頓時感覺到身上一寒，四外吹襲而來的天風，使得身上衣衫獵獵起舞。

在石級的最上處，形成一個大小有兩丈見方的平台，這時四外的風力就更大了，所幸各人都有極高的內功，否則眞有被風吹倒之慮。

朶朶白雲，如風驚浪，又似萬馬奔騰，在晴空裏一路翻滾，襯以絢麗的彩霞，眞是美極了，此刻再低下頭去看原先的石洞，只見一片雲烟，那裏還識得出其所在，郭飛鴻心中着實吃了一驚。

三人這時已來到了梯頂石台，石台上置有一張石桌，四個石鼓，雷火道人首先落座，天風把他那襲天青色的道袍吹得雪片也似的飄個不停，眞有「飄飄羽化」之感。

郭飛鴻心中大是不解，他弄不清道人帶自己來此的目的，因爲放目望過去，除了雲霧繚繞，一無所見，遠處似有幾座淡淡的山影，但是比之這屹立的山頂峯頭，都要低上甚多。

他正自困惑不置，雷火道人已自石桌上拿起了一個極大的葫蘆，左手則自石桌下抽出一把大如籮筐的大芭蕉扇，任寶玲見狀，小聲向郭飛鴻道：「眞人要收雲霧了！」

果然雷火道人這時已打開了葫蘆蓋子，把葫蘆交到了左手，右手大扇向着近處雲霧頻頻搧動，他內力驚人，大扇揮處，但見白雲滾滾，形成一團團的白球，紛紛捲了過來，越捲越近，却恰好爲道人左手葫蘆接個正着，收入葫蘆之內。

道人對此甚是熟練，刹息之間，附近白雲，已爲他收取一空，有之，皆低在峯下，看過去甚是飄渺。

這些做完之後，道人回首向郭飛鴻笑道：「少年人你掌力如何？」

郭飛鴻愕然道：「弟子功力淺薄，劈空掌可二百步見力，再遠就不行了！」

雷火道人頷首道：「想不到你功力如此深厚，貧道倒是小瞧了你了！」

「少年人，」他接下去道：「你來助我一臂之力！」

郭飛鴻道：「怎麼個助法？」

雷火道人目光微瞇，道：「你看峯腰下那片白烟，厚有十丈，乃是山霧，我們必須將之透穿一洞，才能看清下面一切，你我各以內力試着透穿即可！」

郭飛鴻依言提聚內力於掌力，徐徐推出，他昔日在九華山隨師練功，也曾以雲霧試過掌力，故此甚爲熟練，掌力發出後凝而不散，只見白烟如滾滾江浪，直向四面八方退了出去，遂自形成一個大小丈許方圓的隙孔。

雷火道人看在眼中，禁不住連連點頭讚嘆道：「好精湛的乾元眞力，孩子，有你爲助，大荒二老不足爲慮了！」

雙掌一搓一揚，也自發出其本身功力，二人四掌交替，不過須臾之間，那厚有十丈的山霧立時貫穿了一個極大的洞孔。

任寶玲目睹二人如此功力，心中甚是佩服時，她反倒是接不上手帮忙，待到二人住手之後，她禁不住問道人道：「眞人可看見了那兩個老怪物？」

雷火道人冷笑一聲，道：「那裏有這麼容易。」

頓了一頓接道：「我們先坐下來，他二人如犯出口，必定逃不過我們眼下。」

話方到此，見他眉頭一皺，又道：「哦——眞的來了！」

二人立時一驚，道人大袖揮處，那穴口向前移了數尺，三人正可窺清下面一切，一石一樹，無不淸楚入目，郭飛鴻定目望時，果見石道上併行着一對人影，雖是相距極遠，仍可看出是花明石秀郎二人。

只見石秀郎在左花明在右，二人似有些狼狽，衣衫尤其不整，在道途中不時左顧右盼，指東道西，任寶玲不由笑道：「賢侄，你可奇怪麼？」

她對郭飛鴻已改口稱爲「賢侄」，益發顯得親切，郭飛鴻答道：「不錯，他二人怎會沒有發現那座洞府呢！」

任寶玲看了雷火道人一眼，笑道：「那是因爲我放出了雲霧，把洞門封閉的緣故！」

雷火道人搖頭道：「這種障眼法兒，騙得了別人，那是騙不了他二人！」

忽然頓了一下道：「不好，他們果然看出來了！」

在他說話時，郭飛鴻就見石秀郎手掌頻頻揮動，在他掌力之下，護山的雲霧層層翻起，已將要逼近洞門處，雷火道人這時又微帶怒容的道：「這兩個老兒太放肆了，我們下去！」

× × ×

山角間的石秀郎面白如紙，怒冲雲霄，他怪笑了一聲，道：「花子，你可看見了？——這道人差一點瞞過了我們！」

花明抬頭看着眼前的洞門，徐徐點頭道：「現在他跑不掉了！」

石秀郎哼了一聲道：「花子，這個道人不可輕視，你我要小心一二！」

花明冷漠的道：「當然，走，石秀郎，我們進去問問他去。」

足步方抬，却爲石秀郎橫臂攔阻道：「花子，你枉爲一代宗師，却連兵家常忌都忘了，那道人在這洞前，豈有不設埋伏的？萬一要是中了他的道兒，你這一世威名可就付諸流水了！」

花明鼻中哼了一聲道：「你以爲天下只有你一個人聰明不成？我早就想到了，走，你要是胆子大就隨我來，以你我二人之力，何愁破不了他的陣門？」

石秀郎嘻嘻一笑道：「天下最可憐，莫過於自認聰明的人，我看那道人和你都同樣犯了這個毛病，我本來想先同那道人理論一番，可是他閉門不納，却未免太不通情理，已如此，咱們也只有不客氣，硬打他的山門了！」

花明一雙銳目早已把附近情勢打量淸楚，這時沉聲道：「石老郎，你身上多少有點傷，這正門由我來闖，你只隨我走偏鋒就是！」

石秀郎銀眉一挑，道：「放屁，我豈能要你來保護？我身上這點傷又算得了什麼？」

花明哼了一聲：「石老郎，這可不是逞英雄的事，你又何必呢！」

石秀郎哈哈一笑，身形躬縮之間，蛇也似的竄了出去，直向那看來雲烟飄繞的洞門之前落去。

他身子方落下，忽聽得轟然一聲大響，亂石如蝗，自四面八方直向他身上罩砸而下。

花明見情突然狡黠的笑了起來，陰聲道：「老石，這一次你可够受了！」

他身子一搖，快若飄風似的已落在了一株大樹之上，竟然「袖手旁觀」起來。

那爲數可觀的巨石，有如天塌海嘯一般，紛向石秀郎身上落來，這瘦長的老頭兒一聲狂笑，只見他雙手齊舞，大袖揮處，那些飛擲而來的石塊，紛紛倒彈了出去，竟然沒有一塊傷着了他。

石秀郎身子向右一轉，正要騰身而起，忽見眼前石影如山，有如是洞庭烟波中的帆影一般，一層層排出去，無盡無際，那裏有任何出路。

這一驚，頓時把他一腔狂傲，減了三分。

他是一個臨陣冷靜的人，生平歷練更是驚人，這時一打量這種情形，竟然一時叫不出這陣式名字，心中不禁怦然一震。

要是換了第二個人，也許早已不顧生死，先行一試，可是石秀郎生平有一戒律，即絕不輕易冒險，他知道雷火道人既以陣勢相困，定然非比等閑，冒然進身，說不定就有殺身之禍。

石秀郎左右觀察了一下，冷冷一笑，停立原地不動，這時那位身踞高樹，一旁觀望的花明却嘻嘻笑道：「石老郎，你不聽我好言相勸，此番自食惡果，看你如何脫困，我看你還是殺進陣去的好！」

凍水石秀郎森森一笑道：「花明，你以爲如此就可陷我於死不成？你眞是作夢了！」

這一刹間，他忽然想起，自己竟是着了花明的激將之計，可是憑着他過人的歷練和精湛的武功，他確實也沒有把眼前陣式看在眼中。

花明桀桀笑道：「老朋友，你行不行？眞要不行就招呼一聲，我好來救你！」

石秀郎一聲不哼，只運用着一雙銳利的眸子四下望着，如此僵峙了足足有半盞茶之久，就見他哈哈一笑，拍衣而起，身子一竄，已沒入雲霧之中，同時雙手左右齊出，一左一右，隔空把兩方岸立的大石劈倒在地，只聽一聲巨響，眼前翻開了一方巨石，現出了一座洞門，正是雷火道人藏身的洞府。

陣勢一破，石秀郎身子一閃，已竄在洞前，這時那遠遠旁觀的花明，見陣門已破，也由邊側燕子也似的掠了過來。

他口中嘆道：「石秀郎！你眞行！」

石秀郎儘管是心中恨透了花明，可是此刻另一大敵當前，只得暫時先忍下了口氣，以後再說。

二人身子幾乎同時落下，石秀郎驀地轉身，幾乎和花明撞個滿懷。

花明身子陡然立定，見石秀郎目閃兇光，也不由吃了一驚，瞪目道：「咦，你這是怎麼回事？」

石秀郎桀桀笑道：「花子，你這點小

聰明白費了心機，你眞是口口聲聲要去對付那個道人，如今陣勢已爲我破了，這頭一陣就讓給你打也無所謂，又何必與我爭搶作甚？」

說着他果然閃身向右面讓開，空出進門的通路，花明爲之一呆，暗想這傢伙原來比我更精，方才再凶險，不過是道人洞外，此刻殺進道人洞內，豈有不觸怒那牛鼻子之理？

可是他們彼此都是挺要面子的人，此時爲石秀郎拿話這麼一扣，不打這一陣也不行了，口中嘻嘻笑道：「你且看看！」

身子向前一欺，雙手同時遞出，作「推窻望月」式，呼！一股勁力，洞門「砰！」一聲洞然啓開，他人却疾速的閃向一邊，待他發現洞內空無一人時，不由臉上紅了紅。

石秀郎見狀挖苦道：「算了，你還是退開一邊，看我的吧！」

花明怒聲道：「去你的。」

第二次一閃身，雙掌護胸，猛地向洞內撲去，他身子方自一進洞門，頓時迎面湧來了一股絕大的勁氣，花明驟遇之下，不由大吃了一驚。

他方才因似見洞內無人，才敢如此大意，根本就沒有防到會有此一變，是以倉促間，再想以掌力還擊已是無及，只見他就空一翻，倒滚了出來，其勢之疾，令人咋舌。

石秀郎見狀猛地右手一揚，發出了一掌，這一掌，雖是無心而發，却也解救了花明一時之險。

掌力一吐，花明就空一翻，飄然落地，只見他面色蒼白如紙一般，一聲怪笑道：「什麼人？」

身形一幌，第二次又閃身而入，雙掌挾着凌人的巨力，向洞中衝去。

同時間，石秀郎也自右側方切身而入，他二人先後撲入洞中，却又出乎意料的絲毫也沒有遇見什麼阻力，二人所發出的掌力，擊在洞壁上，轟雷的發出了一聲暴響，四山齊應。

待他二人身形站定後，才發現到石室正前方，也就是壁根之下，趺坐着一個黑髮童顏的道人。

道人一雙眸子，似睜非睜的平視着二人，右手打了個問訊道：「二位老友久違了！」

石秀郎後退了一步，鼻中哼了一聲道：「果然是你這道人——」

花明凌笑道：「咱們很久不見了，你就這麼來接待老朋友？」

說時面上極爲難看，哼了一聲，又接道：「倒沒想到道爺你會住在這裏，眞是意外得很！」

石秀郎銀睫頻眨，冷笑道：「閑話少說，道人，我只問你，郭飛鴻那個小子以及另一個女人，可在這裏，你要他們與我二人爲敵，又安着什麼心？」

雷火道人搖頭笑道：「你錯了，我與你二位不過數面之緣，無恩無仇，怎談得上爲敵？」

花明這時在一張石椅上坐了下來，冷漠的道：「話是不錯，可是你的雷火雙鷩却險些傷了我們，石老郎險些受害，那姓郭的小子却突然失踪，道人，你也用不着跟我們來這一套鬼吹燈，乾脆你說一聲，那姓郭的是否在你這裏就行了！」

雷火道人雖說是武功超人，胸有成竹，可是面對着如此兩個當世的魔王，心中也不禁有些猶疑不決，他低頭尋思，一時未語。

石秀郎吶吶道：「雷火道兄，你這件事實在是作得不太漂亮，哼！你總不能不說一句話吧！」

雷火道人慢慢抬起頭來道：「郭飛鴻是在我這裏，只是貧道却無權把他交給二位！」

花明呆了一下道：「這是何意？」

雷火道人怒容滿面道：「郭飛鴻爲貧道老友所差，前來投奔，貧道受老友之託，便不能不插手多管閑事！」

花明怒立而起道：「什麼人要你管這閑事？」

雷火道人右手緩緩自左面袖內抽出來，微微一笑道：「二位還認識這如意金錢令麼，貧道正是受此人之託，對二位不得不多有開罪！」

二人目光一接觸到那枚金幣，不約而同的打了一個冷戰，是石秀郎口中「哦——」一聲道：「雲海和尚——」

花明在一旁嘿嘿笑道：「果然是這個老和尚，這麼說那郭飛鴻，正是他派來的了？」

雷火道人淡然道：「這就不太清楚了，二位如果沒有別的事，貧道想就此告退，恕不奉陪了。」

說罷一稽首，正要退身，石秀郎忽然長軀一幌，正正地橫在了道人面前，他臉如黃蠟般的道：「道人，我知你這多年來修爲不易，我們也不願擾你淸淨，只是郭飛鴻是雲海所差，你更是非要交出來不可，否則……」

雷火道人雙眸一翻，不悅道：「怎麼，石老哥，你還要貧道動手不成？」

石秀郎短髮箭立，兩腮顫抖道：「那就要看你了。」

花明桀桀笑道：「道兄，你是聰明人，爲了一個不相干的人，若是毀了自身的道基……老道，你還是把人交出來吧，我們絕不多擾。」

雷火道人森森一笑道：「花兄所說令人費解，倒要請教了。」

花明眼皮下搭，漠然道：「道人，你是明白人，應該是一點就透，何必一定要把話說明，難道你就這麼自信不成？」

雷火道人一雙銳目向二人分別看了一眼，已知今日之勢，只有用武一途，別無選擇餘地，心中反倒而平靜下來，向着二人一笑道：「很好，二位老兄，請隨我入內一行，這件事是不難解決的！」

說完，雙手分向空中一按，雲烟飄繞中，石壁上已敞開了一扇大門，現出了內部敞室，雷火道人這時面色已沒有先前那麼和善了，他轉身對二人道：「貧道對任何人，一上來都留有三分情，方才勸二兄得罷手且罷手，既不聽貧道良言相勸，却怪不得貧道多有得罪了。」

說話間，三人已陸續步入石室，石門自閉。

石秀郎猛地回身，愕然道：「道人你弄甚麼鬼？」一面虛幌兩掌，發出「轟！

轟！」兩聲大響，石屑四處飛濺，其掌力足堪驚人。

花明也向右後方發了一掌，同樣的發出「轟！」地一聲，可是却不見石門再啓，兩個老怪物這一刹間，不由勃然大怒，雙雙向道人怒視。

雷火道人却慢條斯理的道：「太晚了，這就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二位老兄安心與貧道爲敵，上了此山，再想下山，可就萬難了。」

石秀郎一聲狂笑道：「不見得，你這石洞莫非是銅牆鐵壁不成，就算是銅牆鐵壁，也休想困得住我們二人。」

言到此，驀地身形向下一蹲，雙手相連，掌心一亮，霍然向上一推，身軀同時直立而起，這種「巨靈金剛掌力」，發自這個老鬼手中，果然是不同於一般，只聽得轟隆一聲大震，好像整個山都爲之搖動了。

在這雷霆萬鈞的一聲大震中，斗大的巨石，自破碎了的室頂上墜落而下，一時石落如雨，聲動心魄，聲勢好不驚人。

烟屑平靜後，室內三人仍然佇立在當地不曾移動，甚至於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未沾上一些灰沙。

石秀郎抬頭一看，自己的掌力，使得整個的室頂，掀去了尺許厚的一層石面，可是並未能因而開出一條出路來，這老兒不住黃臉上現出一些不自在。

雷火道人抬頭看了一眼，徐徐點頭道：「石兄掌力果然驚人，只是却忘了這個洞乃開自山石之內，老兄如果自認爲有移山倒海之能不妨再試，否則徒勞無益。」

道人顯然已爲石秀郎這種囂張的氣勢所激怒，面色很不好看，手指四壁，冷冷一笑又接道：「非但如此，這個府內，每一間石室的石壁，也都有丈許厚薄，二位老兄就是功力再高，如不悉開門之法，妄想出去一步，談何容易？」

花明面色一沉，道：「道兄這是甚麼意思？」

雷火道人嘿嘿一笑道：「很簡單，二位既然找上門來，足見來意不善，可是貧道近三十年來，早已閉門思過，不曾與任何人動過手，眼前情勢，已難干休，貧道願以三陣賭輸贏，來與二兄分一勝負，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石秀郎木納的面上，顫動了一下道：「好得很，這方法最公道，道人你就劃下道兒來吧。」

雷火道人鼻中哼了一聲道：「二位既然同意，事情就好辦多了，請隨貧道換一個地方再說如何？」

花明獰笑道：「我們已上了你的當，還會再上當麼？」

石秀郎細目微斜道：「花子，你也害怕了？好，你在此，我隨他進去就是。」

花明一聲狂笑道：「笑話，我不過是提醒你注意一下道人之陰險罷了。」

石秀郎嘿嘿一笑，道：「道人雖陰險，却不及你萬一，哈——花子，你說這話對麼？」

目睹二人如此情形，雷火道人反倒有些爲之楞住了，他原以爲二人是「同仇敵愾」，却未料到他們本身之間，並不合作，忽然他想起了傳說中此二人的宿仇，不禁啞然而笑。

病書生花明只是低頭冷笑不語，雷火道人望着二人道：「二位的事情，留待以後再說，我們還是先解決眼前要緊。」

石秀郎漠然道：「事不宜遲，道人你快快拿出主意來，你不是要領我們去另一個地方麼？」

雷火道人凝色道：「請！」

雙手又往空虛按了一下，遂聽得一陣嘶嘶之聲，二怪皆是心思精密的人，在道人揚手之時，他們俱都聚精會神的想觀察一下道人下手的地方，可是就在這時，由四壁角間冒出了朶白雲，滿室雲霧飄繞之中，一扇石門又自行啓開。

石秀郎剔了一下眉毛道：「妙呀！」

身子一幌，已奪門而去，却聞得道人一聲叱道：「小心。」

石秀郎身已騰出，聞聲一個倒折，强行落身而下，落身之處，已在門邊，當他一打量門外情形，這老怪物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門外乃是直立千仞的峭壁，怪石嶙峋，白雲片片，下視谷澗，只是灰茫茫一片，那裏能測出深淺高低，如果不是道人一聲喝阻，自己怎還再有命在？

石秀郎一張老臉上，帶有幾分訕訕的，向着雷火道人點頭道：「道兄……你領我們來此作甚？」

花明這時也步至門邊，向外望了望，審視了一下門外情形，確是獅虎難攀，在一滑如鏡的峭壁上，竟連一塊青苔也沒有，簡直令人「不寒而慄」，颼颼的天風，由洞開的石門外直灌進來，朶朶白雲，隨着風勢，泉湧而入，頓時全室瀰漫。

花明呵呵一笑，雙袖連揮，室內重現光亮，飛迸的雲霧，皆吃他超人的內功逼出室外。

雷火道人畢直而立，面向門外，吶吶道：「貧道要在此處，向二位領教一下絕世奇功。」

花明怒形於色道：「道兄方才只言三陣賭輸贏，却未說明賭注爲何。」

雷火道人點頭道：「是的，這賭注正要請教二位，花兄何妨下注！」

花明嘻嘻一笑道：「吾輩不同於一般江湖小醜，這賭注自也不能太俗！」

雷火道人微微笑道：「洗耳恭聽！」

花明冷森森笑道：「好，道兄，我就與你賭這顆六陽魁首如何？」

雷火道人瞳人微瞇，不悅道：「老兄賭注確是不凡，也足以驚人，貧道忝爲主人，自無推却之理，既如此，也只有勉爲其難的接受了。」

說完轉向石秀郎道：「石兄也要與貧道賭六陽魁首麼？」

「賭頭大可不必，花子既與你賭了頭，我們何妨賭脚，我想一個人如斬頭去足，倒也死得特別。」

雷火道人面含薄笑道：「高明，高明，你二人一人賭頭，一人賭脚，如此賭注，天下少有，足可開武林先例，死也死得光彩。」

石秀郎道：「道人你少廢話，怎麼個賭法，你快快道來。」

雷火道人點頭道：「貧道正要請示，你我既是三人，這三陣比法正好一人選定

一陣，二位以爲如何，那麼這第一陣的比法就請石老哥劃道兒吧！」

石秀郎獰笑一聲，道：「道人請看這個洞外雲霧迷漫，甚是惹厭，我們何妨來玩上一陣藏雲收霧的遊戲，使附近雲霧一清，二位意下如何？」

雷火道人鼻中冷哼一聲，道：「石兄請說的明白一點。」

花明却在一邊狂聲笑道：「石老郎，你這就叫班門弄斧了，老道日日以採雲爲戲，早已駕輕就熟，還是換個花樣吧。」

石秀郎側目道：「你知道甚麼，道人採雲爲戲，乃是收藏於葫蘆之內，我這藏雲收霧，却是要以本身丹田內力，把雲霧吸入胸腹之中，然後化雲爲水，吐之杯內，即可分出功夫高下了。」

花明笑道：「虧你想出這種花樣。」

雷火道人點頭道：「石兄想出這個方法，確實新鮮，此擧非但要內功深沛，而且要丹田火盛，否則不足見功。」

言罷轉身取過了三個玉杯，置於石桌上，復由屜內取出藏香一根，用火石燃着插着桌面，含笑道：「我們以半炷香時間爲限，石兄這個遊戲，確是有趣之至。」

石秀郎木然道：「道人，雲霧化水，水質清晶，不同於胃脾中混水，這一點却是要先交待清楚的。」

雷火道人這時已盤膝坐下，聞言冷笑道：「這是自然，石兄何需交待。」

花明這時身子也轉向了另一個方向，只見他目注前方，整個身子作了個「騎馬單檔」的架式，目瞪口張，只待一聲開始，即可行功吞雲。

石秀郎所以提議這種把戲，自然是對於此道甚有把握，他昔年處身苗疆，當地每多雲霧，是以學會了呼雲之法，浸淫多年，確實體會出個中三昧，這時就見他那原本瘦彎的身子，更形彎了起來，看過去極像是一個大蝦。

那支香慢慢燃下來，待到了一半時，雷火道人回頭看了一眼，微笑道：「可以開始了，請！」

「請！」字出口，三個人幾乎同時發動，妙的是他三人竟然同時選中了一朶雲，那片白雲距離洞口最近，是以三人同時選中了這個目標。

剎時間，但見那數丈方圓的雲塊，有如是雪原上爲暴風捲起的大雪球一般，直向三人坐立的洞口移來。

驟施毒手　反遭暗算

要知道這三個人，乃是當今世上僅存有限的幾個武林高手，每個人少說也都有六七十年的精純內功，這時合力施展，爭奪於一個雲塊之上，立時形成一種難見的奇觀，那雲塊起先是一個大圓球，先向道人坐處直飛過來，然而側邊的石秀郎，口中發出了一陣刺耳的尖鳴之聲，那大雪球，立時由圓球，改變成一條細長的雲帶，改向他口中投去。

這時間，另一面的花明雙手箕張，由胸肋向兩側下按，凹腹吸胸，也發出了極大的吸力，那塊雲塊，立時又由條狀被拉成了三角形，在空中左衝右突，上下翻騰，僵持了甚久，終於化爲三段，分向三人口中直穿而入。

緊接着，當空更現出了奇景，四面八方的浮雲，在三人的玄奧內功吸引之下，有如是燈會中的花燈，紛紛向三人分別奔來，大小不等，形狀各異，吃陽光一襯更是五彩繽紛，一時頓成奇觀。

這三個武林中僅剩的碩果老人，各人使出了全力，吸取着當空白雲，看起來眞是各有千秋，看看那插在桌上的香頭，已剩下了一點火星，終至於「噗！」一聲之後，全部熄滅。

三人雖是全力在吸取空中雲塊，可是暗中也俱都注意着那支香頭，這時見它熄滅，各人幾乎同時停止，並無一人有絲毫偸巧行爲。

這時再看三人，每人都是大腹便便，原來腹內皆都吞滿了雲霧，花明呵呵笑道：「石老郎出這鬼主意，眞缺德極了！」

他說完這句話，忽然發現到那雷火道人與石秀郎皆閃目不語，這才想到還要運功化雲爲水，不由吃了一驚，趕緊閃目運功，不再言語。

三人靜默了有半盞茶之久，雷火道人先開目笑道：「貧道先獻醜了！」

早在吞雲之先，道人已先在各人面前放了一個透明晶亮的玉杯，大如小甕，道人說完這句話，就見他口一張，自他口內銀蛇一般的射出了一道淸泉，慢慢向玉杯中落去。

接着，石秀郎也開目道：「我也現醜了！」這老兒身形微弓，嘟嘴如吹哨狀，自他口中也噴出了一道水箭，直向玉杯內注入。

他二人先後做完了這手續之後，才見花明手捫小腹，也噴出了腹內雲水。

休看他三人方才吞取雲霧後均是大腹便便模樣，可是當腹內之雲霧化爲淸水後，却不過是爲數極少的一小杯，甚至於還不足滿杯。

石秀郎冷冷一笑道：「現在立可分出勝負强弱了！請道兄審視如何？」

道人呵呵一笑道：「貧道忝爲地主，不便品評，爲避嫌疑，還是石兄自己查看吧！」

石秀郎搖頭道：「此陣比法是我所提，我更不便！」

花明一笑道：「既如此，還是由我評價吧！」

說完這老頭兒，先搬過了一張石几，放在門口，然後依次將各人面前的杯子，平平的置於石几之上，陽光穿雲而下，照射在三隻晶杯上，杯內淸水，立時幻成澄黃結晶的色彩。

花明看了一眼，含笑道：「二位請看水質可對？」

石秀郎及雷火道人皆都點頭不語，三個人六隻眼，在三隻杯子上轉來轉去，面上俱都現出驚異之色。

原來三隻杯內的水量，看來幾乎是難分多少，幾乎無法分辨出誰勝誰負。

花明看了再看，不由呵呵笑道：「這件事太妙了，二位請來共同一觀如何？」

雷火道人上前細看了一刻，不禁嘆了一聲苦笑道：「功力悉敵，難分高下！」

石秀郎一躍而起，駢三指，虛空在每人杯內指了指，杯中清水突然高起，然後

他依次的看了一遍，退身點頭道：「果然是一樣，這一陣就算和了。」

雷火道人收起了玉杯，冷聲道：「石兄這一比法想得確實別緻，只可惜高下難分，爲了節約時間，我們趕快比下一陣，貧道想這第二陣，就由花兄出題如何？」

花明獰笑道：「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客氣了。」

說罷拍了一下身上的長衣，漠漠的道：「方才石老郎所提的比法，乃是測驗各人內功以及每人丹田的火力，我這一陣却是要考驗一下各人的目力如何？」

石秀郎不由冷冷一笑道：「花子，你是存心與我爲難不成？」

花明呵呵笑道：「那倒沒有，你不要忘了我二人暫時還是一邊呢。」

石秀郎此時目光吃陽光一逼，銀眉頻眨，由於他極力苦撐之下，雙瞳中已經掉下淚來，此時一聽花明要比目力，自是氣憤，正要反駁，雷火道人却微笑道：「花兄這一陣看來更有趣了，就請說出辦法來吧！」

花明嘿笑道：「想不到如此極高之處竟有如此多的飛蛾，眞是令人不解了！」

雷火道人一笑道：「錯了，這不是飛蛾，乃是此山獨產的太陽蟲，要在陽光之下才形活躍，此蟲不怕風寒，非極高地不易發現！」

花明面色微訕道：「原來如此，老夫只是耳聞，却是第一次得見！」說罷信手一抓，已抓入掌中一隻，就目看了看，又鬆手放其飛去。

接着他微微一笑道：「石老郎眼睛怕見陽光，我們讓他先挑一個背光地方，不要一會輸了，說我們欺負了他！」

石秀郎森森一笑道：「那一個要佔你的便宜，花子你快劃出道兒來就是！」

花明掀唇一笑道：「道人，你這石室四壁堅實不露微孔，室內的太陽蟲不致於有飛出去之虞吧！」

雷火道人點頭道：「自然不會。」

花明一笑道：「這樣甚好，現在就由小弟用內力凌空封壁，暫時把洞內洞外隔離，使洞外飛蟲不得入內，在我封洞之時，各人數數這室內共有飛蟲若干，然後暗記數目，彼此合對一下，再細數室內飛蟲共有若何，如此就可知誰的目力高了！」

說話之時，但見飛蟲進進出出，其數何止千百，這個題目看似容易，其實眞不容易，在花明道出之後，石秀郎等二人都不由眉頭皺了一皺，尤其是石秀郎，叫他在太陽下直視已感困難，此刻再叫他轉瞬間細數室內飛蟲，眞是一件太難的事了。

可是以他們如此身份，一經決定，却是萬無示弱退縮之理，石秀郎明知此一陣自己是敗定了，內心不禁把花明恨之入骨，可是嘴裏却不肯示弱，只得勉强點頭冷笑道：「那一個要你來封閉洞口，還是由我來吧！」

花明微微一笑，目視雷火道人道：「道兄可有意見？」

雷火道人點頭道：「石兄封洞最好不過，我們就如此決定！」

石秀郎恨聲說道：「以『十』數爲限如何？」

花明呵呵笑道：「太多了，以『三』爲限足矣，石老郎，你要記住在清點洞中飛蟲之後，不得放走或是放入一個！」

石秀郎怒聲道：「這是當然！」

說罷身形一閃，已至洞邊，他所以選擇封洞這個任務，原因是面對洞內，正可收「背光」之利，可以大大減少他目力的刺痛，只要沒有陽光直射他雙瞳，他的視力自信是不輸於人的。

當空「太陽蟲」此進彼出，由於洞外雲層爲方才三人吸取乾淨，此種蟲類就更形活躍，看來密密麻麻，何止千萬？

石秀郎身子一站定，左手向外一揮，喝一聲：「好！」自他五指尖上，立時湧出了一片無形的內罡勁力，幻化成一道無形的牆壁，隔於洞內與洞外之間，形成了一道屏障，此時洞外飛蟲既不可入，洞內飛蟲更不可出。

石秀郎口中大聲的數道：「一——二——三！」

「三」數一落，各人皆低下頭來，彼此都似有了協定一般，這也正是武林極尊不同於一般江湖人物之處，他們絕無一人想到多看一眼。

石秀郎冷冷一笑道：「現在每人把心中所數，記在地面上，再由我斃蟲清點就可知結果了！」

花明點點頭道：「甚好！」

石秀郎也暗暗記了數目，就見他右手大袖向空一揮，室內發出了鳴雷也似的一聲大震，空中飛蟲，全數自空斃落，如同雨點一般的散落而下絕無一隻可能倖免！

接着他收回左手，冷冷一笑道：「我數的數目是九百六十三！」

雷火道人抬頭道：「九百六十七，其中有四隻是幼蟲！」

花明看了一下地面，冷然道：「道人所見和我一樣，九百六十七，其中四隻小蟲。」

石秀郎分向兩人面前望去，兩人面前地上都刻有數目，與所言相符。

看到此，石秀郎面色一變，苦笑道：「看來這一陣我輸了！」

言罷立起身來，細細向地面上看了一遍，面色慘白的道：「你二人所言不錯，是九百六十七隻，其中有四隻是小蟲。」

雷火道人點點頭道：「剩下這最後一陣，貧道也就老實不客氣了！」

花明看了石秀郎一眼，臉上現出微微得意之色，雖然他和石秀郎是一邊的，可是他們兩個人却都與雷火道人個別下有賭注，換句話說，假如下一陣，三人都是平手的話，石秀郎由於此一陣的敗北，也要依其言自斬雙足，自己也就無形中去了一個大敵。

他微微一笑，迫不及待的望着道人道：「道兄請不要客氣，快出這第三陣的題目吧！」

雷火道人由於方才二陣比下來，已確實這兩個人果然是生平大敵，由功力上說，自己和他二人也確是難分上下，這第三陣自己必需要取勝才可！

想了想，他冷冷的一哂，說道：「二兄功力，可稱蓋世無匹，貧道實在拜服之至，這第三陣，如不能取勝，花兄就算勝了！不過——」

目光一掃石秀郎接下去道：「——却是與石兄比成平手，那麼——貧道這顆六陽魁首當遵諾雙手奉上！」

言到此，右手一展，已自袖內抽出了一口寒光閃閃的匕首，往几上一放，以示決心。

三個人內心，都不禁浮了一層寒意，那一個人能不爲自己的生命担心。

現在就等着道人一句話了。

雷火道人在室內踱了幾步，微微一笑道：「咱們已比過了內功目力，貧道這最後一陣却要較量一下兵刃上的功力了！」

此言一出，二怪同是一驚，都不知道道人要如何在兵刃上較量，四道目光，一齊集中在道人身上，只等他劃出道兒，以決最後勝負。

花明眉頭微微一皺，道：「道兄，莫非要與我們單打獨鬥，在兵刃上一較高下麼？」

道人拿起了几上兵刃，搖頭道：「錯了，貧道豈能如此失禮，貧道不過是要和二位試一試兵刃上的功力罷了！」

說完揮動了一下掌中匕首，手指洞外道：「二位請看對山有幾株古松，如果貧道眼不花，正是三株，此三樹大約是一般粗細，正適合我三人一試功力，二位意下如何？」

石花二人循指望了一眼，都未出聲，內心實在甚是驚怕，因爲不知道人到底要如何來試兵刃功夫。

雷火道人冷哼一聲，雙手緊握匕首把柄，緩緩遞出，高舉空中，就見他眸子微閉，全身起了一陣戰抖，隨之那口短刃緩緩下落，由匕首尖端，這一刹間，竟暴張出一股白茫茫，細如手指的白氣。

這道白氣緩緩前伸，直達對山，隨着道人鋒刃向下一落，只聽得「卡查！」一聲脆響，那左邊第一株松樹，竟給整個腰斬爲二，然後道人緩緩收回手來，面色微紅，氣息微喘，輕輕把兵刃置於几上，望着二人點頭道。「現醜了！」

雷火道人這一手功夫，直把兩個老怪看呆了，良久石秀郎才點點頭道：「道兄這一手『劍罡飛斬』的功力，果然已有七分火候，在下未必有此功力，不過不得不試一下，現醜了！」

說着遂走了過來，雷火道人笑道：「老兄如無隨身兵刃就用我這短刃如何？」

石秀郎一揚手邊竹杖道：「我還是用這個方便！」

言罷雙手往杖上一搭，慢慢抽之而出，現出了一口翠色竹劍，道人口中「唔！」了一聲道：「石兄這口青竹劍，貧道久仰了！」

石秀郎呵呵一笑，說道：「石某一生傲視江湖，今日遇見了眞正的對手了，只怕……」

說到這裏，身形半屈，同樣的也是雙手握劍，竹劍上領鼻心，緩緩遞出，高舉，驀地吐氣開聲：「嘿！」劍身一落，但聽得「卡查！」一聲，對岸第二株巨松整個向左面倒折下去，只是劍斷處，却未像道人那麼俐落，仍然連接着，並未完全斷下。

石秀郎臉色大紅，第二次再落一劍，那巨松才完全斷折了下來。

雷火道人笑道：「高明！」

石秀郎收回劍身，寒面不語，說起來，這一陣，他可以不算輸，因爲雙方並未言明限於一劍，可是這就所講「瞎子吃雲吞」肚裏有數，狂傲一生的石秀郎這一刹間，銳氣大減，若寒蟬，在旁一言不發。

忽然，他狂笑一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罷！」

話落，手中竹劍一捲，正要向自己雙足上掃去，猛可裏道人右手突出，拉住了他一隻右手，石秀郎道：「這是爲何？我既然敗了，理當自斷雙足……你……」

雷火道人冷然道：「石兄稍安毋躁，待花兄試過再說！」

石秀郎冷冷一笑道：「也好！」退立一邊。

花明這時哈哈笑道：「花某沒有兵刃，道人你的兵刃借我一用如何？」

雷火道人笑道：「自然可以！」

花明探身拿起了兵刃，只見他力聚刃身，身形瑟瑟地一陣戰抖，忽然他身形一轉，匕首向外一吐，白光一閃，正正指在了道人前胸。

雷火道人萬萬沒有料想到他會有此一手，一時大吃了一驚，可是已爲花明劍罡罩定前心，這時就是再快的身手，要想逃避也已無及！

雷火道人怔了怔，嘿嘿冷笑道：「你要如何？」

花明桀桀怪笑道：「道人，你休要趾高氣揚，不論你怎麼想，這時你的生命，却要由我來操縱了！」

雷火道人冷冷一笑道：「貧道高看了你，如今看來，你不過是個無信無義的狡猾之徒！」

花明一聲狂笑道：「生存就是道義，道人，你又增加了一門學問了！」

說時面現凶光，嘻嘻一笑又道：「石老郎的債，我們等會再算，現在我先解決了你這道人再說，千不怪，萬不怪，只怪你多管閑事！」

言罷短刃緩緩下落，絲絲劍氣，使得道人身側的石壁刷刷落下了一層石屑，雷火道人身子動了一下，可是那口短刃在花明手上，已然發出了十分的威力，豈能容他輕動絲毫。

到了此時，雷火道人才知自己一時心厚，反使自己陷於絕境，禁不住低低嘆息了一聲，閉目不語，花明嘿嘿笑道：「道人，你只把那郭飛鴻獻了出來，我就饒你一命，否則——」

雷火道人眼也不睜，只搖搖頭道：「無恥之徒……無恥之徒！」

花明正要下手，一旁的石秀郎突冷然道：「花子，你太現眼了，這種貽笑武林的事還是不要作的好！」

花明桀桀笑道：「你還有什麼資格說話？等處置了他之後，我們還有筆賬好算呢。」

石秀郎鼻中哼了一聲，遂不多言，他的熱心不過至於此而已，道人一死，第一他少了一個勁敵，第二他可以不必再實行諾言，有何不好？雖是於心不安，可是爲惡是別人的事，與他又有何干？

因此石秀郎暫時竟然裝聾作啞起來，花明冷笑一聲，又向道人道：「如何！你可決定了？」

雷火道人頭也不抬一下，花明厲聲道：「也罷，這是你自己找死怪我不得！」

掌中短刃，正要下落，猛可裏，一絲冷風，直逼後心，花明頓時只覺得全身打了個冷顫，身子一軟，手中匕首「嗆啷！」一聲跌落在地，竟然爲人點中了身上穴道。

石秀郎聞聲開目，方自驚叫一聲：「咦——」

遂也覺背心「志堂穴」上一麻，由不住身子一抖，頓時也不再動了。

二人竟是先後爲人以極上乘的內家眞力，點中了穴道，要知二怪都是當今宇內一等一的高手，他們身上隨時都有護身的「游潛」，能够貫穿這層游潛而制住二人穴道的，由此也可知出手者絕非泛泛之輩了。

雷火道人自問必死的當兒，却未料到會有此一變，一時也頗爲驚異，張開眸子一望，這時石壁驀地開啓，郭飛鴻任寶玲雙雙步出。

道人嘆了一聲道：「你來的倒是時候，這兩個人就交給你吧！」

郭飛鴻點頭道：「想不到花明是如此無信之人，眞想一劍結果了他！」

雷火道人含笑道：「俗謂解鈴還需繫鈴人，此事還是交由那龜山的老和尚處理吧！」

言罷向二人看了一眼道：「只是你押解此二人上路，沿途必多風波，貧道這裏有『火霧』一瓶贈於你，只要爲他們聞上一些，立可昏睡竟日，對你大是有用！」

又看了二怪一眼，接道：「先讓他二人在此休息休息，我們出去說話！」



花明用匕首指向雷火道人的胸口，迫他交出郭飛鴻。

郭飛鴻見二怪被自己點穴後，身若呆偶，倒不怕他們再會逃去，遂同着任寶玲隨雷火道人走出這間石室，來至道人的丹房之中。

雷火道人取出了一個朱色的小葫蘆遞給郭飛鴻道：「這葫蘆內就是方才所說的『火霧』，用時只需微微一按葫蘆，自會噴出！」

郭飛鴻道了聲謝，接過了葫蘆，雷火道人在郭飛鴻面上看了一會，點頭道：「你身上佛光隱現，這證明你宿根甚厚，可是你兩眉斜飛，印堂透露紅光，又像前途頗多情孽，你要切記，好好把持自己，行爲不可錯失，否則害人害已罪莫大也！」

郭飛鴻心中一驚，當時點頭答應着，道人又道：「這兩個魔頭，武功確實極高，你此去龜山，這沿途之上，實難保證不生事故，你要切實小心，否則一個處置不當，只怕你會有殺身之禍！」

郭飛鴻連聲答應，雷火道人點頭又道：「方才，如非你及時施援，貧道說不定已遭了那花明毒手，此刻想來猶有餘悸，爲謝你救命之恩，我贈你『本命神丹』十粒！」

言罷又自懷內取出了一個烏玉小瓶，遞與郭飛鴻，接道：「此丹爲我取空中元陽，合以參𦼮，以百合花瓣合丸，爐煉十年而成，共得五十粒，多年來用以活血，只剩此十粒，此丹妙用如神，可治百病，幾有起死回生之功，你留下日後或有所需，你就此走吧！」

接着又向任寶玲點點頭道：「妳困數將盡，不久母子團聚，貧道此後用功更緊，只怕無機會再見妳了，那兩隻鶯兒隨我多年，已通人言，這多年和妳相處，已生感情，貧道今後自顧不暇，也沒有時間再管牠們，且贈於妳吧！」

任寶玲忙伏地叩謝，一時，淚流滿腮，說道：「難婦蒙眞人這多年照顧，恩重如山……」

雷火道人擺手笑道：「不必再說了，貧道收妳只爲了却塵緣，如今緣盡，理當分開，妳子爲人正直，來日前途似錦，妳母子團圓，正是一樁大喜事——」說着又由身上取出了方才那柄蛇形匕首，遞與任寶玲道：「此刃名『天乙』，乃我昔日護身之物，就贈予妳子爲念，由妳轉交，不必再來謝我——」

目光一轉，對郭飛鴻道：「見了雲海佛兄，代貧道問好，告訴他說，一日貧道胎成，當會至龜山看他，請他至時先行接引於我！」

郭飛鴻躬身答應，雷火道人遂轉身自去，竹簾垂下，石壁徐徐闔起，郭飛鴻望着任寶玲微微一笑道：「恭喜伯母，不久當可母子團圓了！」

任寶玲用一隻纖纖玉手，把眼角的淚擦了擦道：「此事全仗賢侄你費心了！」

郭飛鴻道：「伯母放心，小姪一待把此二人送到龜山後，定當去訪英奇兄，同他來此迎接你！」

任寶玲含笑道：「如此甚好，來，我們先辦你的事情要緊。」

於是她就同着郭飛鴻來至外室，二人商量了半日，臨晚，郭飛鴻就暫時告別出發了。

在斜風細雨中，他騎在一匹馬上，全身披麻戴孝，僞裝成一個孝子的模樣，馬後，是一輛支着白布喪篷的靈車，車內併列着兩具棺材。

首途來了「江寧」，下榻在「仁風客棧」，棧裏的伙計見送喪苦主，便把他安置在後院偏房裏，生怕別的客人看見了觸霉頭，郭飛鴻却爲此，而得到了意外的安靜。

可巧的是，他住的這間房間，竟是當初那位烈女盛冰所住的那一間，就是床也是那一張，室內陳設都沒有更換，郭飛鴻在夜雨孤燈之下，想起了當日之事，尤其是同盛冰大刧法場之一節，盛冰的「義」，唐霜青的「情」……內心眞是感慨萬千，而如今盛冰爲友捐軀，唐霜青爲義而別，那狠心的雲思佳，更是撲朔迷離，如今更不知流落到何處何方……

推開了窗，撲面的寒風，還加着些雨星兒，使得棺側的白燭搖曳欲滅，他的心思這一刹間，眞是凉透了，闖蕩江湖以來，再沒有今夜的感觸多，再沒有今天如此消極乏味過，對於這種萍會風聚的生活，他已開始感到厭煩了。

摸着棺木，他想：「把這兩個老兒送到了龜山，我的責任已了，咳！我還是回家去吧！」

長長的喟嘆了一聲，郭飛鴻默默忖思着：「這些年來的萍聚風散眞是够了！」

思維很自然的又轉到了雲思佳身上，一雙眉頭，禁不住又皺在了一起，眞怪事，雖然他對自己曾說過千次萬次，不再想她，可是不由自主的總會聯想到她身上，她那明媚的眼睛，無情的目光，雖是冷漠如冰，郭飛鴻却似能獨具慧心，領略到她掩飾於冷漠之後熱炎眞情。

他想：「她是一個寂寞的人！」

這一點似可認定，大凡一個生性怪異，脾氣暴躁的人，他的內心必然是越空虛，越是需要友情的滋潤，可是雲思佳是那麼的拘束着她自己，她固執得近乎絕情，而且任性得叫人無法親近——

殘燭的光蕊搖曳着，有些閃閃欲熄的樣子——

郭飛鴻越是黯然，內心好似壓上了一塊大石頭，爲了便於行走，他僞裝成一個送喪的苦主，兩個老怪物在被點過「心經大穴」之後，雙雙送到了棺材之內，僞裝成一雙屍身的模樣！

這個主意的確出得妙，而且可以省却一些不必要的顧慮，花明石秀郎被關在棺材之中，自然是聽話老實多了！

郭飛鴻在室內走了幾步，吹滅了燈，室內立時陷入一片黑暗，然後他又推開了一扇窗，遙遙向着當空那彎上弦月望去。

他喜歡獨自看月，因爲他覺得月亮是世界上一個最能慰藉寂寞人的伴侶，它雖然高高在上，却對每一個寂寞者都施以溫情！

今夜，郭飛鴻遙遙的注視着它，益發覺得它潔若冰鑄，說不出的那麼可人，在氣質上來說，那狠心的雲思佳到是與它有幾分相似。

「雲思佳！」他喃喃道：「妳到底是在何方？」

思慮不自主的又集結雲思佳身上，想一陣傷心一陣，嘆息一陣，由雲思佳又想到了唐霜青，更是不勝悲傷，他何嘗不知道，唐霜青對自己的癡情。如今，她也走了，也不知她到那裏去了！

一時他眼前浮動着唐霜青嬌柔凄寒的玉姿，這和當年在「寶華班」的嬌艷風儀，顯然是不同了！

窗外襲來了一陣寒風，郭飛鴻情不自禁的打了個寒戰，站起身來回的踱了幾步，深深的覺得自己幼稚可憐，如今事過境遷，萬念俱灰的當兒還想這些幹什麼？

他走到棺材旁邊，雙手托起了一具棺蓋，棺內直挺挺地躺着一個人，那是病書生花明，在燈光下面若白紙，那樣子眞像死了一般。

飛鴻伸手在他鼻下試了試，感覺出有極爲輕微的呼吸，當下忙把棺蓋，放下來又轉到了另一具棺前，打開了棺蓋，却見石秀郎睜着雙眼，㘝牙咧嘴的樣子甚爲可怕，飛鴻不由嚇了一跳，當時伸手在他心前摸了摸，不想手方觸上，石秀郎突地坐了起來。

郭飛鴻爲之大吃了一驚，倏地退後一步，道：「你——」

可是目光着處，那石秀郎屍身仍然是僵若石刻，一動也不動，只是臉皮上却似抽筋一般的抽動着，飛鴻看了看才略爲放心，他知道是自己無意觸到了他心經左脈，才使得他如此現象，並非是他醒過來，當時上前一步，雙手重重地在石秀郎肩上一拍，石秀郎「通！」一聲又倒了下去。

飛鴻吁了一口氣，受了一場虛驚，心想果眞他二人之一甦醒了過來，那情形可就不堪設想了！

他想着自己此行押着如此兩個老怪物，眞要是有了閃失，那情形不但糟，說不定就有殺身之禍，想到此益發覺得要早一日把這兩個禍害送到龜山，那時自己才算能脫了肩負。

× × ×

江南的天氣陰濕多雨，已是細雨綿綿的梅子熟時，到處飄飛着黃梅細雨，呢喃的燕子穿來穿去，忙着啣泥作巢，泥濘道上一簑一笠，點綴出一幅江南雨景圖畫！

郭飛鴻實不敢指望，這種雨天到什麼時候才能放晴，由於雷火道人限期四十九日，如果在四十九日之內不能趕到龜山，可就保不住此二人會醒轉過來。

雖然說四十九日限期有很長一段時間，可是却也不能多作不必要的逗留，無可奈何之下，飛鴻只有起程了！

在細雨濛濛的泥濘道上，他那一輛特製的喪車，轆轆的在前行着。

這一輛特製的送喪車子，車篷寬而長，由一匹健騾拖着，人坐篷下，可以防止直落而下的雨珠，但由於風吹雨斜，郭飛鴻雖是披簑戴笠，仍然弄得遍身水濕。

他的車子順着江寧驛道直行而下，到了當晚，已經來至皖省的「太平府」當塗縣境。

這地方距離「藍湖」很近，而且眼前已可見滾滾的江水奔流而下，甚是壯觀。

郭飛鴻在泥雨道上行了一日，甚是疲憊，尤其是全身上下，早已爲雨水浸淋透濕，無論如何是需要找一家客棧，吃一頓好飯，再換上一套乾衣服了。

「當塗縣」側臨江水，是皖省的一個大縣份，商客如雲，篷車來到了大街上，車輪濺起的泥水，使得行人紛紛迴避，當路人看清是一輛送靈的喪車，也都爲之氣消，而自動閃開一旁。

郭飛鴻車子行過最熱鬧的「劉守子大街」，道左是一家包子舖，幾個夥計正在高聲喧喊着招徠客人，飛鴻把車子停在這家食堂前，兩個夥計都望着車子發怔。

飛鴻跳下車來，抖了一下身上的雨珠，低頭走進門內，不意却爲一個夥計伸手攔住道：「喂，朋友，你要幹什麼？」

飛鴻寒聲道：「吃飯！」

那夥計齜牙道：「對不起，你不能來這裏吃，你的車子在咱們大門口一停，誰還進來呀，對不起，對不起，你老請到別的地方去吧！」

飛鴻不由劍眉一挑，可是立刻又想到這也怪不得人家，那一個願意門口停棺材呢！

想到這裏忍下一口氣，冷冷道：「好吧！那麼我買十個包子在路上吃好了！」

夥計咳了一聲道：「我們也不能賣給你，朋友你還是上別家去吧！」

飛鴻不由冷笑道：「爲什麼不賣給我，我的錢不是錢嗎？」

那夥計見飛鴻一身莊稼打扮，不禁輕視三分，嘿嘿一笑，右手向前當胸一掌，直向飛鴻胸上推來，口中道：「去！去！去！不賣就是不賣，少嚕嗦！」

飛鴻左手一翻，冷笑道：「你還差得遠呢！」

不過是二指一敲，那夥計便「啊唷！」一聲，立時蹲下身去，臉上現出豬肝一樣的顏色！

郭飛鴻倒也不想惹事，冷冷一笑，便要退身，却忽見飯店內步出一個四十左右的瘦高漢子，這漢子身穿寶藍長衫，頭戴便帽，衣着很是考究，只是面色黝黑，帶着很重的風塵之色！

這人一出來，像是和事老一樣，對着其他夥計擺手道：「算了，算了，沒有事，沒有事，給我來二十個包子，另外再弄隻鷄！」

說罷，笑向飛鴻道：「這位朋友不必氣惱，請等我一下如何？」

飛鴻看了看此人，面像甚生，並不認識，可是他好意的招呼自己，却也不便不理，當時站住脚道：「有事情吩咐麼？」

那漢子這時已付了錢，拿過了買的食物，快步走過來，齜牙笑道：「大家都是過路的人，這店內夥計，狗眼看人，太是不該，來，老弟，這是你要買的包子，還有一隻油淋乳鷄，乃是此處的名菜，老兄你就將就着吃一頓吧！」

飛鴻不由一窘，道：「萍水相逢，怎好——？」

那漢子擺手笑道：「那裏的話，那裏的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點吃的東西又算得什麼，老弟，你快趁熱吃吧！」

一面說，那雙閃爍的眸子，却在飛鴻全身上下望着，飛鴻倒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得接過來，點頭道：「還沒請教兄台貴姓？」

那人左右看了一眼，哈哈笑道：「在這裏妨礙人家做生意，來，我們上車去談去，邊走邊談！」

飛鴻一怔道：「老兄莫非要坐我這輛喪車？」

那人嘻嘻一笑道：「對了，在下正想搭兄弟你一個便車，老弟，行麼！」

此人說話一口濃重的北方官話，在說話時一雙眉尖時時掀動着，看上去像是一個相當狡猾的人，只是他的行爲動作，却又現出北地男兒的激昂慷慨！

飛鴻想了想，也沒有拒絕的理由，就點頭道：「好吧，兄台要是不嫌髒，就請上車吧！」

言罷，郭飛鴻就先出門上了車，那人隨後而上，就坐在飛鴻的身邊，回頭向着棺材看了一眼，嘻嘻一笑道：「老弟是送喪嗎？」

飛鴻哼了一聲，一面已抖動轠繩，騾車向前走動，這時店前已圍滿了人在看熱鬧，方才那個被飛鴻打了的夥計，更在門口哇啦哇啦大叫不已。

坐在飛鴻身邊這人嘻嘻一笑道：「老弟，你那一手『點金磚』的功夫眞厲害，差一點把那小子的手給廢了！」

飛鴻心中一動，當時搖搖頭道：「我可不知道什麼叫點金磚，他推我，我就擋他一下，誰知那傢伙那麼不濟，老兄你說笑了！」

說時打開油紙包，一面吃着包子，在迎面的寒風裏，只覺得無比的香！

那漢子嘿嘿一笑，道：「老弟，你也別裝了，光棍眼睛裏可揉不進砂子呀！」

語畢一雙眸子，又朝那雙棺材掃了一下，微微獰笑，不再多言，飛鴻被他說破，並不在意，當時側顧一眼，道：「老哥你貴姓？」

「報！報應的報！」

飛鴻笑着點了點頭道：「原來是報兄，失敬！」

那姓報的嘻嘻一笑，反問：「老弟你呢？」

飛鴻直爽的道：「郭！」

「啊！郭兄弟，老弟你這是要上那裏去？」

飛鴻瞇着雙目含蓄的道：「我要先找個地方住下來，然後，明天早晨再設法上船！」

姓報的嘿嘿一笑道：「兄弟，你是說要住店？」

飛鴻點點頭，姓報的哈哈一笑道：「老弟，你這江湖眞算是白跑了，莫非不知道『馬房不宿白木客』這句話麼？」

「什麼叫『馬房不宿白木客』？」

姓報的又哈哈一笑回頭指了一下那兩具棺材道：「白木客就是這東西，請恕我多口，這壽材裏裝的是老弟你什麼人？」

飛鴻微微一笑，說道：「乃是敝友雙親！」

姓報的點頭道：「這就是了，我們安徽有這規矩，老弟，你還是死了住店的這條心吧，那裏也不會留你的！」

飛鴻皺了一下眉道：「這麼說我難道就無處可宿了？」

姓報的咳了一聲，慢吞吞道：「可以這麼說！」

飛鴻不由雙目一瞪，姓報的見風轉舵，在飛鴻背上拍了一下，嘻嘻笑道：「老弟，你別急，今天你遇見了我，還能叫兄弟你露天而宿嗎？」

飛鴻皺了一下眉，姓報的嘻嘻一笑又接道：「兄弟，南窪子口有一間岳王廟，後面禪室都空着，兄弟你在那禪房裏湊合一個晚上，把二位老人家壽材放在前面殿裏，你看好不好？」

飛鴻想了想，點頭道：「也只好如此了，多謝老兄！」

姓報的哈哈一笑道：「這算什麼？誰叫我們一見如故呢，我們就快去吧，來，我帶路！」

說着由飛鴻手上接過了轠繩，口中「得兒窩」一叫，挺利落的就把車子帶着如飛向前走去！

飛鴻細看這個人長長的一雙眸子，眉毛很稀，黃黃的，一時確也想不透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騾車在斜風細雨中，來到了一個荒坡下，最後在一處鮮見人跡的荒地裏停下來，姓報的用手指了一下道：「兄弟，你可看見了？就是這裏！」

飛鴻順其指處望去，果見一座高大的廟宇聳立眼前，那廟附近，生着很多竹子，看上去甚是宏偉，有此棲身處，總比冒雨夜行好多了，飛鴻點頭道：「報兄辛苦了，請自便吧！我自己進去就行了！」

姓報的漢子呵呵笑道：「兄弟，你我一見如故，這麼吧，我索興再陪兄弟你住上一夜，待明天我給你僱好一條船，然後你我再分手，你看可好？」

飛鴻怔了一下道：「這就不敢當！」

姓報的跳下車子，一面拉着騾子，一面笑道：「得啦老弟，不是老哥哥我說一句，憑你這個樣子，帶着兩個棺材，你連船也僱不着，有我在就不同了，我認識的人多！」

飛鴻嘆了聲道：「好吧，既然如此，一切就煩你了，報兄大名是——？」

姓報的笑道：「不敢在下報平安！」

「啊！」飛鴻笑了笑道：「好名字，平安兄，眞是太勞累你了！」

報平安這時已把騾車拉到了廟前，一身漂亮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濕了，他却滿不在乎只是頻頻回頭打量着那兩具棺材！

飛鴻雖覺得此人過于熱心，可是却也想不到他會對兩個死人打什麼主意，心中想了想也就算了！

報平安在廟前停下車，微微笑道：「兄弟，下來吧！」

飛鴻下了車，把簑衣笠脫下來，現出了青色的長衣服，報平安望着他胸前那柄短劍，似乎呆了呆，嘿嘿一笑道：「我一眼已可看出老弟不是平常人，果然不錯，哈，我這雙眼睛到底是沒有花吧！」

飛鴻微笑不語，看了看這廟前形勢，只見細石舖就的碎石子路上，爲車輪子壓成了兩道鴻溝，可見這廟內時常是有江湖人來此打尖的。

報平安已推開廟門，亮着了火，把裏面兩盞油燈點着，燈光下，可見殿內很寬敞！

飛鴻解下了騾子，拴在廟廊子下面，報平安笑道：「兄弟這兩口靈柩還拿下來嗎，我看不必了！」

飛鴻想了想道：「不，要拿下來！」

報平安伸手道：「來，我帮你！」

飛鴻搶前道：「不必，我自己來！」

說着小心地把兩口棺材搬了下來，報平安在側神秘地笑了笑，打量着棺材道：「棺材上還加鎖，這倒是奇事兒！」

飛鴻不由臉上一紅，這原是自己小心過份，生恐兩個老怪物跑了，這時只好聞言含糊地道：「路上太巔，小心點總是好的！」

報平安摸着下巴道：「是！是！」

飛鴻對于這兩口棺材，可眞比兩箱子元寶還重視，當下自己小心翼翼的又把棺材搬進殿內，報平安看得驚心，因爲兩口巨棺，就算是空的，也都在千斤左右，可是，郭飛鴻搬來搬去，看來滿不當一回事兒，由此推論，郭飛鴻的武功他也可想知個八成了！

二人進了後院禪房，這廟却是眞空，只有一個又聾又老的和尚在看着門。

報平安找着了這個和尚，要了房間，二人一人一間，床雖然是木板床，可是倒也潔淨清爽。

經過了一日的疲累，飛鴻在床上不久就睡着了。

魔消道長　念動情生

× × ×

午夜，一條疾快影子來到了大殿上。

這人只是兩個起落，已撲到了兩口棺木前面，他用雙手搬了搬棺材，覺出很沉，再想開棺蓋却覺出棺蓋上加着鍊子鎖。

這人用手掂了掂，很想把它弄開來，却又有些怕弄出聲音來，猶豫了一會兒，他才悄悄的把佛殿門打開，門前那輛騾車早已上好，這人費了半天勁，才把兩個棺材弄到了車上。

當空烏雲密集，潑墨般的雲塊之間，只有一絲月光，空氣甚是靜穆。

夜行人只帶出極爲輕微的聲音，把騾車在山道上幾個拐彎，已在一片林地邊停了下來。

然後他匆匆轉到了騾車後座，亮着了火熠子，閃閃火光中，照見了夜行人——報平安，那張貪婪喜極的臉。

他把火熠子高高舉起，目光注視着那兩口棺材，內心的喜悅，眞是難以形容，他認爲自己活該發這筆財，他判斷棺材裏，裝的是金銀財寶，而郭飛鴻，乃是一個負責運貨的鏢師。

在江湖上混久了的人，一雙眼睛體察入微，報平安深深相信自己沒有猜錯，天下豈有棺材加鎖鍊的道理？

報平安高舉着火熠，閃爍着目光，右手却由身側取出了一口寒光閃爍的七首，猛然向着棺蓋鎖鍊上一撩，只聽得「嗆啷！」一聲，火星冒處，竟被他把鎖棺材的鍊子一揮爲二。

報平安的興奮程度也達于極點，當時放下了七首和火熠子，雙手用力一掀棺蓋，只聽得「克！」的一聲，棺蓋大啓。

在報平安的想像中，棺材內定必是有光耀目，誰知棺蓋一啓，其內却實實在在躺着一具男屍。

諸君皆知，這棺材內所躺的正是那位

面若殭屍的凍水石秀郎先生，這位老先生平素就帶着七分死相，何況如此這麼一裝扮？

報平安作夢也沒有想到棺內竟然眞的是一具死屍，不由嚇得面色一變，口中「啊！」一聲，倏地後退一步，雙手一鬆，「蓬！」一聲把棺蓋放了下去！

這一聲大震，使得整個的騾車都跳了起來，報平安退立一邊，目瞪口呆，吶吶道：「我居然會走了眼？」

失望之餘，他收起了七首，慢慢轉過身子，正要跳下車轅——

就在這一刹那間，忽然那棺材內，發出了唔的一聲哼，報平安倏地轉過身去，大吃了一驚，因爲他似乎聽得聲音是發自棺內。

「唔———唔———」連續的又響了幾聲。

報平安這一驚，禁不住雙腿一軟，「噗通！」一聲坐了下來，他喉中半天才抖出聲音道：「什……麼人？」

棺材內「唔！唔！」又響了幾聲，那闔上了的棺蓋，竟然慢慢啓了開來，報平安嚇得「啊呀！」一聲，全身抖成一團！

他一隻手匆匆抽出了那口七首，大聲道：「你是什麼人……？快說……」

棺蓋「啷噹！」一聲摔了下來，棺內的死者竟然慢慢坐了起來。

報平安生平閱人雖多，可是像棺材內這樣怪狀的老人，却是第一次見到，慢說是人是鬼還分不清，就算是一個人，而如此的一個人，也够他害怕的了。

只見棺內這個老人，枯瘦的身體，宛若一副骨架，穿在身上的白色長衣，就好像是掛在身上一般的單薄，最怪的是老者滿頭白髮，又平又短，平平的貼在頭頂上，眉，睫，也和頭髮一般，全作銀白，緊緊厭在深陷的目眶上！

這老人徐徐地坐起來，全身顫抖着，像是經過一種緊張的痛苦掙扎，隨後一隻灰白的手探出了棺外，才算把身子坐了起來！

報平安這時已嚇得聲音都變了，他打着哆嗦道：「你……你是什麼人……是人還是鬼！」

老人一雙瞳子眨了半天，才睁了開來，報平安這時全身抖動得更厲害，一隻手緊握着七首，怪聲道：「你是鬼還是人，快說！」

棺內的石秀郎一咧嘴，「哧！」的噴出一股冷風，報平安嚇得啊呀一聲又坐在了地上。

就見棺中那老怪物，慢慢動着嘴唇，半天才冷颼颼的道：「不看在你對我有恩，我就一口氣吹死你！」

報平安嚇得又怪叫了一聲，滿頭頭髮根根直立，顫聲道：「快說，你是不是……鬼，快說？」

石秀郎一聲冷笑道：「當然是人，怎說是鬼？」

報平安抖顫着站立而起，猛一轉身，正要縱身下車，忽覺背後又是一股冷風，嚇得他猛然又轉過身去，却見棺內人又冷笑道：「救人務澈，小子你想跑麼？」

報平安哆嗦道：「你……你……」

老人森森笑道：「放心，我不是鬼，你看過我這個樣的鬼麼？小子你過來！」

報平安吶吶的道：「要我過來……過來？」

老人點點頭，報平安心中一怔，忖道：「看樣子這老兒，倒眞不是個鬼，莫非是死而復活不成？」

想到此，勉強大着胆子向前走了一步，苦笑一聲道：「老人家你不要誤會，既然你沒有死，我就趕快去把那位郭兄弟找來……」

老人陰笑了一聲道：「郭飛鴻？他在那裏？」

報平安害怕的道：「就在山下的廟裏，我去叫他去！」

瘦老人嘿嘿笑道：「你只要敢動一步，我就要你的命，你聽見沒有？」

報平安雖說是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功夫，可是一身武功頗也過得去，素日在這皖省地方，很叫得開，外縣人稱「黑虎」，人家都叫他「黑虎報」，打得一手好暗器，是黑道上一個專門走單帮的獨行盜，手下很作過一些案子，却沒有料到今日竟然會遇見了如此厲害的對頭，也算他報應到了！

「黑虎」報平安聞言眨了一下眸子道：「老人家，你莫非不願意見那位郭兄弟麼？」

瘦老人冷笑道：「什麼郭兄弟，他是我的仇人……我要他的命！」

報平安驚嚇地望着他，奇怪他爲什麼不走出棺來，正要問，石秀郎已冷笑道：「你過來！」

報平安忽然心一狠，暗想看此老怪這副半死的樣子，他還能有什麼本事？不如給他一個乾脆，送他回西天便了。

想到此身子向前一靠，猛然打了個箭步，大聲道：「老鬼，你少嚇唬人，還是躺下吧！」

掌中七首「噗！」一聲，劃出了一道寒光，直向着石秀郎面上扎去！

凍水石秀郎木塑般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只見他一隻僵硬的手向上一抬，報平安「啊唷！」一聲，掌中刀「噹！」地落在地，石秀郎那隻瘦手向下一落，已拿在了報平安手腕子上，報平安一觸對方手掌，覺出冷如寒冰，不由嚇得「啊唷！」一聲駭呼。

他用力的一掙，却是紋絲未動，再掙了一下，仍然還是原樣，這一來可把他嚇傻了，當時左手一掄，正要照定老怪頭上擊下！

這時候石秀郎忽然冷森森的道：「你敢？」

報平安果然就不敢動了，嚇得頭上直冒冷汗，哆嗦着道：「老……老前輩，饒命？」

石秀郎哼道：「那一個要你的命，你只要聽話，我就放過你！」

報平安連連點頭道：「老前輩有何吩咐？弟子一定遵命。」

石秀郎冷笑道：「你也配稱我老人家的弟子？要在平日，像你這種窩囊廢，給我老人家提鞋我都不要？」

報平安臉漲得赤紅，連聲說道：「是……是……老人家你要我作什麼呢？請吩咐吧，要是那姓郭的找來了，我們都不得了！」

這句話似乎發生了點作用，就見棺內的石秀郎眼眉頻眨道：「你說得不錯，那郭飛鴻雖是後生小輩，可是像你這樣角色，百兒八十個也不是他的對手，我老人家現在身子不方便，也打他不過……這樣吧……」他說着低下頭，作出一副思索的樣子，報平安却像雷打鴨子一樣的抖得更厲害了，他說：「什麼——那姓郭的就是郭飛鴻，大劍客郭飛鴻就是他？」

石秀郎冷笑道：「屁劍客，只有你們這些膿包才會怕他！」

黑虎報平安一聽那姓郭的是郭飛鴻，早已嚇傻了！昔日郭飛鴻在鳳陽府花旗楚家那種聲威，早已傳得婦孺皆知，報平安焉能沒有個耳聞了，這時一聽那姓郭的是郭飛鴻，怎不心驚胆戰？

這時他聽老者如此說，不免疑惑的道：「老前輩，你……你老又是誰呢？」

石秀郎哼了聲道：「不必多問，現在你一切照我吩咐做，聽見沒有？」

報平安一隻手尙在對方掌握中，那敢不聽指揮，只得點了點頭，石秀郎面上立時現出一絲陰笑，頷首道：「如果你聽我的話，事後我會重重謝你，否則我雖不便于行動，要取你性命，却是易如反掌！」

報平安倒是眞相信他這句話，因爲他扣着自己的那一隻手，眞比冰還硬還冰，而且在他每一掙扎時，就可感覺出有一絲絲的冷氣透體而入，好像五臟六肺都爲之凍結了！

這樣一個可怕的老怪物所說的，他豈敢不聽？

當時報平安吶吶道：「你老人家要我幹什麼，請快吩咐吧，要是郭飛鴻來了，你老不怕，我可是怕他，快吧，求求你快一點吧！」

「好吧！」石秀郎冷森森的道：「你先把我抱起來再說！」

報平安呆了呆道：「抱起來？——你老莫非自己不會走？」

「少廢話，快抱我起來！」

報平安只得答應了聲，小心翼翼的雙手把他抱了起來，只覺得對方雖是瘦若人燈一般，可是份量却是很沉，壓得一雙膀子都酸了。

他吃力的道：「抱到那……兒去？」

石秀郎左右望了一眼，目光注定在另一口棺材上，冷森森笑道：「花子呀花子，到了此時我也顧不了你了，一切就看你的造化了！」

報平安怔道：「你老跟誰說話？」

石秀郎吶吶道：「不關你的事，我們現在下車去吧，你聽我的話做，不許多說話。」

報平安嘆了一聲，半哭道：「只要你老說話算話就行了……我眞後悔死了……唉！走吧！」

言罷飄身下車，天空中兀自落着牛毛般的細雨，他又問：「我們上那裏去？」

石秀郎冷哼道：「那郭飛鴻小兒必定會趕來，走大路你如何跑得贏他？」

報平安道：「是！是！我們還是走小路吧！」

石秀郎冷笑道：「走小路更危險，你以爲那郭小子是好騙的麼？」

報平安呆若木鷄，道：「那可怎麼是好？」

石秀郎正要說話，忽然頭一偏，面上變色道：「他已經來了！」

報平安嚇得拔腿就跑，石秀郎沉聲道：「蠢才，站住！」

這一聲果然把報平安嚇得站住了，他急道：「這可如何是好？」

石秀郎冷冷道：「你不要急！」

說罷抬頭看了一下，面露喜色道：「你看見這棵大樹沒有？快抱我上樹去！」

一言提醒了報平安，當時趕忙抱着石秀郎縱身騰上樹梢，那是一棵高可參天的大古樹，枝葉伸展出數丈遠近，人藏其上，當眞是不易發現。

報平安抱着石秀郎在枝葉濃深處藏好了身子，石秀郎沉聲哼道：「不許出聲，姓郭的來啦！」

一言未了，只聽「唰！」一聲細響，一條人影快若飄風似的已來到了樹下。

這人身形一現，樹上的報平安，立刻認出了來人正是郭飛鴻，如非是石秀郎觀察入微，報平安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聽得出來的。

石秀郎這時幾乎把整個半邊臉都貼在了報平安的臉上，他二人俱是一樣，連大氣也不敢出！

樹下的郭飛鴻這時已發現了眼前的騾車，只見他一殺腰，箭矢一般的已騰身上了篷車，身軀再一翻，已連入車篷之內。

他這種輕靈的身手，直把樹上的報平安看得心胆俱碎，這時才知懷中老怪所言不假，憑自己這點能耐，要想去對付這姓郭的，眞是無異以卵擊石！

他二人藏身之處，正可居高臨下，清楚的看見車內一切，因爲車內燃點着火熠，更可看得清楚。

郭飛鴻進得車後，立時發現出那具開啓了的棺材，不由呆了一呆，他重重地跺了一脚，身形再閃，却如長烟一縷，又飄身沒入黑暗之中。

報平安長長吁了一口氣，正要說話，却爲懷中老怪一口咬着了耳朶，心知有異，趕忙閉口。

他方閉口，只見人影再閃，郭飛鴻去而復還，偉岸的立在車篷之上，向四面張望着。

他好似已聽見了報平安那聲長吁，一雙精光四射的瞳子不住左右掃視着。

報平安一隻左耳爲石秀郎咬在口中，好似意在警戒他不許作聲，其實報平安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出聲，過了半天，郭飛鴻才又跳上車轅，匆匆把騾車趕着走了！

甚久之後，石秀郎才鬆開了口，凌聲道：「你好大的胆子，我這一條命差一點毀在了你的手中！」

報平安害怕的說道：「我……我不知道他還會回來，現在……我可以放下你了吧！」

石秀郎森森笑道：「你是作夢！」

報平安吶吶道：「作夢？莫非你要我抱你老一輩子，我的手都酸了！」

石秀郎陰沉的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實話，也許你還不認識我……我現在告訴你，我姓石叫秀郎，數十年前江湖上送

了我一個『凍水』的綽號，你可知道有這個人麼？」

報平安面如白紙一般的道：「你老莫非是有『大荒二老』之稱的其中一位？」

石秀郎點點頭道：「難得你還有此見識！」

報平安嚇得牙關打戰道：「那麼另一口棺材中應該就是花明花老前輩了？」

石秀郎點點頭，淩聲道：「我二人誓不兩立，這一次我原可救他，可是一想到他素日心胸，還不如假手敵人把他除去的好！」

報平安張大了眸子道：「你們二老如此大的本事，又怎會落在了郭飛鴻一個少年手中？」

石秀郎冷笑道：「憑他一個小輩，自是無此能耐，這其中還有一段經過，你也不必知道，我只告訴你，我二人爲這小輩點中了心脈中樞，全身僵硬，要四十九天才能恢復行動，那小輩爲此作出運靈的奇想，把我二人裝入棺中，爲的是路途上的平安！」

報平安點點頭道：「可是你老怎會又醒轉了過來呢？」

石秀郎咧嘴一笑道：「這就要謝你方才那一摔棺蓋之力了！」

報平安瞠目不解，只呆呆的望着他，心中對于這個老怪物却是怕極了，無時無刻不在防備着他，生怕他會驟然的下了毒手，可是顯然的，石秀郎眼前需要用他，並沒有要他死的念頭。

黑虎報平安滿打算棺材內放的是金銀珠寶，而郭飛鴻乃是一個負責保暗鏢的鏢師，自己這一票作成了，就可以洗手退出江湖，以得來的財物享受一生，可是事情竟然會是如此的一個意外結果，棺材內非但沒有錢財，竟然隱藏着如此一個要命的煞星，報平安偷鷄不成蝕把米，心情好不懊喪！

他懷抱着石秀郎枯瘦的身軀，眞有無限感慨，石秀郎這時繼續言道：「現在我想可以下去了，動作要輕！」

報平安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好說的？當時答應一聲，自樹上飄身而下，萎喪的道：「我們去那裏呢？」

石秀郎看了左右一下道：「這地方叫什麼名字？」

報平安吶吶地應道：「這裏叫『青木關』！」

石秀郎嘻嘻一笑道：「小子，先找個地方把我老人家放下來，弄點吃的，我已好幾天沒吃飯了！」

說罷他發出了一聲怪笑，聲音刺耳，一雙瘦手在空中舞了舞，怪聲道：「郭飛鴻小輩一心打的好算盤，這一次可是想不到，早晚要他知道我石秀郎的厲害！」

報平安皺眉道：「你老人家要怎麼報這仇呢，我聽說他明天一早，就要僱船走水路入湘去了！」

石秀郎點頭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好個小輩！」

說話之間，報平安已抱着他走出了這片樹林，石秀郎冷冷哼道：「你這樣抱着我不成個樣子，還是揹着我吧，我們先找一個店住下來再說！」

報平安點頭答應着，心中却不禁興出了逃走之意！

前行來到了一個石台附近，他試探的問道：「老前輩你眞的一步也不能走？」

石秀郎冷冷道：「只不過暫時而已，明日你去爲我抓幾種藥，我就能很快的康復！」

報平安心中一動，暗想他此刻既是寸步難行，我如不設法逃走，要是等他身體復原，再想逃走，豈不更加萬難了。

心中這麼想着，口中道：「那我就揹着你老吧！」

說着就把石秀郎放在了石台上，趁勢身子猛地一低，轉身就縱，身法之快也着實驚人，可是石秀郎好似早已料到他會有此一着。

報平安身子方自撲出一半，耳聞身後的石秀郎一聲怪笑道：「小子，你跑得了嗎？」

語聲一落，報平安就覺得脖子後面冷風驀地襲來，他趕忙身子向下一伏，可是那股襲來的冷風，好似有知覺一般，竟然也隨着他的身子向下一塌，報平安就覺得肩上一陣發麻，頓時打了個冷戰，怪叫了聲，就站住了腳！

石秀郎望着他嘻嘻一笑道：「好小子，你還能跑得出我的手掌心麼？」

報平安只覺得身上發冷，牙關戰抖格格有聲，只以爲石秀郎在身上下了毒手，那裏還敢多說，噗通！一聲跪了下來，痛哭失聲道：「老前輩饒命！」

石秀郎嘻嘻笑道：「你可以死了這條心麼？」

報平安涕淚交流道：「你老人家手下開恩，我再也不敢了！」

石秀郎冷森森的一笑道：「好，那麼你過來！」

報平安慢慢爬了過來，石秀郎冷笑道：「你已經被點了大枇杷筋，這是我獨家手法，非我本人解救不了，我且問你，你是想死想活？」

黑虎報平安這時，是一點威風也沒有了！

他全身戰抖道：「老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

石秀郎冷笑道：「想死很容易，我只要不爲你解穴，你活不了一個對時，便心裂肝碎而死！」

報平安打了個寒戰道：「想活……想活呢？」

石秀郎目光瞇成一綫道：「這就更容易了，從現在起，你得聽我命令，在我復原之前，要始終忠心不二，這樣我就可以饒你不死！」

報平安叩頭如搗蒜道：「老前輩請放心，以後我再也不敢逃了，你老還是爲我解了穴吧！」

石秀郎點點頭道：「很好，那麼你站起來！」

報平安磕了個頭，慢慢站起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石秀郎木納地道：「下次，要是再有這種情形，我必不再會對你留情！」

一雙瘦手緩緩抬起來，又落在報平安肩上，只微微一抖，報平安打了個冷戰，身形一蹌才拿樁站定！

石秀郎瞇目說道：「小子，好些了沒有？」

報平安哭喪着臉道：「左胸前還有點疼！」

石秀郎點頭道：「這就是了，我告訴你，我雖解了你的大穴，但『心脈暗穴』，却又爲我點了，小子，你今後更得乖乖的了！」

報平安這才知道又着了這老兒更厲害的道兒，石秀郎這時森森一笑道：「這心脈暗穴中人發作必死，除我本人以外，再無第二個人可以解除！你只要對我忠誠，聽我驅使，日後或許還有你的好處，否則就聽憑你自死自滅了！」

報平安咬了咬牙，面上發黑道：「你老人家何必如此……？」

低頭嘆息了一聲，又點頭道：「好吧，我就揹你老找地方去吧！」

石秀郎得意地笑道：「我本來可以不必如此，誰叫你起黑心要拋下我而去！」

說着一雙瘦手交叉的抱住了報平安的頸項，把整個身子壓在了報平安背上，報平安雙手後揹，觸到了石秀郎後背，才知他原來還是個駝子。

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得暫時屈服在石秀郎身邊，爲他隨心所欲的驅使聽用。

黑虎報平安揹着石秀郎一直來到了太平府，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客棧住下來，棧名「小太平」。

住定後，報平安又爲石秀郎叫了些吃的，半夜三更把店家給忙死了，緊跟着石秀郎又開了一個藥方，報平安漏夜又去爲他配藥，忙了一整夜，到天亮，報平安累倒了，石秀郎也睡着了。

白晝的光，映着石秀郎那張又長又白的臉，看上去眞是一點血色也沒有！

黑虎報平安在石秀郎睡覺時，却是睜着雙瞳，內心甚是苦悶，他雖有機會逃走，可是石秀郎的手段他是嘗過了，而且現在你就是請他走，他也是不敢了！

石秀郎就如此在這個「小太平」客棧裏住下來，在第七天的時候，黑虎報平安見石秀郎已能扶着牆壁慢慢行走，樣子很焦灼，就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急待辦理，而這七天在報平安來說也就好像過了七年一樣的長久，他眞悶壞了，看看石秀郎已有這種樣子，他就問：「老爺子，我們該走了吧？」

石秀郎冷冷一笑道：「我要你去爲我找的松木枝，你可找來了！」

報平安忙從門後面取出一根松木枝遞上道：「這一根可行？」

石秀郎接過來看了看，點頭道：「勉強湊合，這就是我的兵刃，有了這個東西，我誰也不怕了！」

說完又問報平安要了一把刀，用刀一刀刀的削着木頭，他眸子裏充滿着仇恨的火焰，一面削木頭，一面對報平安道：「這七天雖然我身子仍未能完全復元，可是我已經等不及了，你現在就去僱一艘船，我們今夜就上船，吩咐船家直開洞庭！」

報平安口中答應了一聲，心中着實納罕，也弄不清這老怪物又在攪什麼鬼名堂，只是他所吩咐的話，却又不能不遵，只得依言到河邊去找船。

等到他找好了船，回來之後，石秀郎已把那根松枝削成了一口像樣的木劍！

報平安不由明白過來，心中却不禁暗笑，因爲一旦對起了兵刃，一口木劍又當得何用？其實他那裏知道石秀郎所練「青靈眞氣」，乃屬木性，所以他一輩子都喜用木劍爲兵刃，這口木劍如果配合着他的「青靈眞氣」施展，可產生無窮威力，又豈是平常鐵刃可以比擬！

原來石秀郎那口「青竹劍」在對付雷火道長時，遺落洞內，無法取回，現在他不得不找一口適合自己的兵刃，此處已無法再能覓到太湖斑竹，只得以松木代之。

爲了恢復原來樣子，石秀郎又命報平安，去爲他買了一頂大草帽，因爲他畏懼陽光，甚至於就連白晝的強光他也不太適應。

一切就緒之後，報平安才揹着這位老爺子出了客棧，直向江邊行去！

報平安見他方才削的那口木劍，竟自用來爲杖，這樣倒省了自己不少力氣！

二人來到了江邊，習習的江風，把石秀郎那頂大草帽吹得荷葉似的捲了起來，尤其是他那肥大的一身衣服，包裹着他那枯瘦的身軀，看上去更是瘦骨嶙峋，異樣的可怖。

駕船的是一個大頭麻臉漢子，姓褚，人家都稱他褚七，在這當塗地面上，是一個極爲刁頑的無賴漢，報平安怎會選上了他的船，眞是奇怪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

原來黑虎報平安有心要報私仇，才約好了褚七，共謀下手，他當然知道自己生命，此刻仍控制在石秀郎手中，可是萬一石秀郎不履行諾言，爲自己解開穴道，說不得他也只有一拚了！

褚七打下了跳板，石秀郎同着報平安一起登舟，上得船後，石秀郎背陽在船篷下落座！

他目視前方，儼然神聖不可侵犯的模樣！

褚七跑過來請了個安道：「老爺子，何時開船？」

石秀郎手指江上，喃喃道：「日落張帆，日出收帆，現在先弄一席菜，來一罈紹興好酒！」

褚七答應了一聲，退至一邊，向着報平安吐了一下舌頭道：「弄一席菜，他把這地方當成了大飯莊了！」

報平安冷笑道：「一切聽他的！快去辦！」

褚七嘿嘿一笑道：「報爺，我看你是被這老頭嚇破了胆子！」

報平安臉色一紅，冷笑道：「往後瞧吧！」

褚七皺眉道：「這位老爺子說的話我還弄不懂，怎麼叫做日落張帆，日出收帆呢？莫非天黑開船，天亮了就休息嗎？」

報平安點點頭道：「一點不錯，這老兒怕光成性，你一切依着他，錢我照給，一毛也少不了你的！」

褚七答應了一聲，搖着頭走下船去。

石秀郎在船頭輕咳了一聲，道：「報平安！」

報平安猛吃了一驚，連忙答應一聲跑過來陪笑道：「你老有什麼吩咐？」

石秀郎冷然道：「我性喜靜，你告訴那個開船的，除了開飯以外，不得走近船頭，此去洞庭要多少日子？」

報平安道：「大概要半個月時間！」

石秀郎略閤雙目點頭道：「很好，有半個月的時間，應該足够了！」

說罷揮了揮手，遂自閉目不語！

報平安轉過身來，走到了船尾，心中愈發的不自然，正望着江水發怔的當兒，忽然看見身後一艘花船，岸邊來了一個全身白衣的少女！

因爲這姑娘長得太美了，報平安是以一望之下，就呆住了。

只見對方一張清水瓜子臉兒，滿頭秀髮用一枚金箍箍着，露出半截粉頸，其色如玉，那樣子眞是美極了！

報平安素來就好色如命，那裏能見得如此美色，一時直看得瞠目結舌，如呆如癡！

白衣少女，年歲約在二十二三，長身玉立，腰紮同色絲縧，看上去全身上下是一塵不染。

少女這時已上得花船，一雙剪水瞳子有意無意的向着這邊看了一眼，目光正和報平安對了個正着！

報平安如非心中尚存着幾分警惕，早已原形畢露醜態盡現了。

白衣少女目光一轉，遂潛身進入船艙，報平安心中甚是失望，他那雙目光，滴溜溜的仍然在小花船身上轉着，臉上表情甚是費解。

想着越發的留意那條小船，更發現小船上的船夫原來也是個女的，這種小船普通只供遊客乘坐遊湖，很少見行駛於長江大河之內，那麼這條船來此又是爲了什麼呢？

報平安見色心動，腦子裏胡亂的想着，不久褚七返回船上，帶來了大桌的酒菜，並帶了兩個人來，爲報平安介紹道：「這是上河樓的大師傅，那位老爺子要酒席，我只有請他們兩個來帮帮忙！」

報平安點點頭，乘機用手指了一下後面的花船道：「這小花船是那裏的，你可知道？」

褚七看了一眼，怔怔道：「不知道！這是那裏來的？」

說完又看了看，突然桀桀一笑，道：「我明白了，這大概是堂子裏的姑娘，到江上兜生意來了，怎麼樣，報爺還有意思麼？」

報平安赫赫一笑，也不做聲，他心裏是動了心了！

接着大船上起了灶，開始炒起菜來，擺了一大桌子酒菜，石秀郎食量驚人，一個人的吃量，足足可以比得上三個壯漢，飯後他由報平安攙扶着又回到了船頭。

不久船上掌了燈，石秀郎吩咐起錨開船，報平安依依不捨的望了那小花船一眼，大船就慢慢向前進行。

船行漸快，報平安悄悄來至船前，見石秀郎停立船頭，狀如呆偶，不時仰首當空，向着那輪皓月長長的吁氣，也不知他是在練一種什麼功夫！

對於這個老東西，報平安實在是摸不清他的底細，他的行動已似乎慢慢的復元了！

報平安生怕走得太近，被石秀郎聽出來，只遠遠地看了看，就轉過身來，可是身形一轉的當兒，却爲他發現了一樁新鮮事兒。

原來先時的那一艘小花船，這時却赫然又在眼前，報平安跨上了幾步，瞪大了眼睛望了望，一點都不錯，正是那艘小花船。

這時那掌船的褚七也跑過來笑道：「喂！報爺！那小娘兒們又來了！」

話聲方畢，果見小船上湘簾一挑，白天所見的那個白衣少女已邁步而出，報平安只覺眼前一亮，方脫口喝好，可是嘴才一張，忽覺得面前人影一閃，再一定神，直嚇得他面色蒼白，「啊！」了一聲。

原來他所見小船上的白衣女，赫然已立在自己眼前，二船距離，往近處言，少說也有三四丈遠，尤其是可異的是，根本就沒有看見少女是如何施展身法，她竟然已來到了大船之上！

報平安面無人色，後退了好幾步，吶吶道：「姑娘你——」

少女一聲冷笑道：「你既然要看，我就讓你看個够，看呀！」

身子一閃，又到了報平安面前。

黑虎報平安眼珠連轉，忽地一揚手，直向白衣女面門打去，口中叱道：「那來的野丫頭？」

一掌過去，只見那白衣少女嬌軀輕輕一閃，報平安一掌竟然打了一個空，這麼一來，他才知道對方這個少女果然大有來頭，忙向前一殺腰，霍地擰過了身來準備溜！

就在他身子一擰的當兒，白衣少女一聲冷笑道：「先歇會吧！」

玉指微探，報平安口中「吭！」一聲，頓時全身畢直的立在當地不動了。

一旁的船夫褚七見狀早已嚇得魂飛九天，拔腿就跑，足步万移，就聽得白衣少女輕叱道：「你也站住！」

玉指一分，褚七身子一蹌，亦呆若木偶般的不動了。

白衣女毫不費事的便把二人制住，可是她來此的目的，顯然並不是在對付此二人，嬌軀微擰，正要向船桅上騰身。

這時候，忽然前面傳出了一聲冷笑道：「好本事，雲姑娘別來無恙！」

白衣女身一頓，月光之下，只見船頭上，立着一個枯瘦的老人影子，被月光拉得極爲瘦長！

白衣女微一注視，冷冷笑道：「石秀郎，我正是來拜訪你的！」

石秀郎雙手柱劍，狀極逍遙的道：「雲姑娘，我候妳甚久了，妳如再不來，我還要派他們請妳去呢！」

白衣女一怔道：「你找我做什麼？」

石秀郎吶吶道：「雲思佳，妳當我不知道麼？自我住入『小太平』客棧，妳已跟上我了，妳還當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問問妳，妳跟躡我又是爲了什麼？」

白衣少女冷冷的道：「原來你早已知道了，那就更好了，石秀郎，我跟你並無惡意，否則，在太平客棧，已不會留你活命了！」

石秀郎鼻中哼了一聲，慢吞吞的道：「你以爲我身子不便就可欺不成，姑娘，你想錯了！」

他揚了一下手上的木劍，輕蔑的笑道：「你可以來試一試看，就知我的話不錯了！」

雲思佳瞳子裏閃爍着精光，上前幾步道：「我只是來問你，是否上洞庭去？」

石秀郎木訥的道：「正是！」

「是去害那個雲海老和尚？」

石秀郎嘿嘿一笑道：「你說錯了，是雲海害我，不是我害他，現在我去找他，只不過是結算一下彼此的舊賬而已！」

雲思佳冷笑道：「你這話太無恥了，雲海老人此刻半身不遂，無異廢人，你去找他，豈非是趁人之危麼？這件事當初只怪我一念之差爲你利用，我絕不能眼看你再下手去殺害他！」

石秀郎嘿嘿一笑道：「小姑娘，妳好大的口氣，妳大概是忘了此刻是在對誰說話了！」

雲思佳後退一步，右手微啓，一口冷光如電的短劍已撤在手中，她眸子裏充滿怒火，冷冷笑道：「爲此我特來請教！」

石秀郎冷笑道：「你要跟我打？」

雲思佳目放精光道：「你應該知道此刻身子不便，眞要打起來，我看你未見得是我的敵手！」

石秀郎吶吶道：「小姑娘，我是不願意與妳動手的，妳不要迫我出手！」

雲思佳冷冷的道：「除非你此刻改了主意，打消前去洞庭念頭，否則，哼！」

石秀郎面色一沉不悅道：「我已忍了再三，雲姑娘，我是念在昔日妳對我的一點小惠……」

右手一翻，手中木劍霍地劃出去，江面上嘩！一聲大響，激起了一大片水柱，水珠子洒了滿天都是，石秀郎面帶不屑道：「妳自信有此功力麼？」

雲思佳神色變了一下，忽地身子向前一欺，掌中短劍劃出了大片白光，直向着石秀郎前胸劈了過去。

石秀郎身子一閃，掌中木劍就勢向外一磕，「嗆啷」一聲震響，足履蹌踉間，差一點坐倒在地！

可是這一震之威，雲思佳只覺得手臂上一陣酸麻，差一點寶劍脫手，她身子轉側之間，已到了石秀郎背後，掌中劍霍地向外一吐，劍尖上爆出了一點寒星，反向石秀郎背後第十二骨節上點去。

石秀郎向前一倒，掌中木劍以「金鷄抖翎」的招式霍地磕出，木劍上挾着極爲冽凜的寒風，直向着雲思佳面上劈來。

雲思佳立刻體會出對方劍上威力不可力敵，她雙手微分，用「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實實地把身子拔起了丈五六，落在了正面的船篷之上。這種身法，在雲思佳施展起來是那麼輕快如意，錯非她如此身手才逃得開石秀郎這背後一劍！

站在船篷上的雲思佳，兀自免不了一陣心驚肉跳，心中忖道：「好險呀！」

可是當她目光向石秀郎望去時，却又不禁精神一振。

原來石秀郎身上行動不便，本來只能扶牆而行，一旦動上手來，雖然輕功無匹，可是下盤動作遲緩，是所必然，一劍翻出之後，身軀却已倒翻在地。

他身子就地一滾，用木劍在他面上施勁的一彈，身子斜飛而出，只是落地不輕「嘭！」一聲，直撞在船艙木門之上。

雲思佳呆了呆道：「石秀郎，你的行動已大不如前了！」

石秀郎背門而立，木訥的臉上，帶出了幾分不自在，森森笑道：「小姑娘，妳有傑出的身手，此刻正可取我性命……只是未必勝得過我！」

雲思佳一聲冷笑，嬌軀再次一掠，落在石秀郎面前，她鼻中哼了一聲道：「石秀郎，你願意知道一件事嗎？」

石秀郎吶吶道：「什麼事？」

雲思佳目光一凜道：「雲思佳雖是一介女流，但生平行事深明大義，損人利己之事，從不屑爲……」

輕嘆了一聲，粉頸低垂，慢吞吞的接道：「可是，洞庭湖那件事我作得太不光榮了，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說到最後，語氣漸漸低微，更有無限愧恨。

石秀郎雙眉一挑，冷峻的道：「此事妳又何必自責，雲海老兒多行不義，這也是他應有的報應！」

雲思佳眸子裏泛出奇光，在石秀郎面上一轉，切齒凌聲道：「這都是受了你的指使，我眞是一時糊塗，竟會作出此事……每想到這件事，我就恨死了你！」

石秀郎鼻中哼道：「這是你自己心甘情願，又不是我勉强你，再說我還傳授了你幾手功夫！」

雲思佳長嘆一聲道：「所以說我心裏很慚愧，今夜我來找你，一來是勸你不可趁人之危，第二，是問你索討解除雲海身上所中白蠟蟲針的解藥！」

石秀郎吶吶道：「世上沒有可以解除此針的解藥！」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那我們只有取你性命了！」

石秀郎忽地雙掌一揚，帶着一股極大的風力，直向雲思佳身上劈來。

可是雲思佳身法靈活已極，他掌力一到，雲思佳早已讓出了一丈以外，反倒是他自己掌力過大，下盤不便，止不住身子又大大的幌動起來。

雲思佳看在眼中，不由微微冷笑道：「石秀郎，你看，你傷體未復，今日無論如何也不是我的敵手了！」

石秀郎單手一按，身子平掠而出，他雖是下盤未曾復元，可是功力實在驚人，掌中木劍起手之間，但聽得「嘩啦！」一聲大響，船篷竟吃他凌空的劍力砍下了一半，一時篷倒木摧發出了極大的聲音！

接着他身子一轉，第二劍又平空劃出，木劍上發出一股凌人的風力，向雲思佳立身之處削來。

雲思佳不得不特別小心，她雖然知道對方下盤不便，可是功力仍然未減，此老早已練成了「混元功」，百步之內可吐氣傷人，更何況相距如此之近，眞要爲他劍上風力所沾，定是不死必傷。

木劍上風力一到，雲思佳就地一滾，她這次對敵，是看準了對方的弱點，安心要以靈活的身子取勝對方！

就見她一滾之後，身軀騰空而起。

石秀郎一聲哼道：「着！」

木劍向空中一指，劍尖上再次洒出一股勁力。可是，雲思佳身手也着實了得，半空中的身子就勢一折，已如同一片雲般的飄到了石秀郎身後。

石秀郎連忙轉身，雲思佳却施展出「小六乘移挪身法」，但見她纖纖身影，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竟是一絲兒也不停留。

這一套緊密的身法，果然爲石秀郎帶來了極大的困擾，要是在平時，他根本不會在乎，甚至於他能以不變應萬變。

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因爲他下盤已失靈活。雲思佳這「小六乘」身法一經展開，環繞在石秀郎前後左右，全是飛舞的人影，石秀郎也就像磨盤也似的，不得不跟着轉動了起來！

如此相峙了甚長的一段時間，石秀郎自是吃不消，感到了極大的困窘！

忽然他一聲狂嘯，身子一歪，倒在了船板之上，雲思佳身子向前一掠，已迫到了他身邊。

石秀郎倒在地上的身子，霍地一擰，反手一劍，雲思佳「噢！」一聲驚叫，雙手一振，騰身復起半尺長短的一綹秀髮，隨着石秀郎劍風過處斷的落了下來。

這一劍眞可說險到了極點，只要有分毫之差，可就傷着了她的面門！

雲思佳銀牙一咬，嬌軀一挺，再向前一竄，有如狸貓般的又到了石秀郎左側。

石秀郎由於用力狂猛，那僵硬的下半個身子，這時奇疼不堪，那還再能移動！

雲思佳身子向下一落，掌中劍「撥草尋蛇」，已點在了石秀郎左脅下方，只要再向前微一推送石秀郎這條命也就完了。

石秀郎身子一陣急抖，忽地哼了聲！

雲思佳本待推出的劍，却不知如何，竟是推不出手，她冷冷一笑道：「石秀郎，你還不服麼？」

石秀郎那雙銀色的眉毛一陣抖動，喟然一聲長嘆道：「妳下手吧。」

雲思佳哼道：「只要你交出解藥來，我就饒你一命。」

石秀郎木訥的面上，帶出了兩道冷峻的笑紋，喃喃道：「沒有解藥！」

雲思佳一抖劍身，正要刺下，石秀郎突又吶吶道：「小姑娘，你且住手！」

雲思佳止住劍身，冷笑道：「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石秀郎枯瘦的臉上毫無表情，道：「你果眞殺了我，此生將更加後悔了。」

雲思佳冷笑道：「似你如此惡人，殺了你怎會後悔？」

石秀郎吶吶道：「因爲今天妳是乘人之危，小姑娘，如果不是我下盤失靈，只怕你連我的身邊也近不了。」

雲思佳一時無言以對，正不知如何是好，石秀郎見她如此，遂又冷冷一笑道：「如果你不服氣，錯過今夜，明年此時，我們再決一勝負如何？」

雲思佳冷冷笑着道：「那一個再上你的當？」言罷一咬玉齒，就要舉劍刺下，可是看見石秀郎的皓首白髮，却又不由心中一軟，劍尖一轉，點在了石秀郎「尾椎骨穴」上。

石秀郎頓時打個冷戰道：「你——」

雲思佳收劍退身，一聲冷笑道：「這樣一來，你大概和龜山那個老和尚差不多了，你再去找他也無妨了。」

石秀郎下盤本就不靈，不意此刻又爲雲思佳劍尖點破氣關，走了中氣，整個身子只覺痲軟不堪，除了雙手尚能如意活動以外，竟連站立行走也是爲難了。

他身子戰抖着道：「好丫頭，妳……

……這樣還不如殺了我好些。」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我對你已是十分留情了，以你功力，重聚眞氣，也不過是一年兩年的事情，那時如果不服，再來找我就是。」

身子一轉，已到了船尾，在報平安與褚七二人背心上各擊了一掌，二人相繼痛呼一聲，吐了一口濁痰，清醒過來，雲思佳手指船頭道：「那個老怪物已不能動彈了，我看你們還是隨便送他到一個地方讓他自去吧，大概他是不會再去洞庭了。」

報平安打了個寒顫道：「小姐妳……妳貴姓？」

雲思佳細眉一挑，道：「瞎了你的狗眼，竟連我雲思佳也是認不出來，豈非是自討苦吃！」

報平安嚇得臉一陣白，心中却暗想，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江湖上難纏的幾個人，都叫我一個人碰上了。

他忽然又想到自己爲石秀郎點了心經穴，看來石秀郎是自身難保，也不會再顧到他了，不如求求這姑娘，看看她是否有辦法爲自己解了此穴。

想到此「噗通！」一聲跪了下來，磕頭痛哭道：「女俠客，你行好行到底，救救我吧。」

雲思佳冷冷笑道：「我已經爲你解開穴道，還哭什麼？」

報平安才痛哭流涕的說出自己被石秀郎點了心經穴的經過。

當然這其中不免提到了「郭飛鴻」三字，這三個字，却像是三根針，突然的刺痛了雲思佳，使得這個冷面絕情的姑娘神色一變！她打斷了報平安的話，道：「郭飛鴻，你遇見了他？」

報平安至此，那裏還敢有所隱瞞，於是一五一十把經過說了個清楚，雲思佳聽完之後，低頭想了想，遂道：「好吧，既如此，我就爲你設法就是。」

報平安大喜過望，叩了個頭道：「謝謝姑娘！」

不想頭方抬起，但見冷芒一閃，連「啊呀」兩字都沒能喊出便已身首異處。

一旁的褚七，目睹此情，只看得雙眼翻白，鬼似的怪叫一聲，頓時昏了過去。

雲思佳看了他一眼，不忍再下殺手，當下收回長劍，慨嘆一聲，喃喃自語道：「飛鴻，你在那裏？這是我們該見面的時候了！」

× × ×

未來的路很長，她要做的事還有那麼多，然而這一切都莫過於她要跟郭飛鴻見面，來的迫切，二人連成一體，那麼，一切的內外困擾，都必得迎刄而解！

——這些日子裏，她飽經流離，顚沛，相思之苦，她總算想通了一件事情，——不再逃避「感情」。

解開了這個長久以來一直緊繫在她內心的「死結」，她忽然感覺到鬆快多了。

「心有靈犀一點通」！

郭飛鴻也必將有感如斯。

基於這個原則，他們見面可期，一切的難題，都勢將在他們的愛情團結裏瓦解冰消。

（全文完）

新派技擊鬥智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黑色彩雲刀

（一）

殘酷的戮殺

黃昏，火車總站前人潮如湧。

時間是六點零三分，火車比平時遲了十七分鐘到站，所以龔老闆在這裏多等了十七分鐘。

龔老闆是個喜歡灰色的老人。他喜歡灰色的衣服，灰色的眼鏡架，甚至連灰色的天空都能令他感到愉快。

但龔老闆的人生觀，却絕不灰色，在這個城市裏，人人都知道龔老闆是個最積極的大商家。

龔老闆曾說過一句這樣的說話：「守時是成功者最起碼要具備的條件。」

所以，他一向做事都很有原則，也很守時。

他甚至比火車更能準時。所以，他多等了十七分鐘。

× × ×

能够令龔老闆親自到火車站恭候迎接的人，恐怕世上沒有幾個。

當然，龔老闆絕不會單獨前往火車站，跟隨着他四周的人少說也有二三十個。

這二三十個人，也絕不是普通人，而是每一個都曾身經百戰的好手。

自古以來，每一位大人物都會將自己放在銅牆鐵壁的固壘中，因爲這樣會使自己的性命安全一點。

而大人物四周的好手，就是固壘。

不過，像龔老闆這位商家，他四周的保護者是否太多了一點？

血腥的統治

莫非龔老闆這位商家的底細，有特別之處嗎？

× × ×

整列火車，最遲下車的人是雲叢林。

雲叢林並不老，只有三十一歲，但他顎下的鬍子，却比許多七八十歲的老人還長。

幸而，畢竟他的鬍子仍是黑色的。

他最遲下車，因爲他正在車廂裏打瞌睡。所以雖然火車已到達目的地，他仍然繼續閉目養神。

雲叢林知道，當他抵達這個城市之後，他將會面對很多很多不可想像的事情，因此，他需要充沛的睡眠，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去應付。

在這列火車裏，載着的有不少是來自各省各縣的謀生者，而謀生最大前題的事，自然是「掘金」。

只要有本領，你就能够在這裏獲得財富。

雲叢林有把握．因爲他有的是本領。

而且，他已找到了落脚之處。

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裏，每一個人都希望有個強而有力的後台。只有如此，你才能不被別人很容易就噬掉。

反而，你可以吞噬別人。

後台越大，吞噬別人就更容易，而且也能噬咬得更深，更狠。

雲叢林不但已在這個城市裏找到落脚

之處，而且也找到了一個後台。

一個強而有力的後台。

他的後台大老闆，就是龔老闆！

× × ×

圓月已升起，時間是八點三十分。

在那座黃花小軒中，正是酒興方酣的時候。

黃花小軒是龔老闆第八姨太太的居處，這裏地方也許並不太大，但却已足够在廳中筵開十席。

龔老闆雖然六十多歲，但他對女人的興緻似乎一點也沒有減低。

這時，他不但右邊擁着他的第八姨太太，同時在左邊還抱着一個梳長辮子的小姑娘。

雲叢林剛好就坐在這位小姑娘身邊。

忽然間，龔老闆呵呵一笑，說道：「翠娃吃醋了，那麼我左手裏的小姑娘怎麼辦？」

雲叢林心中再雪亮也不過，看來這小姑娘遲早都會倒在自己的懷裏了。

果然，龔老闆把小姑娘向橫一推，將整個俏姐兒都投進雲叢林懷內，道：「叢林，你來對付這小妞，免惹得翠娃一會兒刮我耳光。」

雲叢林明白，這是大老闆給自己的一種「賞賜」。

顯然，大老闆早已知道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這種還未完全成熟的小姑娘。

這對於雲叢林來說，確是一種好極了的享受。

所以，他自然是恭敬不如從命。

同時，他更知道一個永世不移的眞理：「有權利，必有義務。」

也許享受之後的代價，是——死。

但他已決定，早就已決定，無論享受的代價是甚麼，他都要先享受了再算。

直到酒筵散盡之後的深夜，他才發覺龔老闆給自己的享受是何等奢侈。

那位美麗的小姑娘竟是處女。

× × ×

清晨，沒有半點霧氣。

雲叢林早已醒覺。

那位美麗而可憐的小姑娘，反而睡得很好。

昨夜，她付出了女孩子最寶貴的童貞，究竟她得回了甚麼代價？

雲叢林只是隨便的想了一下，門外已有人敲門。

敲門的人，是康小狗——龔老闆的汽車司機。

在那個時候，汽車遠不如像今日一般普遍，能够擁有汽車的人，一定是非富則貴。

但龔老闆却有汽車十一輛。

康小狗一看見雲叢林，便恭恭敬敬地打躬作揖，道：「雲爺，大老闆吩咐小的接您老人家到會議室。」

雲叢林今年才只有三十一歲，却被尊稱「老人家」了，連他自己都感到有點吃不消。

雲叢林道：「嗯，你等一等，我就出去。」

他回到了牀邊，怔怔地望了望那位小姑娘，然後，掏出好幾十塊大洋，放在她的枕畔。

他明知道龔老闆已給了她一筆代價，而且數目必比這些大洋爲多，但他仍覺得自己應該補付一點。

豈料這位已經「熟睡」的小姑娘，忽然張開了眼睛，還把那幾十枚大洋一手塞回雲叢林手裏。

「拿回你的臭錢，如果你以爲我是婊子，你就錯了。」小姑娘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

但無論她把眼睛睜得多大，她都不能制止已奪目而出的淚水。

雲叢林的臉上，陡地一紅。

但他不想爲了這小姑娘而躭擱太多時間，所以他「拿回他的臭錢」。

然後，他啓門而去。

但他聽到了小姑娘最後的幾句說話：「你記着，我叫沈眞眞，總有一天你要娶我。」

沈眞眞，她的名字是沈眞眞？

這名字很好聽，不過是眞名還是胡謅的？

「我會娶沈眞眞？」雲叢林又想了一下，但隨即又忍不住失笑起來。

一個像自己這樣的人，又豈能娶妻自絆前程啊！

× × ×

世界上確有某一種人，不適宜做別人的丈夫。

因爲這種人，本就不該擁有妻子的。

然而，雲叢林是否屬於這一種人呢？

× × ×

龔老闆的「會議室」，在一幢豪華大樓的頂樓。

這幢大樓只有三層，所以會議室就在三樓。

這裏雖然看來十分寧謐平靜，但雲叢林却感覺得到，這種寧靜是全憑四周銅牆鐵壁的守衛者來維繫的，就像是一隻巨大的野獸，如果沒有利爪與獠牙，遲早必會遭遇到其他惡獸的侵襲。

雲叢林第一步踏進會議室的時候，他立刻遭遇到一種特別的歡迎。

那是空手道的歡迎。

兩個黑袍日本武士，用最能致人於死地的招式歡迎他。

空手道中的手刀，力道沉猛，可以碎裂磚石。

任何一個強壯的人，他的咽喉總硬不過磚石。

現在，這兩個黑袍日本武士，正準備用手刀對付雲叢林的咽喉。

勢疾如風。

勁猛如虎。

無論是誰看見這個情景，都會爲雲叢林嘆惜——嘆惜他只活了三十一歲就死在日本空手道之下。

也許只有一個人例外。

如果有人肯打賭，他必定會毫不攷慮，打賭雲叢林絕不會死。

不但不會死，同時，也絕不會敗落在這兩位黑袍日本武士手下。

因爲這一個人，向來十分識貨，他深

信雲叢林會是個好貨色。

這個人，當然就是雲叢林的大老闆。

龔老闆！

× × ×

龔老闆縱然並非料事如神，但所料者通常也十不離八九。

雲叢林果然值得令人喝采，因爲他用最漂亮的手法，擊敗了日本武士空手道。

他的手法很簡單，任何人一看便懂；但却也是任何人都不容易學到的手法。

那是以快打快。

還有最重要的一着，就是：「以刀還刀」。

日本武士用手刀擊來，他却用鋒刀回擊過去。

沒有人能形容雲叢林的刀，究竟快到了何等的地方，但等得他用鞋底舐刀的時候，這兩個日本武士加起來已只剩下兩隻手。

他用鞋底舐刀，因爲刀鋒沾滿了血。

他似乎只關心這柄還不够一尺長的刀子，連眼角也不瞧日本武士一眼。

那兩個黑袍武士瞪眼望着地毯上的兩隻斷腕，面色一齊慘白。

他們顯然還未能接受這個事實。在三分鐘之前，他們甚至曾對龔老闆說：「我們一出手，這傢伙就死定了喋！」

但一戰之下，這兩個來自扶桑島國的空手道高手，便宣告吃不了，兜着走。

如果不走，恐怕連另一隻手腕也將不保，冒這種險，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 × ×

龔老闆坐在一張灰熊皮鋪造的交椅上，露出一種滿意的微笑。

相信無論是誰，看見雲叢林剛才的身手，都會感到十分滿意：除非這人是個瞎子。

「剛才兩個東洋鬼子，本是我的近身護衛，」龔老闆燃起一根雪茄，語氣很平靜地：「可惜他們不服氣，偏要先鬥一鬥名震兩廣的雲中殺手。」

雲叢林默然地站着。

龔老闆忽然盯着他的鬍子，皺皺眉道：「你沒刮鬍子多久了？」

「十一年。」雲叢林回答得很快。

龔老闆輕嘆一聲：「我實在有點不明白，你爲了甚麼緣故十一年不刮鬍子；照我的眼光看來，如果你刮掉這些鬍子，你一定會比現在英俊得多。」

「我不刮鬍子，是十一年前許下的誓言——如果我不能發達，我就永不刮鬍子。」雲叢林解釋。

龔老闆哈哈一笑，說道：「如果現在我要你立刻將每一根鬍子都刮掉，你肯不肯？」

雲叢林連眼都不眨一下，立刻就回答大老闆：「當然肯。一千一萬個肯。」

「爲甚麼？」

「因爲先父曾經告訴過我，能替大老闆辦事，就是發達的開始。」

龔老闆大悅，拍拍他的肩膊：「果然不愧是雲獨行的好兒子，那麼你現在馬上就去把臉上的鬍子都刮乾淨，然後再來見我。」

× × ×

二十分鐘之後，雲叢林回來了。

刮乾淨了鬍子的雲叢林，就像是完全變了另一個人——英俊，瀟洒，充滿男性的魅力，足以迷倒任何一個女人。

龔老闆的眼光，果然一點都沒看錯。

「好，很好，」龔老闆一面吮啜着雪茄，一面又用火燃點着另外一根。

這一根雪茄，自然是點給雲叢林的。

「能够令我替人燃點雪茄的部屬，除了你父親之外，就只有你。」

雲叢林接過這口雪茄，臉上木無表情，既不感到喜悅，也未引以自豪。

因爲他的父親雲獨行，雖然備受龔老闆看重，結果還是死在這個城市之中。所以這口雪茄也許會令人生羨，但却也能令人感到蒼涼澀苦。

「你父親雖然名義上是我的部屬，但實際上我們情誼之深，已不啻等如同胞手足，他的死亡，不但令我損折了一個最得力的帮手，也令我損失了一個最親摯的朋友。」

雲叢林仍舊默然，他知道龔老闆一向待雲獨行不薄。

「所以，我第一件要你替我辦的事，就是替我的朋友，你的父親報仇。」

雲叢林的眼睛一亮：「唐殘龍？」

龔老闆點點頭：「不錯，殺你父親的人就是唐殘龍，你先要殺了他。」

「不過，據我所知，唐殘龍雖殺我先父，背後却還有幕後人指使。」

「不錯。」

「那人是誰？」

龔老闆長長嘆了一口氣：「那人就是唐殘龍的師伯，也是這個地方上唯一敢與我硬撼的人。」

能够有力量與龔老闆硬撼的人，的確不多，而且簡直是絕無僅有。

這一個絕無僅有的人，就是這個城市裏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黃金大亨——嚴九爺。

但最能令他賺錢的生意，却是經營賭場，他的賭場，每天都大殺三方，財源滾滾不絕。

雲叢林把雪茄放下，對龔老闆作出保證：「唐殘龍先死，嚴九爺也要死，這兩個人絕對活不過明年清明節。」

龔老闆大笑：「你果然是個應該發達的人，明天你可以到我的賬房，向賬房先生支取薪水，你要多少就拿多少，用完了再拿，別讓人說我白白刮了你的鬍子。」

雲叢林淡淡一笑，心中正在想着：用甚麼方法去殺唐殘龍？

× × ×

唐殘龍的確有點殘，不過總算是殘而不廢。

他一下生來的時候，左邊的耳朵就已經不見了，就像是遺在母親腹中，忘記携帶左耳降臨世上一樣。

不過，唐殘龍雖然少了一隻耳朵，但他耳力之佳，却並不下於黑穴裏的蝙鼠。

今天黃昏時候，他在寓所裏，忽然聽見門外有脚步聲，雖然這脚步輕盈得有如小貓。

唐殘龍今年三十三歲，性格冷酷而精警，他自從十一歲以來，每一天都過着充滿刺激凶險的生活。

經過這二十多年的生活經歷，他得到一個可怕而又現實的結論：「你若不去吞噬別人，別人就會把你噬進肚子裏。」

所謂和平共存，在唐殘龍眼中看來，那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所以，一直以來，他都儘量去吞噬別人。

現在，在他寓所門外，忽然響起細小而神秘的脚步聲，唐殘龍立時大起戒心防備。

他要防備自己不被別人吞進肚子裏。

正當他準備出其不意打開大門觀察究竟之際，門鈴忽已響起。

唐殘龍頓感鬆一口氣，因爲他覺得自己未免太過敏感，門外這人，如果自己沒有猜錯的話，一定是夢珠。

夢珠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年青，身段結實而苗條，性格聰明而活潑，唐殘龍已開始攷慮向她求婚。

一想到來者是夢珠，他立刻把大門開啓。果然，門外倚站着一個女孩子，正是夢珠。

× × ×

夢珠爲甚麼要倚站着？

因爲，她自己沒有力量能够站穩在地上。

爲甚麼？

因爲，她已被一根馬鞭勒斷了咽喉，她現在的名字是死人。

唐殘龍見過不少死人。

他從沒有爲任何一個死人掉過半滴眼淚。

不過，今次他例外。

完全的例外。

他大哭，由黃昏哭至深夜。

× × ×

蘆葦草旁，新墳豎起，氣氛慘然。

夢珠的墓。

唐殘龍手裏，有一束玫瑰，顏色鮮紅如血。

他的眼眶，顏色也如玫瑰一樣紅，紅得像欲滴血。

究竟是誰施下的毒手？

這件事，連嚴九爺也被驚動了，嚴九爺立刻下令澈查。

澈查結果，殺夢珠的人，就是雲獨行的兒子，一個名震廣東廣西兩省的殺手。

雲中殺手雲叢林，殺了夢珠！

昏暗的天色，欲雨而未雨，只是唐殘龍心裏的仇恨火燄，縱然連下十天傾盆大雨，也淋不熄，吹不滅了。

忽然間，遠處傳來一陣脚步聲音，聲音由遠而近，直到墓前數丈，方始停下。

唐殘龍背對着來者：「你是誰？」

來者的聲音，沉穩而冷酷，道：「廣東人。」

唐殘龍眸子內立刻閃過一股殺機：「你就是雲叢林？」

「不錯。」

來者竟赫然是雲叢林！

唐殘龍背對着雲叢林，也居然沒有半點激動。

只聽得雲叢林的聲音，又再響起：「你是否很想將我殺死？」

唐殘龍沒有回答。

如果他將心裏的說話吐出來，那將會是下面幾句：「我要殺死你，慢慢的殺死你，一寸一寸的殺死你。」

誰知道雲叢林也正在這樣想。

一個人的仇恨，已是一團最可怕的烈燄。

而當兩個人都擁有這種烈燄的時候，縱然雷神施威，電閃雷劈，只怕也化解不開了。

就在這個時候，昏暗的老天，終於洒下大雨。

好一場傾盆大雨。

老天在哭，哭甚麼？

哭夢珠的死？還是哭泣人類一輩子都活在仇恨裏？

大雨中。

× × ×

唐殘龍忽然轉過身子。

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人中任何一個先動，決戰就會立刻發生。

唐殘龍轉過身子，並不祇是想看看雲叢林的眞面目，同時更決定送給對方一柄銀光閃爍的短刺劍。

唐殘龍的劍法，師承自隴中武林名宿司空剛門下，三十年前司空剛憑着一套「沉魚十八刺」絕技，雄霸中原未曾一敗。

江山代有人材出，長江後浪推前浪。

直到八年前，唐殘龍不避忌諱，大膽的將「沉魚十八刺」去蕪存精，加以創新改進，居然演變成爲「沉魚六絕殺」，全套劍法僅有六招。

這六招短刺劍的劍法，終於連司空剛這位高傲的老人，都不能不承認確勝原來的「沉魚十八刺」一籌。

嚴九爺曾私下對別人評論：除了火槍之外，天下間已沒有任何人能制得住唐殘龍。

嚴九爺還有另一句評論：如果唐殘龍一出動那柄九寸長的銀魚刺劍，天下間絕對沒有人能避得開。

嚴九爺的眼光，一向看得極準，連他的大對頭龔老闆都暗暗佩服。不過，也許嚴九爺不知道世間上除了有唐殘龍之外，還有一個同樣厲害的角色：雲中殺手雲叢林。如果他知道有這麼的一個人在世上時，恐怕他的評論就不會如此肯定了。

只有雲叢林，才能避得開唐殘龍這一招「反手沉魚殺」，如果換上別人，他的左胸上已經多了一個大洞。

唐殘龍一擊落空，第二着應該是比「反手沉魚殺」更狠更絕的「沉魚奪命殺」。但他沒有使用這一着殺絕，反而收回銀魚刺劍。

因爲雲叢林沒有還手。

唐殘龍的左手裏仍然握着一束玫瑰，最後，他終於還是先把玫瑰花放在夢珠墓前。

「雲叢林，你是否也想殺我？」

雲叢林淡淡一笑：「當然想。」

「那麼，你剛才爲甚麼還不動手？」

唐殘龍冷冷地盯着他，「難道你忽然害怕

了？」

「害怕？」雲叢林大笑，肆無忌憚的大笑：「來者不懼，懼者不來，剛才我不動手，只是爲了要你首先明白一件事。」

「你說。」

「夢珠小姐，並非我殺。」雲叢林一字一字的說道。

唐殘龍一怔，繼而哈哈大笑：「你以爲我會相信嗎？」

雲叢林臉色一寒：「唐兄，你曾殺我父，你已是我的死敵，我何必騙你。」

唐殘龍今次眞的怔住了。

只聽得雲叢林冷峻的聲音又道：「我來此澄清這件事，是因爲夢珠小姐被勒斃前，曾遭强暴凌辱。雲叢林甚麼死罪都不怕框上頸子，但這種先姦後殺的禽獸罪名，雲某是絕不願被人誣蔑的。」

唐殘龍的臉色，越來越是發白。

夢珠如果不是雲叢林殺的，那麼兇手究竟是誰？

雨點越下越大，但唐殘龍却像是一具木頭人，連眼眉毛都沒有跳動。

顯然這人的心境，已紊亂到了極點。

如果雲叢林在這個時候施以突襲的話，唐殘龍將會連死亡的滋味也不會領略得到。

因爲他已痲木。

雲叢林並不是個笨蛋，這一點他早就看得出來。

但他沒有動手。

他甚至連動手的念頭也沒有想過，這位名噪嶺南的雲中殺手，從不乘人之危。

直到雲叢林用手拍一拍唐殘龍的肩膊，唐殘龍才猛然醒了一醒。

「你曾殺我父，你我終須有一場生死決戰，」雲叢林緩緩的道：「但在這場死戰之前，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讓你將此案查個水落石出，等你手刄姦殺夢珠小姐的元兇之後，我就在這堆蘆葦前等你。」

然後雲叢林就在大雨中消失了踪影。

只留下唐殘龍——一個殘了左耳，也殘了心的流浪人。

× × ×

大雨終於變成小雨，不久之後，連小雨也已下完。

雲叢林在望鄉樓上，吃着一碗熱騰騰的雲吞麵。

廣東製法的雲吞麵。

這裏距離廣東雖然有好幾千里路，但這裏的廣東雲吞麵却泡製得似乎比廣東的還好吃。

所以，他一口氣連吃三碗。

正當他吃完最後一箸麵的時候，忽然有個男人慢慢地走近雲叢林這張桌子。

這個男人，大概四十歲左右，如果要形容這個人的身型，也許有一句說話會比較適合。

這人是個「大漢中的大漢」。

據雲叢林記憶所及，他似乎一輩子都未曾見過任何一名大漢，能够比得上眼前這個特級巨無霸。

雲叢林的身材，一般人已稱之爲「高大」。

但這時候與這個巨無霸一比，雲叢林却得變成侏儒了。

巨無霸走到雲叢林那張桌前，一手牽過三張方櫈併在一起，然後坐下。

如果沒有三張方櫈，只怕他也不必坐了，因爲他實在長得太龐大。

雲叢林喜歡看女人，但却從不喜歡看怪物。

一個人若長得太高大，高大得簡直不像是一個「人」的時候，無疑也是怪物的一種。

所以，雲叢林已不打算吃第四碗雲吞麵，而準備到掌櫃處結賬。

但巨無霸却在這個時候道：「雲先生，痲煩閣下多坐頃刻，小的有點事情要向兄台請教。」

如此一位名符其實的「大人物」，居然自謙爲「小的」，倒教別人不知如何自稱才襯配了。

雲叢林雖然不喜歡看怪物，但怪物言辭有禮而謙謹，着實令他不好意思不顧而去。

何況這位巨無霸一開口便稱呼自己爲雲先生，顯然此人是頗有來路的，以是雲叢林立刻抱拳回禮，道：「在下雲叢林，未請敎尊兄貴姓大名？」

巨無霸咧嘴一笑：「小的姓沈，名大頭。」

沈大頭，這人的頭果然也眞大。

沈大頭接着又補充說：「沈大頭是我的眞名實姓，如有半點虛假天誅地滅。」

這人忽然就罰個毒誓，倒嚇了雲叢林一跳。

「沈兄，這裏的雲吞麵很不錯，我剛吃了三碗，不過沈兄必然胃納比在下要大，先叫伙計來五碗，怎樣？」

這一下，却輪到沈大頭被嚇了一大跳，他連忙搖頭擺手：「小的只要一碗就够了，再多半碗也不行。」

「一碗？」雲叢林一呆。

沈大頭苦笑一下：「醫生吩咐過小的，說小的有甚麼血壓病，不能再像以前般吃喝。」

雲叢林又是一呆。

「老實說，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種雲吞麵，去年小的曾在這間望鄉樓天天都吃雲吞麵，不過每天只吃三餐。」

「每餐吃多少碗？」

沈大頭的臉上，忽然一紅，最後才道：「十碗，最多都不超過十五。」

雲叢林幾乎聽得昏了過去，本來他自己剛才連吃三碗，已覺得自己「胃納驚人」的了，但這時候和沈大頭一比，自己又變得像個五歲大的娃娃。

過了好一會，雲叢林才問：「沈兄找我，不知道有甚麼事？」

沈大頭笑了笑，神態十分古怪：「你眞的不知道，還是假的不知道。」

「沈兄，痲煩你別吞吞吐吐，在下與你素未謀面，又有甚麼事知道不知道？」

沈大頭的臉，立刻漲成紫紅：「雲叢林，你怎麼在這個重要的關節上裝蒜了，我問你，你打算幾時娶我的女兒過門？」

這一下，倒不由雲叢林不大嚇一跳了，這個沈大頭莫非是個大瘋子？否則怎麼

無緣無故會問自己打算甚麼時候娶他的女兒？

「沈兄，你一定攪錯了，」雲叢林苦笑連聲：「你的女兒即使只有你一半身材，也必比在下龐大上一兩倍，在下自問身輕似燕，豈可高攀？」

沈大頭大怒，怪吼一聲，道：「你少放屁，我女兒連毛帶皮還不够九十斤，你又不是沒有見過，怎麼你把她說成像是我這種大怪物。」

雲叢林忽然心中一亮，道：「你女兒的名字是……」

沈大頭大聲道：「她叫沈眞眞！」

沈眞眞？

這一次雲叢林呆了，眞的完全呆了。

× × ×

「你記着，我叫沈眞眞，總有一天你要娶我。」

那個眼睛大大，美麗的小姑娘，竟有一個沈大頭這樣巨型的父親。

但沈眞眞明明是大老闆賞賜給自己享受的啊，難道這件事情中，出了些某種差錯？

沈大頭雖然是最強壯的巨無霸，但雲叢林總算用閃電的脚步把他甩掉。

但以後呢？

沈大頭也許會死纏着他，同時，沈大頭的背後，是否又還有另外一個後台？

× × ×

今夜無月，也沒有星。

在黃花小軒的大廳裏，雖然有十多人或站或坐，但誰都沒有發出半點聲響，氣氛靜得令人窒息。

龔老闆就坐在大廳中最靠牆的一張灰色大沙發上。

他喜歡靠牆坐立，因爲他不想背後捱黑槍。

對於背後而來的黑槍，龔老闆雖然從未挨過，但別人挨黑槍的例子，他却是看得太多了。

因爲龔老闆年輕的時候，就是個放暗箭，開黑槍的能手！

直到五十五歲的時候，他還開過近年來最後的一記黑槍，這一槍，他殺了一個與自己合作了三十年的好拍檔。

這個好拍檔曾與他共患難三十年，但却沒有機會與他共富貴。

因爲這人知道得太多了。

這一件事，只有雲叢林的父親雲獨行知道，但後來雲獨行也死在唐殘龍的銀魚刺劍下。

所以，沒有人知道龔老闆除了分秒提防挨黑槍之外，同時也分秒準備向任何人開黑槍。

× × ×

時間一點一滴地溜去。

大廳之中，每一個人都在等待——等待着一個逃犯。

龔老闆已發出命令，將汽車司機康小狗抓回來。

因爲沈眞眞這個處女，是康小狗找回來的！

沒有人事前能料到，這件「賞賜」竟會引起一場嚴重的風暴。

沈眞眞的父親，的確是沈大頭，但沈大頭却絕不僅僅是個身軀龐大的巨無霸那樣簡單。

在這個城市裏，嚴九爺的地盤在西方，龔老闆的地盤在東南方，而東北一帶十六條街道，却是屬於沈譚兩姓家族地盤。

沈譚兩姓家族，由曾祖父那一代開始便已交好，百年以來，兩家族互相通婚，互助互持，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股不可抗侮的力量，而這兩大家族所控制下的十六條街道，雖然地方不算很大，但其中却已包括了這個城市裏規模最大的一個賭場，和兩座艷名遠播的妓院。

嚴九爺雖然勢力龐大，但却也不去動這兩大家族的人。而龔老闆向來老謀深算，他知道自己的頭號敵人，並非沈譚兩族，而是嚴九爺，所以，他更加連摸都不敢摸這十六條街道一下，免得自己變成兩面受敵之局。

而沈眞眞的父親沈大頭，正是沈氏家族裏七大金剛之首，他的渾號就叫做大頭金剛。

× × ×

康小狗究竟用甚麼辦法，能令沈大頭讓自己的女兒去陪雲叢林睡了一夜？

難道他居然保證了雲叢林事後會娶沈眞眞？

龔老闆突然嘆口氣：「這種事，我實在想不通，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沈大頭是瘋子，他女兒也是瘋子，連康小狗這畜牲也是！」

但其實，沒有人瘋。

每一個人都很正常，包括每一個看來都像是瘋子的人。

× × ×

龔老闆既然已發出命令，要抓康小狗，那麼康小狗遲早總會被抓回來。

果然，康小狗終於回來了。

但他却是躺着回來的。因爲他的左半邊臉被削去了四份之三。

血淋淋的半張臉。

在這剩下來的半張臉上，康小狗的神態，充滿憤怒和震慄。

而龔老闆的神態，看來也和他一樣。

雲叢林却只是淡淡的道：「無論怎樣，我絕不娶沈眞眞，如果她父女堅持如此，我寧願還給他倆一條胳臂。」

龔老闆明白，他明白雲叢林何以絕不肯娶沈眞眞。

因爲在雲叢林的心裏，早已有了一個女人，一個沒有任何人能代替的女人。

雲叢林可以玩任何的女人，却不能娶，絕對不能娶。因爲他的未婚妻子已經在等待，等待他回來完成婚禮。

龔老闆又是一聲嘆息：「你不娶沈眞眞，只怕沈大頭倒會來娶你回家去了。」

雲叢林大笑，道：「沈大頭娶我？」

「不錯，娶你回去斬開萬段。」龔老闆的眼睛，開始有點疲倦。

但是他的野心，却永遠不會疲倦。

× × ×

雖然天上今夜無月，也沒有星，但雲叢林心裏，却既有圓月，也有繁星點點。

他絕不會忘記那天晚上，正是星月爭

輝，連河畔的螢光，也特別燦爛悅目的時候。

「我們雖然從未山盟海誓，但我一定要回來，回來娶妳。」

她相信他。

他也相信自己。

所以，現在他惦掛着的女人，絕不是沈眞眞，而是他的未婚妻子——喬小歡。

× × ×

喬小歡，也許並非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但最低限度，她是廣東省第一號的大美人。

在蘇州，現時最漂亮的，是鄭家第三位小姐鄭梨芝，但與喬小歡一比之下，却頓有花容失色之感。

而蘇州出美女，這却已是人盡皆知之事。

難怪追求喬小歡的男人，多如螻蟻。

但這位廣東第一大美人，却只看上一個浪跡江湖的浪客。

這個人就是雲叢林。

× × ×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自古紅顏多薄命」。

這兩句說話，都有一點共通之處，就是但凡擁有任何美好的物事的人，總比平凡者更易招惹災殃。

喬小歡也不例外。

現在她的臉龐，很美。

但却美得恐怖，美得令人不寒而慄。

因爲她的頭顱已被切下，放在一個載滿防腐劑的玻璃箱裏。

現在，這個玻璃箱子，已送到雲叢林的手裏。

送出這份人頭禮物的人就是沈大頭。

「你大概可以放心娶眞眞了，因爲從現在開始，你的未婚妻再也不會吃醋。」

沈大頭果然絕不簡單。

任何能使用這種手段的人都不簡單。

雲叢林木然地看着玻璃箱內喬小歡的臉，只不過如此見面，却已經陰陽相隔，人鬼殊途。

忽然間，有人在敲門。

門啓，冒出一張憔悴，蒼白的臉。

唐殘龍。

在他的手中，有一瓶已喝得七七八八的烈酒。

「我的夢珠死了，你的喬小歡也死了，爲甚麼我和你還要活着？」他的聲音，比起他的臉更憔悴。

雲叢林忽大笑，笑聲撼動整個房子。

大笑。

蒼涼、可怕的大笑。

終於，由大笑變爲大哭。

莫謂英雄不彈淚，祗爲未到傷心處。

當傷心的時刻來到之時，又有誰能不哭？

唐殘龍怔怔地盯着他，彷彿不相信這位名震嶺南的雲中殺手，也有如此傷心的時候。

每當一個人在最傷心的時候，也就是防備最鬆懈的時候，如果唐殘龍要殺雲叢林，現在無疑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但唐殘龍連指頭都沒動一下。

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現在，不管彼此是否同是淪落人，也不管彼此是否曾經相識，反正酒已在手，又何不開懷共謀一醉？

「唐兄弟，」雲叢林伸手搭着唐殘龍的肩膊，「雖然將來我們必要拚一次命，但現在我却是你唯一最好的酒伴，來！今夜你我不醉無歸。」

結果，兩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 × ×

就在這兩位名震南北的殺手喝得最醉，最昏沉的時候，忽然大門被撞開。

門外瞬即閃進七個人。

七個肥瘦、高矮、相貌完全不相同的人。

其中一個，長得彷如一座大塔，赫然正是巨無霸大頭金剛——沈大頭。

沈大頭一看見唐殘龍，就像是老兀鷹看見了一隻山羊，俯首便向他就撞去。

一隻山羊遇見老兀鷹，顯然不妙。何況這隻山羊還是喝醉了的？

只見沈大頭偌大的身軀，已直壓着唐殘龍，但雲叢林連一點施以援手的意思也沒有。

因爲他已看見這隻喝醉了的山羊，還沒有醉到連怎樣用羊角去還擊都忘記了的地步。

唐殘龍的「羊角」，就是他袖裏的一柄銀魚刺劍。

沈大頭以爲唐殘龍已經醉得幾乎連動也不能動。又怎料到對方忽然間會施以致命的還擊？

就在他大感意外的一刹那，銀魚刺劍已在他的腹上狠狠刺了下去。

直到這個時候，沈大頭才聽到雲叢林淡淡的聲音：「能够死在唐殘龍的銀魚刺劍下，的確死而無憾。」

沈大頭漲紅了臉，怒道：「放……」

可是，他只說了一個字，便已倒下。

沈大頭是沈氏家族七金剛之首，他死後，仍有六金剛。而這六位金剛，正是一起與沈大頭出現的人。

× × ×

沈大頭爲甚麼急不及待要殺唐殘龍？

難道這兩個人之間，又有着些某種恩怨？

但結果，死的不是唐殘龍，而是沈大頭——這個世界向來都很現實，弱肉必被強食。

沈大頭看來也許十分強壯，但唐殘龍却比他更強十倍，能够閃得過「沉魚六絕殺」的人，世界上並不很多。

沈大頭死了。

沈氏家族中的七金剛，從此只餘卜六個。

現在六金剛的老大，是本來號稱腫臉金剛的沈寒衣。

沈寒衣並不胖，整個人還不到九十斤，但他的臉却大得可以，那不是胖的臉，而是浮腫的臉。

沈寒衣盯着已經斷了氣的沈大頭，輕輕嘆道：「我這位大哥甚麼都好，就是太

過不自量力，明明知道前面有一座刀山，也偏要衝過去闖一闖，唉，眞是的。」

唐殘龍的醉臉上露出一絲微笑：「沈寒衣，嚴九爺曾說過，你的一雙手最少值五千塊大洋。」

沈寒衣道：「你想不想要？」

唐殘龍搖搖頭：「你的手雖然値錢，但却太腥太臭。」

沈寒衣大笑：「專殺女人的一雙手，最少在腥臭中還會有點脂粉香味。」

唐殘龍的眸裏，忽然閃出一股濃厚的殺機：「是你殺了夢珠？」

沈寒衣伸出兩根手指：「除了董夢珠，還有一個廣東省的大美人。」

這一下，連雲叢林的酒意也醒了：「喬小歡也是你殺的？」

沈寒衣桀桀大笑：「不錯。」

雲叢林冷冷的盯着他，問道：「動機何在？」

沈寒衣腫臉一沉，道：「動機只有三個字，我喜歡。」

他又再補充下去：「只要我喜歡殺誰，我便殺誰。現在，我又要殺人了。」

唐殘龍與雲叢林齊聲道：「是不是要來殺我？」

沈寒衣搖搖頭，道：「不是你們，而是……」

說到這裏，沈寒衣忽然雙腿翻飛，以一種匪夷所思的奇快速度，踢向其他五金剛身上。

沈寒衣飛腿一揚，雲叢林便已看見他一雙鞋尖之上，藏有閃閃生光的利刃。

刹那之間，站在他身旁的五位金剛，紛紛倒了下去。

好快的腿法，好鋒銳的鞋裏金刀。前後不到幾分鐘，七金剛就只變成一金剛。

× × ×

沈寒衣爲甚麼要這樣做？

他先殺董夢珠；再殺喬小歡；然後，又殺了七金剛裏其他的五個。

七減六，僅餘一。

但這僅餘卜來的一金剛，忽然又好像害起病來。

雲叢林對唐殘龍嘆一口氣，道：「他不是害病，而是自吞毒藥，他自殺。」

結果，七金剛連一個也沒有剩下。

× × ×

唐殘龍又呷着一杯酒。

「這件事情，你的看法怎樣？」雲叢林倚立在門傍，望着地卜那些橫七豎八躺着的死屍，「這七個人，好像是故意來送死似的。」

唐殘龍也有同感。

但他覺得，被沈寒衣用鞋裏金刀殺死的五金剛，却並不想死。

唯一要負責的，似乎只有沈寒衣一個人。

但這樣做法，又有甚麼目的呢？

唐殘龍想不通。但雲叢林却有了一些頭緒。

因爲他知道一個秘密。一個關於腫臉金剛的秘密。

沈寒衣本來並非姓沈，而是姓譚。

他的父親，是沈譚兩姓家族中，最窩囊的一個酒鬼。

當沈寒衣十二歲那年，他將兒子賣了給沈寬，沈寬是沈譚兩姓家族裏的長老人物。

同時，雲叢林更知道一件更鮮爲人所知的事，就是沈譚兩姓家族，近年來爲了利益衝突問題，內部已呈現重大的分裂。直到近數月來，這種分裂之局更益嚴重。

沈寒衣殺董夢珠，喬小歡，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將事情嫁禍到沈氏家族的身上。

七金剛死清光之後，沈寒衣預料唐殘龍與雲叢林必會移恨到沈氏家族身上，極可能會將沈氏家族的其他猛將趕盡殺絕，同時，城裏的嚴九爺與龔老闆也會趁機猛打落水狗。

只要沈氏家族完蛋，譚氏家族便可大權獨攬。

所以，沈寒衣在這一場內併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譚氏家族裏極其犧牲的「偉大英雄，烈士」。

根本上，沈寒衣並非姓沈，也並非名寒衣，而是姓譚，名潛志。

× × ×

雲叢林知道了這些秘密，並不值得驚訝。

因爲雲叢林向來做事，都頗有精密的一面，在望鄉樓會過沈大頭之後，他知道事情極不尋常，所以，他立即展開一連串調查沈氏家族眞實情況的工作。

在龔老闆麾下，委實有不少精明幹練的探子。

雲叢林雖然初臨此地，但却早已與這些探子連絡得很好，所以幾經派遣手下調查之下，終於獲悉不少有關沈譚兩姓家族的內裏情況。

但有一點，還是雲叢林苦思不解的。

——沈譚兩姓家族除掉了沈家之後，譚姓家族豈非會有唇亡齒寒之感？沈氏家族滅亡，譚姓家族又豈可力足自守？

城西的嚴九爺，東南方的龔老闆，隨時都有可能乘虛而進，將東北一帶十六條街道地盤吞掉。

雲叢林甚至可以絕對肯定，譚氏家族既然肆無忌憚打算一舉滅掉沈氏家族，那麼他們必然又有了另一個伙伴在後撐腰，其力量能使譚氏家族無後顧之憂。

問題是：這一個幕後組織又是些甚麼人？

經過一番愼密的研究之下，雲叢林覺得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支撐譚氏家族的是嚴九爺。

第二個可能性：支撐譚氏家族的是龔老闆。

只有嚴九爺與龔老闆二人，才有這種力量。

換而言之，譚氏家族已聯合了這兩者其中之一的力量，去對付沈氏家族。所以，沈氏家族的敗亡，似乎乃是必不可免的事。

現在，沈氏家族的七大金剛，已經蕩然無存。

接下來要遭殃的，恐怕會是沈氏雙雄了。

× × ×

富門大街，是這個城市東北方最大的一條街道。

這條街道：原本並不叫富門大街，而是叫做土安路，但自從這條街道的盡頭，由沈譚兩姓家族開設的富門賭坊啓業後，這條街道便被改了一個新名字，就叫富門大街。

富門賭坊經過了這許多年的經營，可以稱得上是一帆風順。

當然，在這一帆風順之中，其間也會遭遇到多少風波侵擾，因爲富門賭坊實在是一塊大大的肥肉，難免不令同業中人垂涎三尺。

所以，在富門賭坊啓業之後的三年內，先後一共有四個賭業集團人馬，前來諸多干擾，有的是直接想踩盤子，有的想壓迫強買強賣，目的無非都只是希望搶這一肥肉而已。

但結果這四個大集團，皆滿懷野心而來，焦頭爛額而去。

直到最後第四夥人馬的結局更加嗚呼哀哉，由老大哥以至老二老三老四等十多個領導人物，沒有一個能活着離開富門大街，只餘下十個八個嘍囉小卒，負創亡命逃去。

經此一役之後，富門賭坊可算根基已完全穩固，誰也不敢妄圖向這裏打甚麼歪主意。

但是，富門賭坊仍有某種隱憂潛伏，因爲在這個大城市裏，還有兩隻吃人不吐骨的大老虎。

那就是嚴九爺與龔老闆！

這兩隻大老虎多年以來，都未向東北方的十六條街道進軍。

只因爲這兩隻大老虎互相之間，有一種彼此掣肘的微妙關係，所以他們才按兵不動，等候時機。

越是精明厲害的人，越加不會輕舉妄動，貿貿然地去打一場沒有把握的仗。

雖然每一個人都會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但有時候你縱然戰勝百次千次，但只要敗了一仗，便得全軍覆沒，連想再打一仗的機會也沒有。

楚霸王項羽自出師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誰能料到一場敗仗，就竟要逼使這位蓋世之雄烏江自刎，將大半壁錦繡江山拱讓給劉邦呢？

嚴九爺與龔老闆都是聰明人，當然絕不會讓自己去扮演楚霸王這個角色。

然而，富門賭坊畢竟是一塊肥肉。一塊足以令大老虎垂涎三尺的大肥肉。

所以，嚴九爺與龔老闆一方面嚴密互相對峙，而另一方面，也在等待某種機會，希望能吃一頓飽飽的，將這塊大肥肉塞進自己的肚子裏。

× × ×

龔老闆坐在辦公室裏那張灰熊皮鋪造的交椅上，手裏拿着一份地圖。

一份屬於這個城市裏所有街道的詳細地圖。

辦公室裏，除了龔老闆外，就只有雲叢林一個人。

有時候，連雲叢林都難以明白，龔老闆爲甚麼對自己如此信任。

雲叢林覺得，自己加入龔老闆麾卜爲時雖短，但所得到的地位，却極其崇高，竟像是朝廷裏的宰相，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除了龔老闆之外，整個組織裏權威最大的，便是自己。這一點，顯然是雲叢林始料不及的。現在，龔老闆又燃點了兩根來自呂宋的大雪茄，一根自己，另一根給雲叢林。

龔老闆將雪茄連續吸啜了六七口，才緩緩地看着地圖，道：「叢林，你對這幅地圖的東北方，可曾有研究過？」

雲叢林立刻從衣袋裏，也掏出一幅地圖，同樣與龔老闆手上的一幅一模一樣。

「當我還未來到這個城市之前，這幅地圖上的每一條街道，我都已唸得滾瓜爛熟。」

龔老闆立刻露出微笑。一種極滿意的微笑。

他很欣賞雲叢林每逢做事之前，都有很足够的準備功夫。

一個不懂得在做事前先下準備功夫的人，一定不會是個成功者。而雲叢林顯然並不如此。

龔老闆又看着手裏的地圖：「你對富門賭坊的看法怎樣？」

雲叢林毫不攷慮便回答：「絕不能讓嚴九爺搶先一步得手。」

龔老闆聽得一愕，繼而大笑道：「好！說得好！你果然有洞燭先機之才。但你可知道，嚴九爺早已埋伏了一着極厲害的棋子，準備一舉功成嗎？」

雲叢林眉心一聚：「聽說沈譚兩姓家族發生內鬨。」

「不錯，」龔老闆的眼中，閃出一股森沉的目光：「嚴九爺老謀深算，趁機從中揷手，打算從後門踏脚，入主東北方十六條街道之上。」

「莫非嚴九爺準備助譚氏家族，滅掉姓沈的？」

「確然如此，」龔老闆道：「所以，你將要負起一個艱鉅的任務，助沈氏家族，抗拒嚴譚的侵犯。」

雲叢林明白，這件任務是艱鉅的，却也是必要執行的。

龔老闆絕不能容忍嚴九爺冀圖擴展他的勢力。

因爲如果嚴九爺一旦佔有了東北方之後，龔老闆就無異陷於孤立一方的處境。

現在，嚴九爺與龔老闆的戰袍都已披好。

接下來的，就是這兩大勢力的短兵相接。

不過，他們的戰場，既不在嚴九爺的西方地盤，也不在龔老闆的東南一帶，而是在沈譚兩姓家族的十六條街道之上。

× × ×

風蕭蕭，落葉早盡。

在富門大街上，突然走來了不少陌生人。

是一些平時從不在這條大街上露臉的人。

其中一個赫然是嚴九爺！（未完）

大俠溫振眉故事之三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長安一戰（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袁笑星率領門徒孟侯玉及一衆黑道高手，使用劇毒，暗算沈太公和我是誰二位大俠，將他們囚於一座高塔中，並命塞外雙盲看守，袁笑星施展這一毒手，是要以他們二人爲人質，以要脅大俠溫振眉，不得干預他們刦取柳中原在三天內解送回朝廷的上清圖。那日，袁笑星與孟侯玉，常山三鞭等人在離長安不遠的郊區，向溫振眉暗襲，但均被溫振眉一一化解開去，袁笑星見不能以武功將溫振眉制服，命常山三鞭搬來三隻箱子，其中分別盛着黃金，珍珠、珠寶，這三箱東西足令人享盡一輩子榮華富貴……

救朋友敵人　拼輕功掌力

袁笑星望了望溫振眉，冷笑道：「你交『上清圖』，我交這三口箱子給你，怎麼樣?」

溫振眉慢慢把目光自箱子裏收回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笑道：「財富的誘惑力確實不小。」

袁笑星大笑道：「不止如此，除這三口箱子以外，『上清圖』中的財富，你可得三成。你可知道，我袁笑星做的買賣，從來不少過獨佔八成的，今日對你，可是例外。」

溫振眉笑道：「很好很好。」

孟侯玉喜道：「你答應了?」

溫振眉笑道：「財富的誘惑力最大，可惜你們用的方法也最笨。」

孟侯玉眉一揚，道：「笨?」

溫振眉淡淡笑道：「沒有比用較少的錢財誘惑更多錢財再笨的事了。」

袁笑星雙眉一展道：「你嫌少麼?」

溫振眉笑道：「不少，但我若獨吞『上清圖』，不是更多麼?」

袁笑星沉聲道：「說來說去，你還是不交是麼?」

溫振眉笑笑，沒有作答。

袁笑星不怒反笑：「好漢，果是好漢，不過我還有一個法子，你不得不交。」

溫振眉淡淡地道：「你說來看看。」

袁笑星向後一指道：「不必說，看就行了。」

袁笑星的後面，走出了兩個人，在這兩個人的左手，都抓着一張黑色的大紗網，溫振眉笑道：「『天地雙網』?」忽然一震，因爲他也同時看見了，這「天地雙網」右手拿的東西。

一根魚竿。

一襲黑衣。

這兩件平凡的事物，溫振眉已見過千次百次的了。

就是溫振眉已見過千百次，所以幾乎一眼就可以認定，這是屬於誰的事物。

擁有這事物的人，對於溫振眉來說，那三箱珠寶已變得微不足道。

這就是友情。

溫振眉手心發涼。

袁笑星盯着他，瞇着眼睛道：「怎麼樣，這兩件東西，你還有興趣吧?」

袁笑星揮了揮手，「天地雙網」把魚竿和衣衫都交了給溫振眉，道：「你喜歡，東西交給你，至於有這東西的人嘛，『上清圖』拿來，我交給你，如假包換。」

溫振眉口中吁了一口氣道：「他們沒死?」

袁笑星淡淡地道：「那就要看你的意思了。」

溫振眉嘆了一聲，道：「可惜『上清圖』並不是在下的。」

袁笑星斷然道：「我也不逼你在今天交出來，你可以回去跟柳中原商量商量，只要你決定要拿『上清圖』換人，柳中原那能奈何你；我們也不怕你能逃得了，你的兩位兄弟，還在我這裏。」

溫振眉苦笑道：「現在縱然你不找我，我也會找你。」

袁笑星大笑道：「如此甚好，明天清晨，我們在少室峯頂會面，若日至中天，你仍不來，我是誰和沈太公的人頭，就替你送上『落霞山莊』。」

溫振眉忽然道：「慢。明日我若交圖，你們必須讓我一見我是誰或沈太公，否則你們可能把沈太公買酒時典當了的魚竿，我是誰喝酒時脫下的衣衫，來要脅我，也無不可能。」

袁笑星道：「好，明天你携圖去，我帶人來，讓你們相見，或許會要什麼花樣，但聽聽聲音，總是可以；你認得出他們的聲音罷?」

溫振眉一面回想一面道：「認得出，他們的聲音，怎會認不出呢！」

× × ×

「媽拉巴子，老烏龜，龜孫子，直娘賊……。」沈太公一股腦兒的罵下去，忘了自己的年紀，並不比「塞外雙盲」年輕多少，正罵得性起，「無胆匪類，你有種的就來解開老子的鐵環，看你爹爹不教訓你！」

「王八蛋子！王八！王八蛋！王八蛋黃！王八蛋中蛋！」我是誰像要跟沈太公比賽似的罵下去，想了一想，還有一個新名堂，吼道：「王八臭鷄蛋！你們打不過爹爹，還不替爹爹解開鐵環！」

「塞外雙盲」一直沒作聲，終於左邊的一盲「霍」地站起來，對另一盲道：「我去點他們的啞穴。」

另一盲冷冷地道：「不必，他們再罵多一個字，只要是再給我聽到一個字，我去割了他們的舌頭。」

那一盲慢慢坐下來，道：「對，你割舌頭，我挖眼睛；要是天下人都像我們一樣，沒有眼珠子，該多好！」

沈太公，我是誰聽得一個心頭發寒，一個心頭發毛。

沈太公向我是誰伸伸舌頭，小聲道：「不行了，我看這兩個盲鬼，還是不去招惹的好。」

我是誰壓低聲音道：「難道我們坐着乾巴巴地等溫振眉爲我們犧牲不成！」

沈太公黯然長歎，忽然像想到什麼似的，喜道：「有，有了……」噤着聲音向我是誰講了一大堆話，忽然向我是誰道：「嗨，你見過這廿多人中，誰最漂亮?」

我是誰道：「我見過，可是……可是我不願說出來。」

「塞外雙盲」緩緩站起，一個準備挖眼珠，一個準備割舌頭，而沈太公似毫不知情地追問道：「你說呢?」

我是誰道：「當然是這兩個『塞外雙盲』了。」

「塞外雙盲」一怔，兩人都沒有再走下去。他們活了大半輩子，連「漂亮」的字都沾不上邊兒，而今竟是最漂亮，這等錯愕，並不算小。

只聽我是誰再歎道：「本來他們這麼兇，我也不想說，不過，他們實在漂亮，我來到這裏，才發覺世界上居然有這麼英俊的武林中人，眞是……」

沈太公也接道：「是啊，我也覺得他們確是『天上有、地下無』的醜八怪，不不不，眞是英俊瀟洒的，好看死了，好看到死了，尤其是臉上那……他們那麼兇，又割舌頭又挖眼睛，我還是不說了。」

「塞外雙盲」俱爲一怔，聽到一半，心裏舒服，居然沒有了下文，兩人忙道：「我們不兇，你說你說。」

「你說下去，我們不挖不割。」

沈太公搖頭擺腦地道：「啊不不，我還是不說了，免得得罪你們二位……」

「塞外雙盲」一盲道：「你說呀，你說，不得罪，不得罪的。」

沈太公唉唉連聲道：「不說了，不說了。」

另一盲等得不耐煩了，吼道：「再不說，我挖眼睛。」

沈太公吃了一驚，忙道：「我說，我說。」緩緩地又道：「二位是丰神俊朗，風流倜儻；別人瘦得難看，而兩位却瘦得苗條；別人是高得不當，二位是高得像竹竿——」

「什麼?」兩盲聽不明白。

沈太公忙笑道：「不忙，不忙，我是說兩位高得像那竹竿上的大旗，又威風又有神！」

我是誰道：「可不是嗎?可是就是天妒英才，不讓你們自己看自己的『英姿』，免得嚇自己一跳！」

「塞外雙盲」樂巴巴地呵呵笑着；一個揚着臉，一個側着頭，像要他們看個淸楚。他們若不側頭揚臉還好，一旦矯揉作態，眞嚇壞了我是誰，沈太公二人。左邊的那一盲笑嘻嘻地道：「你們兩個，很會說話；死罪難逃，活罪可免，咱兄弟屆時給你們個痛快，不難爲你們。嘿嘿。」

我是誰靈機一動，道：「你們二位，英俊尙在其次，最了不得的，你們臉上那顆……那顆……」正「那顆……那顆……」的時候，猛想到有「美人痣」這個名詞，這兩個瞎子，既不是「美人」只好是「英雄」了，當下道：「那顆『英雄痣』，令人看來英武俊秀，實是迷人……」

這下「塞外雙盲」可樂壞了，要知道他們自幼瞎了眼睛，不知道自己的尊容如何，只知道自己每次出現，必驚得鷄飛狗走，雖沒人敢當面說他們難看，他們自己心中也料中了八分，所以絕口不提容貌的事，現在被我是誰、沈太公等那麼一讚，樂不可支，大盲笑道：「我臉上有痣麼?怎麼我不知道的?」

二盲用手儘在臉上摸來摸去，一面道：「痣？在那裏？在那裏？」

我是誰道：「哪，哪，就在你鼻子之上，眼睛之下，嘴巴不遠，額頭下面，印堂附近……」

大盲二盲摸來摸去，硬是摸不着，沈太公亮着眼睛道：「二位何不解開我們，我們替你們摸出來便是。」

大盲一呆，道：「放你們？」

二盲一怔，道：「騙我們？」

沈太公笑道：「騙你們二位，我們怎麼敢呢。我們又不是你們二位的對手，這樣好了，你放我們一人，另一個留作人質，有何異動，你們一動手，我們不是完了嗎？」

大盲點點頭：「不錯。不過我只放開你們的手……不，你們靠不住。唔……」

二盲想了想道：「我們的臉貼近你們的手，你們替我們找出來，也是一樣，呃呃。」

大盲向二盲道：「你去看住那老的，老的比較不可靠，我去給小的摸。」

二盲頷首道：「好，他一動，我捏死老的。嘿嘿。」

大盲把臉貼在我是誰手掌上，吆喝道：「你快給我找出來。」

我是誰心中又氣又怒，不動聲息，等大盲把臉貼近了，我是誰只覺如觸蛇皮，心中十分厭惡，口中故意大呼道：「找到了，找到了……」手指運勁，大盲用手逕自在臉上摸道：「在那裏？在那裏？」我是誰猛地吐氣揚聲，五指急彈而出！

大盲大叫一聲，翻身就倒！

我是誰忽覺手指一麻，因為用力，所以手腕一動，寒鐵立即一震，把他的勁力化去了七八成，再加上他的手久扣發麻，彈出去的勁道，不過一二成而已。

可是這一彈，仍把大盲彈飛出丈外；大盲的武功，確比「齊門三刀」、「言家四怪」，「常山三鞭」、「天地雙網」都好得多了，甚至連「天下第三毒」司徒無后及「妙手」官百里都未能及其背項，一見我是誰手腕一動，雖不及閃避，但力貫臉門，硬接這一拂之力！饒是如此，大盲的臉上，仍多了五點血痕，遠看頗似五顆小痣！

大盲被拂得飛撞出去，二盲怒叫道：「大哥，你怎麼樣？」我是誰這一衝動，心中很是後悔，心中忖道：這次只怕要糟了，自己遭殃還不打緊，只怕還累了沈太公。就在這時，雙手忽覺一鬆，鐵環居然打開了！

我是誰一呆，馬上明白過來，原來大盲飛出去的身軀，正撞在三柄鐵桿的左邊一柄上，這顯然就是開關鐵環的機鈕。可惜腳上鐵環，並沒有打開。

二盲發覺我是誰竟敢出手，心中大怒，又不知大盲是否着了道兒，大吼一聲，一杖「嗤」地刺了出去，直刺向沈太公的心窩。

沈太公手足俱被扣，眼見這一杖刺來，必然死定，心頭發冷，但沈太公是一個樂天的人，心中暗忖；縱然要死，也拖延他一些時候；於是猛一吸氣，居然把胸膛倒吸住牆壁，扁了一二寸。

二盲一刺，居然刺了個空，冷笑一聲，竹杖再向前一送，心想看你避到幾時。

沈太公一見杖又刺來，眼見就要糟糕，同時忽覺手腕一鬆，寒鐵鋼環竟然鬆脫。

沈太公心中大喜，雙手一攏，後發而先至，竟把離心窩還不到半分竹杖捉住！

原來這石塔中的機關，是很特殊的，那三道機鈕，中間一柄，是能使全塔起火的。而左邊一柄，是控制我、沈二人手上鐵腕，右邊一柄，是控制足踝鐵環的。所以大盲那一撞，等於把我是誰，沈太公手上的鐵環都解開了。

可是我是誰、沈太公二人，依然寸步難移，因足上鐵環，尚未鬆脫。

二盲杖刺沈太公，未料到沈太公雙手能動，竟抓住了竹杖，不禁一呆；我是誰與沈太公相距極近，手上鐵環一旦打開，立即搶救沈太公，身子一長，彎腰拳打二盲！

二盲倉惶中一揚掌，以掌接下我是誰的一拳！

沒料到我是誰拳打天下，神力蓋世，縱大力金剛、鐵掌如來，也未必敢硬接他一拳，此刻他功力縱尚未完全復原，但仍一拳把二盲打得東倒西歪，跌出三步，右手一鬆，手中的竹杖，便被沈太公奪去。

沈太公是有名的「五湖神釣」，手中釣桿，認穴打穴，其準無比，就在二盲這一蹌踉中，奪來的竹杖便一連點中二盲七大要穴，二盲立時栽倒下來，沈太公竹杖一攔，便把二盲撥了過來。

這時大盲才突地跳起，原來這動手過程，只不過是電光火石間的事情，大盲被我是誰拂得暈了一暈，轉過身來時，正欲動手，但沈太公的鷹爪手，已箍住了二盲的咽喉。

本來以「塞外雙盲」的武功，我是誰，沈太公二人是不能動，要勝他們，絕非易事，但這「塞外雙盲」太過輕敵，又事起突然，再加上未聯手應敵，武功上大打折扣，在我是誰、沈太公二大高手聯手之下，瞬眼之間，便一傷一擒。

大盲尖吼一聲，卻不敢攻擊，沈太公手指一緊，冷笑道：「快開足環，猶疑一下，我叫你世間上沒有『塞外雙盲』。」沈太公的語調特別加重「塞外雙盲」的「雙」字。

大盲手足情深，那敢動手，一時呆住了。

沈太公喝道：「你眞的不聽？」

大盲一驚，正欲返身轉行向機鈕，忽然樓梯下有人冷笑一聲：「休想！」聲甫起，已至石室之中敢情身法比聲音快還？

我是誰一聽室中有巨鶴展翅之聲，猛喝道：「老沈，小心！」只聽「劈劈拍拍」，沈太公已與來人交手了七八招。沈太公竹杖一翻，疾刺而出，那人掌心一吐，竟迎向沈太公的竹杖，沈太公心中暗忖：你的手掌縱是銅皮鐵骨，也要被這杖尖貫穿。心中轉念，吐氣揚聲，全力刺出，豈料那人竟不閃不避，「喀喇」一聲，竹杖中折為二，沈太公只覺一股強大的力量撞來，腳又扣在牆上，不能祛力，「崩」地被逼撞在牆上，金星直冒，駭然叫道：「小天星掌力！」

這句話只有五個字，我是誰在他說第一個字時已攻向袁笑星，到第五個字時已

攻出七十四掌，拳風呼呼，袁笑星用一隻右手，卻處處制住我是誰的攻勢；另一隻左手，不斷自上而下劈擊沈太公的門頂！

我是誰吃虧在足上鐵環未解，身體挪動不便；沈太公一上來便吃了虧，又不能退避，只好捧下了二盲全力應戰，雙掌被逼封住門頂，只聽袁笑星沉聲喝道：「開環！」

大盲十分知機，一撞左邊的鐵桿，「卡喀」一聲，牆上鐵環一扣，恰好把沈太公的雙腕扣住：原來袁笑星在幾招之間，已把沈太公的雙手收逼入死角，剛好在鐵環的範圍之中，而今鐵環一合，沈太公又成了網中之魚，不能動彈了。

袁笑星對付了沈太公，精神抖擻，漫天掌影，三十招一過，我是誰被逼雙手朝天招架，袁笑星沉聲道：「開環！」「卡卜」的一聲，又把我是誰的雙手扣住了。

正在這時，二盲已站了起來，又恨又怒，雙指疾點向沈太公的「人中」死穴。

袁笑星一制住我是誰，冷哼一聲，轉身返掌，把二盲推出七八尺外，與大盲撞在一起。

袁笑星在短短的時間內，力挫兩大高手，從容不迫，功力之高，只怕已是難有人望其背項。要知道我是誰、沈太公雖雙腳被鎖，身法挪動不靈，但袁笑星以一敵二，而且是逼沈太公，我是誰二人雙手被扣，比掌傷他們，只怕還要困難得多了，而我是誰與沈太公的武功，在武林中，卻也是鮮逢敵手的，所以連「塞外雙盲」，也被他們一招所制。

只聽袁笑星冷冷地道：「要不是我恰好回來，這兩個人逃了，你們如何向我交代？」

大盲滿面愧色道：「是我們該死。」

二盲滿面恨意道：「讓我殺他們！」

袁笑星冷笑道：「不成，你殺了他們，誰給我們『上清圖』？待『上清圖』到手後，這兩個人，留給你殺。」

二盲喜道：「好，謝謝袁大哥。」

我是誰聽得怒道：「袁笑星，虧你是武林名宿，有種的跟溫振眉一戰，不要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奪得『上清圖』！」

袁笑星在黑暗中，緩緩的轉身，我是誰和沈太公只見他在黑暗中的雙目，如兩點詭異而冷酷的星光，殺氣一閃，冷冷地道：「不錯，明日清晨，我將與溫振眉一戰，我要像我在三十年前殺『關東第一刀』馮夕陽，二十年前殺『鐵劍無敵』馬一帆，十年前殺『無雙掌』司徒趙一般殺他，十年殺一名手，天下快事也，不過要等他交出『上清圖』以後。」

要知道「關東第一刀」馮夕陽、「鐵劍無敵」馬一帆，「無雙掌」司徒趙等，都是以前的武林名宿，武功奇高，幾乎是無人能勝的，但這等江湖名俠，紛紛死於袁笑星的「小天星掌」下，我是誰及沈太公想到這裏，不禁同時在黑暗中，倒抽了一口寒氣。

× × ×

清晨。

長安城外，少室峯上，烟霧迷漫，如花似夢。

峯上石塔一座，共有七層，塔旁有幾株古樹，也不知活了多少年載了。看來蒼古勁拔，令人低迴又唏噓。

峯頂上，忽聞鶴展翅長空之聲，掠起晨鳥七八，紛紛飛走，那灰衣人停落在峯頂上，如鐵鑄一般，晨風吹送，衣袂翻飛，人卻像釘着一般，絲毫不動。

忽然峯頂上又飄來了一名白衣人，神態悠閒，貌目清俊，不驚鳥也不驚草地，行到了灰衣人身前丈外，停住，拱手道：「袁老前輩晨安。」

袁笑星在大霧中一動也不動，只沉聲道：「圖呢？」

溫振眉淡淡地道：「圖已拿來。」

袁笑星冷冷地道：「拿來。」

溫振眉笑笑道：「可以，人呢？」

袁笑星忽然朗聲道：「人呢？」聲音滾滾的傳開去，驚起仍棲宿着的倦鳥，震得山谷霧裏，回音陣陣。溫振眉只見袁笑星右側三四丈外，就是絕崖，崖壁幾近垂直，怪石橫生，又尖又滑，谷深不見底。

袁笑星嚷了一聲後，只聽石塔之中，「拍拍」二聲，似有人吃了兩記沉重的耳光，我是誰的聲音自石塔中傳了開來，充滿了憤怒：「士可殺不可辱，你要殺要剮，我不怨你，你打我耳光，我必打到你求饒為止。」

只聽一人陰惻惻地笑道：「昨日你們騙你爺爺放人，今日爺爺是教訓教訓你，待會還有你好瞧的！桀桀。」

只聽我是誰怒道：「你——」沈太公的聲音便傳來：「噤聲，袁笑星是想叫我們出聲來證實給溫振眉看，我們在這裏，我們寧願被打死，也不要出聲。」我是誰恍然地道：「好。」果然沒再說一句話。

石塔的建構特異，溫振眉只聽得沈太公與我是誰的聲音，他是最為熟悉的，任何人也冒充不了的。

袁笑星冷冷的盯着他，眼睛在霧中也發出銳利的星光：「是不是？」

溫振眉垂手道：「是他們。」

袁笑星道：「你休想去救他們。第一，你不知道他們在那一層塔內。第二，每一層塔都有高手守衛着。第三，你衝不過我這關。第四，只要我呼嘯一聲，他們便會馬上殺了你的朋友。第五，就算你衝得上去，你也不懂如何解開他們的方法。」

溫振眉道：「哦？」

袁笑星道：「所以你已無一絲機會救出他們，我勸你先息了這個念頭，圖給我，我放人。」

溫振眉道：「圖給了你之後，你會放人？」

袁笑星目光如刀，獰笑道：「反正你不給也不行，我一呼嘯，他們就動手，你已無半絲機會。」

溫振眉淡淡笑道：「我生平做無半絲機會的事，已不知多少。」

袁笑星殺氣大盛道：「你說什麼？」

溫振眉自衣袖之中，緩緩拿出一張血漬斑斑的地圖，道：「如果我說這張地圖就是『上清圖』，而且是眞的，你信是不信？」

袁笑星盯着那張地圖，緩緩道：「人說江南白衣溫振眉絕不誑語，出道以來，未曾說過一句謊，也未曾手上染過血腥，你若說是，我不會不信。」

溫振眉淡淡地道：「這張就是『上清圖』。」

袁笑星動容道：「眞的？」

溫振眉淡淡道：「眞的！」

袁笑星青筋暴現，道：「拿來！」

溫振眉靜靜地道：「慢着，你聽我說，『上清圖』只有一張，沒有仿製，也沒有副本，『上清圖』是官餉，不是我的，如果是在下之物，當可奉上，現在——」

忽然食指一彈「嗤」地一聲，「上清圖」被彈得直飛向山邊，袁笑星一怔，心想溫振眉可能要耍什麼花樣，沒敢去接，溫振眉繼續道：「『上清圖』僅此一張，已飛下山——」接下來的是說得又疾又快，但文字清晰：「憑你功力，馬上搶救，當能拿到，再要遲疑，後悔莫及！」二十個字，字字鏗鏘，打及袁笑星的耳中！

說時遲，那時快，那張「上清圖」，已飄落向谷底！

袁笑星猛地一震，因爲他知道，若再稍遲，只怕這張「上清圖」，就要永埋谷底了。轉念之間，袁笑星已長身而起，如灰鶴疾沉，一起一落間，向崖底沉去！

要知道「這山崖又陡又險，旁人是絕下不得去，但袁笑星的「長空一鶴」身法是何等犀利，不但能沿壁行走，而且飛竄急奔，直追向下落去的「上清圖」！

只是袁笑星急於取圖，强提一口眞氣以奔飛行，所以那一聲殺人的長嘯，也未及呼出來，而且袁笑星落下崖去時想到，萬一這圖不是眞的「上清圖」，自己還可以利用我是誰，沈太公這兩個人質來威脅溫振眉，而且就算自己未及上崖，溫振眉在短短的時刻裏，是絕對衝不上塔裏，況且溫振眉並不知我是誰，沈太公是關在那一層內，除非是一層一層的殺上去，縱殺得上去，也不懂如何解救我是誰，沈太公二人的，而袁笑星在一起一落之間，已經可以斷定，自己若全力施爲，片刻之內，必可携圖上崖，那時才慢慢趕盡殺絕，尚不爲遲。

溫振眉又是何等人物？他見袁笑星一起一落間，竟是點山壁，往下急墜，一下子便只剩下一小個人影，去勢之急，只怕片刻間便趕上「上清圖」了，就在袁笑星落崖的刹那間，溫振眉白衣一閃，急掠而起，衝上塔去。

上塔救人，而要在片刻之間，這明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不過天下許多了不起的大事，都是從絕對不可能裏做出來！

溫振眉沒有第二條路走，他只有一條路。

脚踏實地，從石塔中第一層衝進去！

溫振眉的來勢是何等之快！

第一層塔裏的人明明看見溫振眉就要把圖交出，心中大喜之際，萬未料到，袁笑星突向崖底沉去，而溫振眉却撲過來。

第一層守塔的正是「常山三鞭」！

這匆匆一照面間，「常山三鞭」甚至以爲袁笑星乃是被溫振眉打下崖去的，心中更驚，解鞭稍慢，溫振眉身形如風，已衝了進來。

「常山三鞭」掄鞭，忽覺腰間一痳，各中一指，倒了下去，溫振眉閃電一般一遊這層石塔，確知並無我是誰，沈太公二人，又衝上第二層塔。

在第二層塔裏的守衛，正是「齊門三刀」！

「齊門三刀」却是曾在溫振眉手下吃過虧，而今溫振眉已登上第二層塔，黑暗中，猶如天神一般，三人拿着刀，一時不敢出手，只聽溫振眉朗聲道：「放下兵刃，不殺！」

聲音在石室中滾滾的傳了開來，震耳欲聾，「齊門三刀」的刀，幾乎連握都握不住了，那裏還砍得下去？

溫振眉閃電一般在石室中一轉，知我是誰，沈太公並不在石室之中，馬上便衝上第三層石室！

第三層石室之中正是「言家四怪」！

「言家四怪」因鎭守的是第三層，當溫振眉衝入第一層時，他們便已有準備，但斷斷沒料到眨眼工夫，溫振眉已衝上了第三層，只怕所謂「勢如破竹」也斷斷不會有這麼快，「言家四怪」一呆，四個人八隻手，紛紛向溫振眉身上打去！

話分兩頭，那邊的袁笑星，施展身法向下沉去，只見兩旁景物疾飛而過，耳邊急風呼呼作響，已一把手把「上清圖」抓住了，因下沉之勢太巨，袁笑星還被帶動了三四丈外，金鷄獨立，沙石紛飛，居然給他立足得住，沒有向下沉去。

而這邊的溫振眉，情知時間無多，「言家四怪」未出拳之際，眼見對方還在身前，剛一出手，人已不見，溫振眉迅若遊龍，已在石室中轉了一周，衝上第四層石塔了。

溫振眉一口氣衝上了三層石塔，不過極短時間的事，「齊門三刀」，「常山三鞭」，「言家四怪」根本連看也看不清，便給溫振眉衝了開去！

溫振眉甫登第四層石塔，只聞風動之聲，兩張大網，一左一右，正蓋了過來！

原來這守第四層石塔的，正是「天地雙網」！

而在這時，也正是袁笑星在絕岩石壁上立足既穩，第一件事便是注視手中的地圖，以瞧出眞僞之時！

溫振眉連頓也不頓，直向前面衝了過去！

「天地雙網」大喝一聲，雙網收縮，溫振眉正網在其中，心中大喜，沒料到溫振眉前衝之勢絲毫未減，這網是柔軟之物，被帶得直向二人撞來！

「天地雙網」一呆，眼看就與溫振眉撞個正中之際，溫振眉自網孔中出指，「嗤！嗤！」射中二人的穴道，兩人「咕咚」一聲，倒下地去。

「天地雙網」一倒，手中網一鬆，溫振眉脫網而出，閃電般在這第四層石室中打了一個轉，長嘯一聲，又衝向第五層石室！

溫振眉這一聲長嘯，是緩過一口氣來，原來他力衝四層石室，「常山三鞭」，「齊門三刀」，「言家四怪」，「天地雙網」等十二人，連半刻也沒有擱住，溫振眉的一口氣，也未換過，直衝破了四關，僅是眨眼工夫。

溫振眉這一聲長嘯，令在第六層石塔中的我是誰，沈太公，心頭大震：「塞外雙盲」雙目雖盲，但也有了警覺，因尚無

袁笑星長嘯之聲，故不敢下手殺死我是誰，沈太公二人。

而那邊的袁笑星，已認清「上清圖」並非假的，心中喜極，長嘯三聲，四壁應和，但因落崖已深，聲音傳不上石塔之中，否則，「塞外雙盲」便立時下手殺我是誰，沈太公二人了。

袁笑星大嘯三聲後，立時想起溫振眉，再不延遲，長鶴展翅，急若驚鴻，飛撲向崖頂！

而這邊的溫振眉，已夾着長嘯之聲，衝上第五層石塔！別人連搜四室，皆無所獲，不免心灰，而溫振眉却更振神威，了無所懼！

只見第五層石塔中人影一閃，一人撲近，眨眼間攻出三掌十指，腿法展動，也踢出了九脚，比起「常山三鞭」，「齊門三刀」，「言家四怪」，「天地雙網」等，雖只一人，但武功又高出許多。

溫振眉白衣一長，空中一折，竟斜飛而入！

那人也十分機伶，見溫振眉一折，他也一閃，掌法指法和腿法，都襲向溫振眉的後心，眼看就要命中之際，溫振眉的身法又是一變，竟由上直下，撲入石室！

那人吃了一驚，身法一轉，居然仍改換角度，由下至上，突擊溫振眉！

但溫振眉的身法又是一變，由上沉下，平飛而出！

這一下，那人再也跟不上，指掌和腿，盡皆落空！

這人不是誰，正是「妙手」官百里。

溫振眉在空中連換三種身法，平飛而入，忽聞這石室角落中有人呻吟一聲，道：「救我。」

溫振眉大喜，急飛而至，扶起那地上的人。

官百里一擊不中，已回過身來，撲向溫振眉背後。

溫振眉扶起地上的人，似傷得很重，全身發軟，但忽然之間，那人反手拔刀，刀光四射，直插向溫振眉心腹之間！

這柄刀正是「斷腸刀」！

這個拿刀的人，不用說，便是「笑斷腸」孟候玉！

孟候玉的刀，何其快，何其準，而溫振眉以爲他是沈太公或我是誰，正欲全力扶持，那裏能躲過他這一刀？

而背後的官百里，也疾衝了過來，一拳打向溫振眉，來勢奇猛，無可比擬。

正在這時，袁笑星也撲上了崖頂，一見溫振眉不在崖上，心知他必已衝入塔內，當下忖道：「不管溫振眉有多快，也還不致救得了我是誰與沈太公，現在圖已到手，可以殺人了。」袁笑星不覺臉露獰笑，發出一聲長嘯。

這一聲長嘯等於是告訴「塞外雙盲」，可以殺人了。

× × ×

刀光一閃。

就在這時，半途伸來一隻手，握住出刀的手。

溫振眉開始以爲地上的人會是我是誰或沈太公，正要扶持他起來的時候，忽然心中一動，那一聲「救我」，並不像我是誰或沈太公的聲音啊。

要知道溫振眉與我是誰，沈太公等相交已久，所以袁笑星只要逼得我是誰，沈太公出聲，便可向溫振眉證明二人確在自己手裏，孟候玉無論怎麼裝，也瞞不過溫振眉的耳朶。

溫振眉出手一扣，已捏住了孟候玉的脈門，孟候玉只覺得手腕一痳，刀噹然落地。

要是在平時，溫振眉要一招便制服孟候玉，確非易事，而今孟候玉是作法自斃，萬未料到溫振眉能躲得開這一刀的，在不防備的情形下，反而着了自己的道兒。

可是孟候玉是什麼人，右手刀落地，左手一抄，已接住刀，又一刀向溫振眉扎去！

溫振眉一招得手後，頓也不頓，竟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之下，一個大反仰身，一縷輕烟似的，已冲上第六層石塔！

溫振眉這一閃，官百里一拳不中，收勢不住，等於是打向地上的孟候玉頭部！

孟候玉腕部被溫振眉一扣，仍又痳又酸，溫振眉雖未施殺手，孟候玉還一時站不起來，眼看官百里的一拳，突然向自己打來，避無可避，狠起心來把手中前刺的刀再往前一送，「噗」地一聲，直沒入「妙手」官百里的腔腹之中。

官百里慘叫一聲，那一拳也變得無力，不過仍把孟候玉打得臉青鼻腫。

而官百里，却這樣不明不白的倒地死去。

長嘯甫過，溫振眉已衝入第六層石塔之中。

這時在第六層石塔中的「塞外雙盲」，一人一杖，夾着尖銳的風聲，分刺我是誰，沈太公二人的咽喉。

我是誰，沈太公二人對望一眼，直閉目待斃，忽聞黑暗中「嗤！嗤！」二聲，兩道指風勢道凌厲，撞歪二杖！

「塞外雙盲」大怒，大盲怒道：「是誰？」

二盲喝道：「溫振眉？」

我是誰，沈太公二人一見是溫振眉來，心中大喜，沈太公爲人極有急智，大叫道：「機關就在牆角！」

一語未畢，溫振眉已如閃電般衝了過去！

「塞外雙盲」一聽，馬上知道溫振眉要開機關，立時如兩頭黑蝙蝠一般，竹杖帶着尖嘯，也戳了過去。

這時又一聲尖嘯響起，已到了塔下，敢情袁笑笑星已到了到了塔底，正欲衝上塔來！

袁笑星一旦上來，我是誰及沈太公，只怕就非死不可了。

溫振眉連理也不理「塞外雙盲」的尖杖，已撲至機關前，不管一切一手拉開左邊的鐵桿！

鐵桿一開，我是誰，沈太公二人的雙手頓舒，溫振眉猛一返身，這時「塞外雙盲」竹杖，正插入溫振眉的白衣之內！

眼看雙杖及肉之際，溫振眉的手，也同時抓住了雙杖，「塞外雙盲」用力一抽，想奪回竹杖，沒料到溫振眉却借勢一推，「塞外雙盲」一時收勢不住，跌向我是誰，沈太公！

我是誰，沈太公「哈哈」一笑，一人

纏住一盲，激戰起來！

溫振眉回頭一看，還有兩枝鐵桿，不知是何用意，但聞又是一聲長嘯，已到了第三層石塔了，溫振眉一咬牙，把兩枝鐵桿都拉動！

我是誰與沈太公立時全身脫出鐵環，兩人對望了一眼，心中狂喜，怪笑幾聲，出招更是勇猛。

「塞外雙盲」那裏還擋得過來，幾招之後，正是險象環生。

溫振眉白衣一閃，忽然加入戰團，「塞外雙盲」只覺腰間一麻，穴道被封，「咕咚」一聲雙雙栽倒在地。

溫振眉情知袁笑星就要衝了上來，所以不想戀戰，忽然塔內塔外，火光冲天，竟然全塔都燒了起來！

原來這塔內外，雖然是由極其堅固的寒石砌成，不過都鋪上一層極其易燃的藥物，所以室內都不燃燈，因爲一旦引發，蔓延得極快，又難以制止，而溫振眉拉着中央的鐵桿，無疑是點燃起來這些藥物，所以一時燒得十分熾烈。

袁笑星本來的意思，是想以呼嘯暗號，殺去我是誰及沈太公後，計誘溫振眉上塔，再用火燒之，就算他逃得出來，也必愴惶，再予塔外伏擊，以圖一舉而殲之。

袁笑星正衝上第四層石塔，發現大火已起，不敢再向上衝，因爲石塔每層的小孔，都不足以潛身出去，困在塔中，必死無疑，於是立刻向下衝去。

袁笑星一出塔外，望向塔內，忽然一黑一白一灰三道人影，也越了出來。

這三人，正是溫振眉，我是誰，沈太公。

這場大火，要是我是誰，沈太公仍被鐵環所扣，必死無疑，但如今二人脫困，以他們的武功，要衝出火海，當非難事，二人本就是豪氣干雲之人，一旦脫困，二人攬肩暢笑，完全不把氣得滿臉煞氣的袁笑星瞧在眼裏。

袁笑星却也不是看着他們，他盯着溫振眉。

溫振眉仍十分從容的微笑着。

這時，石塔烟霧瀰漫，又衝出了三人，正是「齊門三刀」，一面衝出，一面眼淚鼻涕的嗆咳着。

石塔之中，忽聞慘呼。

溫振眉心念急轉忖道：「不好！因爲自己在衝上塔裏之時，曾封了『常山三鞭』，『天地雙網』及『塞外雙盲』的穴道，他們啞穴未封，故劇呼之聲，乃是他們傳出來的！」

這時塔中又衝出一人，衣衫焦裂，十分狼狽，正是孟侯玉，其腋下空空如地，並未救人。

溫振眉一咬牙，反衝入塔內。

這一下不但令我是誰和沈太公呆住，連袁笑星也摸不清溫振眉究竟要幹什麼。

不過一陣子的工夫，溫振眉已在濃烟中飛了出來，腋下挾了兩人，正是「天地雙網」，溫振眉一放下「天地雙網」，又撲入塔中。

這時塔內的火，已燒得十分厲害，來路去路，大部份都燒斷了，溫振眉在這個時候衝進去，饒是輕功奇高，但隨時都有可能喪生火海，可是溫振眉一心只想爭取時間救人，那有想到這點？

我是誰與沈太公看得心血賁動，一時怨仇皆忘，救人要緊，我是誰大叫道：「老沈，救人去！」

沈太公應道：「去助溫振眉一臂！」雙雙撲入火塔之中！

這一次，袁笑星是整個人都怔住了。

這時，「言家四怪」也衝出來了，他們的武功不如孟侯玉，自然沒有那麼快衝出來，也不像「齊門三刀」，鎭守的是第二層石塔，較易出來；他們四人，一面出來一面撲打着自己衣服上的火。

火窟中又「颼颼」地飛出三人，正是溫振眉，我是誰與沈太公，各挾住了一人，正是「常山三鞭」。

而溫振眉，我是誰及沈太公三人，也十分狼狽，衣服上有數處已起火，滿身汗水淋漓，我是誰與沈太公一放下人，大口大口的喘着氣，溫振眉竟又「颼」地衝入火海之中，因爲第六層石塔中，仍傳來「塞外雙盲」呼救之聲。

孟侯玉這時走到袁笑星身旁，悄聲道：「師父，我們趁現在下手，殺了我是誰，沈太公，堵住了塔門，看溫振眉怎麼出來！」

袁笑星沒有看他，只望着那燃燒中的石塔，鐵寒着臉，一字一句的道：「閉起你的口，否則我廢了你。」

孟侯玉嚇了一跳，也不敢言語。

溫振眉再次飛了出來，身上數處，均已着火，衣衫破爛不堪，髮髻散亂，但眉宇之間，神色之際，仍一般勇決英武，只顧替「塞外雙盲」打熄身上的火，然後自己才就地一滾，將火撲滅。

「塞外雙盲」大盲驚叫道：「你不是袁兄！」

二盲也叫道：「你是溫振眉！」

溫振眉不再答話，盤膝而坐，運功調息，他知道最大的敵人仍在身前，他已消耗了過多的功力，不得不馬上運氣調養。

袁笑星沒有動，我是誰與沈太公相繼走到溫振眉左右，全神戒備，袁笑星冷冷地道：「你儘可休息，今日你我一戰，在所難免。」

溫振眉緩緩打開眼睛，微笑道：「你已拿到『上清圖』，爲何不走？」

袁笑星道：「我也不想與你交手，不過我若拿圖就走，你追是不追？」

溫振眉慢慢的頷首道：「追，『上清圖』非我之物，我必奪回，物歸原主。」

袁笑星斬釘截鐵地道：「這就是了，老夫生平只追殺敵人，從無人追殺老夫，所以我不走。」

溫振眉沒有啓口，那幾個帶着小傷的「言家四怪」，「齊門三刀」，「天地雙網」，「常山三鞭」交頭接耳了一番，忽然齊齊走到袁笑星的身側，「言家四怪」的老大道：「袁老前輩，我們兄弟四人，雖是自己衝出來的，可是對於溫公子，我們不想與之爲敵，我們想……」

「常山三鞭」的老大接道：「我們想退出不幹了，溫公子等對我們有救命之恩，我們怎能——」

「天地雙網」齊聲道：「我們怎能恩將仇報，這救命的大恩大德，我們他日才報溫公子吧。」

「齊門三刀」的大刀也道：「剛才的情形，我們也非瞎子，袁老前輩，恕我們不能助你了，後會有期。」

說罷展動身形，正欲離開，猛地飛出一人，大喝道：「好哇，你們吃碗底反碗面，誰敢走，我就殺誰！」

「天地雙網」怒道：「適才我們還看到官兄從頂上掉落的屍體，分明是中了你的『斷腸刀』而死的，兔死狐悲，鳥盡弓藏，你還敢惹我們？」

孟侯玉桀桀狂笑道：「好胆，竟敢回咀，三招之內，要你送命！」

忽聞一個聲音怪裏怪氣的道：「什麼？你欺負我們是瞎子，看不見東西，看老子不先收拾這小雜種！咯咯！」

另一個聲音復又響起：「好，老子就收拾了你，好拜謝咱兄弟的恩公。」

這兩人不是誰，正是「塞外雙盲」，一突一突的跳了過來，把孟侯玉圍住在核心。

孟侯玉又驚又怒，喝道：「兀那瞎子，想死不成！」

大盲「桀桀」笑道：「不錯。」

二盲「呵呵」笑道：「你怎知？」

一而笑着，兩柄竹杖，却毫不容情，向孟侯玉疾刺過去，孟侯玉拔出「斷腸刀」，猛衝殺回去！

這時「常山三鞭」，「齊門三刀」，「天地雙網」，「言家四怪」等，雖不想對付溫振眉，也不敢與袁笑星爲敵，只匆匆向溫振眉一拜後，返身就走！

只聽巨鶴展翅聲，一人已撲在半空，聲勢凌厲，直襲「塞外雙盲」，正是「長空一鶴」袁笑星！

同時間白衣一閃，我是誰，沈太公二人定睛一看，地上的溫振眉已然不見，半空截向袁笑星！

兩人一灰一白，在空中「劈劈拍拍」交換了十餘掌，雙雙落了下來，袁笑星身子輕幌，溫振眉脚步一個蹌踉，竟是未分勝負！

只聽「塞外雙盲」的大盲怪叫道：「溫公子，咱們又欠你一條命啦！」二盲在激戰中也叫道：「這小子由我們來對付，老小子由你來對付了！」

要知道「塞外雙盲」行事雖然怪僻，但却是有恩有義的人，溫振眉既救他們，他們說什麼也不會再與溫振眉爲敵，他們本是敬服袁笑星武功高強，故稱其兄，袁笑星要他們看守我是誰及沈太公，二人也一口答應，沒料到有難時袁笑星並不救他們，而且爲溫振眉所救，而今袁笑星居然還要殺他們，心中更怒，故連袁笑星也不放在眼裏。

可是「塞外雙盲」畢竟是袁笑星請來的，這兩人反而力助溫振眉，叫袁笑星如何不怒？袁笑星欲斃「塞外雙盲」，却給溫振眉擋了回去，一招之中，便試出溫振眉不但輕功高絕，內力也深厚莫測，袁笑星心中暗忖：「若等他運功調息，功力盡皆恢復，只怕自己未必能勝得過他。」當下臉色鐵青地道：「溫振眉，你要找死，我成全你！」

一語甫畢，急掠而起，運盡全身之力，以「小天星掌力」力劈溫振眉！

原來袁笑星看準溫振眉功力未復，以其本身沉厚的功力，只求一擊，擊斃溫振眉！

「小天星掌力」，是任何人也難以接下的。尤其溫振眉三番四次上下石塔，內力大耗之際。

在平時的戰鬥裏，很少有人一下手便拚盡了力，以內力全力追擊的，因萬一對手強過自己，或自己一擊不中的話，體力大耗之際，很容易便全軍盡沒。

袁笑星只求速斃溫振眉，也顧不了這許多了。

袁笑星這一掌劈來，快若閃電，溫振眉仍面向袁笑星，却不敢硬接，連返身也來不及，猛一吸氣，向後疾退！

袁笑星掌勢不變，施展「長空一鶴」身法，直逼過去，溫振眉仍向後猛退，袁笑星的手掌始終離溫振眉心胸一尺之遙，只要溫振眉慢了絲毫，他就可以把溫振眉斃之於掌下！

不過他的身法雖快，溫振眉往後退得更快，眨眼間，二人已一退一進，姿勢不變，走出了二三十丈遠！

袁笑星知道，要不是自己出掌在先，溫振眉應變在後，只怕自己的「長空一鶴」身法，未必追得上他。

現在溫振眉却連轉身的機會也沒有，一直往後疾退，眼看就要撞上石塔，袁笑星心中大喜，心忖道：「看你貼在石壁時，還走得去那裏！」沒料到溫振眉背後似長了眼睛似的，遊魚一般的一閃，便閃過塔旁，袁笑星怒吼一聲，發力猛追，手掌始終不離溫振眉胸膛一尺之遙！

我是誰，沈太公二人想助溫振眉一臂之力，紛紛追去，但無奈袁笑星及溫振眉二人的輕功，無論他們怎麼追，都遠遠地落在後面，心中又氣又急。

溫振眉與袁笑星一追一退，儘在山上打轉，日已當空，沈太公與我是誰二人，也追得氣喘如牛，汗流浹背！

那邊的「塞外雙盲」力戰孟侯玉，雙方越戰越狠，越打越劇，可惜都開始累得有氣無力了。

忽然溫振眉的身法一變，仍臉向袁笑星，不過身子急滑，疾閃，挪動、飛離，各種奇異的身法，有時忽然從袁笑星脚旁溜過，有時忽然閃到袁笑星的背後，有時又到了袁笑星的頭頂之上；但是袁笑星的身法也是一樣，無論溫振眉閃到那裏，他總是能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下跟了上去，手掌始終不離溫振眉心胸一尺，也始終不給溫振眉有轉身的機會；兩人邊閃邊打邊追邊跑，反而把我是誰，沈太公二人遠遠的拋在後面，漸漸到了山下，直打到長安城裏去。

溫振眉，袁笑星二人打入長安城，我是誰，沈太公二人也追入長安城，守城的守衛當然攔不着他們，每次眼看溫振眉就要撞中行人，攤子或房屋之際，總是給他巧妙的避了開去，但他却擺脫不了袁笑星的手掌！

這時已是中午時分，溫振眉，袁笑星二人又是身法一變，一馳一追，不再閃避，而是猛跑，比賽輕功，這樣一來，我是誰與沈太公兩人那裏還追得上？只見越跑越遠的一灰一白兩道人影，在前面消失，徒呼奈何！

我是誰與沈太公這面，眞的知道自己的脚程絕不如人，唯有對望興歎！

忽聞背後又是風聲大作，我是誰與沈太公尚未回頭，只見一道白衣人影，已在頭上越過，二人剛剛回頭，灰影一閃，又是一道人影，自頂上飛過，一灰一白的兩道人影，快得連看也看不見，又是遠去。

原來是溫振眉與袁笑星，一追一逃之下，又打了一個圈回來，我是誰，沈太公這兩大高手，而今却連人也看不淸，眞是心灰意懶，我是誰拍拍沈太公的肩膀，一面喘息着道：「老沈，我看要追上他們，是下輩子的事啦。」

沈太公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道：「不如我們回少室山去，看那龜孩子和那兩個瞎子打成怎樣？」

於是二人往來路疾奔，走過翠綠阡陌的長安郊野，上了少室峯，已是午後，遠遠看見「塞外雙盲」孟侯玉已是强弩之末，若論武功，單打獨鬥，孟侯玉自然能勝「塞外雙盲」任何一盲，但雙盲打他一人，他就要落敗，可是孟侯玉臉慈心狠，靠了他狠毒的刀法，及機智與巧妙地利用「塞外雙盲」的盲目，打了這麼久，已是十分難得了。

這時「塞外雙盲」正低頭躲閃孟侯玉的一刀「橫掃千軍」斬脖子的，兩人一矮，雙杖刺出，孟侯玉的足踝上立時多了兩個血洞，軟倒在地，孟侯玉大驚叫道：「兩位前輩，小侄認輸，手下留情！」

「塞外雙盲」的大盲桀桀笑道：「小子，你還敢叫我們瞎子否？我們兄弟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呢！」原來他還是念念不忘在石塔之中沈太公與我是誰用計誘他們解環的讖語。

「塞外雙盲」的二盲也嘻嘻笑道：「小子，你的武功不錯，看在袁笑星的面上，不殺你！」

孟侯玉掙扎起身，拜謝道：「感謝二位前輩不殺之恩，小輩沒齒難忘……」

我是誰與沈太公二人遠遠看着，心想既然戰鬥已過，慢慢走到去也不遲，沒料到忽然刀光一閃，孟侯玉猛拔刀，血濺出，二盲慘呼道：「這就是你……你的謝禮麼——」仰身倒下。

大盲一聽二盲已死，手足情深，已顧不了許多，怒吼一聲，連人帶杖，疾刺向孟侯玉！

孟侯玉得意大笑，心忖只是一盲，自己必可對付，不料雙足傷勢劇痛，竟然無法挪動，大盲的那一杖，他竟避不了，當下又驚又急，一刀豁出！

「噗！」大盲怒急攻心，竟不知閃避，被一刀插入胸膛，刀沒入柄，可是大盲去勢不減，全枝竹杖，直刺入孟侯玉的心窩，自背後「拍」地刺了出來！

我是誰與沈太公二人，見劇變驟生，因離得遠，搶救無及，大喝一聲：「住手！」待奔近時，大盲與孟侯玉已拚個同歸於盡，雙雙倒地死去！

我是誰與沈太公二人對望一眼，心中感歎良多，見「塞外雙盲」及孟侯玉的屍體，尤覺心寒，忽然想起溫振眉爲了救自己，而今生死不明，我是誰當下道：「老沈，不管如何，我們還是回到長安城去追吧！」

沈太公昂然道：「好！如溫振眉萬一有什麼不測……我們也跟袁笑星拚了！」

× × ×

已近黃昏。

溫振眉，袁笑星二人都感覺得到，腿上愈來愈沉重，呼吸愈來愈沉重了。溫振眉心中暗驚：「此人持久力竟如此了得，內力更不可思議了。」而袁笑星也吃驚不已，要不是自己一開始便搶得了先手，溫振眉未戰前便大量地耗損了體力的話，自己那裏還追得上他！

兩人只覺兩旁事物，閃電般向後倒退，兩耳風聲呼呼作響，又追回了長安城內的一條熱鬧的街道上。

因爲是黃昏時候，特別多行人，幾乎是水洩不通。溫振眉拚命騰挪避閃，都很難全部閃得過，忽覺背後有一大堆人在觀看着把戲，溫振眉知道自己縱然越得過這羣人，袁笑星也必碰中一二人，在這樣的速度之下，以袁笑星的內功，那被他碰中的人，豈有不死，溫振眉自覺生死無求，只求不要拖累別人，於是一咬牙，忽然落地！

袁笑星一怔，沒料到溫振眉竟在此處停住，以爲對方已換不過氣來，心中大喜，全力一掌拍了過去！

溫振眉雙手一翻，右掌封住袁笑星這一掌！

袁笑星左掌一伸，又劈出一掌！

溫振眉左掌一圈，也接住這一掌！

二人四掌，一接之後，竟分不開來，四下行人走避不已，驚呼連連，人人只道又有人在性命相搏而已，誰也不想出來做「架樑」，以免惹禍上身，只圍在外圍，觀看二人比掌。

袁笑星，溫振眉二人掌力相接，立知對方比自己所估計得還要高明，溫振眉只覺袁笑星的掌力沉厚威猛，篤實至剛，一有不愼，必被他震得內臟四分五裂而死；袁笑星只覺溫振眉的掌力陰柔綿延，如長江大河，力不止歇，一有不愼，必給他導出體內的功力，那時不死也得重傷；二人一拚上手，體力源源耗出，額頂白烟裊裊冒出，雙足陷地愈深，旁人不知，只道是他們二人比試掌力而已，沒料到這一戰將是長安轟動武林的二大高手一戰！

二人比過輕功之後，又比掌力。這兩項都是袁笑星所擅長的，溫振眉一直想避免掌力相接，以求用別的武功對付袁笑星，但苦無機會，而今深恐傷到民衆，而硬接袁笑星雙掌，這一來，無論任何一方稍有收手之意，都會被對方湧來的內勁震死的，所以而今這二人，都是不死不休了。

可是袁笑星有意把溫振眉斃之於掌下，溫振眉却無意殺害袁笑星，他只求取回「上清圖」而已。

溫振眉心忖袁笑星掌力雄渾，加上經驗，自己在掌力上，求勝的希望微極，但求不敗，已是萬幸了，其實袁笑星心中何嘗不驚，只道溫振眉小小年紀，自己以數十年「小天星掌力」，必可把他震死，沒料到久攻不下，心中忖道：「若這番殺不了溫振眉，再待時日，此子是再也殺不了的了。」

二人雙掌膠黏，久持不下，又到了入暮時分。

兩人從淸晨鬥起，而今已近入黑，當然又累又倦，不過兩人功力深厚，都沒有不支的現象。

不過兩人在這樣拚鬥下去，恐怕總會有油盡燈枯的時候的。

正在這時，忽然在人叢中，有一蒼老的聲音道：「阿勤，你看那個穿白衣服打架的是誰？」

另一個青年的語音道：「爹，是恩公啊。」

那老漢一面咳嗆一面說：「是恩公，還嚷什麼，還不帮恩公打架去？」

原來這兩人不是誰，正是本故事上面所寫的孟侯玉及「齊門三刀」等，想計擒溫振眉，所以故意欺負一農家，以誘溫振眉出手，這老漢，便是那農家老爺，這青年，便是這老爹的兒子，他們都被溫振眉救過，視溫振眉爲恩公；要知道莊稼漢最講恩義，一見溫振眉有難，也不管自己的能力帮忙或帮忙不了別人，也不顧一切，那青年舉起了担挑，向袁笑星背後劈頭就砸！

這一老一少兩人，從未學過功夫，今日挑菜到市場來賣，生意很好，正收檔回家，經過這條街，看到一大羣人觀看，心中好奇，也去湊個熱鬧，看見恩公與人搏鬥，這還得了？

那年青人這奮不顧身的一擊，倒也十分凌厲，加上他自小勞作，臂力自成，居然把担挑打得虎虎作響！

袁笑星和溫振眉二人，全神貫注，都在雙掌上，稍一分神，則不給對方趁機以內力撞入而死，也得被自己亂遊的內力震死不可，那裏還有心聽到那老爹，青年的對話？

直到那担挑「虎」地一聲，照頭照腦的砸下來後，袁笑星才突然警覺，以爲是我是誰或沈太公偸襲，不得不擋，却又收不得掌，加上一日來奔馳，心氣虛浮，又久攻不下，定力全失，竟在一急之下，神智一分，掌力一亂，溫振眉的掌力一逼之下，袁笑星發出去的掌力，竟撞回體內！

其實若換在平時，那青年縱打袁笑星十杖八杖，也奈他不何，而今在對掌之際，袁笑星內力都貫注於雙掌上，全身無法衞護，但憑他的硬功，硬捱五六杖，也算不了什麼大事，只是袁笑星心急氣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爲溫振眉必趁危而入，心中大亂，竟導致體內眞氣，走火入魔！

溫振眉忽覺袁笑星內力全消，本來可以眞氣湧出，震死袁笑星，但他一見那青年正用担挑力擊袁笑星頭部，知道袁笑星乃爲此而分神，心中不忍，硬把送出去的眞力一收，但這內力有若長江大海，溫振眉雖控制得宜，但猝然一收之下，也不免自己被震退十餘步，才立得穩步子。

溫振眉這一退，不殺袁笑星，但也來不及救袁笑星了；袁笑星走火入魔，正覺如萬蟲併咬，十分痛苦難耐，那青年再在腦門一擊，只覺「轟」地一聲，體內眞氣到處流竄，再也控制不住，張口連吐十餘口鮮血，倒地而亡！

那青年擊出這一担挑後，已想到恩公武藝如此高明，尙戰之不下，自己這一擊，又有何用？沒料到一擊下去，袁笑星腦門連血也未濺一滴，却吐血而死，心中不禁詫異，只道是武林中的事，都是極其不可思議的，反正是自己不能體會便是了。

溫振眉見袁笑星已然無救，心中非常難過，心忖道：「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袁笑星縱橫天下，作惡多端，而今却死在一個連武功也不會，連他的名頭也未聽過的莽夫之手，實令人感歎。」

圍觀的人愈來愈多，已有十餘個公差氣勢洶洶的走來，溫振眉忽想起一事，在袁笑星懷裏掏出「上清圖」，挾起那老爹和青年，幾個起落，已越過幾條長街，到了另一條大街上。那些公差，只見一大團人影一閃，已然不見，那裏還追得上？

× × ×

溫振眉在這街上拜謝過老爹和青年之後，心念我是誰，沈太公二人，故不再多談，匆匆辭別，走不到幾步，忽然迎面來了兩人，正是我是誰和沈太公，兩人氣喘喘的奔來，沈太公喜道：「老弟，他還沒死哩！」

我是誰馬上停下，戒備十分，向後望着，一面道：「老沈小心，那隻老鶴又是從後冲來，不要又是抓他不住了！」

沈太公楞了一楞，道：「是是是。溫老弟你歇歇，讓咱們來鬥鬥那老魔！」

溫振眉淡淡笑道：「不用了。」

沈太公一怔道：「什麼？」

溫振眉道：「他死了。」

三人一齊沉默，不知說什麼才好，一時都覺得很惆悵，很空虛。這時夕陽已西沉，餘暉殘霞，一抹一抹地，凄凄而輝煌地掛在天末，晚風徐來，紅霞映得三人臉上好不落拓。

我是誰無話好說，看了看這條比較幽靜的長街，忽然似想起了什麼似的道：「那天有個人在這兒說，長安城是他的。」我是誰提了提拳頭又道：「我告訴他，長安城不是他的。」

長安城已漸漸沉寂，夜將臨，這古老而輝煌的一座城，也漸漸走向遺忘，走入安睡了。

沈太公四顧而道：「長安城不是屬於他的，長安城是屬於大家的。」

街上的行人，靜靜的走着，戴花而愛笑的少女，溫柔而疲乏的馬車，亮燈而幽靜的屋宇，長安晚霞，猶在天梢，溫振眉悠悠地道：「長安城是屬於長安的……」

晚風，馬車、笑語、行人、溫情、遊子，豪俠交織成一遍，多少風流逸事，都在長安城裏，或是許多有名的城裏，紛紛而匆匆的，走過，掠過，閃過，而永不回頭……。

（續完）

預告

名作家温凉玉又一巨著

鐵血大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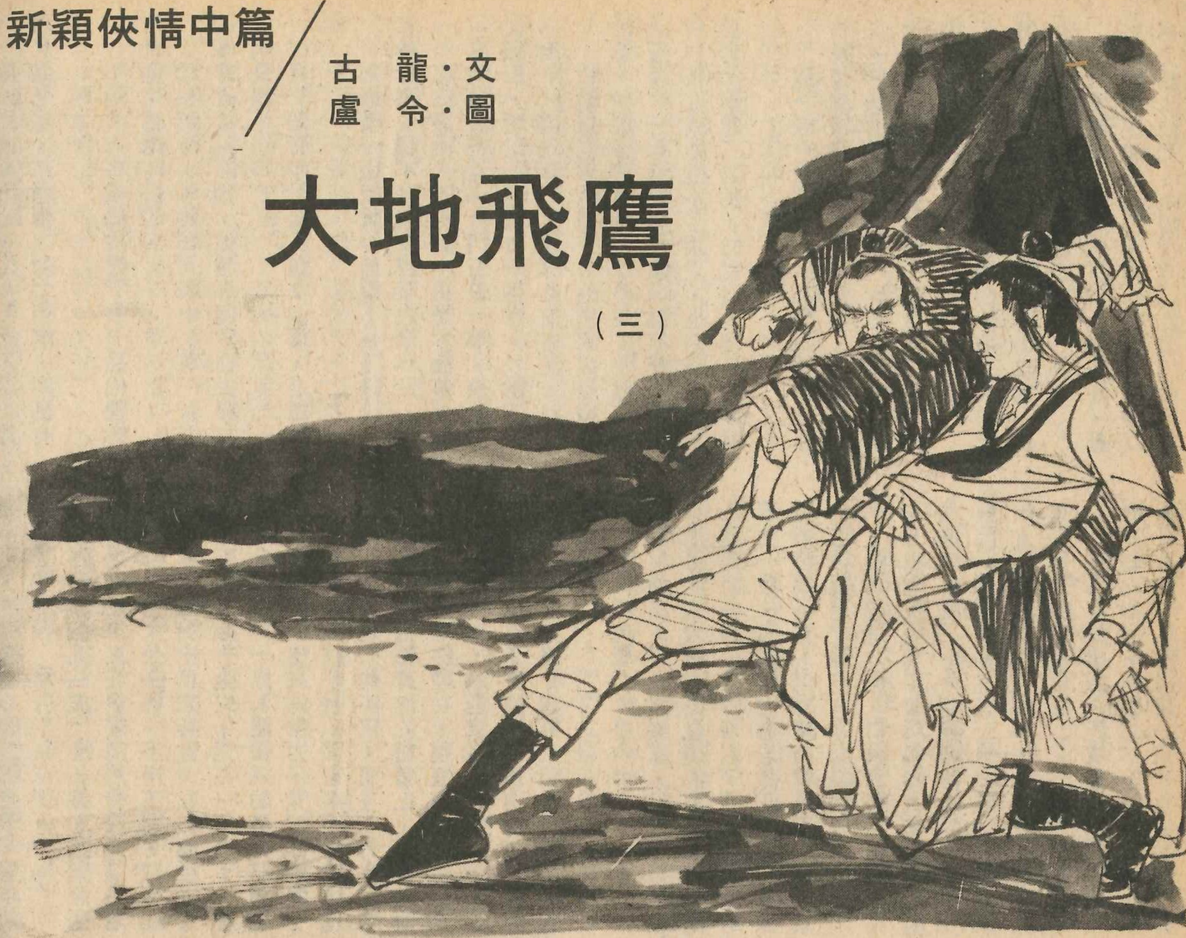
「鐵血大旗」是繼「長安一戰」後的大俠温振眉故事之四，內容更具驚險、刺激；情節更形緊湊、動人！請注意刋出日期。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爲水銀救回衞天鵬的帳篷中，衞天鵬要求他往找卜鷹追回三十萬兩黃金失鏢，以交換給予食水乾糧和富貴神仙不再派人追殺，小方毅然拒絕，寧可被衞天鵬送回原處捱受饑渴而死的噩運，此時那一直站在一角的劍術高手，突向小方挑戰，但他却不願趁小方饑渴交疲之際，與他決鬥，小方遂要求他給予糧食和水，三天後當回來與他決鬥。小方在一避風處安歇下來，卜鷹找來，他對小方的遭遇，似皆洞悉，而對小方與那人的約鬥似認爲小方必敗，他聲音冷削如刀地對小方說，三天後一定會去替他收屍——

神秘的隊伍　詭怖的死亡

▲烈日下

（一）

九月二十日，晴。

這兩天白晝依然酷熱，夜晚依然寒冷，小方的體力雖然已漸恢復，情緒却反而變得更緊張，更急躁。

這並不是因爲他對這次生死決戰的憂鬱和恐懼，而是因爲他太寂寞。

他實在很想找個人聊聊，卜鷹却已走了，千里之內不見人跡。

緊張，酷熱，供應無缺的肉與酒，使得他的情慾忽然變得極亢奮。

他已有很久很久未曾接近女人。

他時常忍不住會想到那隻手，那隻纖秀柔美，將他全身每一寸地方都撫摸擦洗過的手。

他覺得自己彷彿已將爆裂。

所以九月十九的深夜，他就以星辰辨別方向，開始往那帳篷所在地走回去。

現在已是九月二十的凌晨，他已看到了那帳篷。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現在的情況絕對不適於跟那樣的對手交鋒。

可是，他絕不肯逃避，也不會退縮。

× × ×

有很多人都相信命運，都認爲命運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一生。

却不知道決定一個人一生命運的，往往就是他自己的性格。

小方就是這麼樣一個人，所以才會走上這條路。

他大步走向那帳篷。

（二）

巨大而堅固的牛皮帳篷，支立在一道風石斷崖下。

小方三天前離開這裏的時候，帳篷外不但有人，還有駝馬，現在却已全都看不見了。

那些人到那裏去了？

那些爲人們背負食物和水，維持人的生命，却終日要忍受人們無情鞭策的駝馬到那裏去了？

這帳篷裏是不是已經只剩下那無情又無名的劍客一個人在等着他？

等着要他的命！

× × ×

烈日已升起。

小方任憑汗珠流下，流到嘴角，又鹹又苦的汗珠，用舌頭舐起來，就像是血。

他很快就會嚐到眞正血的滋味了。

他自己的血。

他拋下了他的毛氈，皮袋，那些很可能會影響他動作速度的東西，緊握住他的劍，走入了帳篷，準備面對他這一生中最可怕的對手。

想不到這帳篷裏竟連一個人都沒有。

劍客無名，拔劍無情，一出手就要置人於死地，這一劍不但是他劍法中的精華，也是他的秘密，他出手時當然不願有別人在旁邊看着。

能看到他這一劍的人就必將死在他的劍下。

所以小方曾經想到衞天鵬和水銀都已迫被離開這裏。

但是他從未想到那無名的劍客也會走，更想不通他爲什麼要走？

他們是同一類的人，無論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臨陣脫逃的。

這裏是不是發生過什麼驚人的變化？發生過什麼讓他非走不可的事？

小方看不出。

帳篷裏所有的一切，都跟他三天前離開時完全一樣，金盆仍在木几上，那塊豹皮也仍在……

小方全身的肌肉忽然抽緊，忽然一個箭步竄到軟榻前。

他看見豹皮在動。

他一隻手握劍，另一隻手慢慢的伸出，很慢很慢，然後忽然用最快的速度將豹皮掀起。

豹皮下果然有個人。

這個人不是水銀，不是衞天鵬，更不是那無名的劍客。

這個人是個女人，一個完全赤裸的女人。

× × ×

小方一眼就可以確定他以前從未見過這個女人，這個女人和他以前所見過的任何女人都不同。

有什麼不同？

小方雖然說不出，却已感覺到，一種極深入，極强的感覺，幾乎已深入到他的小腹。

他是個浪子。

他見過無數女人，也見過無數女人在他面前將自己赤裸。

她們的胴體都遠比這個女人更結實，更誘惑。

她看來不但蒼白而瘦弱，而且發育得並不好，但是她給人的感覺，却可以深入到人類最原始的情慾。

因爲她是完全無助的，完全沒有抵抗力，甚至連抵抗的意志都沒有。

因爲她太軟弱，無論別人要怎麼對付她，她都只有承受。

——隨便任何一個男人，都可以對她做任何事。

一個女人如果給了男人這種感覺，無論對她自己，抑或對別人都是件很不幸的事。

因爲這種感覺本身就是種引人犯罪的誘惑。

（三）

小方衝了出去，衝出了帳篷，帳篷外烈日如火。

他站在烈日下，心裏也彷彿有火燄在燃燒。

他已將情感克制得太久。

他不想犯罪。

汗珠又開始往下流，克制情慾有時比克制任何一種衝動都困難得多。

他沒有走遠，因爲有些事一定要弄清楚。

——這個女人是怎麼來的？衞天鵬他們到那裏去了？

× × ×

他再次走入帳篷時，她已經坐起來了。用豹皮裹住了自己，用一雙充滿驚懼的眼睛看着他。

小方儘量避免去看她。

他不能忘記剛才那種感覺，也不能忘記她在豹皮下還是赤裸的。

可是有些話他一定要問，首先他一定要弄清楚她究竟是什麼人。

他問一句，她就回答一句。

她從不反抗，因爲她既沒有反抗的意志，也沒有反抗的力量。

「你是誰？」

「我叫波娃。」

她的聲音柔怯，說的雖然是中原常用的語言，却帶着種很奇特的腔調。

她看來雖然是漢人，却無疑是在大漠中生長的，她的名字也是藏語。

「你是衞天鵬的人？」

「我不是。」

「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我來等一個人。」

「等誰？」

「他姓方，是個男人，是個很好的男人。」

小方並不太驚異，所以立刻接着問：「你認得他？」

「不認得。」

「是誰叫你來等他的！」

「是我的主人。」

「你的主人是誰？」

「他也是個男人。」提到她的主人，她眼睛裏立刻露出種幾乎已接近凡人對神一樣的崇拜尊敬：「可是他比世上所有的男人都威武强壯，只要他願意，只要他想做的事，沒有做不到的，只要他願意，他就會飛上青天，飛上聖母峯，就像是一隻鷹。」

「一隻鷹？」小方終於明白：「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卜鷹？」

「是。」

（本章終）

▲鍋裏的魚

（一）

她在這裏，是卜鷹叫她來的。

衞天鵬他們不在這裏，當然也是被卜鷹逼走的。

他替小方逼走了衞天鵬和水銀，替小方擊敗了那可怕的無名劍客。

只要他願意，什麼事都能做得到。

× × ×

小方忽然覺得很憤怒。

他本來應該感激才對，但是他的憤怒

卻遠比感激更強烈。

那個殺人的劍客是他的對手，他們間的生死決戰跟別人全無關係，就算他戰敗，戰死，也是他的事。

他幾乎忍不住要衝出去，去找卜鷹，去告訴這個自命不凡的人，有些事是一定要自己做的——自己的戰鬥要自己去打，自己的尊嚴要自己來保護，自己的命也一樣。

他還有汗可流，還有血可流，那個自大的人憑什麼要來管他的閑事。

她一直在看着他，眼中已不再有畏懼，忽然輕輕的說：「我知道你一定就是我在等的人。」

「你知道？」

「我看得出你是個好人。」她垂下頭：「因爲你沒有欺負我。」

人類平等，每個人都有「不受欺侮」的權利，可是對她來說，能够不受欺侮，已經是很難得的幸運。

她曾經忍受過多少人的欺壓凌侮？在她說的這句話中，隱藏着多少辛酸不幸？

小方的憤怒忽消失，變爲憐憫同情。

她又抬起頭，直視着他：「我也看得出你需要什麼，你要的，我都給你。」

小方的心跳加快時，她又站起來，赤裸裸的站起來。

他想逃避時，她已在他懷裏。

她笑得眞是愉快極了，遠比一個釣魚的人將親手釣來的魚放下油鍋更愉快。

魚是什麼感覺？

小方第一個感覺是「不相信」，他絕不相信波娃會出賣他。

（二）

不幸這是事實，事實往往會比噩夢更可怕更殘酷。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

波娃在那帳篷裏等他，並不是卜鷹叫她去的。

她的主人並不是卜鷹，是水銀。

「現在你一定已經明白這是個圈套，這位雪姑娘對你說的根本沒有一句是眞話，她的聲音雖然甜如蜜，蜜裏却藏有刀，殺人不見血的刀！」

波娃就在她身旁，不管她說什麼，波娃都一直靜靜的聽着。

她忽然一把揪住波娃的頭髮，把她蒼白的臉，按在小方面前。

「你睜開眼睛看看她，我敢打賭，直到現在你一定還不相信她會是個這樣的女人？」

小方睜開了眼，她的頭替他擋住了陽光，她的長髮落在他臉上，她的眼睛裏空空洞洞的，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都沒有想。

她這個人彷彿已只剩下一副軀殼，既沒有思想情感，也沒有靈魂。

就在這一瞬間，小方已經原諒了她，不管她曾經對他做出過多少可怕的事，他都可以原諒她。

水銀道：「約你的人已走了，因爲他已發現你根本不配讓他出手，衞天鵬想要你替他找回黃金，我却只想要你的命。」

她慢慢的接着道：「我敢打賭，這次絕對沒有人來救你了。」

小方忽然笑了笑：「你賭什麼，賭你的命？」

水銀也對他看着：「只要你……」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她的笑容忽然凍結，因爲她已發現地上多了條影子。

× × ×

陽光從她背後照過來，這條影子就在她身後，是個人的影子。

這個人是從那裏來的？是什麼時候來的？她完全沒有發覺。

影子就貼在她身後，動也不動。

她也不敢動。

她的手足冰冷，額上却冒出了一粒粒比黃豆還大的汗珠。

「是什麼人？」她終於忍不住問。

影子沒有回答，小方替他說：「你爲什麼不自己回頭看看？」

她不敢回頭。

她只要一回頭，很可能就會有把利刄割斷她的咽喉。

一陣風吹過，吹起了影子的長袍，她看見從她身後吹過來的一塊白色衣角，比遠方高山上的積雪還白。

小方又在問：「現在你是不是還要跟我賭？」

水銀想開口，可是嘴唇發抖，連一個字都說不出，就在別人都認爲她已將因恐懼而崩潰時，她已從波娃身上翻出，踩住波娃的頭掠出了三丈，不停的向前飛掠。

她始終不敢回頭去看背後這影子一眼，因爲她已猜出這個人是誰了。

在遠方積雪的聖峯上，有一隻孤鷹，在這片無情的地上，有一個孤獨的人，據說這個人就是鷹的精魂化身，是永遠不會被毀滅的。

生存在大漠中的人幾乎都聽過這傳說。她也聽過。

（三）

卜鷹沒有追她，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用一雙鷹般的眼睛看着小方。

「你輸了，」他忽然說：「如果她眞的跟你賭，你就輸了。」

「爲什麼？」

「因爲她說的不錯，這次的確沒有人會來救你。」

「你呢？」

「我也不是來救你的，我只不過碰巧走到這裏，碰巧站在她身後而已。」

小方嘆了口氣：「你是不是永遠都不要別人感激你？」

他知道卜鷹絕不會回答這問題，所以立刻又接着道：「如果你碰巧需要五根牛皮帶，我這裏碰巧正好有五根，可以送給你，我也不要你感激我！」

卜鷹眼睛裏又有了笑意：「這樣的牛皮帶，我碰巧正好用得着。」

小方吐出口氣，微笑道：「那就好極了。」

（本章終）

▲駝子

（一）

綁在小方手足的四肢和咽喉上的牛皮帶都已解下，卜鷹將五根皮帶結成一條，忽然問：「你知道我準備用它幹什麼？」

「不知道。」

「我準備把它送給一個人。」

「送給誰？」

「送給一個隨時都可能會上吊的人，用這種牛皮帶上吊絕對比用繩子好。」卜鷹淡淡的說，「我不殺人，可是一個人如果自己要上吊，我也不反對。」

小方沒有再問這個人是誰，他根本沒有十分注意聽卜鷹說的話。

他一直在看着波娃。

波娃已被那一脚踩在地上，滿頭柔髮在風中絲絲飄拂，臉却埋在砂子裏。

她一直都這麼樣躺着，沒有動，也沒有抬頭。

這是不是因爲她不敢抬頭面對小方？

小方很想就這樣走開，不再理她，可是他的心却在刺痛。

卜鷹又在問他：「你的劍呢？」

「不知道。」劍已不在他身旁。

「你不想找回你的劍。」

「我想。」

卜鷹忽然冷笑：「你不想，除了這個女人外，你什麼都沒有想。」

小方居然沒有否認，居然伸出了手，輕撫波娃被風吹亂了的頭髮。

在卜鷹面前，他本來不想這麼做的。可是他已經做出來了，已不是出自同情憐憫，也不是因爲一時衝動，而是因爲一種無法描述，不可解釋的感情。

他知道這種感情絕不是卜鷹能够瞭解，他聽見卜鷹的冷笑聲忽然遠去。

天地間彷彿只剩下他們兩個人，可是他已不再孤獨。

他扶起她，用雙手捧起她的臉，她眼中仍是空空洞洞的沒有表情，却有了淚。

淚痕滿佈在她已被砂粒擦傷的臉上，他忽然下定決心，一定要讓她明白他的心意。

「這不是你的錯，我不恨你，不管你以前做過什麼事，我都不在乎，只要我還能活一天，我就要照顧你一天，絕不讓你再受人擺佈，被人欺負。」

她默默的聽着，默默的流着淚，既沒有解釋她的過錯，也沒有拒絕他的柔情，不管他怎麼做，她都願意承受依順。

於是他抱起了她，大步往前走，能去多遠？能活多久？他既不知，也不在乎。

他還沒有走出多遠，就聽見了一陣駝鈴聲，比仙樂還悅耳，比戰鼓更令人振奮的駝鈴聲。

然後，他就看見了一隊他從未見過的如此龐大的駝商。

× × ×

無數匹駱駝，無數件貨物，無數人，他第一個看見的是個駝子，跛足，斷指，禿頂，瞎了一隻眼的駝子，看來却仍然比大多數人都高大兇悍。

對這種人說話是用不看兜圈子的。

「我姓方，」他直接了當的說，「我沒有水，沒有食物，沒有銀錢，我已經迷了路，所以我希望你們能收容我，把我帶出沙漠去！」

駝子用一隻閃閃發亮的獨眼盯着他，冷冷的問：「既然你什麼都沒有，我倒爲什麼要收容你？」

「因爲我是個人，你們也是人。」

就因爲這句話，所以他們收容了他。

（二）

駝隊中的商旅來自各方，有裝束奇異而華麗的藏人，有雄壯堅忍的蒙人，有穿紫衫的不丹人，也有滿面風塵，遠離故鄉的漢人。

他們販賣的貨物是羊毛，皮革，硼砂，磚茶，池鹽，藥材，和麝香。

他們目的地是唐時的吐魯蕃國，都邏娑城，也就是藏人心目中聖地「拉薩」。

他們組成的份子雖複雜，却都是屬於同一商家的，所以大家分工合作，相處極融洽，有的人照料駝馬，有的人料理飲食，有的人醫治病患，還有一組最強壯慓悍的人，負責防衞瞭望，對抗盜匪。

收容小方的駝子，就是這組人其中之一。

小方已聽說他們的首領，是個綽號名叫「班察巴那」的藏人，却沒有見過他，因爲他通常都在四方遊弋。

他不在的時候，這一組人就由那駝子和一個叫唐麟的蜀人負責管轄。

要管轄這批人並不容易！

那駝子雖然是個殘廢，但是行動輕捷矯健，而且神力驚人，數百斤重的貨物包裹，他用一隻手就能輕易提起。

小方已看出他無疑是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唐麟深沉穩重，手指長而有力，很可能就是以毒藥暗器威震天下的蜀中唐門子弟。

可是他們提起「班察巴那」時，態度都十分尊敬。

小方雖然還沒有見過這個人，却已能想像到他絕不是容易對付的。

× × ×

隊伍行走得並不快，駱駝本來就不喜歡奔跑，人也沒有要急着趕路。

太陽一落山，他們就將駱駝圍成一圈，在圈子裏的空地上搭起輕便的帳篷，小方和波娃也分配到一個。

第一天晚上小方睡得很熟。

在這麼樣一個組織守護都非常嚴密的隊伍裏，他已經可以安心熟睡。

他希望波娃也能好好的睡一覺，可是直到他第二天醒來時，她還是痴痴的坐在那裏，眼中雖已無淚，却有了表情。

她眼中的表情令人心碎。

雖然她一直都沒有說過一句悔恨自疚的話，可是她的眼色已比任何言語所能表達的都多。

小方雖然已原諒她，她却不能原諒自己。

他只希望時間能使她心裏創疤平復。

× × ×

他醒來時天還沒有完全亮，駝隊却已準備開始行動。

他走出帳篷時，駝子已經在等着他。

「昨天我已將這裏的情況告訴你，你已經應該明白，這裏每個人都要做事。」

「我明白。」

「你能做什麼？」

「你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駝子冷冷的看着他，獨眼中精光閃動，忽然閃電般出手。

他的左手已經只剩下兩根手指，他出手時，這兩根手指好像忽然變成了一把劍，一柄錐子，一條毒蛇，一下子就想咬住小方的咽喉。

小方沒有動，連眼睛都沒有眨，直到這兩根手指距離他咽喉巳不及五寸時，他的身子才開始移動，忽然就巳到了駝子的左側。

這時駝子的右掌巳擊出，這一掌才是他攻擊的主力，他揮舞時帶起的風聲，巳將帳篷震動。

可惜他攻擊的目標巳經不在他計算中的方位了。

小方巳看出他的指劍是虛招，小方動得雖然遲，却極快，小方移動的方向，正是他這一拳威力難及的地方。也正是他防守最空虛之處。只要一出手，就可能將他擊倒。

小方沒有出手。

他巳經讓對方知道他是不容輕侮的，他巳將「以靜制動，以慢打快，後發先至，後發制人」，這十六個字的精義表現出來。

駝子也不再出手。

兩個人面對面的站着，互相凝視了很久，駝子才慢慢說：「現在我巳知道你能做什麼了。」他轉過身，「你跟我來。」

× × ×

現在小方當然也知道駝子要他做的是什麼。

爲了生存，爲了要活着走出這片沙漠，他只有去做。

他一定要盡力爲自己和波娃爭取到生存的權利，不能不死的時候，他一定全心全意的去求死，能够活下去時，他也一定全心全意的去爭取。

（本章終）

▲暴死

（一）

唐麟身長不及五尺，體重只有五十一斤，可是全身上下，每一寸地方都充滿了可怕的勁力，每一塊肌肉，每一根骨骼，每一根神經，都隨時保持着最健全的狀況，隨時可以發出致命的一擊。

他屬下的人雖然都比他高很多，可是站在他面前時，絕不敢對他有一點輕視。

他們這一組的人，其中不但有來自關內的武林豪傑，也有關外的力士，異族的健兒。

現在他們又多了一個同伴。

「他姓方，」駝子將小方帶到他們每日凌晨的聚會地：「我想用他。」

「他有用？」唐麟問，只問了這句。

「有。」

唐麟不再開口，他信任這個駝子，他一向不多話。

可惜別人並不是這樣子的。

這一組人飛揚跋扈，野性未馴，誰也沒有把別人看在眼裏。

幾個人交換了眼色，第一個出頭的是馬沙。

× × ×

馬沙高大粗壯，一身蠻力，是蒙藏一帶出名的勇士，也是數一數二的摔跤好手，要找別人的痲煩，第一個出頭總是他。

「我來試試他有多大的本領。」

喝聲出口，他一雙連蠻牛都能摔倒的大手，巳搭上小方的肩。

小方的人立刻被摔得飛了出去。

馬沙大笑，剛剛笑出來，忽然就笑不出了，剛剛明明巳經被他摔出去的人，忽然間又巳回到他面前，還是站在原來的地方，還是原來的樣子，好像根本沒動過。

「好小子，果然有兩手。」

馬沙大吼，使出了摔跤中最厲害的一着，據說他曾經用這一着摔死過一頭熊。

可是這次小方連動都沒有動，兩條腿就好像生在地上似的。

馬沙吐氣開聲，野獸般低吼，將全身氣力全都使出。

這次小方動了。

他的肩軟軟一卸，馬沙蠻牛般的身子忽然凌空翻了個跟斗，仰天跌倒，幾乎把沙地砸出一個坑來。

就在這時，一把寒光閃閃的解腕尖刀出鞘，一刀刺向小方的腰。

「你再試試這一刀。」

這人先出手，再出聲，果爾洛族的戰士要殺人時都是這樣子的，「加答」就是他們之中最兇悍的戰士之一。

對他們來說，殺人就是殺人，只要能殺得死人，不管用甚麼法子都同樣光榮。

喝聲出口，他的刀鋒幾乎巳刺入了小方的腰，可惜他的手腕也巳被小方摔住，然後他的刀就到了小方另一隻手裏。

小方沉沉的說：「你要殺我，我就該殺你，你殺不死我，就該死在我手裏。」

他又向加答問道：「這樣子是不是很公平？」

加答頭上巳痛得冒出了汗，手腕幾乎巳被摔斷，却還是咬着牙說：「公平！」

小方笑了，忽然鬆開了他的手，把他的刀插回他塗了油的牛皮鞘刀裏。

「我不能殺你，因爲你是個勇士，不怕死的勇士。」

加答瞪着他，忽然對着他伸出了舌頭，伸得很長很長。

他絕不是在做鬼臉，他臉上的表情嚴肅而恭敬。

然後他從懷中拿出一塊月白色的絲巾，用雙手捧上，放在小方足下。

幸好小方巳在這一帶走過很多地方，總算沒有誤解他的意思。

向人吐舌頭，就是藏人最高的禮節，表示他們對你的尊敬。

那塊淡色的絲巾，就是藏人最重視的「哈達」，如果一個人向你獻出哈達，就表示他巳將你當作他最尊貴的朋友。

× × ×

所以小方在這裏至少巳經有了一個朋友。

（二）

沒有別的人再出手，每個人看着小方時，眼色都巳跟剛才不同。

小方知道他們巳接納了他。

駝子一直冷眼旁觀，這時才開口。

「我們這一組的代號是『箭』，現在你巳是『箭組』的人，也得像別人一樣，每天輪班一次，我們這一次帶回去的貨物很貴重，只要有可疑的人想來動我們的貨物，你就可以殺了他。」

他冷冷的接着道：「你甚至可以用剛才加答要殺你的方法殺了他。」

唐麟道：「今天你是在黃昏時當班，我派加答跟你一班，到時，他會去跟你連絡。」

駝子道：「現在你可以回去照顧你的

女人了。」

他的獨眼中忽然露出笑意：「那個女人看起來是個好女人，這裏的女人太少，男人太多，你要特別小心。」

× × ×

小方默默的聽着，默默的走開，走出沒多遠，就聽見唐麟在問駝子。

「這個姓方的武功很不錯。」他問：「你知不知道他的武功來歷？」

「不知道。」

「你有沒有問過他？」

「沒有。」

「爲甚麼不問？」

「因爲……」

小方沒有聽見他們下面說的話，因爲駝子的聲音忽然壓得很低，他也走遠了。

（三）

隊伍蜿蜒前行，走得很慢。

有的人爲了表示對聖地的嚮往虔誠，三步一拜，五步三叩。

波娃却分配到一匹駱駝，她痴痴的坐在駱駝上，眼中還是一片空洞迷惘，彷彿甚麼都沒有想，又彷彿想得太多。

小方心裏却一直在想着駝子剛才說的那句話。

——我們這次帶回去的貨物很貴重，只要有可疑的人接近，你就要殺了他。

小方不能不懷疑。

難道他們這次帶回去的這批貨物，就是那三十萬両黃金？

難道這些人就是貓盜？

用這種方法來掩飾他們的身份雖然不能算太好，可是要將三十萬両黃金運出沙漠，除了這法子外也沒有再好的法子了。

「箭組」中那些來自各方的鬥士，如果有戴上有貓耳的面具，豈非立刻就可以變成貓盜？

他們的行踪，雖然可疑，但是其中也有問題。這麼龐大的隊伍行走在沙漠上，衞天鵬絕不會沒有注意到。

衞天鵬爲甚麼沒有對他們採取行動。

如果他們眞的是貓盜，爲甚麼要接納小方這麼樣一個來歷不明的陌生人。

小方決定不再想下去。

不管怎麼樣，這些人總算對他不錯，如果不是他們收容了，現在他很可能巳經在兀鷹的肚子裏。

× × ×

食水是被嚴格管制着的。

負責這件事的人姓嚴，叫嚴正剛，他的人如其名，剛正公直，一絲不苟。

在旅途中每個人都難免有病痛。

負責照料病患的，是個從關中流浪到這裏的落拓秀才，瘦弱佝僂，滿面病容，雖然他連自己的病都治不好。大家却全都對他十分信任尊敬，都稱他爲宋老夫子。

小方很快就認得了他們，却一直沒有見到那位行踪飄忽的「班察巴那」，也沒有再見到衞天鵬。

衞天鵬竟似完全沒有注意到沙漠中有這麼樣一個龐大的隊伍。

× × ×

黃昏。

駱駝又被圍成一圈，帳篷又架起。

波娃顯得更憔悴，更嬌弱，有時雖然會偷偷的看小方一眼却始終沒有開過口。

幸好她還是那麼順從，小方要她吃喝，她就吃喝，要她睡下，她就睡下。

這種態度更令人心酸。

他本來想多陪陪她的，可是加答巳經來叫他去當值了。

貨物都巳被駝背上卸下，集中在一個地方，堆得像是個沙丘。

從黃昏到午夜，有十二個分成六班巡邏，小方和加答就是其中之一，無論誰想要拆開一包貨物來看，都很難不被發現。

小方根本巳拒絕去想這件事。

「富貴神仙」的黃金巳經太多了，本來就應該分出一點給別人。

天色漸暗，他們在貨物附近巡弋，加答始終故意落後一步，表示他對小方的尊敬！

小方不說話，他也絕不開口。

先開口的當然是小方：「我看得出馬沙是個勇士，他是不是你的朋友？」

「是的，」加答的臉色很沉重，「但是，我以後恐怕永遠看不見他了。」

「爲什麼？」小方很驚異。

「太陽還在天正中的時候，他要我陪他去放糞，我沒有糞，我沒有去，他獨自去了。」

加答眼中露出了悲傷：「他去了後就沒有再回來過。」

小方瞭解他的悲傷。

在沙漠中，造成死亡的原因實在太多，任何人隨時都可能忽然像野狗般死在沙礫上，除了他眞正的朋友外，誰也不會關心他，更不會爲他悲傷。

× × ×

天色更暗，遠處忽然響出一陣胡哨，兩匹快馬飛馳而來。隊伍中也有馬匹。

「這是唐麟派出去找馬沙的人回來了。」加答精神一振，「馬沙一定也巳回來了。」

快馬奔來，他巳迎上去。馬沙果然也回來了，回來的却不是活馬沙。

這個神力驚人的勇士，數一數二的摔跤好手，頭頸巳被拗斷，竟是被人用摔跤的手法活活扼死的！

是誰殺了他？爲什麼要殺他？

沒有人知道。

神秘而可怕的死亡陰影，巳經像黑夜本身一樣，籠罩了這隊伍。

馬沙只不過是第一個暴死的人，他們回到巡邏的地方時，就發現了第二個。

× × ×

箭組中的好手如雲，有的善用刀，有的善用劍，有的精於角力摔跤，用長鞭的却只有一個。

孫亮用的是蛇鞭一丈三尺長的蛇鞭。

第二個暴死的人就是他，就被他自己的蛇鞭活活絞死的。

跟他同班巡邏的馮浩也失踪了，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找到他的屍身。

馮浩是金刀門的弟子，爲了一件命案，逃亡出關。

他用的是一柄金背砍山刀。

他的刀還在，頭顱却巳不在，他的頭顱就是被他自己那柄金刀砍下來的。

一夜中就巳有三個人離奇暴死，可是神秘的死亡還只不過是剛開始。

（本章終．全文未完）

武林軼事

希華·文
盧令·圖

鷹爪劉士俊 百戰揚威

苦心修絕藝 威名垂千古

鷹爪拳高手如雲，近人以劉法孟最有聲望，劉法孟病逝，他的女兒劉莉莉繼承衣鉢，設館授徒，至於上一代的鷹爪陳子正，是非常傑出的一個，再推上去，劉士俊的英名壓倒同門，故此，說鷹爪拳由他的手上發揚光大，並非過份，至於劉士俊如何獲得鷹爪拳的絕技，身經百戰，如何取勝，諒爲讀者喜歡閱讀的武林小品，值得揮筆一談。

劉士俊生於直隸雄縣孤莊頭，早歲家貧，以傭工度活，因他從小就體格雄健，力猛氣旺，且又嗜武，白晝雖然勞動多時，夜間仍然練習拳脚，絕無倦容，二十一歲，已屆長成，他的技擊亦有相當成就，沾沾自喜。

那時他以菜販爲業，白晝街市散盡，變成空場，他就在該處練武，習以爲常。那一個市場旁邊，雖是孤村，仍有一間寺觀，他偶然在該處放下一担瓜菜，就在寺門之外的空地上，揮拳踢脚，身手不凡，當時，純貞寺有一寺僧偶然看見，覺得他的脚快力猛，收拳和發拳都很有分寸，大聲喝彩，劉士俊登時精神一振，出拳更快，轉彎抹角的步法愈來愈急，打完一套少林拳後，就收拳向寺僧遙望，他竟然做得到氣不浮，面不紅，說話毫無喘息聲，實在難得。

當時他對寺僧說了一句：「我的拳法怎樣呢？」

從這句話看來，劉士俊顯然是很自負的了，道濟僧聽了，却向他望了一眼，說：「你的拳脚十分漂亮，可惜落場交手，受制於人。」

劉士俊冷然說：「可惜你是個和尚，否則我就要跟你較量高下。」

道濟僧說：「如果你有此興趣，我一定奉陪。」

道濟僧只是說了這一句，沒有移動脚步。劉士俊大聲說：「好的，我發招進攻了，請接招！」

道濟僧絕不理會，劉士俊急攻之下，突然仆倒，無法看清楚對方如何閃避，用那一種手法使他跌倒，站起來再鬥，第二次更加奇妙，他同樣的看不出寺僧如何出手。自己剛剛用連環拳出擊，忽然整個向前飛開，倒地打滾。

他知道這個和尚的拳脚，不同凡响，非常佩服，立刻跪在地上，用膝頭代步，逐步移動到道濟僧的臉前，懇求他收爲弟子。

道濟僧說：「你剛才所打的拳脚，並非眞正由名家學習得來，只是從若干武林高手偸學少許，把它併做一處，故此，你的動作看來漂亮，但却是活手少，死手多，故此，我看見你的拳，我就知道你很少跟名手過招，一打就輸。至於你所學的拳路，確是少林嫡派。」

說完他就扶起劉士俊，點頭說：「你想學眞正的拳脚，請隨老僧返寺再談。」

劉士俊喜出望外，立刻跟隨道濟僧入

寺。

回寺之後，道濟僧把他帶到寺內的一處荒廢園地，先行劄馬，跟住出手，每一手都是不同凡响的，看來有如老鷹忽起忽落，沒有一手拳脚在中路很平凡的打出，有如他剛才發招進攻的連環拳。

劉士俊看了幾手，略有所悟，點頭說：「你說得對，我的拳脚確是受制於你這種拳法之下，請問你這種拳脚是屬於那一種拳派呢？」

道濟僧說道：「我的師傅也是和尚，這一派拳脚，一向從方外人士傳到俗家，最初的一個高手，叫做瀝泉僧，他傳給岳武穆，後來岳飛組織岳家軍，大破金兵，就靠這種拳脚，故此，古代稱做『岳家鷹手』，原因是瀝泉僧所養的大鷹與大蟒相鬥，把蟒殺掉，瀝泉僧看了微有所悟，索性每日帶鷹出遊，放鷹與飛禽走獸相鬥，在旁冷眼偸窺學習得來，最主要的手法是刁，抓，肘，靠等，加上分筋錯骨，點穴閉氣等技，看起來並不壯觀，但却極端實用。」

說完，道濟僧還把他的法號告之，問劉士俊願不願留在寺內學技。

劉士俊未婚，亦無親人，以担瓜賣菜度活，當然可以久居寺門的。

他立刻點頭應允，說：「弟子不但願搬入寺門學習技擊，甚至削髮爲僧，並無人理會。」

這句話暗示他並無親人，並無牽慮，這種人能够專心學習技擊，料想道濟僧一定很高興收容他。

果然不出所料，道濟僧聽了臉有喜色，叫他即日放下瓜菜，帶備簡單衣物入寺長居。

三年後，道濟僧離去，臨別時，把鷹爪拳最凌厲的九手絕招傳授給他，說：「這九招是在危急關頭施展的，出手就使敵人重傷，非到萬不得已，切勿濫用。」

道濟僧走後，劉士俊也離開純貞寺，他與佛無緣，故此，在寺內住了三年，仍未削髮。

劉士俊本來就善於搏鬥的，孤村裏面居住的人都知道有他這個武林高手，他學習鷹爪門的絕技之後，反而變成沉默，不發一言，似乎舊日的拳技巳經退化，因此無人理會，他覺得雄縣孤莊頭一帶的地方太過貧瘠，英雄無用武之地，毅然離去。

那時直隸雄縣有力之輩，多數販賣硝磺牟利，劉士俊無法謀生，迫於加入這種販賣硝磺的隊伍。實則這種買賣是違法的，經常給官兵追捕，雖然他渾身武藝，但並不敢公然抗捕，有兵追近，便施展草上飛的功夫離開該處，幸而山深林密，且有無數寺觀，過半是荒廢的，他不愁沒有地方躲藏，兵過復出。

有一天，官兵追捕得緊，他初時躱在草叢中，後來兵過離去，忽然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一間客棧，停放幾輛鏢車，劉士俊看見即將入夜，便到客棧投宿，因爲該處房間太少，投宿的遠行人太多，鏢局亦有數人租賃大房，店翁楊伯婉詞拒絕，劉士俊迫於躺在走廊睡覺，爲蚊虫所擾，無法入夢，索性躍出店前，在草地上練習鷹爪拳，風聲虎虎，相隔一丈多遠的紙窗，爲之震裂。

寺僧隔窗窺望，不覺長嘆一聲，隨即趨前問他學的是否岳家鷹手拳？

劉士俊大吃一驚，說：「和尚知道我的拳脚是何種門派，實在難得。」

寺僧大笑，說：「你一定是道濟僧的徒弟了，是否如此？」

劉士俊恍然大悟，他的師傅以前說過，有一個師伯叫做法成和尚，立刻叩跪，尊稱師伯，說：「師伯大概是法成法師了，請恕弟子不知師伯雲遊到何方，今夜偶晤，正是天緣，就在此叩拜請罪。」

法成扶他起來，說：「我巳久疏拳脚了，以前巳經鬥不過道濟師弟，你從他那裏學到如此高超的拳脚，我並非你的對手，請在房裏休息，天色大明，然後上路，因爲鏢師徐遠添，身懷絕技，如果早行，天色未亮，恐怕徐鏢客以爲你是刦匪，出手傷人。」

當時劉士俊年少氣盛，早就渴望碰着高手較量武功，聽了心上一喜，雖然在法成師伯臉前點頭答應，搬入房中休息，但在天色仍未亮透，僅見曙光之際，他就背負行囊，悄然離去。

那時他從走廊投身戶外，發覺三輛鏢車巳經開出，可見徐遠添巳率衆護鏢驅車而去。

要是他想跟這個鏢客較量，正好趁着陽光未出，尾隨而出，打定主意，他就大步走向前面去。

他的脚步如飛，走了半個時辰，突然看見一人用靑巾包裹頭部，雙手放在背後，鏢車就在前面，劉士俊走近，大喝一聲，問他是否鏢師徐遠添。

徐遠添忽然亮刀，刀從背出，劉士俊從道濟僧學過空手奪白刃，絕不畏懼，立刻跟他苦鬥，殊不料對方的刀法神妙無比，一鬥再鬥，竟然不敵，翻身急逃，徐遠添啣尾窮追。快要追到，寺僧法成忽然出現，喝令他止步，徐遠添遷怒於法成僧，放過劉士俊，舞刀砍殺，他的刀子還沒有劈下來，忽然棄刀，右臂發生劇痛，法成僧冷笑，轉身急走，迅即去得無影無踪。

當時兩人相鬥之處，正是一間寺門的戶外，料想寺僧巳入寺中，徐遠添跟着走進去，看見劉士俊也在寺中，覺得驚奇，正想問個明白，劉士俊巳經開口，說道：「我並非刦匪，因爲師伯說你的武藝超羣，勸我不要在黎明之前離開客棧，我想看看你的武功，故此，追踪而至，我們兩人相鬥，給你追逐時，有人攔途截擊，我並不知道這個怪客是誰，我只是偶然的走進來看看而巳。」

徐遠添聞言後，說：「我正是追踪怪客入內的，此人頭纏住白巾，看來似是和尚，我們在寺內搜索，便可以知道這種秘密了。」

劉士俊跟他作伴，在寺內到處搜索，忽見內進的一個大堂裏面放置十多種武器，又見壁間所掛的籐條，尾端鑲以鋼鐵，徐遠添微有所悟，站着看看，忽聞背後有脚步聲，他轉身一望，劉士俊同時轉身，突然看見法成僧，立刻走前兩步跪下，法成僧把他扶起來。

徐遠添看了，便知剛才攔住自己，出手就贏的一個人必是這個和尚，心上一喜，立刻趨前叩拜。

法成和尚很高興，說：「兩人都想練習武藝，我先行請兩位較量，看看你們出手如何，不必用刀，空拳相鬥好了。」

劉士俊和徐遠添聽了，欣然點頭，相對拱手爲禮，立刻發招，因爲兩人的拳脚根底非常雄厚，苦鬥十多個回合，仍不分勝負，法成和尚大喝一聲，叫兩人分開，說：「兩位的武功已經登峯造極，一人可敵百人，除非武林高手，不易抵抗，我想把本門拳脚教授兩位，先請兩位發招，一齊向我進攻，試試本門的絕招。」

既然法成僧有命，劉士俊立刻依從，徐遠添亦在另外一邊，分左右進攻，殊不料剛剛交手，兩人就覺得右臂和左腿同時發生劇痛，筋骨被扭，無法再戰，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由這一點看，法成僧的武功比較道濟僧的更勝一籌，直到此時，劉士俊然後獲悉，不勝欽佩。

當時劉士俊以私梟爲生，太過無聊，早已想另謀出路，既然法成僧有意傳授絕招，當然很高興留居寺內。

至於徐遠添，因爲責任在身，必須完成任務，故此送鏢後十日，再返寺內與劉士俊一起學習武功。

因爲劉士俊身高力壯，法成僧除了授以鷹爪門最深奥的絕招之外，還以花槍傳授給他。

至於徐遠添，他一向擅長單刀，便以更精妙的刀法傳授，兩人同在寺內留居兩年過外，然後分手。

劉士俊前後苦練鷹爪拳已經五年有多，因爲他一向並無恒產，並無親友依附，不做私梟，便要賣武爲生，離開寺門，他就遠走京都。

又因他沒有兵器，只用長竹賣武，此外，他還沒有小童敲鑼打鼓，亦無藥丸，只是表演槍法和拳技，盼望在旁觀看的人給以賞錢。

這樣冷落的賣藝場面，照理是無人過問的，但因當時北京名手輩出，有六七個名家精通技擊，設館授徒，看見劉士俊賣武，用竹不用槍，放聲大笑，殊不料他們分別下場跟他交手，不管赤手空拳打鬥，抑或用武器搏鬥，俱是接手即敗的，因此他聲譽鵲起。

某天，當地的名拳師張雲盛，擅長花槍，落場用拳脚較量，輸了一場，他叫人到武館拿出兩枝花槍來，迫他再度分個高下，且不准用竹相鬥，劉士俊如命，取槍應戰，交手之際，張師傅猛力衝刺，劉士俊連擋三招，竟用槍尾化爲棍尾，向對方當胸戳去，張雲盛應聲而倒。

這一戰更加顯出他的威風來，旁觀者掌聲不絕，賞金無算，繼而有人撥開各人走出，自稱徐天，另一人是蕭賓，兩人合力借欵給他，便在廣場附近正式設館授徒，並執弟子禮。

於是，劉士俊就以拳師的姿態出現，在門外高掛大旗，寫明鷹爪門劉士俊，形勢轉佳，他看了亦覺心慰。

一月之後，一人自命不凡，姓曾，單名一個七字，自稱曾老七，年約四十，故意在兩大門派之旁的拳場空地賣武，大言不慚，當時楊白猴和董老公兩人，聲譽最高，他故意大聲疾呼，認爲楊董兩人絕不能够純盜虛聲，指名罵戰，楊董兩派的門徒偶然看他賣武，聽了此言，轉告師傅，楊白猴說：「這種人正是無名之輩，勝之不武，不必下場交手。」

至於董老公，亦抱此種主意，輾轉傳入曾老七的耳中，他知道兩個拳師都不願跟他交手，便把賣武場移到劉士俊的門外，相距僅有數十步，門人說：「師傅一向勇猛非常，何以他在門外賣武，你却視若無睹呢？」

劉士俊說：「楊董兩大拳師尚且容忍他，不想與鬥，我怎會無緣無故的跟他展開生死鬥呢？」

說完這句話，他就叫門人不必再談此事。

三日後，曾老七的賣武場所愈迫愈近，距離劉士俊武館僅有五十步，看來他如果不再理會，此人再過幾天就在門外十步之處賣武了，劉士俊忍無可忍，便穿了輕便衣裳，看他如何表演武功。

早上行人較多，陽光漸盛，劉士俊置身於圍觀賣武的人叢之內，看見曾老七表演潭腿，脚法異常靈活，發拳有威，他看見這傢伙忽然轉身踢脚之際，在人叢中吐痰，那一口黃痰剛剛吐在他的脚上，曾老七突然收脚，怒目而視。

劉士俊很悠閒的說：「並非我的一口痰吐在你的脚上，我只是偶然吐出，你偶然轉身踢脚，踢中那一口痰吧了，如果你認爲我觸犯虎威，我就趨前用手帕替你抹痰，作爲謝罪。」

曾老七傲然點頭說：「好的，請你抹痰。」

劉士俊走近，用手帕抹痰，故意誘他發招，果然不出所料，曾老七忽然起脚，那一條腿仍是轉身踢出的，橫掃千軍，向他的後腦打去，如果他給這一脚踢中，必然倒地身亡，他的來勢這樣兇狠，劉士俊勃然大怒，脚鋒剛剛踢到，他就倒地避過了它，跟着以鷹爪向上一抓，先行抓住曾老七的右脚大筋，然後用另外一手把他整條脚抓起來，向外拋擲，曾老七飛越人叢二丈過外跌下來，腰間發生劇痛，勉强掙扎爬起，觀衆嘩然。

劉士俊撥開人叢走近，大聲說：「我就是劉士俊，像你這樣武功低劣的人，竟然斗胆到京都賣藝，口出大言，眞是班門弄斧。我的武館就在此地，你回去休息之後，隨時上門找我，用拳脚較量抑或用武器相鬥，我都樂意奉陪。」

曾老七雖深感慚愧，但仍口出大言，說：「劉師傅，十年之後再見！」

他掙扎走動，回到演武的場地，檢起武器銅鑼，悄然離去。

劉士俊回到武館裏面坐定，門人說：「師傅，爲甚麼你不直接落場，跟他交手呢？」

劉士俊說：「天下能人極多，我不知道他是否身懷絕技，故此吐痰激怒他，怒則氣浮，跟着我肯替他抹痰，使他自驕自大，驕則無備，因此我出手就赢，交手之後，我才知道他的武功不過如此，就算明打明的落場較量，他仍非我的對手。」

從這番話看，劉士俊確是智勇雙全的，不止武功蓋世，後來楊董兩人聽了，並覺心服，於是三大門派坐鎮京都，彼此各不相犯。

劉士俊在京都一住七年，聲譽極响，因爲七年之前他教授過的一個文人「王謀」進京考試，放榜後有了聲名，出任廣東道台，到劉士俊武館相敍，盼望劉士俊護他離京赴粵，當時劉士俊覺得在京都已經有七年之久，微覺厭倦，早就想到別個省份遊覽，聽了欣然色喜，便即護王與家眷一同返粵。

說到這裏，該談談舊事。原來劉士俊離開法成僧，回到故鄉直隸雄縣居住時，他因武藝超羣，當地懂得武術的師傅，都是甘拜下風的，沒有人敢捋虎鬚，後來縣令慕他的名氣，到來拜訪，不久，保定有一個藩司的家內被盜，損失極大，並且留下標誌，大書「白回子」這三個字，至於白回子，乃是雄縣的劇盜，飛簷走壁，無所不能，犯案纍纍，官吏無人斗胆前往捕捉，此案發生，藩司命令雄縣的縣官，限期緝拿，並且派出遊擊三百，助他剿匪，雄縣的縣令一向佩服劉士俊，千方百計懇求劉士俊緝白回子歸案，劉士俊說：「我的技藝只能近擊，不能够遠攻，白回子疾如鷹隼，捷若猿猴，恐怕不是我的能力能够制服的，不過，受了我公之命，當必竭力而爲。」

說完他就帶同騎兵數十人疾馳到白回子居住的大屋之前，重重包圍，劉士俊單身入內，走入第一重門戶，站着說：「白回子，你犯案太多，縣令派我前來，請你歸案，自首減罪，我並非你的敵手，但仍在戶外等候，如果你能够殺敗我，我就甘心情願替你代罪，到縣官那邊去，以酬知己，倘若你越過後屋的圍牆逃走，殊非英雄之擧。」

白回子在屋內應聲說：「好。」

這個好字剛剛說出，白回子就由門內飛躍而來，左手握着籐牌，右手執着單刀，縱跳如飛，連跳幾步，站在劉士俊的臉前，說：「看刀！」隨即進馬發招，刀快如風，加上了他的藤牌，左擋右閃，正是花槍的尅星。

等閒之輩，實在無力相鬥，劉士俊得到鷹爪門的絕技，便可打個平手，一槍刺去，對方用藤牌擋住，就地直滾上來，用刀削脚，劉士俊急忙將槍尖壓地，飛身躍過藤牌之上，然後拔槍再刺，人沒有落地，槍已先到，白回子大吃一驚，急忙避開，兩雄相遇，苦鬥一個時辰，仍然不分勝負。忙急之間，劉士俊想起道濟僧臨走說的九個攞命絕招，迫不得已然後施展，於是說：「白回子注意，此乃絕招，你無從招架，死了不能怨我。」

劉士俊說完，忽然棄槍而去，白回子大感驚奇，仍然照常進攻，用藤牌伸過去，再用刀鋒劈脚，殊不料劉士俊正想他如此，雙手齊出，握住藤牌，使勁壓下去，那雙手正是苦練多年的鷹爪，直入藤牌之內，一壓就使白回子無力招架，連入帶刀，被藤牌冚住，既不能出，又不能脫，逐漸窒息暈倒，無力抗拒，因此被捕。

這一手，「雙鷹穿雲」的絕招，擒了白回子，當時劉士俊以爲此後永無見期，不以爲意，只是知道白回子被押到保定認罪之後，不知所踪，他以爲白回子被判重刑，料無生理。

殊不料他護送徒弟王謀到廣東做省台之際，竟然相遇。

原來白回子當時被捕之後，以財買命，賄賂縣中官吏，只是發往廣東居住，不准回到北方，白回子身上有金，到達廣東之後，即改營商業，此時適值新官到任，白回子便以巨商身份，設宴欵待，席間兩人相見，爲之愕然。

劉士俊暗想，白回子必然仇恨他，存心報復，故此，他不能不存戒心。說也奇怪，見面後，白回子不但毫無敵意，還臉露笑容，談笑風生。

此種反常的態度，更加使劉士俊發生驚奇之感，不過，事已至此，只好隨機應變了。

過了三個月，白回子仍無異動，他索性單刀直入，找白回子杯酒言歡，白回子並無惡意，反而懇他收其子爲弟子，劉士俊無法推辭，只得勉强答應，同時心裏另有想法，他以爲白回子的兒子變成自己的入室弟子，如果白回子暗算自己，亦當有所顧忌，因此笑着答應將絕技傳授其子，保持假局。

如是者兩年，彼此相安無事，白回子之子在劉士俊指點之下，武功躍進，白回子亦感興奮。豈料劉士俊門徒王謀突然暴斃，他也無意留粵，於是，帶白回子的兒子到白家，將實情奉告，自稱在數日內扶棺北上，並說其子的武藝大有進展，不負所托。

白回子先行道謝，然後向他的兒子說：「劉師傅的花槍天下無敵，你學了不過兩年，料想仍未升堂入室，我很希望你能多學點武藝，最好你現時在我臉前用槍跟師傅交手玩玩，讓我在旁觀看。」

其子生性純厚，聽了依言行事，便即檢槍，那時地上放置兩條花槍，其子先檢一條，劉士俊也俯頭想檢另外一槍，殊不料白回子乘他俯低拾槍之際，忽然從後撲攻，以雙飛腿連環襲擊，打算一脚攞命，怎料劉士俊爲人十分機警，聽見背後風聲，槍也不要，疾忙滾地，白回子連發七脚，他連滾七次，脚力已衰，劉士俊突然躍起反攻，標馬上前，一手插進白回子的左脇，血湧如泉。

其子看見父親身受重傷，將近氣絕，跪下求師恕命，劉士俊說：「你的父親不仁不義，懷着殺機，等候兩載，然後出擊，陰險異常，如非我善於戒備，有所防範，必然喪生，他簡直是自作自受的，不必求我。」

話雖如此，其子再三哀求，泣不成聲，劉士俊看了不忍，勉强施救，着他將白回子平放在地，然後雙手撫摩他的胸部，另用內功止血，如是者連續不息半個時辰，白回子然後甦醒過來，長嘆一聲，有如夢中復活，他無法站起哀哀的說：「天下間確有能人絕招，不勝佩服死亦無憾。」

劉士俊不想傷他，悄然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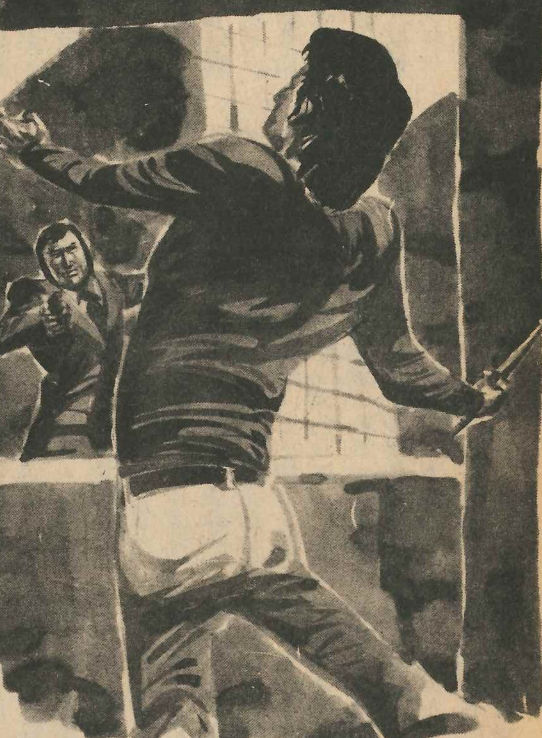
三日後，劉士俊扶棺北上，白回子帶着兒子送了一程，贈以百金，洒淚而別。他因恐對方誤會，緊隨在棺後，仍隔二十步，可見此乃誠意相送的表現，送仇有如送友，亦屬難得。

此後劉士俊把鷹爪門的拳脚發揚光大，開枝散葉，不必細表。（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文·馮嘉
圖·盧令

神槍無情（三）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馬洛憑貝絲的速寫，終於查出兇手是專業殺手丁高，那日他和莉娜往郊外海灘，本想引丁高現身，詎知抵達一座樹林時，驀發現有兩輛汽車跟踪他們，而司馬洛穿過樹林後，後面突傳來槍聲，司馬洛急折回，見一輛汽車中，一男子被槍殺，伏屍車中——

殲隊殺人者　追踪綁架人

血流得一車都是，就像打翻了油漆。

那些血是還未凝結的，事實仍然在流着。這人死了不會超過三分鐘。現在情形很明顯了，那部剛剛逃走了的車子就是兇手的車子了。是丁高嗎？

還是來不及了。車子與步行不同，在這短短一段時間之內，那部汽車可能已經開到很遠，司馬洛細細審視一下車中那個死去了的人。不是本地人，是一個拉丁美洲人，身裁矮矮小小的，皮膚黝黑，上唇有兩撇小鬚。

司馬洛考慮了一會，才終於用手帕隔着手，拉開車門，伸手進那人的衣袋裏去搜索一番。他搜出了一張證件，使他感到很濃厚的興趣的，那就是一張領事館的職員證。這人就是沙治亞領事館的職員。

爲什麼他會跟踪司馬洛及莉娜到這裏來？爲什麼他會被丁高殺掉？憑跡象看，憑殺人的方式看，殺他的人顯然就是丁高了。

司馬洛繼續作了一番仔細的搜索，但再也找不到什麼綫索了，便離開了車子，回到下面的海灘上。

莉娜仍然在海中心載浮載沉着。司馬洛猛揮着兩手，表出情形緊急，要召她回來。莉娜是一直注意着岸上的情形，當然看得見的。她便忙向岸上游回來了。

她濕淋淋地跑上沙灘，跑到司馬洛的車子旁邊，看看司馬洛，問道：「發生了什麼？」

「沙治亞領事館的魯雲遜，」司馬洛說：「你可認識他嗎？」

司馬洛告訴她發生了什麼，告訴她魯雲遜已經死了，就死在那車子之中。

莉娜發呆了好一會，然後呼出一口氣：「這眞是不可思議的！」

「我也覺得奇怪，」司馬洛說，「這個魯雲遜是幹什麼的呢？」

「他就是和我們聯絡，安排羅其那件事的人！」莉娜說。

「我看情形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有兩個人跟踪我們，並不是同黨的，丁高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就是這個魯雲遜。丁高當然是打算殺死我們的，魯雲遜究竟是什麼來意，沒法知道了，總之丁高殺了他。」

「我們回家去吧！」莉娜發抖着說，「我很冷！」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我們回去好了，因爲看來丁高是不會再來的！」

他們上了車，莉娜脫下泳衣，穿回衣服。很奇怪，一個女人假如容色欠安詳的話，她的美麗是會大大失色的。莉娜就是這樣。雖然同是那具肉體，但是現在，袒裼裸裎在眼前時，那幾條似乎鬆垂得多了。連那乳頭的顏色也深得多，使人難與綺念。

車子在公路上行駛着的時候，司馬洛是一直注意着照後鏡中的，但是看不見丁高來跟踪了。

司馬洛咬着牙，恨恨地說：「我們並沒有什麼成績，反而丁高有了成績，我們帮助了丁高抱魯雲遜引來，給他殺了！」

莉娜緊緊抱着自己的身體。「司馬洛，我現在考慮改變主意了，不如你把我交給警方吧，我願意接受法律的判裁，我相信關在監裏會安全得多的！」

司馬洛搖搖頭：「不，莉娜，我不想你給關進監裏，你在我身邊的時候，我的機會會高得多的！」

「我不想死！」莉娜叫道。

「你不會死，」司馬洛說，「跟我回去，我配給你一些武器作爲自衞好了。」

「假如回家時他已經在那裏等着我們呢？」莉娜問。

「那正是我所歡迎的，」司馬洛說，「假如他是在那裏等着我們，我們就可以攤牌了！」

他們回到家。結果丁高並沒有在家裏等着他們。司馬洛進入浴室，打開藥櫃，再打開藥櫃的夾層，原來這藥櫃的後面，

還有一重暗格的，整隻藥櫃，可以像一度門一樣拉出來。

那裏面雜亂地放着許多東西。許多很奇怪的細碎東西。就像一堆無用的雜物，但其實每一件東西都是有用的，而且有着超卓的用途。司馬洛就從這堆雜物的裏面揀出了兩件奇怪的東西，這兩件東西都是差不多的，是兩隻女人用的香水噴霧器，一隻金色，一隻黑色。

司馬洛把這兩隻噴霧器放進莉娜的手中。

「這是什麼？」莉娜皺眉看着這兩件東西，一面就想伸出姆指去按那噴霧器上的掣。

「不，不要按！」司馬洛連忙加以制止，並且解釋：「這並不是給你化粧用的，小姐，金色的這一瓶是烟幕，黑色的這瓶是迷烟，按了黑色的這一瓶，就會有一陣迷烟把你籠罩着，你和你身邊的人就會失去知覺，要幾個鐘頭後才能醒過來。按了金色的這一瓶，則你的周圍便會給白烟籠罩着，什麼都看不見，這樣，假如有人要殺你，都會給暫時制止了！」

莉娜再拿起那兩隻噴霧瓶，細細端詳着，就像不相信這兩件小小東西能有這麼大的威力似的。不過她當然也不敢一試。

「丁高喜歡用刀子割斷人家的喉嚨，」司馬洛解釋，「這一點跟我這兩件秘密武器是很配合的，因爲用刀割斷別人的喉嚨，第一步就是一定要近身，而你可以在對方近身之前應用這兩件東西。」

莉娜抖了一抖，把這兩件東西放進手袋。

「假如他比我先醒呢？」她問。

「那已經是幾個鐘頭之後，」司馬洛說，「我應該可以起來的了！」

莉娜點點頭：「好吧，我再相信你一次，司馬洛！」

「以往我也沒有令你失望，」司馬洛說，「不然，你也不能活到現在了，是不是？」

莉娜低下頭，不知她是不是在感激。跟着，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接聽，對方是一把柔和的男人聲音，帶着濃重的別國口音。

「我想跟一位朱利夫人講幾句話！」電話中那把聲音說。

「是誰找她？」司馬洛皺着眉問？

那人遲疑了一下。「我是沙治亞領事館的，請你替我告訴她吧！我知道她是在你這裏的！」

司馬洛把電話交給莉娜，莉娜聽了一陣，回答着：「呃——我不能肯定，請你等一等！」她用手掩着話筒轉問司馬洛：「他要跟我們講講。」

「他是誰？」司馬洛問。

「他是魯雲遜的同事。」莉娜說。

司馬洛點點頭：「答應跟他見面吧！」

莉娜於是又拿開掩着聽筒的手，跟對方說了一會，後來又說：「等一等！」她又用手掩着聽筒，轉向司馬洛：「他說要我們到他的領事館去。」

司馬洛搖頭：「不，我不要到他的領事館去，叫他找一個中立的地方吧！」

莉娜又轉向聽筒，跟那人商量了一番，最後終於議好了一個地點了。

× × ×

那個地點是公園的山崗上，那裏全部是空曠地方，不容易有什麼埋伏或者陷阱的。司馬洛跟莉娜一起到達了公園。

他們通過那些遊人的中間，向那座小山崗走去，就像是一雙情侶似的。

他們到了地方。那裏，一座涼亭中已經坐着一個人了。一個身裁矮小，而穿着畢挺西服的人，唇上蓄着兩撇小鬚，型格跟那個魯雲遜頗爲相像，因此他說他是魯雲遜的同事，就似乎不是冒認的了。而且莉娜也認得他。司馬洛與莉娜來到他的身邊，莉娜就爲他們介紹。「這是司馬洛先生，這是卡文先生！」

卡文小心打量了司馬洛一遍。莉娜連忙對他解釋：「司馬洛先生是帮我的！」

卡文說：「我知道你並沒有殺死魯雲遜！司馬洛先生。」

「是丁高殺死他的，」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丁高這個名字。也許在你心目之中，丁高是費里。」

莉娜又簡略地對卡文解釋了司馬洛是幹什麼的，而司馬洛補充：「羅其實在並沒有死，這件事我們已經知道了，所以再隱瞞下去也是沒有用的！」

「我們知道你是誰，司馬洛先生，」卡文說，「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找你。魯雲遜就是跟着你，想找個比較好的機會跟你談談的，但是他卻給殺掉了！」

「找我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們想你替我們把羅其找回來。」卡文說道。

「你一定是在開玩笑了，」司馬洛說，「我也正想從你的手上，把羅其找回來呢！」

「但羅其已失去了，」卡文說，「他已經被人搶去了！」

司馬洛深深吸入了一口氣，難以置信地看着卡文，卡文搖頭：「不，司馬洛先生，我不是騙你的。你記得前兩天有一架民航機在巴他尼逼降嗎？那就是運載羅其的飛機了。這飛機並不是因爲機件發生故障，而是被刦持的，飛機降落之後，羅其便被刦去了！」

「這倒是新聞以外的新聞了！」司馬洛說。

「我們不敢張揚，」卡文又說，「因爲羅其是不存在的，而我們與巴他尼的外交關係又不大好，所以我們祇好啞忍了，巴他尼是卡當尼亞的友邦。」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委任，」司馬洛說，「已經有人託我找尋羅其了，而這是不願意羅其落在你們手中的人，因此我現時的僱主就是你們的敵人了。」

「我猜你的僱主不會是卡當尼亞吧？」卡文問。

「這是職業道德問題，」司馬洛說，「本來是不便向你透露的，不過目前的情形之下，你大概知道應該不是了。羅其很可能已落入卡當尼亞的掌握，假如我的幕後僱主是卡當尼亞，那麼我應該已得到指令，就此收手，不必再做什麼了。因爲我不需要再做什麼。」

「這就沒有問題了，」卡文說，「我們已經改變了主意，你看，情形是相當明顯的，是卡當尼亞的人把羅其刦走了。我

們現在既得不到羅其，我們也不想別人得到他，所以我們想請你去找。我們是願意出錢的，請你開價好了，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看着卡文，禁不住微笑。他終於說：「錢我當然是不會嫌多的，但我得首先聲明一點，那就是，我找到他，也不會交給你的！」

「到了這個地步，」卡文說，「我們也不敢太奢望了，祇要卡當尼亞得不到羅其，我們就於願已足，你答應我們的聘請，我們不但能給你滿意的價錢，而且會盡我們的能力協助你的！」

「羅其眞是一個寶貴的大人物，」司馬洛諷刺地說，「他如此受重視，眞是使人羨慕，你打算出多少錢呢？」

「我已經說過了，」卡文說，「錢不是問題，你開價好了。」

司馬洛想了一想，對卡文說了一個價錢。這不過等於那白頭髮人所出的一半，因爲他覺得應該公平一點；反正是順便的工作吧了，即使卡文不出錢，他也還是要做的了。

卡文還是考慮了一番才點頭。「好吧，」他說，「就這個數目好了！」

「現在羅其在那裏呢？」司馬洛問。

「當然是在卡當尼亞。」卡文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了，要從頭再來過！」

因爲開始的時候也是這樣的。祇知道羅其是在沙治亞，而不知道是沙治亞的什麼部份。現在祇知道羅其是在卡當尼亞，而不知道是卡當尼亞的什麼部份。情形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不過是換了一個地方吧了。

「我們是可以給你提供一點綫索的，」卡文說，「我們起碼知道是誰動手把羅其刦去的。假如你跟我回領事館走一趟，我就可以把一些照片交給你！」

「很好，」司馬洛說，「我跟你回去一趟吧。當然，酬勞是付上期的！」

「那我們走吧。」卡文說。

他們一起離開了公園，司馬洛又問：「你以爲丁高究竟是什麼目的呢？他這樣亂殺人？」

卡文搖頭：「我不知道，我祇可以猜猜。也許他們不想有人知道羅其是仍然存在，而且是落在他們的手中的，所以他們便要把知道的人都消滅了！」

「這也是一個理由，」司馬洛說，「不過現在他這計劃是不會成功的了，因爲知道的人已經太多了！」

「希望丁高明白這個道理，及早收手吧，」卡文說，「人實在死得太多了！」

× × ×

卡文在當地的沙治亞領事館顯然是個身份特殊的特權人物，因爲他可以帶領着司馬洛及莉娜揚長進入領事館而不必向任何人通報。他把兩個人帶進了一間書房裏，道歉一聲，離開了，過了一會再進來，已帶來了一隻厚厚的信封。他從信封內取出一些資料，放在司馬洛的面前。那些資料之中包括三張照片，照片的背後都寫上了名字的。那些文字資料，就是關於這三個人的生平履歷，案底等等。

「我們已經肯定了就是這三個人刦飛機的，」卡文說，「三個人都是職業打手，亡命之徒，但我們要找他們却是不容易的。我們到底不是一個大國家，我們沒有人手，也不能運用外交方面的壓力，錢反而是比較容易商量的！我提議你先找到這三個人，他們在南美洲很活躍，也許是他們負責把羅其送到一個指定的地點的。找到他們，他們也許就會告訴你羅其是在什麼地方了。」

「這是辦法之一，」司馬洛說，「但是，你能告訴我一件事嗎，卡文先生？究竟你們爲什麼要得到羅其呢？」

卡文看看莉娜，道：「她沒有對你講過嗎？」

「她有講過，」司馬洛說，「但我想知道眞相！眞相對我會有帮助的！」

「她告訴你的，就是眞相了，」卡文道。

司馬洛看着他微笑：「那麼何不以我代替羅其呢，卡文先生？這就省很多工夫了。」

「以你代替……」卡文瞪着眼睛。

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這有什麼不好？我也是一個神槍手，我也許不及羅其那麼出名，但我的槍法不一定輸給他的，而且我對軍火的知識也不見得會比羅其弱很多。起碼，我的知識追得上時代！」

卡文尷尬地看着他。「我不知道，司馬洛先生，這件事不是由我作主的。」

「除非羅其對你們是另有用途的。」司馬洛說道。

「我不知道，」卡文說，「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我祇是負責做這一件吧了！」

司馬洛考慮了一會，終於點頭：「好吧，這些資料讓我帶走，是嗎？」

卡文點頭：「你拿走好了！」

司馬洛把那些資料放進衣袋裏，又等着，卡文知道他是在等着什麼。卡文有點自卑地說：「支票我是沒有權開的，要等總領事簽名才行，我們在這裏等一等吧，很快就會送來了！」

於是他們等着，莉娜不安地搓揑着自己的手，司馬洛則是十分寫意的模樣。他覺得，同是一件工作而多收一半酬勞，那實在是很美滿的。終於，支票由一個小厮送來了，卡文小心地看了一遍，便把它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接過微笑：「當然我是不會給你收據的，卡文先生。」

「當然，」卡文說，「不過，我却希望你能給我們一份比較完整的報告。」

「口頭上的報告吧，」司馬洛說，「當事情完結之後，我會向你們作一個交代的。不過我却不能保證成功。總之，無論失敗與成功，你都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我是盡了我的能力的。」

卡文點點頭。「我已經大略調查過了，司馬洛先生，我知道你的紀錄，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少失敗的人！」

司馬洛笑起來：「過獎，不過我也不想這是我少數失敗的一次！」

× × ×

司馬洛和莉娜離開了那領事館。莉娜坐在司馬洛的身邊，默默地低着頭，就像一個迷失了的孩子。也許，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對她來說都是太大一點，太強烈一點了。

「有興趣到南美洲去嗎？」司馬洛問道。

出乎意外地，莉娜點點頭，而且相當堅決地說：「很有興趣。」

「你忽然不害怕了？」司馬洛問。

「我仍然是害怕的，」莉娜說，「但我已經想過了，人生誰無一死呢？我可以說是已經死過一次了的。我本來應該是已經和朱利一起死掉了的，但是我沒有死，我仍然得回了我的性命，那又何妨再冒險一下？」

司馬洛嘉許地點着頭：「這是很有勇氣的想法！」

「我好像看見一部車子在跟踪着我們」莉娜說。

「我也注意到的，」司馬洛說，「很奇怪，今天好像是跟踪日。我們不論出入，都有跟班侍候的！」

「也許我會用得着你兩件武品了。」莉娜說。

「我也希望，」司馬洛說，「但這一次似乎不必了。」

「爲什麼？」莉娜問道。

司馬洛沒有回答，祇是停了車子。

「你在幹什麼？」莉娜又問。

司馬洛還是沒有做聲，祇是在等着，而那部跟踪他們的車子駛過了，在他們的旁邊很近的地方經過，而在前頭的行人路邊停下來。可以看見開車的是一個白頭髮的老人。這就是司馬洛停車的原因。

「前面那一位也是我的老板，」司馬洛解釋道，「讓我過去跟他談談吧，你等着我！」

他開門下了車，走過去上了前面的車子，與那個白頭髮的人坐在一起。

「你進那領事館裏去幹什麼？」白頭髮的人問道。

司馬洛很忠實地掏出那張支票，在他的臉前一揚。

「這是不合規矩的！」白頭髮的人嚴肅地說道。

「你聽我講淸楚好嗎？」司馬洛抗議地道，「假如不合規矩，我就不會告訴你了！」

「好吧！」那白頭髮的人說，「你告訴我好了！」

司馬洛把經過的情形詳細告訴了他。

白頭髮的人沉吟起來，終於說：「你認爲世界上有這麼順利的事情嗎？你認爲他們不會有詭計在內嗎？」

司馬洛看着他微笑：「我認爲卡文告訴我的是眞話，至少，他是告訴了我他所知道的全部。但是你這方面我反而沒有那麼强的信心。我認爲你反而有些事情是瞞着我的。例如，羅其究竟有什麼重要性？我可以肯定，不單是槍械專家那麼簡單而已！」

白頭髮的人沉吟起來，最後嘆一口氣說：「我不信任他們！」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司馬洛說，「羅其究竟有什麼重要性？」

白髮人搖頭：「我不能告訴你，這是高度機密！」

「那麼，」司馬洛說，「這證明羅其的確是有着槍械專家以外的重要性了！」

白頭髮人沒有做聲。不做聲，那就等於是默認了。

司馬洛微笑：「而且可以肯定這一定是非同小可的重要性了，因爲以往，你就從未試過對我如此不信任的！」

白頭髮的人仍然沒有做聲。他是一個老練的情報人員，早已把面皮置於度外了，對於不方便回答的問題，他已習慣了老着面皮不答。

司馬洛轉問他：「還有什麼嗎？」

「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情，」白頭髮的人說，「我要你答應，不把羅其交給他們！」

司馬洛笑起來：「做我們這一行的人，答應又有用處嗎？假如信我就是信我，否則就即使是簽了合約，也是沒有用的，是不是？」

「但你却不同，」白頭髮的人也微笑了，「我明白你這個人，假如你能做到的，你會答應。但假如不能做到的，你就不會答應了。」

司馬洛苦笑：「這正是我的弱點，許多人都是抓我這個弱點，終有一天，我會食言一次，那時看你們相信好還是不相信好吧！」

「你還沒有答應我。」白頭髮的人說道。

「好了，」司馬洛說，「我答應你。事實上卡文亦沒有要我把羅其交給他們。他祇要羅其不是落入卡當尼亞之手就滿足了。」

白頭髮人看着司馬洛，沉默了一會，似乎在考慮什麼，最後才從內袋取出一張小小的紙條來，遞給司馬洛，說：「那個殺手丁高，他現在就住在這個地址。」

「你的本事倒眞大，」司馬洛說，「你怎麼查出來的。」

「我有我的綫路。」白頭髮的人驕傲地說道。

「丁高這樣一個殺手，他的行藏應該是沒有那麼容易查出來的。」司馬洛說，「你查出來了，證明你的綫路已經進步了許多，也許，不久之將來，你就用不着我了。」

「我永遠用得着你這種人的。」白頭髮的人說道。

「多謝你的大安慰。」司馬洛諷刺地微笑着說道。

「丁高這一次祇是犯了一個錯誤，」白頭髮人說，「就是他對自己太有信心了。他以爲沒有人知道他就是丁高。」

「事實上假如沒有那張畫像，」司馬洛說，「我們也不會知道他就是丁高的，是嗎？」

「這倒是眞的！」白頭髮的人說。

「我們該多謝貝絲，」司馬洛嘆口氣，「她是個好人，她不該死得這麼慘！」

「世界是很殘酷的，」白髮人說，「死的往往是不該死的人！」

司馬洛看看那地址，記在心裏，便把那張紙撕了，丟在車窗外，以他的記憶力，他不需要用紙寫下一個地址，他決心記住的事情，便可以淸楚地記住。那地址是一家豪華大酒店的一間套房。

「丁高眞會享受，」司馬洛說，「住得那麼高級。」

「像你一樣，他賺的是大錢，所以享受也高了。本質上，他跟你並沒有多大分

別！」

「胡說！」司馬洛叫道：「我不是爲了錢就隨便殺人的！」

「但你還是會爲了你的利益就去殺人，」白頭髮的人說，「一會兒，你就要去殺死丁高了！」

「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對付他了？」司馬洛問道。

「絕不能抓他坐牢的，」白頭髮的人說，「沒有人能證明他是一個殺手。知道是一回事，證明却是另一回事，而且，我們似乎並不便經過法庭而張揚這件事。」

司馬洛苦笑：「不錯，看來我是沒有什麼選擇的了。好吧，旣然是必須做的事情，我也不浪費時間了！」

「快一點好些！」白頭髮的人說，「趁他還未向上級報告你已經是爲沙治亞工作！」司馬洛沒有回答，祇是開門下車，回到自己的車子去，的確，他是不能再浪費時間的了。

× × ×

丁高那間房間，原來是那間酒店的房間之中最貴的一種。他果然是一個很會享受的人。

丁高白天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一直到晚間，晚飯之後，他才回來。

這時，司馬洛在房中已經等得很不耐煩了。司馬洛最難受的主要還是肚子餓。

他此時就匿在丁高的床上，在黑暗中等着，槍就擱在自己的肚子上。丁高的行李，他已經細細搜過了。那些行李很簡單，太簡單了，裏面並沒有任何足資證明身份，或者可以作參考資料的文件書信之類。司馬洛祇是找到了好幾把刀子。罕見而鋒利薄刀。這顯然就是丁高用以殺人的武器了。丁高是一個用刀的專家。這倒是司馬洛所歡迎的。在目前的情形之下，用刀的專家，可怕性遠遜於用槍專家。用槍專家可以從遠處殺人，而用刀的專家則非要在近距離之內不可。起碼，要在肉眼可以看到的近距離之內。

丁高終於回來了。門上响起了開鎖的聲音，跟着門打開了。司馬洛拿起了手槍，他無法明白丁高究竟是怎麼知道他是在房裏的。事前並沒有人通知丁高，這一點可以肯定的，不然，丁高就不會來開門了。但是一開門之後，丁高就不知如何知道了司馬洛在裏面等着吧。這也許是種第六感吧。他一扳燈掣，燈光一亮，隨即就熄了燈，而且迅速閃身退出房外，把門關上。在他退出去之前，司馬洛看見他的手還做了一下奇怪的動作。

這是一下不必要的動作，司馬洛雖然看不清楚這一下動作的作用何在，但是可以猜到，因此他便連忙一滾身下了床的另一邊。也好在他這樣做了，因爲他一滾離了之後，便有一把飛刀無聲地經過了他所躺之處，「托」一聲刺進了牆壁之內。而他還沒有機會放槍呢，而且這一連串的動作，都是發生在電光火石的一瞬之間的，假如不是大家的動作都够快的話，根本就沒有可能完成。

總之，用刀的專家，原來比用槍的人更勝呢！

司馬洛在揑一把汗之餘，也感到一陣急怒，立即一躍而起，翻過了那張床，就踏向門口，拉開門。正在外面走廊中經過的一個侍者差點給他誤作爲目標而轟了一槍。

那侍者嚇得連手上拿着的托盤也丟掉了。好在托盤是空的，上面並沒有裝着什麼。

「我是警探！」司馬洛一擺手中的槍說，「剛才有一個人從這房間逃出去！他到哪裏去了？」

那人仍然驚得不會開口，祇是伸手指指樓梯口的門口，又向上面指指，表示丁高已經踏進樓梯口，而且向上面逃去了。於是司馬洛推開那侍者，也向樓梯間直奔過去。樓梯間的門仍然在輕微地搖幌着，表示丁高的確是剛剛從那裏出去了的。而脚步聲也是正在幾層樓的上面响着。

司馬洛的槍朝着上面，大步跨上樓梯追上去，一面留心着丁高的脚步聲。丁高不一定要直向上逃的，他也可能中途改變方向逃進另一層樓，這樣的話，脚步聲的方向及節奏就也會有所改變了。

司馬洛以輕快的步伐沿着樓梯向上跑去，一直維持着均勻的呼吸節奏。因爲跑樓梯是一種很吃力的運動，不管你是多麼強壯的人，假如你不維持着均勻的呼吸節奏，也是跑得不久的。司馬洛跑得不太快，但是維持着韌力，不讓動作擾亂他的呼吸，因此，即使叫他再跑二十層，他也是一樣能够勝任愉快的。

但是，他也用不着跑二十層樓那麼高，祇跑了八層，他便已經到達了天台了。

他本來也不能肯定丁高是否逃到天台上去了的。丁高很可能在中途悄悄轉進了其中一層樓之內。但是，丁高却自己暴露了自己的所在，當司馬洛追到頂樓，還差一層就是天台時，便有一件東西從上面的天台門口直飛下來。

那是一張椅子，大概是在房間裏用破了之後就放置到天台上去的。由於這是一間一流的大酒店，用的都是好東西，而這些椅子也是一流的椅子，都是用上好的木材製成的，特別沉重，假如給它擲中，很可能會腦漿迸裂的。但，司馬洛是沒有那麼容易上當的。在椅子飛到之時，他已經閃開了，躲進了樓梯的底下，同時向上放了兩槍。這兩槍都沒有射中人，事實上，他連丁高的人都沒有看見。不過，躲在樓梯底下，丁高也暫時擲不中他了。

但怎樣上去追丁高呢？丁高顯然是已經逃上了天台，而且一定守着天台門口，他是不容易通過的。雖然丁高手上並沒有槍，但他的飛刀却也不是等閒之物，不能不加以提防。

而且，司馬洛也並沒有浪費許多時間去想辦法。他知道不能浪費太多時間的，現在丁高無疑地也是正在想辦法，看看是誰的辦法先想出來吧。

司馬洛花了十秒鐘就把他的辦法想出來了。

他一跳跳到樓梯間的窗子前面，爬出去。

那窗子的外面是一隻巨大的光管牌，直通上天台上的。這樣沉重巨大的一隻光管牌，當然有很複雜的鋼架把它支持着。司馬洛的計劃就是沿着光管牌的鐵架爬上天台。

這個辦法看似是冒險一點，實在却相當有把握，因爲丁高一定會全神貫注地守在天台門口，他爬上天台時，也就是到達了丁高的背後。而且丁高又不是拿着槍。

他在那鋼架上也並不太危險，祇要懂得避開那些碰不得的地方，便沒有觸電之虞了。司馬洛小心地，一點一點地爬上去，心裏一面希望丁高也不會是想到了同樣的辦法，要從這鋼架爬下來逃走。假如在這鋼架上與丁高相遇，那就不大好了。

幸而他的恐懼並沒有實現。他爬完了光管牌，到達了天台，踏到欄河外面那條雨簷上！

他看見了丁高。丁高的腦筋顯然是比他滯一點的，還未想到辦法。

那天台果然是用以放置廢物的，天台上的雜亂無章，與樓下的富麗堂皇眞有天淵之別。那上面放置的廢物主要就是破爛的傢俬。由於這裏是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所以，傢俬就亂堆在那裏，像是一座亂葬崗似的。丁高就匿在天台出口處的旁邊，手中舉起着一把刀子，準備一見人就擲出去。丁高似乎以爲司馬洛一定會從那天台門口出來，所以就死守在門邊等着。事實上他亦不能放棄那門口而另尋逃路，司馬洛是隨時會從那門口出來的。

司馬洛說道：「丁高！」

丁高好像旋風似的轉了過來，就要擲出手上的刀子，但是沒有機會擲得出去。司馬洛扳了兩下槍機，丁高倒退了兩步，仍然緊揑着刀子。漸漸，他的心臟部份出現了一朵血花，把他的衣服染紅了，然後他便慢慢仆倒，仆倒在地上不動了。

司馬洛躍過天台的欄河，跑過去，用脚把丁高推翻，槍仍指着他的額。但是丁高已經死了，那猙獰的面目在死後更加猙獰。

司馬洛實在還是第一次跟他見面，對他的印象却已很深。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現在，丁高旣然已經死了，他的前途的困難就會大大減少了。他蹲下來，搜索丁高的身上，却沒有搜出什麼他感興趣的東西來。丁高果然是一個標準的職業兇手，他不會留下什麼方便對方的綫索的。而事實上司馬洛不需要在丁高的身上得到什麼綫索。假如他所猜不錯，丁高殺人的目的就是因爲羅其已經落入了他的僱主卡當尼亞之手，所以他就要大量滅口，把知道的人除去，假如有人查得到朱利及莉娜身上去的人，亦祇會以爲羅其是到了沙治亞而已。

司馬洛放棄了丁高的屍體，從容地下樓而去，乘升降機到了五樓。他在五樓出來，在一房門的前面停下來，伸手在門上敲了四下，等了一等，再敲三下，又等了一等，又再敲三下。過了幾秒鐘，莉娜的聲音便在裏面畏縮地叫道：「是誰？」

「是我，」司馬洛說，「現在沒事了，開門吧！」

門開了，莉娜的臉窺出來，看見司馬洛，不禁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投進了司馬洛的懷中。剛才，司馬洛要到丁高的房間裏去，就不得不暫時與她分別，便把她關在五樓一間房間裏。他認爲關在這酒店裏是最安全的，丁高到別處去找，也不會找自己的酒店來的。

司馬洛擁着莉娜進入房中，安慰地拍着她的肩：「現在好了，他已經死了！」

「死了！」莉娜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同時手也鬆開了，把一些東西丟在地上。司馬洛看到原來就是他給她的那兩筒「香水」。現在，她暫時是用不着這東西。

司馬洛動手把爬鋼架時弄髒的衣服換下來，說：「現在，我們可以起程到南美洲去了！我實在也用得着這段假期的！」

「你——你是怎樣殺死他的？」莉娜問。

崇拜英雄是一般女人的心理，即使是莉娜這樣老於世故的人也不例外。她要知道司馬洛殺死了丁高時的每一動作和每一細節。丁高是一個可怕的殺手，能殺死丁高的，的確是一位大英雄了。

司馬洛也告訴了她，讓她的崇拜英雄心理得到了滿足。也不知道是司馬洛的講述技巧好，抑或是故事本來的資料充實，總之，當他講完了之後，莉娜的臉皮微紅，而滿含深意的看着他。這種表現司馬洛是很熟悉的，這是一個女人需要男人時的表示。

「我們走吧！」司馬洛又提議。

「忙什麼呢？」莉娜忸怩地說，「房租已付了，我們爲什麼不享受一下呢？」

司馬洛微笑看着她。忽然，他又覺得莉娜美麗起來了，不知是她已經放下心來，所以又魅力四射，抑或是他已經放下心來，有精神欣賞她了。總之，他忽然也覺得到有同樣的需要了。

但，有需要並不表示一定要馬上滿足。形格勢禁，這裏不是理想的地方。

「不，」他把莉娜輕輕推開，「我們不適宜留在這裏。我在這裏殺了一個人，當我從丁高的房裏衝出來有一個侍者看見了我，當他們找到丁高的屍體時，他們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我了。假如我給抓了起來，你知道會惹多大的麻煩，而我們又會損失多少的寶貴時間嗎？」

「噢！」莉娜失望地嘆了一口氣。但是沒有辦法，司馬洛的話是很有道理的，他們不能在隨時可能給警方拘捕的環境下親熱。

「那麼我們走吧。」莉娜說。

他們也走得很合時，因爲當他們上了車之後，警車的嗚嗚之聲就响起來了！

「我們走得還算快！」司馬洛說。

「你眞是神仙！」莉娜攬着他的手臂，「似乎世界上沒有什麼人能擊倒你！」

「我祇希望這水準能維持下去。」司馬洛說。

× × ×

他們在南美洲第一個降落地點就是巴他尼，由於羅其就是給刦持到這裏來的。他們第一個要找的就是一個叫華理德的人，一個職業的刦匪，綁匪。看他的職業，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一個亡命之徒。一個亡命之徒司馬洛並不怕，他祇是怕狡猾的人。用暴力的人行動是可以測度的，但是用詭計的人却是防不勝防了。

司馬洛與莉娜是分開到達巴他尼的，現在，丁高已經死了，莉娜的信心也就提高得多了。似乎她認爲世界上最可怕的人就是丁高。此外，她懷着司馬洛給她的兩

筒「香水」，也是有信心得多了。總之，她放心一個人行動了。

他們分開到達巴他尼，一先一後，乘搭不同的班機。表面上，他們是不相識的人，不過却是住在同一家酒店。司馬洛當然是首先到達的一個。

當莉娜到達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在機場等着她了。他看着她下機，但是使他皺眉頭的是，有一個高大而英俊的拉丁男人跟她在一起，而且親熱地挽着她的臂膀，和她一起上了一部豪華的大汽車。司馬洛心裏充滿了狐疑，開動他那部租來的車子跟在後面。他注意到那部豪華大汽車是沒有車牌的。應該嵌着車牌號碼的地方祇有三顆星。這似乎是一部屬於什麼軍政要人的車子。莉娜爲什麼和一個軍政要人在一起呢？

好在，那部車子還是把莉娜送到了他們約定住進去的那家酒店，那個英俊而高大的人陪她下車，送她進了酒店。

司馬洛在停車場中把車子停好了，走到酒店的大堂中，等着。好在，在幾分鐘之後，那人便出來，乘坐那部豪華的大車走掉了。

司馬洛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間，拿起電話，接通了莉娜的房間。莉娜自己來接電話。

「那是怎麼回事？」司馬洛指責地問，「跟你在一起的那個是什麼人。」

「我祇是在飛機上認識他的，」莉娜說，「他是基和上將的兒子。他喜歡我，而我覺得他是值得利用的！」

「我不大高興這件事！」司馬洛說。

「你過來好嗎？」莉娜說，「讓我們來談談吧！」

司馬洛收了綫，離開了自己的房間，到了莉娜的房門口，伸手敲敲門。

「進來吧。」莉娜說。

司馬洛推門進去，就看見那個完全沒有穿衣服的莉娜。天氣很熱，這裏是熱帶而且還是熱帶的夏天，那天氣熱得簡直像是置身於一座煤爐之中。從機場到酒店的一段路，已使莉娜出汗出得多到全身的衣服都濕透了。所以她一住進她的房間裏，第一件事就是把身上的衣服都脫下來。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那一具有如象牙雕的女神像一般的胴體，在過去的幾天之內，他已經享受過不少次，也欣賞過不少次，但現在仍是那麼具有吸引力的。

「我要去洗一個澡！」她說着轉身走向浴室。那兩隻羊脂肉一樣的高阜，以及那珊瑚色的尖峯，在消失於他的視綫內之前還可愛地顫了幾顫。

跟着莉娜便進入了浴室，把浴缸的邊塑膠簾子拉上了，而踏進花洒之下。水聲沙沙地响起來。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點上了一根香烟，舒了一口氣。爲什麼舒了一口氣？他忽然醒覺到，他剛才實在有了一點醋意了，因爲看見莉娜與那個高大而英俊的男人在一起。他對莉娜當然沒有愛情，但，男人總是有男人的自尊心的，莉娜現在屬於他，假如她忽然對別的男人感興趣，他的面子就未免受損了。但現在，他的自尊心總算得到了彌補。剛才莉娜不是袒裼裸裎於他的面前嗎？這就是她並未對別的男人感興趣的表示了。司馬洛對於女人的心理變化是相當熟悉的。他知道假如一個女人對另一個男人發生了興趣，那麼她會羞於在原來的男人面前暴露，甚於會羞於讓他觸碰。

水聲停了。莉娜走出來，用一條毛巾擦着身上的水珠，然後她把毛巾丟掉了，軟軟地倒在床上，享受着那床絲質床冚的清涼。

「這裏白天太熱了，」她說，「祇能在晚上工作，我們得等到天黑！」

「這樣呆呆地等到天黑嗎？」司馬洛問道。

「不，當然不，」她說，「我們有不少事情可以做的。例如我們可以——」她的臉上忽然露出一個詭詐的微笑，向他一招手：「過來吧，司馬洛！」

司馬洛知道她的什麼意思了。他站起來，但不是走向床邊，而是走向浴室。

「太熱了，」他說，「我也得要去洗一個澡才行了！」

他進了浴室，再出來的時候並沒有帶着衣服，而身上還略有浴後的水珠。莉娜則還是和剛才一樣的打扮。

司馬洛走近床邊，她便嘆一口氣，腿子略爲屈曲，兩手擱在腦後。

剛剛洗過冷水浴的身子應該是清涼的，然而司馬洛上去時，却發覺她又已是其熱如火了。

跟着，他的身體也熱了起來，把身上那殘餘的水珠也全部蒸乾。後來，他們的身體又濕了，那却是汗，室內雖然有冷氣設備，也不能制止他們出汗。

起先，他祇是站在床邊。但他是那麼強壯，雖然經驗豐富而且需要强烈如莉娜，也感到吃不消這個角度，雖然這個角度是可以給她帶來高度的歡樂的。

「不，」她終於呻吟地說，「不要這樣。」她把腿子屈曲起來，合攏着，用膝把司馬洛推開。司馬洛善知人意的，於是暫時離開了她。他們平行着，於是她又再度溶入那火熱之中。

這一次，他的動作的溫柔得多了，而她的熱度反而上升得更快，很容易便達到了爆發之點。她好像一個垂危的病人大聲呻吟，掙扎輾轉着，最後，一種强烈的痙攣，她便靜止下來了。

後來，他們休息過了之後，便又起來洗了一個澡。在熱帶地方，洗澡似乎變成一件比吃飯更重要的事情了。

然後他們便一起躲在床上，吸着香烟，情慾之火已經燒盡，他們就可以享受那冷氣的清涼了。

「這位上將公子，」莉娜說，「他約我今天晚上到他的舞會去，我答應了，他八點鐘來接我！」

「怎樣的舞會？」司馬洛問。

「一個爲他洗塵的舞會，」莉娜說，「他是剛剛從巴黎回來的。他是一個好人，他的身份可以利用。這是那種軍人有絕對大權的國家我們需要這樣一位朋友。」

「你的朋友，」司馬洛說，「我相信他是不會成爲我的朋友的！」

「總之他對你還是有利用價值呀！」莉娜說道。

司馬洛搔着頭皮：「好吧，莉娜，你去交朋友吧，但最好別交得太過份，忘記

了我們來這裏是找華理德的！」

「別小看我，」莉娜說，「祇要對手不是丁高那種殺人不霎眼的惡魔，那我是可以應付裕如的！」

司馬洛隔着玻璃窗望望外邊。窗外還是驕陽如火，看上去就是覺得熱。他嘆口氣：「你說得對，莉娜，這裏白天是不能做麼什工作的，我們要找華理德，也得晚上才去找！」

司馬洛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床上，忽然對莉娜起了一陣感激。莉娜其實是沒有必要仍然跟着他的，尤其是有一位上將的公子看中了她。朱利又不是眞是他的丈夫，雖然司馬洛亦答應過分她一份酬勞，但是能分給她多少呢？跟着司馬洛，她實在是危險不過的，她却仍然跟着他，仍然忠於他，這就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了。

也許，她也是在感激，感激司馬洛救過她一命吧？

這很難講，女人總是感情作用的，即使最壞的女人，也一樣是那麼感情作用。

司馬洛在舒暢中入睡了，當醒來時，天已經全黑，腕錶上的指針指着九點。

不過九點鐘，而莉娜已經出發了。

司馬洛匆匆洗過一個澡，而他叫的一客晚餐也送上來了。吃過了晚餐之後，他便離開酒店，踏進了外面的黑夜之中。

這時他就知道他其實是自己騙自己的。白天做事，跟晚上做事並無分別，一樣是那麼熱的。一踏出門口，離開了冷氣間，熱浪就撲面而來，好像浴在一池熱水中似的，連呼吸也感到困難了。汗馬上又像泉水一般湧出來。

司馬洛咒罵一聲，跳上了一部的士，對司機說：「美人魚酒吧！」

車子通過那些人頭湧湧狹窄街道。似乎，本地人亦是喜歡自己騙自己的，他們也都選擇晚間的時間而活動。

美人魚酒吧是一間頗具情調的酒吧，在海邊，有清新的海風吹來，比冷氣機更令人感到舒服。酒吧本身是沒有牆壁的，涼風可以從這邊進來，那邊出去。

司馬洛在酒巴中佔了一個座位，要了一杯冷啤酒。這麼熱的天氣，除了冷啤酒之外，似乎沒有別的酒可以喝的了。

呷着啤酒，他游目四顧。根據他所得的資料，這座美人魚酒巴，就是華理德常到的地方了。現在他沒有見到華理德。華理德的樣子他是認得的，因爲他有華理德的照片。他的原意是由莉娜先來這裏，公開地找尋華理德，而他則在暗中監視着，看看華理德會有什麼反應。

但現在，既然莉娜參加舞會去了，他就祇好自己先來這裏打探一下了。

這座酒巴是一個品流複雜的地方。事實上，司馬洛懷疑這裏並且是一處買賣色情的市場。因爲他坐在那裏才不過十五分鐘，已經有過六個冶艷的拉丁美女給過他以誘惑的眼色。司馬洛當然並不是一個貞潔的人，並非對女人不感興趣，他祇是看穿了那些是並非發自眞心的誘惑，而是以金錢爲主要目的的。他喜歡女人，但是從來不喜歡買回來的女人。而且他現在並沒有空，甚至對她們感興趣的時間都沒有了。他是來這裏工作的。

他的工作，就是希望見到華理德一面。他並不打算馬上採取行動，他祇是想見見華理德，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而已。

依照資料上所說，華理德這個職業强徒，在這個國家却是相當逍遙的，因爲在這裏，他並不是一個被通緝的人。華理德這個人頗有原則，他以這裏爲大本營，就從來不在這裏做案。至少不在這裏做那些受通緝的案子。騎刦羅其那架航機到這裏，就是不會令他受到通緝的案件，因爲那架航機的受害人不是這個國家的友人。這樣，到了最後，萬一走投無路時，他仍然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躲。

資料上對華理德的記載並不詳盡，因爲到底，那祇是沙治亞的資料而已，假如沙治亞的人眞能找到最詳盡的資料，也能自己去對付他，而不必假司馬洛之手了。而在資料上那些記載，司馬洛也不敢肯定全部都是眞實的。他對沙治亞這個國家的情報工作的效率實在沒有多大的信心。所以在動手之前，司馬洛首先就是要盡可能多查出一點關於華理德的事實。對付一個人，必須先捉到這個人的弱點。

司馬洛喝到第三杯啤酒時，華理德便忽然出現了。司馬洛沒有看見他進來。他祇是忽然出現了。在司馬洛轉過頭去時，就看見他已坐在酒巴的那個角落裏，呷着一杯啤酒。

一個短小而强壯的人，臉相猙獰，老是像正在咆哮似的。

司馬洛懷疑他是一個不會笑的人。臉相如此猙獰，臉肉如此僵硬的人，怎麼能笑呢？一個面目猙獰的人，却穿着一套名貴的白色西服，結一條黑色的領帶。假如他的面貌祥和一點，他就可能像一位紳士了。

司馬洛沒有看見他進來，可能是因爲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那個女人身上的緣故。那是一個特殊美麗的女人，很年輕，美麗之處是在於她的清新脫俗，臉上的脂粉少到幾乎沒有，與這裏的其他女人完全不同。使司馬洛最注意的一點也許就是，這個女人並不注意他，並沒有向他拋媚眼。

她似乎是在這裏等人。

司馬洛小心地打量了華理德一會，不由自主地再轉過頭去看那個女人，因爲他對她的印象仍然很深。但是用不着轉很遠；那個女人已經走過來了，走到華理德的桌子，在華理德的對面坐下來。華理德冷淡地瞥了她一眼，又喝了一口啤酒。

那人開口說話，華理德則低頭看着杯中的啤酒，聽着那女人說的話，臉上沒有什麼表情。而那女人的表情却相當豐富；那是委屈的表情，好像她是在央求華理德一件事情，而華理德則不肯答應。

司馬洛奇怪她是在求華理德什麼。換了是他的話，他就要答應了。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怎好拒絕她的要求呢？但是，華理德不但沒有答應她的要求，而且還講了一句侮辱的話。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句侮辱的話，總之那個女人忽然勃然色變，一跳起來，就一掌摑在華理德的臉上，「拍」的一聲。掌聲清脆刺耳，使人側目了。

華理德那猙獰的臉變得更加猙獰了，他的眼睛，閃爍着，忽然也一揮手掌。「拍！」那女人的臉上也吃了一掌。這一掌岦打得重得多了，使那個女人整個飛離了

椅子，而跌倒在地上。她狼狽地連忙爬起身，臉上的肌肉扭曲着，却沒有人敢過來扶起她。依照平時的習慣，司馬洛是一定走過去任護花使者的，但是現在，環境上却有所不便，所以他也祇能袖手旁觀了。

「滾出去！」華理德咆哮道。

那女人四面望望，找不到支援她的人，很顯然華理德在這裏的勢力是相當大的，沒有人敢出面干涉。兩行珠淚奪眶而出。她忽然轉身，便跑出門外了。

司馬洛喝完了杯中的啤酒，便離開了，他盡可能不匆忙地離開酒吧，希望不會受到任何人注意，特別是華理德。不過華理德應該不會注意的，因爲華理德並不認識他。到注意的時候該已看不到他了。

司馬洛離開了酒巴的門口。那個女人就走在前面，步履蹌踉的，顯然她剛才所受的侮辱太大了，心中滿是氣。她走得那麼快，與路人的懶洋洋剛好相反，所以相當惹人注目。司馬洛也加快脚步跟上她。他認爲這是一個值得聯絡的人。華理德的敵人，就是他的朋友。因爲他是正在與華理德對敵的。

那個女人走到街口，四面望望，找尋着一部的士之類。司馬洛走到她的身邊，剛好有一部的士經過，他便一揮手，把的士截住了。

他打開了車門，對她鞠躬爲禮，問道：「我可以爲你服務嗎？小姐？」

那女人有點詫異地瞥了他一眼，遲疑一下，上了車，司馬洛也跟着上去了，坐在她的旁邊。的士開動了，司馬洛問道：

「我應該送你到哪裏去呢？」

那女人遲疑了一下，說了一個酒店的名字。司馬洛詫異地瞥了她一眼：「你是遊客嗎？」

「我是今天才到這裏的，」那女人說，「但我不是遊客我是在這裏出生的！」

「那個混帳東西不該這樣對你的，」司馬洛同情地說，「我最不能忍受人家對女人沒有君子風度！」

那女人沒有做聲。車子通過鬧市，到了她所住的那家酒店，與司馬洛所住的那一間相距並不遠。遊客酒店，多數是集中在同一個區域的。司馬洛付了車資，和她一起下車。她仍然沉默着。司馬洛說：「我可以請你喝一杯酒嗎？我也是初來這裏的，我用得着一個朋友！」

那女人遲疑一下聳聳肩：「好吧！」

在酒店的酒巴裏，呷着酒，那女人仍然是心不在焉地尋思着。司馬洛說：「我叫司馬洛，我的職業是私家偵探，我是由東南亞到這裏來辦一件案子的，希望我的職業不會嚇怕你！」

「噢？」她的注意力被他的話拉回來了。似乎他的職業不但沒嚇怕她而且使她感興趣了。她說：「你在辦什麼案子？」

「一件綁票案，」司馬洛說，「綫索通到這裏來，所以我就到這裏來了！」

「一件綁票案，」那女人抖一抖，「那你一定有機會碰到很多惡人了！」

「碰到惡人在我來說有如家常便飯了，」司馬洛微笑，「幸而我至今還未碰到過比我更惡的人！」

那女人呷着酒，仔細地打量着他，似乎在估量他究竟是一個好人還是個壞人。

「不是壞人，」司馬洛說，「但剛才你所找的華理德，他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壞人了！」

「你認識他嗎？」那女人問。

「不，我不認識他，」司馬洛說，「不過我却知道他是誰，我知道不少關於他的事情！」

那女人沉默了一陣，終於說：「我叫蘭茜！」

「很美麗的名字，蘭茜，」司馬洛微笑着，「我可以帮你什麼忙嗎？」

蘭茜又遲疑起來了，不知道該不該接受他的無事獻殷懃。

「假如你是在担心費用的問題，」司馬洛說，「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價錢本來是很高的，但現在正在辦案，所以我會收你一個特價，絕對是你所付得起的，而且可以在事成之後才付錢的！」

「你這麼信任我？」蘭茜小心地看着他。現在她的戒心是稍爲消除了。也許假如司馬洛要的是錢的話，她反而不怕，祇要她有錢給他就行了。她一直祇怕司馬洛是別有企圖的。

「我一向信任美麗的女人，」司馬洛微笑，「雖然她們常常騙倒我！」

「我不會騙你的！」她說。

「那麼，」司馬洛說，「你可以告訴我你需要怎樣的帮忙嗎？」

「你對華理德知道多少呢？」她問。

「不算少，也不算多，」司馬洛說，「也許你也能增加我對他的所知的。你對他又知道多少呢？」

「他勒索我！」她咬着牙憤恨地說。

「勒索？」司馬洛搖搖頭，「那是最卑鄙的行爲！我不同情那些專事勒索的人。他用什麼勒索你呢？」

她的臉紅了起來了，說：「照片！」

「那一種照片呢？」司馬洛問。

「一些很不尋常的照片，」她仍頗感難爲情地說，「你明白的，女人有些照片是不能流傳到外面去的！」

司馬洛又禁不住大感興趣地上下打量了她一遍。他問：「你的照片嗎？」

「不是，」蘭茜連忙否認，「是——我姐姐的——她——做錯了一些事情，有人把照片拍下來了，底片在華理德的手裏，假如讓她的丈夫看到了，那會引起很大的風波的。」

（未完）

奇招絕技

周瑜利竹篙退羣雄

麥海雲

清末民初之際，廣東的紅船子弟，有所謂梨園十虎，這種稱呼實在是模仿廣東十虎，雖然戲班當中的拳師比不上王隱林之類的十虎，但仍有兩個小武是很出色的，眞眞正正能够跟高手過招，而且有把握取勝。

這兩個小武在清末已經名震一時，一個是周瑜林，另外一個是周瑜利，這兩個人的名字相差不遠，奇怪的是兩個人都有周瑜這兩個字，原來這兩個小武都擅長演周瑜的戲，因此馳名的，周瑜歸天，或者羣英會，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扮演周瑜出場，英風豪氣，不失爲大將的風度，至於周瑜利，因爲他是在童子班出身，從小就拜當時著名的反骨成爲師，在紅船習武，武功超卓，幼年就學會了「起虎尾」，「豎鰲魚」，「打大番」，以及「連環翻跟斗」等武功，加上他的身材雄偉，頂上有盔，身上有甲，眞的有如古時大將復活，這樣子的一個小武能够走紅，那是意料中事。

周瑜利走紅的一段日子，在廣州居住時間較長，而且多數在南關的戲院作爲他演戲的地盤，那時紅船泊在天字碼頭附近，至於天字碼頭與南堤相連，南堤則是烟花旺盛之區，沙艇林立，萬花如海，伶人返回紅船之際，夕陽西下，看到花艇的珠娘畫眉化粧，另有奇趣。

當時在海上搵食的靚女分妓女與艇心兩種，又分花艇和沙艇，沙艇的性質就是浮沙泛宅，跟酒店相似，只供遊客在艇內度宿，艇心當然是由靚女充任，稱做珠娘，不過，這種珠娘只是替客人奉茶，不能跟客人共宿的，就算想共尋好夢，仍要到岸上去。花艇則不然，那邊的妓女正式掛牌接客，倘有貴客光臨，先到花捐局領取「花紙」，跟着公開接客，性質跟妓女相同。

珠娘因爲與紅船泊岸非常接近，花間的人十分羨慕紅伶，故此追求紅伶，甘心倒貼，這種人就叫做「戲子蓆」。

當時南堤水國裏面有一個珠娘叫做「秋好」，乃是一艇花艇的艷妓，綽號艇妹皇后，她最喜歡看周瑜利的戲，看得多了，便對周瑜利特別有印象，每逢晚膳之後，她就塗脂抹粉，乘着一艘小舟撑到紅船那邊向周瑜利搔首弄姿，暗送秋波。

很快兩人就相好起來，如磁吸鐵，周瑜利既然是紅伶，揮金如土，愛上了秋好，凡是在南關戲院演戲，有例是每天替秋好點牌，即是說他「包起」，演完了夜間的戲，就到艇內度宿，由於周瑜利揮金買笑，手段闊綽，不但秋好喜歡，就算她的養母二嬸，也非常樂意留他在艇。

當時廣州有一個組織叫做「百二友」的，橫行無忌，因爲這班人的黨羽有一百二十人，每個人都受過洪門的洗禮，屬於反清份子，極爲活動，那些人全部拳脚有斤兩的，借着東關的東樂苦力館作掩護，表面上自稱做反清的志士，實際上却是邪正俱備，靠着苦力館作爲掩護，偷呃拐騙，無所不爲。

百二友的首領叫做長人超，至於東樂館的坐館叫做周領，綽號「瘦狗嶺」。瘦狗嶺仗着武藝高强，館友衆多，在東堤南堤一帶，凡是苦力都要加入他的會館，然後讓那個苦力托一枝竹升，一條蔴繩出街搵食，此外，由南堤到大沙頭的沙艇，凡有靚女搵食，十居其九被他們踼入圍，故此提及瘦狗嶺，上上下下都覺心上一震。

那些靚女對於瘦狗嶺此人，畏之如虎，因爲瘦狗嶺經常到秋好艇內尋歡，一毛不拔，宵夜酒菜，全部由二嬸奉贈，喝到爛醉還要在秋好的艇內度宿。自從秋好跟周瑜利相好之後，瘦狗嶺想跟她親近，亦無機會，自然妒恨交作，他心裏暗想，以爲秋好一定是借着周瑜利的招牌壓倒他，有意剃他的眼眉，同時周瑜利等於撬他的牆脚，便暗中設計，使周瑜利受到懲戒，非死則傷。

他知道周瑜利每晚演完戲便到秋好的艇上去，吃過宵夜，垂簾共宿。那晚周瑜利演完夜戲，果然照常的到秋好艇內歡聚，怎料他剛剛把簾子垂下，還未就寢，忽然聽到艇頭那邊有一陣嘈吵之聲，好像有人查花捐。周瑜利知道自己依照正式手續，納了牌費，那晚秋好已經給他「點牌」，花捐局當然知道，何以有人來艇調查此事呢？顯然是有古怪，那時他躺在床上，順手抓起一個瓦枕，發覺簾子一動，便向動的地方使勁擲去。

那些簾子俱是用綉花布製成的，怎能保護得頭顱呢？爲首落艇的東樂人馬，登時腦袋受擊，重傷倒下來。

周瑜利知道就快有一場打鬥，順勢在艇尾拔起了一枝竹篙，把布簾撥開，便看見有一隊人衝進來，那些人俱是苦力館的人馬，手持擔竿竹升等物，岸上還有另一帮人，周瑜利認爲艇中狹窄，英雄無用武之地，立刻把竹篙放在艇內，使勁一撑，飛身躍起，到了竹橋，便即施展「大展黃旗」的棍法，把竹篙看做長棍，向對方由竹橋走過來的大漢出擊。

雖然苦力所持的擔竿以及竹升比較竹篙厚得多，但也笨重許多，周瑜利的竹篙不止是由竹竿製成，竹篙尾還有一個鐵尖，以便在水中撑艇航行，故此他把竹篙連環施展出來，等於兼有長棍和花槍的妙用，那幾個大漢實在料不到周瑜利由艇內衝出，如狼似虎，故此，搭手就跌，竹竿也拋去，幾個人紛紛落水。

周瑜利突圍而出，走過竹橋，便即登岸，殊不料綽號瘦狗嶺的東樂坐館周領已經恭候多時，握着一柄單刀，看準周瑜利從竹橋踏上岸的時候，迎面一刀，以斜劈的姿勢，由肩膀劈下來。

周瑜利雖然持着竹篙，竹篙的尖端有如花槍，但因對方忽然衝出，手起刀落，那條竹篙竟然給瘦狗嶺的單刀削斷，分爲兩截，前截斷了五尺，後截只有七尺，照理鬥不過單刀，但周瑜利非常機警，乘着對方的單刀劈斷那條竹篙之際，竹篙被削斷之後仍有尖端，乘機把它一絞，跟着標馬上前就把削尖的竹篙向對方兜心刺去。

瘦狗嶺的單刀剛剛劈落，正想提升，不料周瑜利的竹篙被削斷之後，不但沒有退後，反而衝前，大吃一驚，把單刀向上擋格，但給竹篙使勁一絞，他的單刀落空，竹篙把單刀乘着一絞之勢捲了出去，他就兩手空空，幸而他到底拳脚方面有些根底，知道對方的竹篙必然兜心刺來，立刻向左跳去，一個小跳，避開，然後死裏逃生。那時瘦狗嶺手上無刀無棍，周瑜利的竹篙仍有七尺長，還有尖端，非常厲害，連絞帶拖，跟着連環衝刺，瘦狗嶺如何是他的敵手呢？吃了幾下竹篙，便即見紅，身上流血，他不敢戀戰，大喝一聲，向後面退走，東樂館的人馬一湧上前，但給周瑜利化竹篙爲棍，用他最擅長的「四門棍」向前後左右分別出擊，殺到落花流水，紛紛受傷。

瘦狗嶺看見他的武功如此厲害，不敢再鬥，便即呼嘯一聲，有如鳥獸散去。

此後他就不敢向周瑜利尋仇，同時不敢欺負秋好，周瑜利的大名就在花艇和沙艇之間散播，比前更响。



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十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慕容婉一反往常柔順態度，強要南宮俊離開現場，由她向宇文雷追討失鏢，南宮俊不想與她發生衝突，答允離去，但他不放心，暗中折回，目睹慕容婉驅使屬下與宇文雷纏鬥，也目睹慕容婉藉故要東方英脫離紅粉金剛行列，最後他看到慕容婉親自率領三名姐妹擺下四象刀陣將宇文雷困住，南宮俊便自離去，詎甫走出不遠，驀聽嬌呼傳來，急折回探視，遇東方英，南宮俊將慕容婉要東方英脫離組織的善心向東方英解說後，遂叫東方英一齊往追突圍而逃的宇文雷，東方英問他可還追得上嗎——

巍峨南宮府　武林第一家

南宮俊道：「應該沒問題，我把馬成跟四個侍童留在十里外的鎮上，那是必經之地，宇文雷一定無法逃過他們攔截！」

「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宇文雷的武功的確驚人，我們五姊妹聯手也無法硬留下他！」

南宮俊笑笑道：「我身邊那四個小孩子論武功修爲或許不如妳們，但是對付宇文雷這樣的人，却比你們行，因爲妳們是憑武功硬拚，他們却會用各種的手段！」

「我聽說了一些，他們的確是有兩下子，心狠手辣，鬼計多端，那是你家裏訓練出來的？」

南宮俊不便否認，只得含糊道：「我以前對家裏的事從不過問，因此這四個孩子是如何訓練的我不清楚，他們說是專對付橫江一窩蜂而訓練的，我也姑且信了，詳細情形要等我回去問了才知道。」

東方英也不便追問南宮世家的詳情，只得道：「我們快追上去吧，已經躭誤很久了。」

兩個人併肩平步，向着鎮上走去，行至半途，看見了翩翩與依依牽着東方英的黑龍馬過來，上前道：「四姐，我們是替公子送馬來的，而且公子確實是行到十里外再回頭的，我們可以對天發誓。」

南宮俊笑道：「不必發誓了，東方姑娘已經離開了紅粉姊妹，你們以後就跟着她吧。」

翩翩爲之一怔，東方英有點悵然地道：「我跟妳們一樣，都被大姐取消了紅粉姊妹的資格，所以妳們也不必稱我爲四姐了！」

翩翩道：「那我們稱呼妳什麼呢？」

「隨便妳們好了，馬匹交給我，妳們也不必再去了，妳們看見宇文雷沒有？」

翩翩道：「我們看見有條人影滑過，却沒有認淸是誰，因爲他的動作實在太快了！」

「就算沒看清臉，那麼高大的身材也

該認得出？」

「他從我們面前掠過，只得一道灰影，一直到他走遠了才約略看見是個人，已經看不出高矮了！」

「妳們眞是笨蛋，他往那個方向去的該看見了吧？」

「這倒看見了，往西北方向去的。」

東方英愕然道：「西北方向是江岸，既非渡口，也沒有船隻能靠岸，他到那兒去幹嗎！」

「那也許是個障眼法，故意繞個圈子，以便摔掉後面的追蹤者，他這次脫身已不易，可不想再把人引到他的老巢去！」

東方英笑道：「如果在鎮上可以一定截住他，又何必要費神去釘在後面呢！」

南宮俊道：「他當然不知道鎮上是出入必經之地，或是他知道，他以爲別的人不知道，再不然就是找個地方從事化裝一下，使人看不出他來！」

東方英仍然反對道：「這兒的情形他比我們熟得多，不會不知道鎮上出入的情形的，而且他忽促突圍時，也看見了你，知道你在他之後，別的人又攔不了他，當然是儘快脫身，又何必繞這個圈子！」

南宮俊聽了一震，他發覺東方英的話的確有道理，可見這個女孩子的心思縝密，並不像她外表所表現的毫無機心，不禁點頭道：「還是妳設想周到，那我們就往西北角上追去看看！」

東方英道：「這時候追去，恐怕已經晚了！」

南宮俊道：「晚了也要去看看，如果他在江邊有所安排，多少也有點形跡可循，我想他總不會長了翅膀飛上天去！」

於是東方英騎了馬，南宮俊則徒步而行，一直走向西北角上，東方英在馬上看看南宮俊，並沒有十分化費力氣，而且更沒有洒開脚步來飛奔，行走的速度却並不比她騎馬慢，倒是十分奇怪，忍不住問道：「南宮兄！你這是什麼身法？」

南宮俊微笑道：「唬人的身法！」

東方英有點慍然地道：「小妹是誠心請教……」

南宮俊道：「我也說的是眞話，因爲我的確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身法，東佛傳給我的武功秘笈中，多半是只記練法而沒有名目的，這種輕身功夫也是其中之一，那只是練一口氣，驅之充塞四肢百骸，而使身體的重量減到最輕，所以脚下略一用勁，就像是箭般的彈出很遠，跨一步，而有常人十數倍的距離，也差不多只要常人一步的時間，古書載前人道家費長房有縮地之術，一日能步行數千里，大概就是這種功夫，不是唬人的嗎？」

東方英道：「像你這樣行法，一天走個數千里並不希奇呀，你只跨了十來步，已經是一里多了。」

南宮俊笑道：「果然如此，就不是唬人了，行施這種功夫，看似輕鬆，其實却最耗力，最多能行個三五十里，就會把人斃死了！」

「這是怎麼說呢？」

「一口氣運足了充塞體內，能斃多久呢，充其量也只能走上十來里，勉強支持到三五十里，就是拚命了。」

「可是你仍然能開口說話呼吸，那有斃氣的樣子？」

南宮俊笑道：「原來妳認爲這口氣是由口鼻吸入的，難怪會誤會了。」

「不由口鼻吸入，難道還能由別處吸入嗎？」

「不錯，氣分內外，用鼻吸入的外氣是供呼吸延生之用。與內氣是兩回事。」

「那麼內氣又是從何而來呢？」

「內氣只是指運用的方法，其實那才是眞正的外氣呢，是由全身的毛孔擴張，充足了氣後，再緊閉毛孔，留住這股氣，才能使身輕如燕，假如是由口鼻吸入的氣，只能達於肺部，交換內氣後，立卽要吐出的！」

「皮膚毛孔也能呼吸嗎？」

「不但能，而且每一個人都在時時進行，只是徵象不顯，無從覺察而已，我讀過一本異方見聞，說暹羅白象之國，有作金神舞者，把全身塗滿了金漆而舞，但腹背之處，必須要留一塊空白，否則立將窒息而死，就是留了空白，舞者也不能久，最多不能超過頓飯時分，就要洗去金漆，否則也一樣會窒息而死的！」

「這是我從未聽過的奇聞怪事！」

南宮俊道：「初時我也不信，特別作了次試驗，拿了一具木桶，封得不透氣，桶上開了一個孔，把身體藏進桶中，僅留一個頭在外，然後用調和的麵漿，叫人齊頸處糊滿，使得頸部與木桶之間也不透氣，而我的口鼻仍可呼吸，結果只挨了一刻工夫，就感到全身發悶，連忙破桶而出，才感到舒服，由此可知皮膚呼吸之說是絕對正確的，正因爲皮膚能自行呼吸，因而才能有貯氣內實的輕身之術……」

東方英道：「看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南宮俊道：「是的，我們知道的事情太少了，人智有限，就我們身邊的事事物物，了解得也太少，大部份的人都是渾渾然以終，只有一二智者，因爲一點細小的發現而窮追不捨，終而有所成而悟出一點所以，那一點點的發現，就能使人進前一大步，看現在的人，比古人進步多了，就是因爲我們知道的略多一點。」

東方英道：「不錯，武學之道，更是如此，南宮兄，這一套輕身的功夫以後我能學嗎？」

南宮俊道：「能是能的，不過此術由女子練來，較爲費力而難成，妳我的武功都是出於一轍的，而妳們從來也沒有聽過這些理論，就是不適合的原故！」

「爲什麼不適合於女子呢？」

南宮俊爲難地道：「這個我很難明說，總是生理上先天的不同之故！」

東方英也就不好意思再追問了，而且說着話，兩人已經來到了江岸邊，只看見日童與月童站在岸邊石岩上，一臉茫然，南宮俊先舒了口氣，放鬆全身，而後才問道：「你們兩個人在看什麼？」

二童俱是一震，像是從迷惘中警覺過來，日童連忙躬身道：「公子，宇文雷從這兒跳下去了！」

那是一座懸崖，下臨江水，有十多丈高，江濤洶湧，南宮俊道：「他跳下去泅水而走了！」

日童搖頭道：「不是的，他們不像是會泅水的樣子！」

「那是這兒有條船，把他接走了。」

「也不是，船是在對岸，他是到了對岸才上船的，而且那條船也不是接他的，只是把他從水裏撈起來！」

「在對岸，他不會泅水，怎麼到對岸了的？」

「就在江面上踏波而行，這麼渡過去的！」

東方英道：「那怎麼可能，登萍渡水，一葦渡江，只是說說而已，輕功好的人在水面上借一下足，跳越過五六丈的水面倒是有的，那有人能行走數十多丈寬的水面，這話誰能信！」

南宮俊道：「我能信，而且我也能走一遍！」

他果然從上面踏了下去，踏波而行，走出二三十丈後，又踏波而回，跳上江岸，也不過只濕了兩隻靴底。

三人都看着他，顯出滿臉的驚色。

東方英道：「就是南宮兄所說的輕身法了！」

南宮俊道：「是的，在陸地上身輕如燕，在水面上只要能有一點借力也行了，只是要比陸地上耗力得多，要行出一百多丈的江面很不容易！」

日童道：「是的，他到了那邊快近岸的時候，身子已經下沉了，所以我們才知道他不會泅水，接着有一條船出來把他接上了船，然後順流而下。」

南宮俊道：「那船是無意間碰上，還是在那兒等他？」

日童想了一下道：「可能是早在那兒等他的，因爲他一開始沉下去，船就立刻過來了，船上還跳下兩個人把他撈上船去的！」

「那是條什麼船？」

「只是一條小舢舨，不過划船的人水性很熟，把人接上船後飛快地划走了！」

南宮俊一嘆道：「宇文雷畢竟是不錯的。老謀深算，竟然預伏了這一步退路，倒是令人難以預料，這一下子要找他就難了！」

東方英道：「南宮兄有凌波渡江之能，趕快追上去，說不定還能趕上他！」

南宮俊搖搖頭道：「宇文雷的功力實際上比我還深厚，只是手法或技巧不如我，交手對搏，我可以勝過他，這種硬碰硬耗眞力的事，卻不能取巧了，我最多勉强能熬到對岸就會累得爬倒在岸上，別說去追人了，他們隨便有個人在，就可以要了我的命！」

東方英失望地道：「那些秘笈上說八的武功可以練得披瓦渡江，直上千尋，那只是騙人的了！」

南宮俊道：「那倒不是，披瓦渡江實際上並不難，反而容易得多了，如果妳的脚上能縛兩片瓦，憑着一鼓作氣，這個江面也難不了妳。」

「什麼？連南宮兄你徒步都只能勉强過去，我要多帶兩片瓦，反而能輕鬆到達了。」

南宮俊笑道：「是的，兩片瓦增加的重量無多，可是，縛在足下，比脚底大上幾倍，跟水面接觸的地方大了，托浮之力也大了好幾倍，不易下沉，反倒易於借力了。」

「原來是這麼同事兒，小妹實在太孤陋寡聞了。」

東方英有點不好意思，南宮俊笑着道：「世上事原非人所皆能知，未曾經過的事，更爲難以知曉。這倒不是什麼丟人的事，倒是那些強不知以爲知的人，信口曲解，才眞的惹人笑話呢。」

東方英想想道：「宇文雷一走，不知上那兒找他了。」

南宮俊道：「現在，他已經跟百花宮鬧翻了，諒他也難以藏身，我想不難找到他。」

日童這時才插口道：「公子，恐怕很難，他既然早就有心隱藏，自然是經過詳細的籌劃，連百花宮的人都不知道的話，找他的確不容易了。」

南宮俊道：「失鏢在他手中只不過四成，我已從馬成手中要同一成，剩下的五成向百花宮索取去，實在找不到宇文雷，這四成就由南宮家塡出去好了，能够使橫江一窩蜂從此消聲匿跡，我想這點代價還是値得的！」

日童道：「公子，你還要跟百花宮周旋去！」

南宮俊道：「不錯！就是不爲鏢銀的事，我也要找他們的，現在有了更充足的理由了。」

東方英插口道：「你知道上那兒去找嗎？」

南宮俊目顧日童，要他同答，日童忙恭身道：「百花總宮雖不知道，但宇文雷分批解送鏢銀的地方都有了着落。」

東方英道：「那我們就去找他們。」

南宮俊搖搖頭道：「這一次可不能就是我們幾個人去亂闖了，因爲百花宮組織龐大，實力雄厚，萬一惹煩了他們，很可能會在江南武林掀起一場大風波，我要先回去跟我祖母稟報一聲請她作個準備？」

東方英道：「那我呢？我可以先上那兒幹點什麼？」

南宮俊道：「妳自然也跟我一起去，妳跟馬成是南宮世家新聘的武士，也應該跟主人見次面吧？」

這句話當然說得很不客氣，但是南宮世家爲武林盟主，被聘爲南宮門士，是一件莫大的榮譽，因此這句話聽在東方英的耳中倒是很興奮。

再者，她不知爲了什麼，居然臉上莫名其妙地紅了一紅，低下頭來，什麼話都說不出了。

於是一行人重同鎭上，略事打點，便直奔鳳陽的南宮世家去了。

在路上，日童神通廣大，居然爲南宮俊找來了一頭黑色的駿馬，高約超過一個人頭，毛片黑亮，四蹄如拳，腿細長而有力，圓顱短耳，不用騎了，看上去就十分神氣，而且牠的神駿使得脾氣極爲暴烈的霹靂火也爲之俯耳低頭，羞怯怯的不太敢靠近牠。

東方英看在眼裏，又是羨慕，又是驚奇，不住地打量着道：「眞想不到，世間還有如此的駿馬，從那兒找來的？」

日童道：「是大宛名種，原來是進貢的……」

「進貢的，那怎麼又能到你們的手中呢？」

日童笑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是江南百寶齋的主人聽說我家公子即將繼長南宮世家，特地想法子弄了下來，送給主人以爲慶賀！」

「這是外國進貢給朝廷的，有什麼方法弄下來呢？」

「是這樣的，百寶齋主人化重金買通了宮廷中的相馬師，說這匹馬是的盧，雖然神駿，却極爲不祥而妨主，因爲牠是黑色的，的確看起來有點像，而且太子試騎時，也爲之跌傷了腿，於是官家就認爲此言屬眞……？」

「那也不會流到民間來呀？」

「百寶齋的主人又買通內醫說這麼一頭駿馬，閒散可惜，留在宮中也不吉利，倒不如贈給江湖上有名的武林世家，以兇制兇，南宮世家在武林中的地位，不作第二人想，於是，這匹馬就順理成章地撥出來了！」

南宮俊知道內情的，因此淡淡地道：「這倒眞虧他們費了不少苦心！」

日童笑道：「百寶齋雖然自己也有武師，但是多虧南宮世家在維持了江南武林的秩序，才省了他們許多麻煩，他們爲公子盡點心也是應該的。」

東方英却喜不自勝地道：「我能不能騎一下！」

日童道：「自然可以，此馬已然通靈，而且十分的馴服，只要是名正言順，誰都可以騎牠，如果誰想偷牠，那可是自找麻煩了，由京師到此途中，牠已踢死了兩名偷馬的慣賊了！」

東方英跳上了馬試騎去了，南宮俊才問日童道：「這匹馬究竟是怎麼來的？」

日童道：「的確是百寶齋主人向大內要出來的，而且也是指名贈給公子的，他只是暗中化費盡心而已！」

「可是我不想領這份人情！」

日童道：「公子大可不必領這份人情的，如果沒有南宮世家的赫赫盛名，誰也沒辦法把這匹馬名正言順地撥來使用，公子此刻已經譽滿江南武林，理應有一匹坐騎，才能配合公子的身份！」

南宮俊沒有再說什麼，可是他心理的壓力却又加重了，由橫江一窩蜂，已經引出了百花宮，可是眞正的隱憂，却是在那個魔教正宗的百寶齋。

如何把這一股邪惡的勢力消弭於無形，實在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南宮俊開始感到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了，他要同到家裏，主要的就是向祖母請示一下。

他也開始有點埋怨那個惹禍的東佛，爲中原武林引起這麼多的麻煩，嚴重的程度，遠超過他當初的想像。

東佛的猜測，那些魔教的餘孽潛入中原，最多只是憑仗邪術害害人而已，却沒有想到他們會改頭換面，把魔教的那一套，搬到中原擴展開來。

更沒想到魔教教主薩克宗尊者，還有一支近宗傳人也到了中原，易姓爲王，開設起百寶齋來了。

魔教在西方，就以聚財爲目的，也以財富爲誘人的手段，其次便是色慾，再者是權勢與武力，四者並進，造成他們雄霸天下的目的。

而來到中原的這兩撥人，同樣也沒有脫出那個範疇，而東土比西方更爲富庶，土地更爲廣大，不安份的人也更多，他們就更容易得勢了。

現在看情形，雙方面的勢力都已經養得豐滿了，百花宮的意態已然昭然若揭，百寶齋則尚在暗中活動。

目前爲禍較烈的是百花宮，可是在暗中的百寶齋却更爲可怕，從他們能够運動到官方，甚至於有辦法把進貢給朝廷的駿馬都名正言順地弄出來，足證他們的勢力不僅是在江湖，而且已經進入到官府了。

百寶齋主人送給自己這匹駿馬，固有拉攏的意思，但又何嘗不是在向自己炫耀示威呢？

他們能够叫皇帝下詔，把一匹寶馬送給南宮世家，自然也有本事，利用官府的力量，置南宮世家與萬刦不復之地，這使得南宮俊深感事態的嚴重，不得不打破原來的計劃去力挽狂瀾，而要同去討教了！

東方英試馬同來，戀戀不捨地把馬還給了南宮俊道：「南宮兄，這匹馬的確好，走得又輕又快，牠疾奔的時候，就像是在地上飛，馬蹄點地只發出輕微的聲響，連路上的塵土都很少揚起，我跑到前面有條河，寬有十來丈，我正在着急收不住，牠却一縱身，毫不費力地跳了過去……」

她越說越得意，手撫着馬匹，無限愛惜之狀，南宮俊笑道：「妳若是眞喜歡，我們就換過一匹好了！」

日童却急忙說道：「公子，這可不行，這匹馬是御賜的，而是指定是送給公子的。」

南宮俊道：「既然送給了我，我自然就有權處置，南宮世家既不食祿，又不在官，憑什麼要聽官家的那一套。」

日童結巴地道：「公子，話不是這麼說，朝廷賜馬，原是一番敬重之意，公子又何必辜負了呢？何況民不與官鬥，南宮世家雖不在乎官勢，擔上個藐視朝廷的罪名，這又是何苦呢？」

南宮俊皺眉還想再說，東方英已經笑道：「南宮兄，小妹雖然喜愛此駒，却無意要向你奪愛。」

南宮俊道：「我倒不喜歡，馬匹只是用來代步，好壞全一樣。」

東方英道：「這倒不然，一頭良駒，在必要時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南宮俊笑道：「我又不是武將，要騎着牠去衝鋒陷陣，江湖人固不免征戰，從沒有要馬戰的，眞到了緊急關頭，還不如靠我自己得力得多！」

東方英笑道：「不管怎麼說，我還是

不想要你的這頭黑天虬，我的霹靂火在脚力上雖然差一點，却是我親手訓練飼養的，我捨不得擱下牠！」

「妳還是可以同時擁有霹靂火的！」

東方英搖搖頭：「那不行，我一個人騎不了兩匹馬，何況我若是冷落了霹靂火，牠會生氣，現在牠就有點不高興了！」

果然那頭霹靂火已經偏着頭，走過一邊，連翩翩要去拉牠都不肯過來，的確是在生氣了。

東方英笑着過去撫慰牠道：「小氣鬼，你沒聽見我的說話吧，我又沒丟下你，別做出這副討人厭的樣子！」

說得大家都笑了，南宮俊也就不再堅持，騎上了那頭千里名駒。一行人重新上路。

正因爲這匹馬是朝廷所賜，一路上倒是省了不少事，每到一個縣城，就有官府派人出來侍候，連帶着也替其他的人解決了棲宿的問題。

因爲官府要把御賜的寶馬供奉在驛館中以示敬意，因馬及人，對馬主人更不敢怠慢了，驛站裏早就空出了地位，以便欵待這一批貴賓。

這使得南宮俊很不高興地埋怨日童道：「你看看，這都是你鬧的，我們那還像個江湖人！」

日童笑說：「公子如果不願驚動官府也行，通知他們一聲，不再往下傳遞信息，馬雖是御賜，身上沒寫着字，沒人會認得，小的是拿了朝廷的諭旨，一站站地傳下去，他們才來侍候的。」

南宮俊不禁怒斥道：「我說呢，怎麼會有這些排場，原來是你這奴才搗的鬼，你爲什麼要這樣子招搖？」

日童道：「小的是一片好心，因爲我們在劉老兒那裏一鬧，雖然不是我們挑的地盤，但也是跟百花宮結下樑子了，他們一定不會甘休，很可能會在路上找麻煩，一路上有官人迎送，至少可以壓住他們，百花宮的膽子雖大，還不敢跟官府公開作對，豈不是省了許多事！」

南宮俊道：「叫他們來好了，難道我們還怕了不成！」

日童笑道：「咱們當然不怕，可是咱們目前還犯不着跟百花宮正面衝突，見過老夫人後，到底該怎麼着，也好有個定準，現在就把事情鬧得不可開交，又是何苦呢！」

馬成點頭道：「少主，日童說得不錯，在下原是百花宮的人，對他們知道得略爲清楚，百花宮中，除了橫江一窩蜂，還有十二處分宮，四十採蜜使，實力相當龐大，一定要找他們理論是件很麻煩的事，至少要作萬全的準備，在下以爲還是先見過老夫人後再作定奪！」

南宮俊也只得算了，大隊行抵鳳陽城外時，南宮世家早已得到了消息，也派人出來迎接了。

來人是由金刀俠楊公直陪同的一個中年人，雖然身着文士衣裝，顯却得器宇非凡，南宮俊對這個人却不敢怠慢，連忙下了馬行禮道：「歐陽叔叔，您好！」

然後又爲自己這邊的人介紹道：「這位歐陽叔叔是……」

那人不待南宮俊介紹下去就抱拳：「歐陽敬，忝爲南宮府總管，奉老夫人慈諭，特來迎迓各位！」

在一般的府宅中，總管只是一個下人的頭兒，沒有太崇高的地位的，但是在南宮世家，總管却是個了不起的稱呼，因爲他經管着南宮世家裏裏外外一切的事務。

因此馬成跟東方英一聽到來人的地位，連忙跳下馬來行禮，南宮俊這時也很恭敬地道：「歐陽叔叔，馬先生與東方姑娘是我新聘的武士，還望您多予成全。」

歐陽敬忙道：「少主說這話，歐陽敬就太不敢當了，少主有權延攬任何人到府中帮忙的，只不過屬下爲職責所在，總要請教一二的！」

南宮俊道：「那當然，我也不敢壞了先人傳下的規矩，只是我也有一點不明白的，每次有新的武士入盟，是否都要經過一道武功測試，目的何在？」

歐陽敬笑道：「南宮爲武林第一世家，肩負武林道安危重責，南宮門人，出去就代表了南宮世家去排除武林糾紛，或懲奸頑，或除强暴，面對的也一定是會武功的江湖人，如若武功不濟，就辦不成事，也失了南宮世家的威信！」

南宮俊道：「歐陽叔叔認爲這個方法是否合理？」

歐陽敬笑道：「少主會錯意了，入門顯技，只是給大家一個了解，並不是測試，因爲測試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將來辦事時，遇到的對手强弱也不一樣，通過測試的人不見得就一定能强過別人，通不過測試，更不見得就不能辦事，只是南宮門士，責任鉅重，多少要能够有擔負一般尋常事務的能力，這一點，想必二位也會同意的！」

馬成連忙道：「當然，當然，這是應該的。」

歐陽敬笑道：「所以在下先告個罪，少時雖有請教，只是同仁間的一種切磋，可不是測試！」

東方英有點憂慮地說道：「只怕小妹技藝疏淺，貽笑大方，連帶使南宮兄也丟人！」

歐陽敬道：「東方女俠千萬別這麼想，二位既由少主邀約，加盟之事已成定局，切磋只是讓同仁之間對二位有個了解，絕沒有其他的意思，南宮門士，彼此都親如家人，絕沒有什麼爭强使氣的事，雖然在切磋時很認眞，却絕無惡意，事後大家虛心檢討，使藝事更進，因此南宮門士入門前這一道切磋，也不是人人都一開始就完全過關的，但是這無損於他們入盟的熱忱！」

馬成聽了不勝欽羨地道：「這才是名門大家行事的風範，祗此一端，就不是一般門戶所能及！」

歐陽敬道：「二位前來加盟的事，兄弟早就獲悉了，奉老夫人的諭命，特來迎迓，以表歡迎之意，距府第還有幾里路，二位還是請上馬吧，兄弟敬爲前導！」

說着肅客上馬，大家看見他是步行來的，馬成感到不安道：「歐陽先生呢？」

歐陽敬笑道：「這幾步路，兄弟走了去也不會慢到那兒去。」

馬成道：「那怎麼行，那有讓先生走路的道理！」

南宮俊道：「馬先生！這倒不必客氣了，歐陽叔叔那怕是遠行千里，也沒有騎過一次馬，不過他這兩條腿，絕不比快馬慢，請上馬吧，家裏的人既然已經準備了歡迎二位，一定等得很急了。」

歐陽敬笑道：「可不是，老夫人聽說少主即將歸來，早在一個時辰前就在大廳上等着了，此刻正是望眼欲穿，少主也快請吧！」

南宮俊先上了馬，其餘的人也就不客氣地跨上了馬開始前進，歐陽敬一直傍着南宮俊的馬頭，馬跑得很快，歐陽敬的脚步却不顯得快，很從容地一步步走着，居然沒有落後半步。

東方英與馬成併騎，他們看在眼裏，自是佩服異常，馬成嘆道：「南宮世家果然名不虛傳，單看這位歐陽先生的技藝，便知端的了，他不知是怎麼練的？」

東方英較爲細心，笑着道：「他舉步只是做做樣子，就是不動脚，也不會落後半步的，因爲他自己根本沒動，是南宮兄在帶動他！」

馬成道：「這個在下也知道，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却不容易，他跟少主之間還隔着一尺多的距離，一點牽連都沒有，完全是以內力吸定了馬身，跟馬匹成了一體，才能並行不後，這種功夫第一要將身子練得輕如片葉，不生一點重量，其次要把無形的氣勁練成有形，牢牢地搭住了另一方而不着痕跡，有着這種功夫自然不必要騎馬了！」

前面的南宮俊却在詢問着歐陽敬一些別後的情形，歐陽敬都恭恭敬敬地回答了，南宮俊道：「歐陽叔叔，您怎麼跟我客氣起來了！」

歐陽敬笑笑道：「這是屬下應守的本份，規矩不可逾越，禮不可失，賓主之間，絕不可狎近，否則就失去了少主的威嚴，不成大統了！」

「可是上次我出門時，您還跟我有說有笑的！」

「那時是公子，現在是少主，這其間差別很大！」

南宮俊知道所謂差別何在，倒是不再詰問了，頓了一頓後，他才問道：「奶奶對我有什麼說法！」

「老夫人初則很驚訝，繼而很高興，含笑告訴屬下說，江湖人家脫不開江湖，我想盡方法，不讓俊兒再入江湖，那知還是逃不過，只是不知道他能否挑得起這副擔子！」

「奶奶對我的技藝知道多少！」

「少主在外面的行動，老夫人約略已有耳聞，只是還不太相信，所以今天設下了重重儀仗，一則爲歡迎少主所邀的兩個門士，二則也好考較一下少主！」

「什麼！奶奶要考較我？」

「是的，而且還會十分嚴格認眞，對兩位客人，只是虛應一下故事，只要過得去就行了，對少主却不能那麼輕鬆，老夫人將門下二十四士，全部都召了回來，少主恐怕要連過二十四關呢！」

南宮俊一怔道：「奶奶爲什麼要對我如此嚴格？」

歐陽敬道：「這倒不是對少主嚴格，歷來的南宮主人，都需要通過這一步！」

南宮俊道：「南宮主人的武功必須高於所有的門士嗎？」

歐陽敬笑道：「是的！少主，必須比每一個人高，因爲南宮主人還身兼武林盟主，事實上就是江南武林第一人，第一家中第一人，藝事上自然要有過人之處！」

南宮俊道：「那是指個別的比較，要我同時對付二十四名一流高手，我想誰也沒有這個本事的？」

歐陽敬道：「少主弄錯了，屬下說的是過二十四關，也是一關關地來的……」

「那更困難了，同時過招，二十四個人無法集中在同一時間出手，甚至還會互相牽掣抵消，現在要我一一對付，每個人都是全力出手輪戰了！」

歐陽敬道：「正是如此，不過並不是一定要分出勝負才稱過關，他們每隔半丈排列一人，站立在一條劃成的通道兩側，少主由中間過去，道寬一尺，因此絕不可能避開任何一人的出手，只是他們每人祗有半丈的活動範圍，少主只要應付過一招就行了！」

南宮俊笑笑道：「原來是這個樣子的，那還差不多，假如我以極快的身法，由中間通過，他們有些人可能還來不及出手呢。」

歐陽敬也笑道：「是的，不過據屬下所知，用這種方法過去並不容易，南宮門士並非泛泛之輩，在全力戒備下，連隻蒼蠅都滑不過，何況是個人呢？」

南宮俊道：「我倒要試試看，歐陽叔叔知道的，我的武功並非得自家傳，因此表現的方式也不一樣！」

歐陽敬笑道：「這個自然，屬下等更希望少主的表現能更爲出色。只是屬下還有一點要奉告的。就是每人雖然只得一二招的機會，他們絕不會容情。每人都是拿出最具威力的精招，少主最好還是別用取巧的方法。歷來南宮世家已經四易其主。尊祖翁南宮長虹是首任武林盟主，也是把南宮世家成爲武林第一家的創始人，沒有經過關的手續，其後只有令祖慈佟老夫人是一次過關的……」

南宮俊微愕道：「什麼？我的先人還有過不了關的？」

歐陽敬道：「是的！令伯南宮浩然是在第四度上才全部過關，那已是三年之後了，令尊南宮致遠是在一年後二度闖關時才通過的！」

「這我以前怎麼沒聽說呢？」

「這是南宮家的事，自然不必對外宣揚，事實上這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南宮家的主人至少都能闖到一半後才被逼出了綫道，而令伯在過關時，尙有九華及青雲，黃山等三家掌門人在場，他們曾要求如法一試，沒有一人能過三關去，連少林與武當所派來的首座長老，也都在第四關上就被逼退出綫……」

南宮俊道：「今天我如果通不過又如何呢？」

歐陽敬笑道：「那就要再等一年了，在這一年中，少主必須閉關苦修，深造藝業。」

南宮俊一聽，才知道事情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麼輕鬆了，因此一嘆道：「我最好是在今天過關，因爲我的事很多，可等不到一年之後。」

歐陽敬道：「少主的事如是十分緊要，可以交給老夫人由家中去辦，否則就只有希望能順利過關再說，在南宮家的傳統而言，沒有一件事比這更重要了！」

南宮俊默然不言，他們的談話聲傳到後面的馬成與東方英耳邊，使得他們也爲之肅然，東方英道：「南宮兄今天比我們更不好過呢！」

馬成道：「是的，少林武當，號稱武林中兩大主流，他們的首座長老如果連第四關都通不過，可知南宮門中的武士，實力是如何的強了，而南宮主人要連闖二十四關，說出去都令人難以相信。」

「他們爲什麼要作難自己呢？」

「這倒不是作難，而是一種考驗，南宮世家所肩負的責任何等重大，如果沒有超人的技業，如何能挑起這副擔子，姑娘在紅粉姊妹中，不也是要經過考較才出來的嗎？」

「可是跟南宮世家一比就差到十萬八千里去了！」

馬成道：「南宮爲武林第一世家！」

東方英也不說話了，進城之後，折向西行，南宮世家在西城，老遠就可以看見那一爿大宅子了。

好幾畝大的一片範圍內，獨此一家，用高牆圍成一個城堡，居中的大纛上飄着紫底繡金的大旗，南宮二字，映日生輝，這份氣派，已足够懾人的了！

離堡門一里前，就有腰佩長劍，身着錦繡武士裝的青年劍士們，肅然而立，面面相對，每隔十步就是一對，南宮俊等人經過時，他們都抱拳彎腰致敬，同時也都開聲道：「參見少主！」

南宮俊含笑點頭答禮，馬行較緩，東方英與馬成也都趕了上來，分據他的左右，東方英道：「南宮兄你家裏好氣派。」

南宮俊嘆道：「我認爲這是很無聊的事，可是沒辦法，江南第一家，總得維持個排場。」

「這些人的武功都不錯吧！」

南宮俊道：「還算過得去，他們大概有妳們紅粉姊妹十到二十排名的火候！」

東方英一驚道：「那到了江湖上，也都能叫起字號了。」

南宮俊笑道：「是的，他們在此十年，期滿後可以回家，多少也可以弄個總鏢頭幹幹，江南一百零九家鏢局的鏢師，大部份是由我家推薦出去的。」

「你家有多少人？」

「不太清楚，這都是歐陽叔叔管！」

歐陽敬在前道：「經常要維持二百四十名之數，每年更換二十四人，二十歲進府，三十歲離開，他們都是帶藝而來，經過一番甄試挑選後，才留下二十四人，他們大多是各大門派的青年弟子……」

東方英伸伸舌頭，她這才意會到武林第一世家的不凡，更不是一般門戶所能比擬。

馬成道：「那麼這兒是各大門派的人都有了？」

「是的，不過入了南宮府後，就必須暫時放棄原來門戶中的身份，一直到他們期滿離開後才恢復原來的身份，而且在此十年中，他們的收穫遠甚於在自己門派，第一批出去的人，已經有十五年了，有三個人已經接任了掌門人，所以各門派都是挑選最好的弟子前來候選的！」

馬成點點頭道：「武林第一世家，果然氣勢非凡！」

歐陽敬一笑道：「馬兄弄錯了，他們並不是爲了討好南宮世家而送人前來，而是到了此地後，對他們確有很大好處。」

馬成道：「所謂好處，就是能學到別家的武功！」

歐陽敬微微笑道：「不錯，此地不僅能習得各家之長，同樣也可以發覺各家武技之短，等他們回到自己門戶中時，就可以作改革創新之參考了。」

馬成道：「各家武技之得失？難道南宮世家還會將各門各派的功夫，拿出來公開地討論得失嗎？」

歐陽敬道：「南宮世家不會如此魯莽的，到了這兒，已經以有門戶之分，所以我們提出的武功招式，也都是包含百家，既未注明出處，即使與那一家招式相同，也一定會另外換個名稱，使人無法聯想，只有對本門技藝深知熟悉的人，才可以體會到其異同！」

馬成極有興趣地道：「換句話說，即使在這兒學到了三招兩式，也不知道它的出處了！」

「是的，除了對本門的技藝有了獨到的研究，否則恐怕連本人也不知道那些招式的由來呢，有些人是離開了本莊後，回到門戶中，才慢慢體會出來的！」

馬成忍不住道：「歐陽兄，請恕兄弟多嘴問一個不該問的問題……」

「馬兄請問好了，此地事事公開，沒有一件不可告人的，故而也沒有一句話是不可問的，兄弟如果知道，定必傾告，兄弟如果不知，相信也沒人可回答了！」

「南宮世家這一套溶滙百家武學精華的武功招式，又是由何而來的呢？」

「由主人與門客們竭智研商而創出來的，南宮世家有一套劍式，共計一百零四式，名稱叫萬象劍法，包含了百家技藝的精華，是由南宮家第一代主人遺下的，初時僅得七十四手，經這些年來的改革增添，又多了三十手，入門的劍手就學習這一套劍式，視各人的資質造詣而定成就的快慢，一年多就能學會，差的也不會超過三年，因爲入門前挑選工作做得很嚴，條件差的絕不會入選，所以這一百多個青年劍士，就是一股很了不起的實力！」

「他們只學這一套劍法？」

歐陽敬笑道：「這一套劍法已經够他們學的了，南宮主人的才思無限，留下這一套萬象劍訣，實已窮天地之奧秘，學起

來並不難，難在如何深進發揮。他們學成之後，才可以接受發配工作，也必須要在公幹時，才有體會運用的機會，也只有等他們眞正運用體會後，才了解到這一套劍法之精微玄妙，即使窮一生的努力，也無法將它練到絕頂火候！」

馬成不禁動容說道：「眞有如此玄妙嗎？」

歐陽敬笑道：「馬兄回頭可以見到的，本莊有兩位武士就是由門下的劍士升任的，他們入莊二十年了，是最有成就的兩個，由於傾慕主人的俠義胸懷，濟世襟胸，所以宣誓終身追隨相守，他們大概已經得到了劍法六成的神髓，以劍而言，當世能超過他們的沒幾個了！」

馬成聽得神往，東方英却插口問道：「歐陽先生，有誰能得那套劍式的十成神韻呢？」

歐陽敬搖頭道：「沒有人，現任府主的老夫人是成就最高的一位，大概也只有七八成光景吧！」

東方英道：「他們自己家的劍訣，也只得這些成就？」

歐陽敬一笑道：「東方姑娘對南宮家事可能還不太清楚，老夫人並未藏私，也沒有把秘訣秘而不宣，她所得自本身的修爲，只要有過人的天賦超凡，將那套劍式參悟通達，超過她的成就也並非無可能，只是不太容易出現這個人而已，沒有二十年以上的浸淫努力，很難邁過五成的界綫的。」

東方英不好意思地道：「我沒有說老夫人藏私，只是不解而已！」

歐陽敬笑道：「沒關係，每次有人聽見這套劍法的概要時，都會有姑娘同樣的想法的，等到他們對這套劍法深入了解後，就知道在下的話沒有一絲虛妄！」

說着，一行人已經進入莊門，但見氣派更爲壯大，兩列的青年劍士排得更密，正堂中間，坐着一位白髮的老婦人，相貌慈藹，臉色紅潤，雍容華貴。

在老婦人的兩側，坐了兩列人，有男有女，只是年紀都在四十開外了。

這就是名震天下的南宮主人南宮雲鳳與她的二十四士，南宮老夫人原名聶雲鳳，五十年前，是聞名天下的女劍客，下嫁南宮世家後，藝事更精，却一直用她的本名，直到十年前她接掌南宮世家，才冠上夫姓南宮！

南宮俊下馬後，恭恭敬敬地進去，跪下叩頭道：「奶奶，俊兒回來了！」

南宮雲鳳慈祥的臉上堆起一層笑意，滿臉慈祥地笑罵道：「混帳小子，你野出去惹了很多漏子回來，害得多少叔叔伯伯爲你擔心着急，你還不趕快謝謝他們！」

南宮俊朝兩側抱拳道：「各位叔叔伯伯姑姑，俊兒向各位請安，各位都好！」

刷的一聲，兩側的人都站了起來，同時抱拳肅然回禮。「不敢當，恭祝少主安好！」

南宮雲鳳笑道：「各位快坐下，一個小孩子，大家還對他這麼客氣！」

在她身側的一個中年人道：「府宗，禮不可廢，少主以前是我們的侄兒，受他一禮無妨，可是這一次他在外行俠，公開打出了南宮世家名號，就是本府少主人，屬下等理應全禮參見的，只是因爲手續未行，屬下等才僭越一點。」

南宮雲鳳笑笑道：「俊兒！你聽見沒有，你這個少主還沒成定局呢！」

歐陽敬忙道：「啓稟府宗太君，少主的名份是由來已定的，只是先前太君無意讓少主繼承事業，屬下等才未按江湖禮數參見，現在少主既然另有遇合，習得絕藝，且已代表本門對外公開行事，這少主身份就鐵定了的，剛才司馬兄說的是少主繼掌府宗的事！」

那中年人忙道：「是的！屬下就是那個意思，只是言詞未周，請府宗原諒！」

南宮雲鳳笑道：「長風，你這是幹嗎呀，現在是關上門在家裏說話，還用得那麼費心斟酌去，坐下！坐下！咱們還有客人呢！」

於是大家又坐下了來，南宮俊把馬成與東方英向祖母引見了，兩個人正待下跪行禮，南宮雲鳳連忙伸手一攔道：「二位別客氣，俊兒是我孫子，才要他磕個頭，此外就算是家裏一個劍士，也只是常禮相見！」

她只虛虛一攔，相隔還有半丈，可是暗勁已經把二人的拜勢抬住，可見這位南宮府主的功力確是不凡。

兩人在南宮俊的示意下，只得抱拳作揖，南宮雲鳳點頭答道：「二位應小孫之請，加盟本府，這是不合規定的！」

兩人微微一怔，南宮雲鳳續笑道：「二位千萬別誤會，歷來只有府宗才够資格延聘武士，那是爲示隆重，小孫尚未通過測試，他的邀約自然不作數，因爲對二位來說是太委屈了，現在老身向二位正式提出邀請，歡迎二位到本門來協助帮忙！」

二人這才吁了口氣，定下心來，可都驚出了一身冷汗，於是同時雙雙再度行禮道：「敬謝太君栽培提携！」

南宮俊長長地吁了口氣道：「奶奶您眞會逗人，剛才可把我嚇出一身汗來，你要是不補上後面這一句，孫兒怎麼對得起他們二位！」

南宮雲鳳笑笑道：「我就是要嚇嚇你，看你有多大的膽子如此妄爲，放着家裏現成的武功不學，偏偏去找個假和尚，學參野狐禪！」

南宮俊一笑道：「奶奶！東佛轉傳給我的那些功夫的確是非常邪惡，唯其如此，他才怕這類武功在中原蔓延流行開來了無人能制，才把這項責任托給我！」

南宮雲鳳道：「世上那麼多的人，他爲什麼偏偏看上你了，難道你比別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南宮俊一笑道：「什麼也不爲，他選中我的原因，是因爲我姓南宮，有南宮世家的實力爲後盾，日後便於行事，再者，他認爲抑惡揚善，維繫武林安定與秩序，也是南宮世家推不掉的責任，他一開始就說了未來責任的艱鉅，以及將要面臨的危險，使人很難接受他的委托，在我之前，他巳找過三個人了，人家都推辭了，只有找到我時，我却無法推辭！」（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

高 皐・文
盧 令・圖

風雨殘陽

（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玉馨諫父不成，幾遭毒手，幸黃騰梭及時趕到，始免於難，隨後黃九峯夫婦也趕到，與楊長俠約定在後山一拚死生。原來史大娘自從被楊長俠挾持以來，曾爲他製造毒藥不少，今晚更在脅迫下在後山設下九毒陣以圖盡殲正義之士，但史大娘得機逃出，往見黃九峯，告以詳情，並取出解藥，黃九峯貪夜召集少林，武當、朱衣帮、丐帮、排教各掌門共聚，將楊長俠在山後設下毒陣之事向各掌門說出，並說楊長俠心思惡毒，實不必再與他講求仁義，要請各掌門立刻進軍後山，以圖一擧殲滅武林盟……

血腥衝霄漢　屍骸遍四野

少林掌門普陀大師道：「老衲同意，但那毒陣……」

黃九峯道：「家岳母已配製解藥，每人服食一粒，一月之內可以百毒不侵。」

武當掌門水中子道：「已是如此，咱們就別無顧慮了，如何進行圍殲，黃大俠下達命令就是。」

黃九峯道：「多謝各位掌門。」

於是他叫史小敏按各派人數分發解藥，然後以丐帮六十四名滾刀手作前鋒，朱衣帮爲左翼，排教爲右翼，少林武當唐門爲中軍，向前三路作適時支援，並由史大娘引路，立即向石固鎭出發。

黃九峯夫婦另行馳援黃騰梭，待解決楊長俠之後再支援各派。

這是數百年來，武林罕見的正邪大決鬥，雙方精銳盡出在石固鎭作孤注一擲。

當丐帮六十四名滾刀手攻入石固鎭之際，鎭上的伏匪，幾乎不堪一擊。

但攻入後山之時，却遇到强烈的抵抗，先是伏弩，後是長槍，一波接着一波，向滾刀手作强悍的攻擊。

丐帮滾刀手名噪江湖，對聯手搏擊之術，具有獨到之處，尤以移動靈活，衝刺之力十分强大，用作前鋒實在再好不過，因而武林盟的伏弩長槍，並不能對他們造成多大的傷害。

他們擊潰伏弩及長槍衝上山頭，但目光所及，又見到一番驚人的景象。

所謂山頭，只是一片丘陵起伏的平原，但廣袤開闊，是一個十分理想的戰場。

距滾刀手立身十丈之處，是一片五色繽紛的旗海，在夜風吹拂之下，發着獵獵的响聲。

只是這片旗海之中，却瞧不到半絲人跡，還有一股令人難耐的陰風，由旗海向四週散播。

丐帮弟子不敢再進，等待左右兩翼及後軍到達，才聚集各派掌門互相商議。

丐帮帮主鐵翼首先發言道：「楊長俠果然鬼計多端，老夫竟瞧不出他在玩些甚麼花樣。」

史大娘道：「帮主不必担憂，那只是一座毒陣而已，各位已服解藥，陣中奇毒

就不必顧慮了。」

武當掌門水中子道：「那些旗幟似乎是一座陰陽逆尅陣，史老夫人既能在陣中佈毒，必然知道陣法的奧秘了。」

史大娘道：「老婆子撒毒是在佈陣之先，不過這座陣法還難不倒老婆子。」

少林掌門普陀大師喧聲佛號道：「但願我佛慈悲，請老施主指點迷津，武林同道將感激不盡。」

史大娘道：「掌門好說，老婆子理應効勞。」

一頓接道：「先夫稍明易理，老婆子也微有涉獵，此陣是按洛書逆尅之理，陰靜陽動，以尅爲主，收斂成就，功在金火，北方水尅火，西方火尅金，南方金尅木，東方木尅土，只要派兩個人由北方入陣，經西南東方而達中土，沿路拔掉紅旗其陣自破，至於其他的旗幟，旨在擾人耳目，就不必管它了。」

施玉磐自告奮勇道：「晚輩願意入陣一試。」

辜辛道：「老朽願與施少俠同行。」

史大娘道：「好，不過兩位入陣之初，中央戊已會有反應，只要儘快西轉就不妨事了。」

白髮閻君道：「多謝指教，施少俠，咱們走。」

這老少二人由北方入陣，曾經引起一片黃光，但黃光一閃即斂，因爲他們已轉入庚辛西方的部位了。

約莫盞茶時間，他們已由旗陣聯袂而出，楊長俠費了不少心機所佈的毒陣，就這麼烟消雲散。

不過這只是武林盟的手段之一，各派雖是贏得第一仗，仍不敢絲毫大意。

果然，白髮閻君等祇不過剛剛歸隊，一陣旗花信號忽然衝霄而起，接着鼓聲鼕鼕，敲擊得扣人心弦。

各派正不知所措之際，黃九峯夫婦已急馳而來。

「兄弟爲援救子媳來遲，請各位掌門鑑諒。」他向各派簡述了一下會晤楊長俠的經過，並瞭解了破掉毒陣的情形，然後向鼓聲之處一瞥道：「武林盟失掉毒陣，可能會大舉進犯，請各位嚴守本位，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決不可自亂陣脚。」

他們的隊形沒有變動，祇不過黃九峯夫妻父子，及各派掌門都到了隊伍前面。

此時，鼓聲還在响着，較適才更聽得清楚。

這自然是雙方逐漸接近了，如果用直綫去量，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丈遠近距離。

可是二十丈外是一爿樹林，那些繁茂的枝葉，擋住了他們的視綫。

最後他們終於見到了鼓，以及擊鼓之人。

一面三尺圓週的大鼓，由兩名大漢抬着，後面是一名虯筋怒突，赤裸着上身的彪形大漢，他跟着大鼓前進，雙手在不停揮的敲擊。

人們只是向大鼓瞥了一眼，目光立即轉向一頂軟轎，因爲大鼓沒有甚麼好看，軟轎却能使人人矚目。

當然，這頂軟轎稱得上豪華二字，抬轎的更能令人睜大眼睛，面現驚訝之色。

她們是八名少女，紅衫綠裙，婀娜多姿，這般人間殊色，却充當着轎夫賤役。

其實引起人們注意還不是這些，像朱衣，排教這等派帮，要擺擺此等排場，可以說輕而易擧。

那麼他們驚愕的是另有其人了?不錯，人們的目光此時已被轎前轎後的陪行之人吸引過去。

楊金台（即楊長俠）是武林盟主，他也一直以盟主自居，可是他却走在軟轎的前面，好像轎裏坐的是他的主人一般。

與楊金台併肩而行的是一名貌如古松的道長，普陀大師一見此人，不由面色一變。

這位道長是與神鬼一見愁齊名的兩大魔頭之一，三十年前，曾在江湖上掀起一陣腥風血雨。

後來由普陀大師散發武林帖，邀約當代頂尖高手十二人，在華山雲台峯與他了斷。

經兩日三夜的激戰，除了普陀大師，其餘十一名頂尖高手無一倖存，普陀大師也不幸身負重傷。

好在這位魔頭已血洒名山，受到十分嚴重的創傷。

當時普陀大師已無力再戰，只好眼睜睜的瞧着他逃下山去。

不過據普陀大師的估計，一個血肉之軀，在受到如此重傷之後，是不可能還有生機的，自然也用不着趕盡殺絕了。

然而他却沒有死，而且還偷去武當派的秘笈，三十年後居然又重現江湖。

黃九峯並不認識此人，他却瞧到了普陀大師的神色。

「大師，你認識那位道長?」

「認識，他名五方上人，是當代最可怕的魔頭之一。」

「啊，原來是他。」

「是的，此人投靠了武林盟，三十年的往事只怕又要重演。」

「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咱們去此一步，就別無死所了。」

「黃大俠說的是。」

他們說話之際，目光仍向前觀查，因而並未注意武當掌門激動的神色，只見楊金台與五方上人之後，是黑道霸主赫連武，海天三傑，金鼎，姚潘，傅戰等人。

軟轎之後是十八名白袍侍衛，他們擁着軟轎，在鼕鼕鼓聲中緩緩向前迫近。

在軟轎之後的約莫十步，是一隊手捧長槍的黑衣武士，他們人數不少，爲數可能近百。

黑衣武士之後，是一隊白衣武士，他們左手握刀，左手持牌，以整齊的步伐在後面緩緩跟進。

這是一個堅强的隊伍，具有震撼江湖，驚神泣鬼之勢。

此時的氣氛也嚴肅無比，因爲這一次正邪之鬥，不止是關係在場各人的生命，也關係在場各派的存亡，而影响之深遠，可能延續百年，甚至更遠的時間。

因而除了那旗幟獵獵，古木悲嘶的風聲，全場一片死寂。

沒有人當眞見過魔鬼。

沒有人當眞到過地獄。

但在場之人却心頭發毛，手心淌汗，有如面對魔鬼，置身地獄的感覺。

黃騰梭十分不耐，對楊玉簪瞥了一眼道：「玉簪，妳的傷勢已經無碍了吧？」

楊玉簪道：「放心吧，相公，我不碍事了。」

黃騰梭道：「好，小小照顧玉簪，我要到前面瞧瞧。」

蔡芸兒道：「少俠，我也去。」

黃騰梭道：「咱們走。」

他奔到黃九峯的身後，向前面瞧了一陣道：「爹！敢情楊金台只是一個傀儡，那轎中又是何許人物？」

黃九峯道：「爹也不知，不過此人能夠控制楊金台，使如此多的魔頭爲他賣命，必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黃騰梭道：「奇怪，難道他也跟咱們有仇？」

黃九峯道：「這就難說了，世間很多兇殺之事，不一定必須有仇，所謂樹大招風，名滿招忌，十三把刀威望太大，正是招禍的理由。」

他們父子說着話，軟轎已經在兩丈之外停了下來。

蔡芸兒見到金星，再也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口中一聲叱喝，便待騰身而出。

皇甫菁菁伸手一攔道：「芸兒，使不得。」

蔡芸兒悲憤道：「夫人，芸兒活着就就爲了今天，現在……」

皇甫菁菁道：「我知道，不過對方沒有一個人好惹，妳縱然指名挑戰，也不見得就能報得了仇，這樣吧，待會我叫梭兒帮妳，讓他擒下金鼎交給妳報仇就是。」

蔡芸兒道：「多謝夫人。」

此時對方黑白兩隊，以迅速而齊整的行動向軟轎左右移動，刹那之間便完成了進攻的部署。

楊金台與五方上人再前進丈許，與黃九峯及各派掌門當面而立。

楊金台濃眉一挑，哈哈一聲長笑道：「各位掌門，久違了。」

少林掌門普陀大師喧聲佛號道：「老衲此時此地會見施主，覺得十分不安。」

楊金台道：「說的也是，不過人生百年，終有一死，老禪師的春秋已如此之高，正有甚麼不安的？」

普陀大師道：「老衲雖是獻身我佛，但邪惡未除，仍難勘破生死之關，唉，施主才智武功，均屬上乘，竟陷身魔道，甘爲禍首，老衲的不安，只是爲施主惋惜罷了。」

楊金台面色一變道：「老和尚死期已至，居然還敢逞口舌之利，金護法，給我拿下。」

金鼎縱身而出，道：「屬下遵命。」

他摘下一對金筆，冷冷道：「大和尚，請賜教。」

普陀大師正要迎戰，黃騰梭忽然出聲攔阻道：「殺鷄焉用牛刀，這一場請掌門讓給晚輩吧。」

普陀大師道：「多謝少俠！」

黃騰梭步出陣前，劍眉一挑道：「出招吧，金鼎，少爺想用一雙肉掌會會你的金筆。」

金鼎怒叱道：「小子乳毛未乾，居然敢如此狂妄，老夫如不廢了你，就算枉混江湖了。」

他雖是十分震怒，仍不願有失身份，先將金筆插回，才一掌拍了過來。

此人不愧是武林盟的護法，一掌擊出，虎虎生風，潛力雄渾已極。

其實無論他功力多高，決難當啞蟬神功一擊，祇不過黃騰梭要留下他一條老命，好讓蔡芸兒爲夫報仇。

於是他脚下一跨，避過了這一記强悍的掌力，身形忽然一轉，一把扣向金鼎的脈門。

這一記神來之筆，是他家傳太乙分光掌的絕招，金鼎再也想不到黃騰梭會在決不可能的角度使出這一招殺着。

他的功力够高，但黃騰梭的五指更是急如閃電，他想縮臂飄身，手腕已進了別人的掌握。

黃騰梭一招得勢，同時左掌急吐，出指像風一般，連點金鼎幾處穴道，然後振臂一揮，金鼎的龐大軀體便已飛了起來。

「蔡阿姨，接着。」

他將金鼎擲向蔡芸兒，一雙帶着殺機的目光却盯着楊金台，嘴角輕輕牽動了一下，吐出一聲冷如嚴冰的叱喝。

「輪到你了，姓楊的。」

楊金台身爲武林盟主，竟被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指名叫陣，如果他不敢應戰，姓楊的自今日起，就得摘下他武林盟主的招牌。

武林中愛名重於惜命，不論成敗，他必須接受這一挑戰的搏殺。

但他身旁的五方上人，却哼了一聲道：「好狂的小子，盟主，這回讓貧道下塲吧。」

五方上人自告奮勇，楊金台自然求之不得，遂點點頭道：「上人請。」

五方上人身材瘦小，但雙目烱烱，神光迫人，顯見此人的內功修爲，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黃騰梭不明五方上人的來歷，却也知道此人功力之深，可能是他出道以來所僅見，因而目專神注，暗凝功力，作好迎戰的準備。

但……

「無量壽佛，敝派與上人之間，還有過節未了，少俠如能成全，貧道將感激不盡。」

原來武當掌門水中子，要向五方上人了斷過節。

黃騰梭急忙退後兩步，雙拳一抱道：「不敢當，掌門請。」

水中子道了一聲「多謝」，幌身迎着五方上人道：「總算祖師有靈，你終於出現江湖了。」

五方上人冷冷一哼道：「水中子，本道長只不過拿了你們的兩本破書罷了，你們爲甚麼如此寃魂不散？」

水中子怒叱道：「玄門乾清罡氣，是本派鎭山之寶，本派所以一蹶不振，就是你偷書所種的惡因，如果你能交還乾清秘笈，貧道看在三清祖師的份上，可以從輕發落，希望你不要自誤。」

五方上人仰天一陣狂笑道：「本道長已練成了乾清罡氣，按祖師規定，武當掌門非本道長莫屬，你如此以下犯上，難道想違背門規，甘爲叛徒？」

水中子面色一變道：「本座已經有負

師門，愧對祖師了，此時縱然身遭百死，也不能使本門淪入魔道，孽障，你就死了這個念頭吧。」

五方上人道：「很好，違祖訓，形同叛徒，本道長要爲祖師執法了，接招。」

語音甫落，一記剛猛無比的掌力已然拍了出來。

武當武學，源出太極，由於無極，是一種陰陽合一，以靜制動的武學。

玄門乾清罡氣練到極至，一掌飄出，微風不生，但方圓丈許以內，無人可以倖免。

可惜秘笈被盜，掌門水中子只練成上部築基之學。

但五方上人雖是盜得全部秘笈，由他這一掌瞧看，他並未領悟乾清罡氣的眞義，因而掌力雜而不純，是陰陽未合，水火未濟的現象，水中子一顆懸起的心總算安了一半。

祇不過五方上人這一掌之威，仍是可摧山裂石，一般名列當代的頂尖高手，也無法承受他全力一擊。

因而水中子不敢當其鋒芒，足尖一點，騰身避讓單掌反拍，擊向五方上人的後胸。

武當一派掌門，修爲之深，仍令人不敢忽視，五方上人雖有罡氣護身，還是不得不彈身閃避。

這一對三清門下的正邪高人，就這麼各逞機鋒，捨死忘生的拚鬥起來，一晃百招，仍是一個不了之局。

此時一陣清脆的叮噹之聲，忽然由軟轎傳出。

武林盟除了八名紅衫綠裙的少女仍在原地伴着軟轎，其餘之人像潮水一般的衝了過來。

黃九峯見狀立即發出一聲長嘯，示意各派堅守隊形，然後對公孫介道：「老哥哥照顧一下貴掌門，四妹咱們迎上去。」

他首先迎着楊金台，皇甫菁菁截着了赫連武，史大娘，史小敏，及施玉磬迎戰海天三傑，辜辛獨鬥姚潘傳戰，他們每人都找到了對手，立即展開了惡鬥。

黃騰梭帶着公孫小小及楊玉簪衝向十八名白衣侍衞，按人數他們是以一敵六。

這邊只不過剛一接觸，武林盟的黑白兩隊，也與各派混戰起來。

丐帮，排教與白隊交上了手，朱衣帮，少林，與黑隊展開了惡鬥。

只有武當派還未加入，因爲他們關心掌門水中子，不敢擅自離開。

其實武當派只來了十四名弟子，在大陣仗也派不上多大的用塲，此時他們排成了一個劍陣，準備隨時爲掌門作必要的支援。

人數最少的是唐門，他們只有掌門唐駝夫婦及三名弟子，加上一個蔡芸兒，也不過六人而已。

蔡芸兒向全塲打量一眼，道：「稟掌門，別人都在拚命，咱們總不能在這兒閒着。」

唐駝道：「弟妹說的是，但咱們應該帮誰？」

蔡芸兒道：「白袍侍衞功力驚人，黃少俠他們只有三個……」

唐駝道：「好，咱們去帮黃少俠。」

× × ×

這是一塲武林罕見的惡鬥，只見殺聲震耳，血肉橫飛，在夜風虎虎，古木悲嘶之中，景象慘烈已極。

任何事物，有始必然有終，他們總不能就這麼永遠鬥下去。

第一個結束惡鬥的是水中子，他殺死了五方上人，自己却落得身負重傷，這還是仗着萬里流雲公孫介的支援，否則他很難留得命在。

在武當來說，這總算一件喜事，雖然掌門受了重傷，却在五方上人的革囊中找回了被盜的玄門乾清秘笈，今後武當重振聲威，應該是指日可待了。

第二個結束戰鬥的是黃九峯，他與楊金台的搏鬥，一上來就控制了全局。

自然，楊金台能够坐上盟主寶座，在武林中掀起如此巨大的風浪，必然有他過人的條件。

不錯，他不止習得指中箭，也練成了當年高陽堡主柳無病傲視江湖龍爪功力。

可惜龍爪敵不過啞蟬，他的指中箭也透不過九峯的護身罡氣，結果他敗了，如非黃九峯不想要他死，他決不可能再活下去。

黃九峯生擒楊金台之後，刀鋒立即轉向赫連武，對這位黑道霸主，他不再手下留情，玉帶刀挾着凌厲寒芒，直透赫連武的心窩。

然後他與皇甫菁菁夫婦聯手，縱橫飛舞，掃蕩全塲，血雨不斷的飛洒，敵人一個一個的仆倒下去。

當海天三傑，姚潘傳戰，及十八白袍侍衞全部授首之後，黃九峯向混戰中的各派舉目瞧去，他們已經掌握了優勢，但要獲得勝利，可能還有一截距離。

殺人三千，自損八百，勝利的代價是痛苦的，因而黃九峯發出一聲嘆息。

黃騰梭道：「爹！咱們去帮他們。」

黃九峯道：「不，殺人太多，有傷天和，咱們只要除掉那頂軟轎，黑白兩隊就不會再作頑抗了。」

於是他身形一轉，直撲軟轎，想將這名倡亂武林的幕後人物揭露出來。

但……

「大哥！好像有點不對！」

「四妹是說……」

「你瞧那八名少女……」

經皇甫菁菁一提，黃九峯也瞧出的確有點不對，他雙臂輕輕一振，身形便已冲霄而起，以天馬行空之勢，向軟轎之前飄落。

他再仔細瞧看八名抬轎的少女，她們依然靜立軟轎之旁，看到黃九峯從天而降的聲勢，毫無半點驚懼之色。

她們當然不會驚懼，因爲她們只不過是幾具直立未倒的屍體而已。

連轎後擊鼓的大漢在內，他們已經被人點了死穴。

黃九峯哼了一聲，玉帶刀輕輕一挑，轎簾便已飛了起來……

「啊，逃了！」

空山中飄着血腥，身後還有人在作殊死的惡鬥，再加上蔡芸兒這一聲驚呼，使得黃九峯有着茫然之感。

皇甫菁菁嘆息一聲道：「大哥，也許

咱們還得去一趟邙山，我看先收拾此地的殘局再說吧。」

黃九峯點點頭，跟着發出一聲長嘯，道：「住手。」

武林盟黑白兩隊，以及白道各派羣雄，正在作捨死忘生的拚鬥，但這聲叱喝有如驚雷貫耳，他們一驚之後，全部停了下來。

黃九峯再以貫注內力的語聲說道：「楊金台業已生擒，五方上人及赫連武等均已喪命，自今日起，武林盟已不復存在，如若有人再敢招搖江湖，武林各派將以魔道餘孽予以誅戮，在場的武林盟屬下立即放下兵刃，各謀生計，黃某不爲已甚，希望各位好自爲之。」

黑白兩隊原已傷亡大半，只是在作困獸之鬥而已。

現在樹倒猢猻散，黃九峯賜給他們一綫生機，他們焉敢再戀戰下去？在一聲吶喊之下，他們散了，像狠奔豕突一般，剎那之間已走得一個不存。

白道各派經過一陣埋死救傷，大致上業已就緒，但未了之事仍多，因而各派掌門再度作了一次臨時會談。

帶傷參加的武當掌門水中子首先稽首一禮道：「敝派乾清秘笈失而復得，全是黃大俠所賜，貧道謹代表武當向賢夫婦致最高的敬意，今後如有需用敝派之處，只要黃大俠一紙相召，無論水裏火裏，敝派決不推辭。」

黃九峯雙拳一抱道：「好說，乾清秘笈重歸貴派，是水掌門力拚五方上人所得來，在下怎敢居功。」

少林掌門喧聲佛號，說道：「如非黃大俠領導，武林沉淪，將永無了日，少林願與武當採取同一步驟，黃大俠，你就勿須客套了。」

丐帮帮主鐵翼道：「老朽舊話重提，咱們共同推舉黃大俠爲當代武林盟主，各位是否同意？」

「同意……」

「黃大俠當仁不讓，武林盟主非他莫屬。」

歡呼之聲響成一片，在荒山野嶺之中掀起一片熾熱的高潮。

黃九峯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各位盛情高誼，在下衷心銘感，只不過黃某德薄能鮮，不堪領導武林，這盟主之位，在下萬難接受，不過，今後武林的安危，江湖的道義，黃某父子仍將全力維護，不情之處，希望各位能够諒解。」

皇甫菁菁道：「拙夫無意名利，各位就不必勉強了，而且楊金台雖已就逮，幕後操縱者却已兔脫，爲武林今後安危計，咱們必須立即追捕，其他之事，不妨留待後議。」

又是皇甫菁菁打圓場，但實情却是如此，各派只好待以後再說。

排教教主尙典道：「咱們如何追捕，尙望黃大俠指示。」

黃九峯道：「不敢，不過此人是誰，可能逃往何處，咱們還得向楊金台討教，梭兒，快將他提過來。」

黃騰梭道：「是。」

楊金台被擒之後，便由楊玉簪看管，因爲他已身受重傷，作女兒的不得不盡一點救護的責任。

待楊金台的傷勢略微好轉之後，楊玉簪便咽哽着勸慰道：「爹！女兒早先曾勸過你……」

「住口！」不待她說出下文，楊金台就發出一聲怒叱道：「還敢說妳是我的女兒，哼，我是白養妳了，如果妳當眞還有父女之情，妳就該放我走。」

楊玉簪道：「爹！你的傷勢如此之重，怎麼能走？」

楊金台冷冷道：「妳太小看爹了，這一點寒毒爹還撐得下去。」

楊玉簪道：「可是，爹……」

楊金台道：「玉簪，別忘了妳是爹的女兒，妳是爹惟一的骨肉，難道妳要眼睜睜的看着爹受盡凌辱而死？玉簪，快扶爹起來，趁他們無暇顧及，咱們快走。」

楊玉簪道：「不，爹，咱們走不脫的，走，只會招來更多的凌辱！」

楊金台怒吼道：「賤人，妳當眞不顧父女之情了，好，老夫先斃了妳。」

楊金台的功力原本極高，後來又習得高陽堡的龍爪功，更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放眼天下，很難找到幾個對手，現在雖是栽在黃九峯的手裏，像他這等狂人豈會心服！

黃九峯將他交給楊玉簪看管，他認爲這是不世良機，只要他能逃走，縱然殺了他惟一的骨肉也在所不惜。

於是他猛吸一口眞氣，舉掌猛向楊玉簪的天靈蓋劈去。

楊玉簪幽幽一聲長嘆，雙目緩緩闔了上來，雖然她明知這一掌劈下她決無倖理，她却毫無閃避之意。

有這樣一個父親，眞個生不如死，死，也許是最好的一種解脫。

但楊金台這一掌並未當眞劈出，自然，像他如此殘暴之人，他決不會有什麼慈愛之心的，他所以沒有劈出，是因爲他力不從心。

與黃九峯一戰，他已經身中寒毒，除了內腑受到極重的傷害，還被廢去了他的武功。

現在他不再是叱咤風雲的武林高手，而且將纏綿病榻，以渡他痛苦的餘年。

他只是一個重病纏身，手無縛鷄之力的老人，如何還能殺人。

當楊玉簪詫異的睜開雙目之後，她也明白了楊金台的處境，她自己在不停流着淚水，却取出手帕爲她爹揩抹着額頭的冷汗。

「你放心，爹，女兒不會叫你受到凌辱的，女兒會侍奉你老人家，讓你渡過一個安樂的餘年。」

「唉……」

一切希望在這一刹那之間幻滅，是一種錐心蝕骨，難以承受的痛苦，因而楊金台臉色蒼白，全身顫抖，幾乎就要暈死過去。

不過一個翻雲覆雨的大奸，究竟不比常人，當痛苦過去之後，他終於冷靜了下來。

「玉簪……」

「爹……」

「妳當眞能使爹不受凌辱？」

「爹！請你相信女兒。」

「好吧，爹是自作自受，受點凌辱也算不了什麼。」

「不會的，爹，你女婿已經答允，他是說一不二之人，啊，他來了。」

黃騰梭的確來了，他向楊金台雙拳一抱道：「老伯，我爹叫我來請你。」

楊金台雙眼一翻，臉色一沉道：「你叫我什麼？再叫一聲試試。」

黃騰梭一怔道：「這個……」

楊玉簪幽幽道：「他是我爹啊，相公，你這個稱呼的確應該改一改了。」

黃騰梭智慧超人，當然已瞧出這一代魔頭業已大澈大悟，遂長長一揖道：「爹！我扶你老人家。」

楊金台哈哈一笑道：「好小子，去叫你爹來，那般人我不願相見。」

不願相見就是無顏相見，這一點黃騰梭當然明白，於是，他轉達了楊金台的意見，將黃九峯夫婦請來。

「親家翁，小弟夫婦有禮了。」

楊金台道：「少來這一套，楊某可是軟硬不吃！」

「親家翁言重了，愚夫婦只是情非得已。」

「哼，楊某栽了，還賠上了一個女兒，你說，你還待怎樣？」

「小弟不敢怎樣，只是應天理，順人情而已，親翁聰明絕世，應該知道逆天者不祥！」

「少對楊某說教，你說，你還想知道什麼？」

「小弟還有幾點難解之處，希望親翁賜予指示。」

「我知道你必然有求而來，看在我女兒的份上，就出賣一次朋友吧。」

「多謝親翁。」

「你必然想知道十三把刀滅門血案的主謀之人了，楊某如若說出，你八成不會相信！」

「那主謀人不是親翁？」

「我麼，只是一個帮兇罷了，你信是不信？」

「小弟相信，那主謀者可能是隱藏在軟轎中的人物。」

「不錯，你沒有抓到她？」

「小弟一時疏忽……」

「這不要緊，她有一個窩，你如果快一點，很可能將她堵在窩裏。」

「請問親翁，那主謀者究竟是誰？」

「你的七妹，容娟。」

「什麼？這決不可能，而且，我瞧過她的墳墓。」

決不可能是因爲瞧過她的墳墓，但他却沒有瞧過那墳墓之中的屍體，究竟不是是容娟。

因而楊金台冷冷一哂，道：「你瞧過她的墳墓，却未瞧過她的屍體，這一點不會錯吧？」

「這個……小弟的確沒有。」

「你瞧過也沒有用，你總不能將一具燒焦了的屍體硬指爲容娟吧。」

「啊……」

黃九峯過事沉穩，處變不驚，縱然生命懸於一髮之際，他也不會皺一下眉頭。

然而，現在他的心弦震動了，面色也變得十分難看。

這也難怪，他是大哥，容娟是七妹，十三把刀是兄弟姐妹，也是肝胆相照的道義組織，他們經過了難以數計的凶險，憑他們滿腔熱血，都能安然渡過。

任何邪惡都無法動搖十三把刀，但十三把刀都毀在他們自己的手裏，這種沉痛，不是外人所能領會的。

楊金台也許能够領會，但，他却在落井下石。

「原來你受不了打擊，那就不必再說了。」

「不，你說，我受得了。」

「當眞麼？好吧，誰叫咱們是親家的，我只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

「多謝親翁。」

「你可知道雲山老五已經死了？」

「此話當眞？」

「自然是眞的了，我何須騙你。」

「雲山是怎麼死的？」

「是容娟殺死的，大和尙不該貪杯，結果中了容娟佈置的色情陷阱，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只好被牽着鼻子走了。」

「我不信，老五是佛門弟子，怎會受到色情的蠱惑？」

「親家母是不相信了，那很簡單，容娟只怕還在邙山，你們前去問她，還來得及。」

適才說不相信的是皇甫菁菁，因爲她與雲山相處多年，知道他除了喜愛杯中物，終身不近女色，而且容娟已經嫁給老八，夫婦之間情愛彌篤，這是她不相信的另一原因。

但楊金台身負重傷，武功被廢，惟一的骨肉，已經嫁作黃騰梭的妻子，此情此景，他還有說謊的必要？

於是，黃九峯長長一嘆道：「玉簪，咱們要到邙山一行，妳先護送妳爹隨着公孫伯伯回漢口養傷。」

楊玉簪道：「是的，爹。」

黃九峯請公孫介師徒父女先返漢口，黃騰梭與公孫小小的婚事，待邙山回來之後再議。

私事交待之後，他再向各派掌門抱拳一拱道：「承蒙各派共襄義舉，爲江湖帶來承平的歲月，九峯謹致誠摯的謝意，現在諸事已了，但願咱們後會有期！」

海濤道：「兄弟！這個不行，邙山還有餘孽，敝帮還有叛徒，你怎麼就撵咱們了？」

黃九峯道：「這不過是疥癬之疾，已不足爲患，小弟父子能够應付，不敢再勞動各位。」

丐帮掌門鐵翼道：「如果敝帮叛徒也在邙山，這清理門戶之責不容旁貸，請黃少俠允許海長老隨往邙山一行。」

清理門戶是私事，縱然是至親好友也不便插手，海濤隨行之事，黃九峯又怎能不允？

於是，他別過各派掌門，逕與皇甫菁菁，史大娘，史小敏，海濤，黃騰梭等一行六人，連夜向邙山趕去。

這天趕到武林盟邙山總壇，正是日薄西山，歸鴉繞樹的傍晚時分。

第一個衝進總壇的是黃騰梭，他只不過剛剛撲進那高大的門樓，竟忍不住連打幾個寒噤。（以下轉入第九十二頁）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魚躍鷹飛（大結局）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寫至郭彤得到覃輝允諾，着覃玉潔帶領他往廢王府地下搜索，郭彤隨着覃玉潔近入地下，其中機關密佈，若非覃玉潔早對地底圖形有所研究，簡直寸步難行，進入地道不遠，覃玉潔發覺地底藉以通風的活口已被人打開，心知先一步已有人到來，郭彤更認定這先一步到來的人定是向陽君，再深入不遠，郭彤突遭人自後偷襲，他滾身避過，一黑影已目他頭上掠過，覃玉潔即刻追出，但無法將那人截下，郭彤問知是位女子，判斷定是畢無霜，這時兩人來至出口，覃玉潔指點花園湖中的一行暗樁給郭彤觀看……

拚教一身剮　終把血債討

但見清風輕輕飄動的水面之下，隱隱約約的有幾根柱子在幌動，每一根尖端僅僅距離水面不過寸許之間，却是歪歪斜斜向着岸邊插落過去，心裏一動，暗忖着必有名堂，却是不好意思出言向對方詢問。

覃玉潔像是已經看出了他的心意，隨即一笑道：「你心裏一定感覺奇怪吧！那我不妨告訴你！先王爺是出身王族之人，但是他本人却是酷愛武功，非但如此，早年他老人家這所王府裏，更是養有不少江湖上所謂的能人異士，其中有一個姓王的人，人稱『鐵斋士』，叫王天柱，更是其中翹楚，是一個極難得的高人！」

「王鐵柱！」郭彤緩緩的唸着這個名字：「姑娘你說的這人，莫非是江湖上盛傳的那個『鐵衣太歲』王大人……麼？」

「不錯，就是他！」覃玉潔感傷的說道：「這位王大人由於得到先王爺的賞識，曾經請准聖上，保他四品軍功的官位，而他素日却喜與江湖武林中人往來，所以，江湖上對他的大名，知悉甚清，人人都喊他鐵衣王大人——」

說到這裏，她停了一下，輕嘆一聲道：「——也正是因爲這樣，才使得日後那個糊塗的昏君懷疑我祖父心有異謀，說起來我祖父的被冤屈至死，與這個王大人的素日作爲不無關聯，朝廷的人總認爲我祖父是想挾武林中的能人異士，以圖對皇帝不利，眞是……」

郭彤輕嘆一聲道：「這麼說，你祖父死的實在是太冤枉了！」

「唉！不談這些了！」覃玉潔道：「……啊！我的意思是說，這座王府裏的所有機關佈置，全是王大人一手佈置的！」

說到這裏，她伸手指向眼前的池水道：「包括這一些在內，全是這位王大人的精心設計，即以眼前而論，外人如果不明白所以，卽使有一流的輕功身法，也休想能渡過彼岸。」

郭彤一怔道：「這又爲什麼？」

「哼！」覃玉潔說道：「難道你不相信？」

說到這裏，她伸手由地上拾起了一塊石頭，抖手向着池內一根木樁頂端擊去。

水花一濺，只聽見「篤！」的一聲，眼看着那根樁子霍地向下一沉，即由四週同時射起了四股水柱，每一股都有兩三丈高下，在一片銀色水花裏，即聞得一陣子叮咚聲響，水面上即似開了鍋的稀飯一般，落下了許多物件。

郭彤仔細注目之下，才看清了那些落下之物，竟是一顆顆黑光淨亮的圓珠。

原來這些暗器鋼珠，都藏置在噴泉的噴管之內，隨着池水的冒起，首先衝出，其力絕猛，尤其稱妙的是，噴射而出的珠體兩兩相對，一經接觸，隨即發出脆響而雙雙墜落池中——

當然這種設置，絕非是因爲好看或是好玩而設，試想如果方才接觸那根樁子頂端的不是塊石頭，而是一個人的一隻脚，那麼情形將是如何？實在是不難想知。

這麼一想，郭彤由不住內心打了一個寒顫，一時只管對着眼前發呆。

「你可看見了？」覃玉潔道：「那些藏在噴泉裏的暗器，名叫『王芒珠』，上面都淬有劇毒，一經打中人身，毒性立刻發作，只怕身子一經到達彼岸，立刻就將橫屍就地！」

郭彤暗道了一聲：好厲害，隨即道：「既是這樣，我們却又怎麼才能渡過這個池子？」

覃玉潔一笑道：「別急，其實知道了這個隱秘，一經說出也就毫無奇處。」

話聲一落，就見她嬌軀輕輕一幌，有如飛雲一片，已然極輕飄的落在了池水之中。

郭彤自然留意到了她極其特殊的身法，這時就見她一隻脚尖，輕輕點向水面柱梢，其姿態端是極美，有如蜻蜓點水——這種「一動而靜」，由絕頂的「快」到絕對的「靜」，的確是極不易爲，設非有極高的輕功造詣，萬難如此施展。

只是這一手輕功，就令到郭彤大大自愧弗如！由此也更加證實這個覃玉潔的確身具非常身手了。

思念之中，覃玉潔已施展身法，就見她嬌軀輕起，一連三四個起落，有如「星丸跳擲」般的，已到達對岸。

郭彤這才注意到，覃玉潔落下的脚步，敢情是採取間隔之法，每隔兩根柱子落足一次，那落下的柱梢必然是實在的，而沒有任何機關。

因此，郭彤也就如法泡製，很快的來到了池水對面！當他足下方經站定，却見覃玉潔一心一意的正在注視着脚下地面。

郭彤奇道：「姑娘莫非發覺了什麼不對麼？」

覃玉潔一指道：「你看！」

順着她手指之處，郭彤發覺到地上有一個淺淺的水印，大小不過較一枚制錢大不了多少。

郭彤皺了一下眉：「姑娘的意思，莫非是什麼人留下的足跡？」

「嗯！」微微的點了一下頭，覃玉潔往前面走了幾步，伸手指着另一個地方，又說道：「看！」

又是一處和先前一般大小模樣的水漬，兩者距離約在三丈左右。

注視着這一點小小水印，覃玉潔若有所思的臉上，微微現出了一些驚訝，又似隱含着一些忿忿。

郭彤走過來，道：「姑娘妳在想些什麼？」

覃玉潔道：「這兩個濕脚印，就是剛才我們見的那個女人留下來的。」

「妳說的是畢無霜？」

「就是她——除了她，別人不會有這麼好的輕功！」她緊緊的咬了一下牙：「哼！姓畢的丫頭，我看妳又能躲藏到幾時，早晚遇上了我，我要你知道我『水雲洞』不傳絕技的厲害。」

郭彤只聽到「水雲洞」三個字時，即由不住猝然一驚，蓋因爲這三個字他昔日似乎由故世的老和尚「靜虛上人」嘴裏聽過，悉知是武林中一個極稱隱蔽怪異的門派，只是對於這一門派的一切，却全然不知，這時猝然由對方這個姑娘嘴裏道出，自然使得他吃驚不小。

當下他心裏一動，正待乘機察探一下對方的門路——

覃玉潔却先道：「這個畢無霜，果然是一個心思靈敏，武技傑出的人……她竟然只憑表面的觀察，就看出了這池子裏佈置的機關，實在難得。」

郭彤道：「這麼看來，她像是與向陽君一邊，與我們爲敵了！」

「與你爲敵，不是與我們。」接着她微微一笑，却又寒下臉來道：「實在說，我原來只是心存爲你作一個嚮導而已，並不願捲入在你們這個是非圈子裏，可是現在情形好像就不同了。」

郭彤內心暗喜，表面不現道：「姑娘的意思是願意助我一臂之力了？」

覃玉潔看了他一眼：「我只是看不慣這個畢無霜神氣活現的樣子而已，既然她存心與我們爲敵，我倒要見識見識她，看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一陣寒風吹過來，令人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顫——

風聲裏，傳出了一聲女子的冷笑，似有又無，却是逃不過覃玉潔的耳朵——

「是誰？」

一面出聲叱問，她那雙深邃的眸子睜大了，仔細的向四面觀察着——只是目光過處，滿目肅條却難以看出一些兒端倪。

樹帽子「唰唰！」作響，敢情又起了風了。

風聲乍起，即聽得暗中匿身的那個女子說道：「姓覃的丫頭，我知道妳，妳的武功的確不錯，只是，怕還不是姑娘我的對手，這件事，我勸妳還是到此爲止，少管爲妙。」話聲滲合着風聲，自四方飄盪，雖是清晰在耳，却是難以確知其確切來處，這個姑娘竟然能選擇適當的說話之機，用以掩飾她藏身之處，確是「蕙心蘭質」，晶瑩透剔之至。

這一看果然運思微妙，覃玉潔雖然心細如髮，居然一時也難以斷定——

聆聽之下，她立身不動，候到這陣風停止以後，才冷冷的道：「多謝妳的好意，這件事我管定了，妳怎麼不現出身來說話，偷偷摸摸算什麼人物？」

話聲說出，甚久沒有回音。

覃玉潔冷笑道：「你怎麼不說話？」

又過了一會兒，才聽得對方傳過來銀鈴般的一聲笑聲，可是緊接着即爲風聲所混淆，敢情又刮風了。

「覃丫頭，妳要我說些什麼？」

——果然她又選擇了合適的時候，發出了話聲。

覃玉潔心知對方透剔伶俐，要想探測她藏身之處，實在是不大可能。

「哼！」覃玉潔冷冷的道：「賣弄一點鬼聰明，就當我沒有辦法了，畢無霜，我早晚會遇見妳的，等我們見着了面，看妳還怎麼跑？」

「哧……」畢無霜輕笑了一聲，道：「別臭美了，覃丫頭，還以爲我眞的怕了妳不成？」

然而，她似乎已窺出了一些端倪。

覃玉潔其實早已全神貫注，在分辨着對方說話的部位，只是礙在風勢不止，難以辨定確切方向——

當下，就在對方話聲方自一落的當兒，陡然間揮手向外打出了一掌暗器。

暗器一經出手，空中閃爍出一片五彩奇光，敢情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五雲

石」。

所謂「五雲石」，說白了不過是武林中一種天然成長的石子，一顆顆色澤鮮明，形成顏色俱都不一，最妙的是這種小石子，份量極爲沉重，約較一般鵝卵石要重上一倍有餘，而每一顆石子上，却滋生着長短不一的畸形尖銳菱角，別具慧眼的武林人喜其天生鋒銳，遂用以當爲暗器，因爲顏色鮮明不一，而取名爲「五雲石」，但究其產處，却僅有甘肅「太陽嶺」一地，物以稀爲貴，江湖上聞其名而始終不見其形樣的人，却是大有人在。

眼前，迎映着空中絢麗的朝陽，這一掌「五雲石」幻化出一片五光十色，眞令人有眼花繚亂之勢。

覃玉潔是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將石子打出，一經出手佔地頗大，五丈方圓內外，幾乎全在暗器控制的範圍之內，如果對方畢無霜，果眞在這個範圍之內，只怕很難再藏匿不現了。

一片叮叮聲響，地面上濺起了點點輕烟，却不見任何動靜——覃玉潔不禁臉上紅了一紅——

却聽得風聲裏，再次傳過來銀鈴似的女子嬌笑聲——

「丫頭，你可是認錯了地方了……」畢無霜笑得那麼得意：「可惜了這些石頭子兒了！」

覃玉潔怒起騰身「颼！」一聲縱過去，落身於三丈外的一塊假山石上。

風聲颼颼的吹着，她目光一瞬也不瞬的逼視着眼前。

「畢無霜，妳敢再說一句話麼？」

風聲裏傳來了畢無霜的一聲嬌笑，只是在這聲嬌笑之後，却是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

覃玉潔寒着臉，只是站在那裏生着悶氣。

郭彤縱身來到她身邊道：「姑娘可曾發現了她的踪跡？」

覃玉潔搖搖頭：「還沒有，不過，就快要知道了，等着看吧。」

話聲方歇，即聽得一旁再次傳來一聲冷笑，笑聲拖曳，大有「蟬曳殘聲過別枝」的韻味——在笑聲的尾音尚未結束之前，似乎已經明顯的換了一個位置，而變爲二人身後事數丈方圓之外了。

郭彤立時爲之一愣，回身道：「咦，這是怎麼回事？」

覃玉潔妙目一轉，冷冷一笑，放聲道：「畢無霜，妳的這一套鬼吹燈，騙得了別人却是騙不了我——」

忽然她像是觸及了什麼念頭，輕輕的「噢——」了一聲，冷冷的道：「原來如此——」

郭彤納悶的道：「姑娘發現什麼？」

覃玉潔輕含微笑道：「我還當這個畢無霜眞有什麼通天澈地的能耐呢，原來只不過是在玩玩障眼法兒罷了！還好我見機的早，沒有被她騙着。」

「姑娘發現了什麼？」

覃玉潔道：「鬧了半天，她只是在運用一手『盪氣迴腸』的氣功而已，其實她本人壓根兒就沒有離開原來的地方，哼！我說呢！」

郭彤恍然悟道：「原來如此！」

「哼！」暗中的畢無霜遂即又道：「妳這丫頭果然有些見地，嘻嘻——我忽然發覺到，妳越來越對我的胃口了，如果妳能心平氣和的給我賠個不是，我倒願意捐棄前嫌，現在就現身出來，收妳作個乾妹妹，怎麼樣，妳意下如何？」

覃玉潔輕啐一聲道：「不稀罕！」

「唉！」畢無霜輕嘆一聲道：「我是眞心誠意，妳却端起架子來了，覃家妹子，妳可曾想到，眞要是我們兩個爲敵，可是對彼此都沒有好處哩！」

覃玉潔冷冷的道：「那妳現在就現身出來！」

「我原本就已現身出來了。」

話聲起自左側方，彷彿就在眼前。

二人隨聲陡地轉過臉來，霍然發覺十丈外，斷壁殘垣處，赫然站立着一個長身玉立的紫衣少女！

——那女子長髮拂肩，嬌姿婀娜，風吹衣揚，宛若月裏嫦娥，即使是彼此素無交談的陌生人，也能在一眼之間，就可以體會出來她的那種獨特氣質與綽約仙姿！

「怎麼，覃家妹子，妳眞的要給我過不去麼？」

一面說她輕起玉手，緩緩的向着這邊招着：「來——來——你們兩個都過來，我們換個地方談談。」

覃玉潔道：「誰還怕你不成？走，我們走。」

一面說時，她正待要縱身過去，忽然臨時又定住了身子，臉上却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片冷笑——

「好個狡猾的丫頭，我差一點竟會上了她的當！」——

心裏這麼想着，她遂即說破道：「畢無霜，妳的心意我明白，想把我們調開是不是？不用說，是想給姓金的緩和之機！哼！我可不上你的當，等我見過了那個金貞觀之後，再來給妳算這筆賬。」

郭彤聽她這麼說，心裏怦然一動，這才恍然大悟，爲什麼畢無霜會在這時現身，敢情用心在此。

——果然，畢無霜像是被她道破了心事，臉色變了一下，就見她秀眉陡地向上一揚。冷冷嗔道：「不錯，我就是這個意思，有我畢無霜在這裏，你們休想去暗算金貞觀那個人！」

覃玉潔冷笑道：「那可不一定。」

話聲方歇，就聽得「呼！」一聲，勁風撲面裏，畢無霜已經落身眼前。

郭彤前此就已經嘗受過她的厲害，情知對方這個美麗的少女，實在是身負有不少不可思議的功力，自己萬萬不是她的對手，心裏一驚，已吃對方隨身而來的那股罡勁力道，將整個身子罩住，登時動彈不得！

當然，郭彤既有這番感受，站立他旁邊的覃玉潔想必也不會例外！

——覃玉潔畢竟不是易與之流。

就在畢無霜身形飛勢前迫的一刹，她像是忽然遭遇到了來自覃玉潔處的抗拒阻擋之力！——這股無形的抗拒力道，使得畢無霜前進的身子忽然站住，緊接着情不自禁的向後一連退了兩步。

一片略帶溫熱的氣息，由覃玉潔站立處洋溢而起，頓時與「冰寒嚴密」——畢

無霜所放射的氣息，混成爲一體。

郭彤只覺得身上爲之一鬆，先時所遭受的困迫，一時大大的爲之緩和——

只是與他比鄰的那位覃玉潔姑娘，却不曾有一些兒輕快的感覺——就見她停立的身子，微微起了一陣顫抖，美麗的面頰上，先是着了一層紅暈，繼而變成了一片雪白——

足足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她才略見緩和而安定了下來——然後，臉上帶着鎭定却並不輕鬆的微笑，她轉過臉看了郭彤一眼！

「這裏的事交給我了！」她暗示郭彤道：「你去辦你的事吧！」

郭彤心裏一動，頓時會意，立刻轉過身來。

畢無霜一聲冷笑，道：「郭彤——你敢！」

郭彤被她這麼出聲一喝，登時站住不動，轉念一想，他却又回過身來，怒目看向畢無霜。

畢無霜用着冰冷的聲音道：「你難道忘了我曾經關照你的那些話了？」

郭彤被她深邃的目光逼視的打了一個寒顫，想到了有關此女的諸多傳說，以及其出手之狠厲情形，不禁一時爲之氣餒！

——然而，他却是不易爲人所屈的個性，微一頓思，遂即冷笑道：「姑娘這話就說錯了，郭某人與姑娘素昧平生，並無恩怨，又爲什麼要爲妳左右受妳恐嚇？」

畢無霜秀眉一剔，正要發話，一旁的覃玉潔却搶先發話道：「郭兄，你只管放手去做你的，這裏的事有我担當。」

郭彤心裏一鬆，連忙道了聲：「偏勞！」身形一閃，已掠向一旁，大步向前踏進。

畢無霜一聲叱道：「你敢！」

話聲甫落，身形已陡地縱起，捷若飛鷹般的已向郭彤身前撲去。

然而覃玉潔却已經防到了她會有此一手，但見她香肩微幌，翩若驚鴻一般的已攔在了郭彤身前。

畢無霜冷叱一聲道：「丫頭，妳是找死！」

話聲出口，出掌如電，劈面一掌，直向着覃玉潔臉上直擊了過來。

覃玉潔身軀向下一矮，右手倏地掄起，兩隻手掌霍地接觸在一塊——

雙方看起來式子俱猛，兩隻手掌猝然接觸之下，彼此的身子俱都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這一招不啻是勢均力敵的一觸，在雙方身子猝然一陣大動之後，兩隻纖纖玉手，霍然間同時撤回，却像是一雙燕子般的，忽然間作兩下分開。

畢無霜似乎沒有想到覃玉潔竟然會具有如此功力，一時爲之瞠然——

「好丫頭，妳眞的要跟我作對？」

「那要看妳自己了！」覃玉潔冷冷的道：「如果妳現在就離開這裏，可以網開一面，要是妳堅持己見，硬要插手管這件閑事，那我也就只有與你放手一搏了。」

「哼！說的好輕鬆！」畢無霜冷笑一聲：「妳好像自以爲已勝過了我似的！」

「我沒有這麼說——」覃玉潔銳利的一雙眼睛，瞬也不一瞬的盯着對方，說道：「我知道，妳的本事不錯，也許我打不過妳，可是，妳要想勝過我，却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啊——？」畢無霜一笑，道：「眞的？」

「我對妳很清楚，畢無霜，妳用不着故作神秘！」

畢無霜秀眉一剔，原想發作，忽然笑了一下，抱着一雙胳膊——

「好吧，我就聽聽看，妳都知道我一些什麼？」

覃玉潔鳳目一瞟郭彤，發覺到他已經進入一座廢墟大廳，心裏略爲放鬆，便道：「首先，我知道妳是來自天山『冷魂谷』，可是——？」

「這叫對我很清楚？」

「還有！」覃玉潔接道：「妳師父名叫『冷魂先生』！」

畢無霜臉上現着不屑的冷笑。

覃玉潔直直的瞪着她，胸有成竹的道：「妳不要冷笑，哼——這個天底下，只怕沒有人能比我對你們『冷魂谷』的人更清楚的了！」

畢無霜原本冷笑的臉，慢慢的收斂了起來，代之而起的却像是「煞有介事」一般的愼重——

「怎麼，妳莫非不相信？」覃玉潔注視着她慢慢的道：「冷魂谷的武功，所以天下見重，那是因爲三百年前，來自滇關的『散髮先生』，在九江——」

話還沒有說完，即見畢無霜神色猝然爲之一變——

「九江——散髮先生……？」

驀地她身形一閃，像是一陣風也似的來到了覃玉潔面前，覃玉潔只當她要向自己發招，驀地抬起了雙掌！

畢無霜面色一凝道：「別緊張，還不到動手的時候——」

一面說她抬起目光向着前方看了一眼，似乎已經發覺到郭彤的消失不見，神色微微一驚，可是緊接着她却又回復了原有的平靜。

「我知道妳的心意……是想用這些話吸引住我，好叫郭彤那個小子趁虛而入，哼！」

她眼睛裏交織着隱隱的怒火，吶吶的又道：「——妳這一手，算是用對了……看樣子，妳對於我師門的事情，果然像是知道的不少，而且，我一定要向妳盤根問底……」

覃玉潔點頭道：「妳當然會問，因爲我所說的，是近三百年來武林中的一段秘聞，也許——連妳自己，也被矇在鼓裏不知道呢！」

畢無霜皺了一下眉，向着郭彤消失之處看了一眼，輕嘆一聲道：「妳說的不錯——唉！好吧，就讓那個姓郭的小子如願以償吧！不過——」

微微頓了一下，她遂即接下去道：「妳也許輕估了『向陽君』這個人的能力，一個弄不好，只怕姓郭的小子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

覃玉潔搖頭道：「我沒有見過向陽君這個人，却聽說過他的所作所爲，如果這些傳說是眞的，此人眞可當得上罪大惡極，正是人人得而誅之。」

「哼，妳知道什麼？」

「莫非那些傳說是假的？」覃玉潔怒聲道：「一個殺人如蔴，兩隻手沾滿了血腥的人，還值得同情？」

「哼！」畢無霜再次的冷哼一聲：「一個人的好壞，並不能以他殺人的多少來作衡量的！」

覃玉潔奇怪的打量着她，冷冷的道：「怪道人家要說妳了，看起來妳果然是對他……」

畢無霜嗔道：「我不管人家怎麼說我，反正我有一定之規——」

「這麼說妳不否認外面對妳的那些傳說了？」

畢無霜搖搖頭：「我不否認，也不承認——」

緊接着，她秀眉挑了一下，打量着對方，又道：「我們先不要談『向陽君』的問題——」

覃玉潔插口道：「不——就要先談向陽君的問題。」

「他有什麼好談的？」

「當然有可談之處！」覃玉潔道：「正如妳所說，向陽君也許是一個危險人物，我不希望那位郭先生受了他的暗算，吃虧上當，甚至於為此喪命！」

畢無霜笑道：「妳的顧慮有道理，憑貴友那個姓郭的——那麼一點能耐，他要想制死『向陽君』只怕還差的遠！」

覃玉潔點點頭道：「所以，我們要即時趕到！」

畢無霜搖搖頭，面現冷笑。

覃玉潔道：「妳莫非忍心，眼看着那位郭朋友被向陽君置於死地？」

畢無霜搖搖頭道：「姓郭的我不認識，跟他扯不上交情，我可管不着！」

覃玉潔冷笑道：「很好，這就是妳的處世之道，我總算認識妳了，告辭！」

說完轉身待去——

畢無霜道：「慢着！」

覃玉潔頭也不回的冷笑道：「我們沒有好說的了，等這件事完了，我自然會去找妳！」

「不行！」畢無霜冷聲道：「妳不能走。」

覃玉潔眉毛挑了一下，冷冷的道：「妳現在就要跟我一分高下麼？」

畢無霜一笑搖搖頭：「那倒不是——唉！說真的，覃家妹子，我忽然發覺挺喜歡妳的！」

「少來這一套——」覃玉潔回過臉來看着她：「有什麼話妳乾脆就直說吧！」

畢無霜並不生氣的道：「覃家妹子，我們何妨談上一筆交易如何？」

「什麼交易？」

畢無霜道：「我可以帶妳去見向陽君，也答應救回妳那個姓郭的朋友，只是妳却要答應我作一件事！」

覃玉潔道：「什麼事？」

畢無霜道：「妳只要把妳所知道有關我師門的事情告訴我！」

覃玉潔道：「我當是什麼事呢，原來是這些，——奇怪，難道妳自己真的不知道？」

畢無霜道：「這個，你就不用管了，怎樣，如果妳答應把妳所知道都告訴我，我馬上就可以帶妳去會見向陽君，而且負責救回那個姓郭的！」

覃玉潔點了一下頭道：「好吧，我答應妳就是！」

畢無霜哼了一聲，道：「說話可要算數！」

「當然！」覃玉潔道：「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走吧！」

畢無霜嬌軀輕提，極其輕柔的已縱身而出，落向三數丈外的一座廢墟當前。

她身子方正站好，覃玉潔已跟踪來到面前——却越過一塊花圃不沾！

畢無霜打量她的身勢，點點頭道：「好身手，原來這王府的埋伏妳都清楚！」

覃玉潔道：「這些話正是我要問妳的！這府第原是我祖父所有，內裏機關我自然是再清楚不過，倒是妳……？」

「哼！」畢無霜道：「既然妳對我師門這麼清楚，莫非會不知道我師門最獨特的一門學問麼？」

「什麼學問？」

「管中測天！」

「管中測天？」

覃玉潔漠漠的搖了一下頭，她果然沒有聽過這門學問！——

冷笑了一聲，她吶吶道：「我只聽說過『以管測豹——只見一斑』這句話，想來妳這以管測天也高明不到那裏！」

「那妳就錯了！」畢無霜冷冷一哂的道：「這是一門高深的陣遁學問，學會了這門奇異之學，這個天底下，很少再能有困得住我的陣勢，眼前這些名堂，就更不在話下了！」

覃玉潔道：「話可別說的太滿了，我就不相信，這個天底下沒有能困得住妳的陣勢！」

畢無霜道：「有當然是有，不過絕不是眼前這些陣勢所能為力的！」

「啊！」她忽然想起，向着覃玉潔抱了一下拳：「我剛才好像聽妳說，這座府第，與妳有些淵源，妳可以說的清楚一些麼？」

覃玉潔道：「有何不可！」遂即道：「先祖父鄂王——也就是這所宅子的主人，目前這座府第，仍為我覃家所有，所以，對於妳們這些不速之客，不得不瞭解一二！」

「噢——」畢無霜似乎吃了一驚：「這麼說的確是失敬了，覃姑娘敢情還是一位公主呢！」

「那倒不敢當！」覃玉潔臉上顯現出一種忿忿：「我和家人遭奸人所害，如今是落難之身，話雖這樣，卻也不容許旁人欺凌上門！」

畢無霜搖搖手笑道：「妳說錯了，我可不敢欺侮妳，就拿那個向陽君來說，據我所知，他也是因為公門所迫，傷重不支，加以強敵不捨，才逃來這裏暫避一時，覃姑娘，妳可不要誤會，我們可不是對妳這份祖產存有什麼貪心，也不會一直住在這裏不走的，這一點妳大可放心！」

覃玉潔冷笑道：「這一點我非常放心，事實上你們也絕無留此不去的理由——好了，不要再說這些了，我想現在就去拜訪一下貴友如何？」

畢無霜道：「好吧，妳跟我來！」

身形一扭，已縱出尋丈以外。

覃玉潔跟踪過去，就見畢無霜蜻蜓點水也似的，一路倏起倏落，循着眼前這塊草坪，直向前方竄越過去。

她身形看來極其輕靈，起落之間翩若無物，却是既進又退，一陣起落進退之後，已遁出十數丈外，在一堵高出的巨石上落住了身子，她回身探望着覃玉潔，暫候着她的來到！

覃玉潔早已注意到她起落的身法，見她起落時一雙脚步時開時合，用的是「燕雙飛」的凌虛踱步法，這才知道，對方果然大不簡單，眞正把這個陣勢摸清了。

當下，她也就毫不遲移，身形幌處，施展出輕功術中，最最上乘的「浮光掠影」身手，身形連續幾個快閃，遂即到達了彼岸。

覃玉潔有意不使畢無霜看破自己行藏，是以才會猝然施出這等快捷身手，後者一時疏忽，果然沒有看清，等到待要留意看時，覃玉潔已經來到了面前站定！

畢無霜神色微微一變，冷下臉來說道：「水雲閣的武功畢竟不同凡响，的確高明！」

覃玉潔一笑道：「彼此，彼此！」

畢無霜鼻子裏「哼！」了一聲，身形一轉，已飄身進入面前石樓。

這座石樓樓質為清一色的石塊所壘積而成，只是半壁偏斜待傾，正中屋頂上還開有一個大窟窿，就外表而觀，任何人都會担心隨時要倒塌下來，簡直難以相信它竟然會峙立至今！

二人先後進入樓內。

一陣大風，自屋頂猛灌直下，使得二人身子情不自禁的為之搖動了一下！

覃玉潔雖然稱得上是主人的身份，但是這府裏還有甚麼地方沒有來過，眼前這座石樓，她就是沒有來過——在她印像裏，她一直把這地方當成是一處「極危險」的所在，而想不到對方畢無霜，却獨獨選中了這裏！——

此刻大風由上猛灌而下，整個石樓發出了一陣轟隆之聲，彷彿立刻就要倒下的樣子，可眞有「驚心動魄」之勢！

二女在身形一飄之後，遂即立刻穩住不動——也只有這種突來之勢，才能顯現出彼此的功力造詣與「臨危鎮定」！

二女目光相互對視，目神中俱都帶出彼此的欽敬！

呼呼的大風，不停的由頭頂上那個大窟窿向下猛灌着，地面上一層層捲起飛沙，細小的石層沙粒，在風勢裏打着轉兒。吹襲在人臉上，說不出的一陣痲辣辣的感覺！

原來地面表層受不住長久的風勢刮剝，早已面目全非，風勢一起，那些陳積在地面上的塵沙隨即在風中打轉，漸漸的愈聚愈多，形成一種自然的奇怪障碍，確屬怪異的一種自然現象。

覃玉潔暗聚功力，以之灌臨四肢，從而向體外逼出，是以漸漸那些隨着風勢侵近的沙屑，即行不能近身，只是圍繞着胴體，頻頻打起轉來——

她作好了第一步工作之後，才有餘暇的時間，去打量對方畢無霜那個姑娘——

一望之下，却使她暗自驚心不已——敵情，對方畢無霜，顯然在她之先，已經早已作好了這步工作——但見她神清氣和，面現笑靨，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裏，交織着機智與詳和，在她注視着對面的覃玉潔時，目神裏含蓄着頗多的讚許與欽敬，先時的敵意，却相對的為之緩和下來！——

「嗯！」她吶吶的道：「覃家妹子，我愈來愈喜歡妳了，如果妳不嫌棄的話，錯過今天以後，我們要深交一下！」

覃玉潔點點頭：「那是以後的事情，現在我們還是先辦眼前的事要緊！」

畢無霜一笑道：「妳那個朋友要找的人就在這座樓內，妳可看出了一些端倪沒有？」

覃玉潔在她說話時，眸子略轉，已看清了這座大廳的規格式樣——

只見大廳四壁，均開有門扉，且都是半圓形的拱門，三面俱閤，唯獨那待傾的一面却是門開着，只是却垂掛着五顏六色的珠簾，在風勢裏互觸出聲，發出琤琮脆响，十分悅耳！

看到這裏，覃玉潔已是胸有成竹！

只聽她鼻子裏輕哼一聲，冷笑道：「不勞費心！」

話聲一落，香肩輕幌，人已如翩起白鷺，陡地直向着那垂有珠簾的半圓拱門內掀身而入。

隨着覃玉潔落下的身子，頓時她只覺得眼前為之一亮，方自覺出這間房子裏的光顯較前廳大為强烈，不容她對眼前環境多作瞭解，即有一股極為强烈的勁道，劈頭蓋臉的直向着她身上猛襲過來！

覃玉潔萬萬沒有料想到還有這麼一着；一時大驚失色——

只是她們這類身負奇技之人，確實具有隨時應付一切危機的本能——

眼前，即在她甫一發覺到强風加體的一刹，倏地雙手同時掄起，向着風力來處，霍地回擊了過去。

兩股强風在空中甫一遇合，瞬即彼此抵銷！

只是，覃玉潔的身子却因此而禁不住大大的搖動了一下，足足可以想見對方發功人之强悍！

雖然無損於覃玉潔秋毫，却使她為之打了一個寒顫，大大存下了戒心——

她已經看見了這個人！

堂堂正正的盤膝坐在正當中——好高好俊；好魁梧的一副儀表，坐下的半截身子看起來幾乎跟人家站着的身子一般高。

「向陽君！」——覃玉潔心裏喊着這個名字，下意識的也就格外的對於對方這個人加以注意起來——

一頭又濃又重的長髮，挽住着一根又粗又黑的大髮辮，巨蛇也似的盤在頸子裏，却在那辮梢部位，繫有老大的一顆明珠，閃閃生光，耀人眸子！——紫紅色的那張臉上，滋生着亂草也似絡腮鬍子！

濃眉，大眼——

看到這裏，覃玉潔情不自禁的又打了一個寒顫，才發覺到對方那雙虎虎有神的眸子，正自向自己逼視着，當真稱得上「精氣逼人」！

在任何情況下，一個人如果被這麼一瀍眼睛盯上，都會感覺不大自然，眼前情

形更是如此——覃玉潔在他目光逼視下，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

然而，她立刻發現到這一步誠屬多餘，因爲對方所顯示在臉上的痛苦與焦急神態，顯然已經說明了他的無能爲力——

似乎用之於方才的那一掌，已經將他目前所能使出的力量都用光了！

儘管這樣，覃玉潔仍然未敢掉以輕心，因爲她眼前所看見的一切，已使她不勝驚嚇——

原因是，這房間裏，並非僅僅只有「她」和「他」兩個人，另外還有一個人。

郭彤！

第一眼看見郭彤的時候，不禁使她大吃了一驚！

只見「郭彤」睜着一雙大眼睛，全身畢直的站在「向陽君」面前，雙方距離約在五尺開外。

明眼人如覃玉潔看，只要一眼就看出了郭彤的尷尬！——他是被人點了穴了——

蒼白的臉上，呆滯的表情，微微顫抖着的胴體，正正的說明了他的那份子窘迫與尷尬！

覃玉潔第一個念頭，立刻想到要去解救他——

可是當她身子方自向前襲進時，立刻就遭遇到一種莫名的內力感應。

這一種內力感應，也許是微乎其微，只是覃玉潔却一點也不敢輕視，足尖輕點，瞬即後退三尺！

地上的「向陽君」看到這裏，那張紫紅色的臉上，竟自綻開了幾絲笑容——

是時，另一個武技傑出的少女「畢無霜」也已從容的踏入房內！

——她臉上含蓄着一種神秘的微笑，後退一步，倚向壁角，似乎這屋子裏的每一個人，將要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與她無關緊要似的，而她本人眼前所串演的角色，只不過是「旁觀」而已！

覃玉潔已經沒有餘力再去分心照顧「畢無霜」這邊，原因是她已經瞭解到「郭彤」所處身的危境——

明乎此，也就很容易的聯想到「向陽君」臉上何以會顯現出那種笑容。

覃玉潔用着超乎尋常的快速，已經把眼前所面臨的一切觀察清楚，她所得到的結論是——

向陽君也許限於目前的困境，無能向自己出手，可是他如果要想殺死郭彤這個人，却是易如反掌，原因是郭彤霍然站立在他面前咫尺之間——在這樣的距離範圍之內，以「向陽君」如此武功之人，即使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殺死他實在是輕而易舉，更何況郭彤顯然還被點了穴道！

把這一切觀察清楚之後，覃玉潔可就不敢冒然行事——

她冷冷一笑，深邃的眸子，注視着當前的向陽君：「你就是向陽君？」

當前那個大漢，緩緩的點了一下頭。

覃玉潔冷笑一聲：「我知道你是一個很難惹的人物，可是今天你遇見了我，你應該知道下場如何！」

向陽君唇角掀起了一絲不屑，他依然不發一言！

覃玉潔手指了一下郭彤說：「你爲什麼把他點了穴？」

向陽君撩了一下眼皮，鼻子裏發出一聲輕哼！

覃玉潔點點頭道：「你明明可以制他於死命，只是你却只點了他的穴道，留住他的活命——哼！想不到，你還有點鬼聰明！」

向陽君臉上現出了笑容！

覃玉潔道：「你想留着他，來跟我討價還價，打交道？」

「不錯——」

這兩個字乍然由向陽君嘴裏吐出時，不禁使得覃玉潔吃了一驚，她原來以爲對方所以不開口出聲，是因爲受傷過重，衷氣不足，所以開不得口，現在才知道，敢情是自己猜錯了！

向陽君說出了這兩個字，一雙炯炯眸子，瞬也不瞬的盯視着覃玉潔，後者迫於他那種凌厲的目神，下意識的感覺到有些胆戰心寒。

——可是她立刻就回復了鎮定！

她不須要對他心存畏懼，因爲只要處置得當，自己到底還是可以穩佔勝場的！

想到這裏，覃玉潔臉上帶出了一絲狡黠的微笑——

這一絲微笑，不禁使得向陽君目光注定着她：「妳的身世，我略知一二，你我原無仇恨，井水不犯河水，何故欺人如此？須知錯過今日之後，我金某人之神威不可侵犯！」

覃玉潔冷哂道：「井水不犯河水？哼！你說的倒是輕鬆！我只問你，這地方乃是我覃家所有，你何故任意侵犯，居留不去？」

「向陽君」唇角帶起了一絲傲然，慢吞吞的道：「覃家故居久年爲狐鼠所佔，姑娘又豈能向彼類討還公道？金某一時之難，被迫不已，還望姑娘大開方便之門，謝了！」

「哼！」覃玉潔道：「你說的輕鬆，我偏不依你！」

說話之時，她足尖向前踐踏一步，然而並非就此進身，借着前進之勢，她身勢有如穿花蝴蝶一般，滴溜溜一個快轉，已飄向向陽君右側方，右手倏地掄起，却以貫注在右手五指指尖上的內炁力道，直向着地面上向陽君當頭直戳了下來——

這一手，覃玉潔其實早已蓄勢待發——然而，却也在現場兩個高人計算之中。

隨着覃玉潔的右手揮落之勢，畢無霜一聲嬌叱，纖細五指霍然掄起——

她無異也是施展出如同覃玉潔一般的「內炁」功力！

是以就在她起手迎架的同時，覃玉潔已有感應！——

像她們這類武林中居於極高境界的人物，設非有深仇大怨，那是絕不輕易出手予對方以罕世絕功分一生死存亡的！

眼前這種情形，可就正是這樣了。

——覃玉潔如果不欲閃躲，或是抽招換式，那麼二人勢將是「生死一搏」了！畢無霜之所以孤注一擲，那是情非得已，爲的是要救向陽君於危機一瞬！

覃玉潔却似乎沒有一分生死的必要！何況，在她右手方出的一刹那，眼角瞟處，却已經發覺到地上的向陽君指尖輕揚，現出了其紅如血的掌心，正待向前推

出——

出擊的對像，顯然不是覃玉潔！是郭彤！

覃玉潔這一驚，非同小可！

「畢無霜」「向陽君」兩方鉗制之下，覃玉潔不得不迅速打消出手的念頭，足尖倒點，嬌軀有如一片雲彩般的，狂飈而起——

一起即伏！

有如長空一烟，徐徐然飄落地面，身軀下落之處，却是背貼石壁，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盯向向陽君，担心他會向郭彤出手！

向陽君果然不曾冒失出手！他當然知道郭彤的生死其實也關係着他自己本人的生死！

覃玉潔既然臨陣撤招，他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再下煞手，是以掌心紅光微現，遂即又隱於無形！掌力待吐即收，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向覃玉潔，倒要看看她更將如何！

覃玉潔感覺到十分沮喪！

她那雙澄波眸子，在向陽君身上一轉之後，移向畢無霜，後者也正自睇着她！現場靜得沒有一點聲音，只是隱約的火爆氣氛，似乎隨時都將要爆發出來！

「畢無霜，這又該怎麼說？」

——半天之後，覃玉潔才由牙縫裏擠出了這麼一句話——她那一雙纖纖玉手，十指交插的置於前胸，說不定什麼時候，隨時就將出手！

畢無霜微微一笑，掠了一下頭上長髮：「妳不要瞪着我，要不是我攔住了妳，他呀——」

——眼波兒一轉，向着畢挺直立的郭彤瞟了一眼：「——他早就沒命了！」

覃玉潔情不自禁的臉上紅了一紅！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的，對方「郭彤」這個戇直的少年，竟然在自己心裏，偷偷的佔了一席之地！

——也就在這一刹間，覃玉潔才有所體會！

她忽然覺出了自己的那份不自在，更難堪的是被畢無霜的一語道破！

足足的楞了一段很長時間，她才回復了過來！

偷目瞧瞧現場的「郭彤」一眼，只見他石頭人也似的呆呆站在那裏，臉上青筋暴跳，面紅如火，一顆顆豆大的汗珠子在臉上動着，那副樣子不難想知他必然是痛苦到了極點！

覃玉潔只覺得心裏一陣子發軟——

越是這樣，她反倒越要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模樣——

唇角掀開了：「哼！他死他活又關我什麼事？你們以爲這樣就能把我給嚇唬住了？」

畢無霜揚了一下眉毛：「妳說的是眞的？」

覃玉潔冷笑着沒有吭聲，腦子裏却在轉動着，如何能够在一舉手之間，把郭彤救過來！

當然這麼做，是一件大不簡單的事，撇開現場的「向陽君」不說，就只那個畢無霜，就無法能逃開她的眼前掌握！

畢無霜是何等精明女子？覃玉潔的心思，她焉能會不知道？——

輕輕咳了一聲，她意味深長的道：「覃家大妹子，何苦呢！有什麼話我們慢慢的說吧！這位郭兄弟顯然已經被向陽君用『六陰扣脈』的手法鎖住了全身脈道，妳自信能救得了他麼！」

一句話提醒了覃玉潔，她心裏由不住大大的爲之一動，暗叫了聲：「好險！」

這種「六陰扣脈」手法，她是知道的，據悉是一種極上乘的內功鎖穴手法，施功人在一開始之時，即以本身所練的「五行眞氣」，運之五指，遂即貫注入對方身體之內，在極短的一刹間，分別注入對方身體內的「乳中」「日月」「章門」「氣海」「關元」五處穴道之內。

事實上這五處穴道，也已經完全掌握了人體的全部氣血運轉功能，施功人一旦將對方敵人這五處穴道以眞氣控制住，即可在反掌之內制對方於死命！

——而且尤其微妙的是，由於施功人以本身眞力貫注相通，除其本人之外，別無解救之門！

覃玉潔一旦由畢無霜嘴裏獲悉了這個消息之後，禁不住心裏大爲驚恐，自然遂即打消了救助郭彤脫離眼前的心意！

「覃姑娘，我們現在可以心平氣和的來談一談了！」

——說話的是那個甚久沒有開口的向陽君，他那一雙深湛的瞳子，直直的逼視着覃玉潔！

覃玉潔先時的逞强好勝，一刹間已被客觀的形勢打消了一半，她像是被人忽然揪住了小辮子，由原來的主動忽然變成了被動！

無可奈何，她暫時壓制住激動忿怒情緒，身形微幌，已迅速向前踏進了三步。

旁觀的畢無霜不由讚嘆一聲道：「果然是大家身手，畢竟不同於一般！佩服！佩服！」

覃玉潔冷哂道：「畢無霜，妳少在一邊說風涼話，等這件事完了，我們再好好的算一下這筆賬！」

畢無霜嘴角含着微笑道：「何必這麼急？這件事情完了以後，妳不找我，我還要找妳呢！」

覃玉潔冷笑一聲，遂即不再理她，却把一雙眸子轉向向陽君：「向陽君，你有什麼話只管說吧！」

向陽君嘴角帶起一絲冷笑：「我生平行事，絕不乘人之危，也不希望對方乘我之危，按照我過去行徑，眼前這個小兄弟，我萬萬不能留他活命——」

話聲微微一頓，他遂即又接下去：「——只是眼前形勢特別，姑娘！哼哼，老實說，他的死活，全操在妳的手上了！」

覃玉潔冷笑一聲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今天放過了你？」

向陽君哼了一聲道：「即使妳放過了我，我也不會輕易的放過了妳，錯過了今天後，我定要向姑娘妳討還一個公道！」

覃玉潔柳眉一挑，凌聲道：「向陽君，你也太自負了，別人怕你，我可不怕你！眼看你死在目前，還敢信口狂言，眞是好不知羞恥！」

向陽君冷哂道：「乘人之危，才是眞正不知羞恥！」

覃玉潔右手翻動，已握在了隨身短劍的劍柄之上——一蓬劍氣，有如萬斛露珠般，兜頭蓋頂的直向着向陽君當頭罩了下來！而向陽君似乎早已防到了她會有此一舉——

就在覃玉潔的劍炁方自向頭頂罩落的一瞬，即見他盤坐在地的身子，簌簌的起了一陣子顫抖，覃玉潔落下的劍炁，立刻遭遇到了一陣無形的阻力，登時被格阻在當空，下落不得。

覃玉潔心中一凜，才知道自己和郭彤二人，敢情太也低估了眼前的這個人——

按照郭彤先時對於此人的描敍，固然是十分可懼，可是據悉他一旦負傷見血而必須使用某種特殊功力復元時，其狀況勢必其慘無比，是時應該「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全身癱瘓，動彈不得——以此而觀諸眼前的他，却是大謬不然！

覃玉潔內心不禁甚是費解——

其實她那裏知道，向陽君所以有此眼前場面，全係做作，爲了撐持這一份不倒的場面，他不惜內轉元丹，將預蓄於丹田之內的功力元氣，暫時借提而出，以他素日潛修之內力，這份內蓄元丹眞力自然可觀，一經提出，足足可以支撐半個時辰！

——是以在這個時限之內，除了不能起身走動之外，那份功力，却可以加以施展發揮！

向陽君所以如此，爲的是對於覃玉潔之不敢輕視，爲圖必要時保命一搏，却未曾料到，竟然對覃玉潔生出了阻嚇作用！

覃玉潔果眞不敢輕舉妄動了。倒不是她眞的怕了向陽君這個人，而是她自忖無能將郭彤由向陽君手上救出，如此一來也只好耐下性子聽憑對方的討價還價了！

這些念頭，其實在她腦子裏，不過是電閃而過！只是刹時間事，緊接着她探出的寶劍，遂即快速的收了回來！

——眼前她所接觸到的，却是向陽君呆滯而諱莫如深的眼睛！

「姑娘，我勸妳還是稍安勿躁的好！」冷笑了一聲，向陽君的那雙眸子，緩緩的轉在了郭彤身上：「哼——除非是妳想要他死！」

覃玉潔心裏着實一懍——

她冷笑道：「我不信你會對他下毒手，你不是這種人！」

向陽君冷冷一笑，搖搖頭：「爲什麼?——」他嘴角帶起了一絲傲然：「——這個人年紀雖輕，可是胸藏險詐，幾次三番的刁難於我，這一次落在我的手上，我豈能對他輕易放過?」

覃玉潔冷冷的道：「你不會這麼做的，因爲你殺了他，我也放不過你！」

向陽君喟然一嘆，點點頭：「是了，這就是眼前我大費週折的事情了。所以我才打算跟你談個折衷的條件！」

「你說吧！」

「好！」向陽君道：「第一，我要妳馬上退離此室！」

覃玉潔冷笑了一下。

「第二！」向陽君緩緩的說：「今後兩天之內，不許意圖對我窺伺！」

「第三呢?」

向陽君搖搖頭：「第三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哼！」覃玉潔不屑的道：「你說的好輕鬆，誰不知道你的鬼心思！你以爲我會傻到給你兩天長的時間，去叫你運功還原！」

「你一定非要答應不可！」

「爲什麼?」

向陽君道：「交換的條件，要保全他的一條活命！」

說到「他」字時，他抬了一下手，指了一下面前的郭彤——無異的，這個人的性命，眼前是完完全全操持在他的手上！

覃玉潔撇了一下嘴：「你以爲他的生死，就對我這麼重要?」

「當然重要！」向陽君不顧思索的脫口而出：「因爲你喜歡他，要不然你也不會爲他而與我爲敵了！」

覃玉潔臉色紅了一下，偷眼一瞧一旁的畢無霜，後者正自向她微微抿嘴而笑！

覃玉潔秀眉一剔，正待發作，可是轉念一想，也就泰然處之！

「你的這種說法，恕我難以苟同！」

覃玉潔眼皮一掃一隅的畢無霜：「這麼說，這位畢姑娘也必然是鍾情於你了！」

輕輕一句話，就收到了「報復」對方的效果！

果然，畢無霜臉上漾起了一種不自在，唇角掀了掀，欲言又止的不再發話。

覃玉潔眼睛轉向向陽君，聳了一下肩：「好吧，我接受你的交易，不過有一個附帶的條件！」

「什麼條件?」

「那就是你不單單保全他的性命，而且你不能損害他的武功！」

向陽君呆了一下，不禁暗讚道：「好個精明的丫頭，原來他早已看破了我的用心！」心裏想着，遂即不再多想的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你就是！姑娘，現在可以退出去了，後天此時，這位兄弟必將寸膚不傷的全身而退，姑娘妳可以放心的去了！」

覃玉潔點點頭道：「你雖然心狠手辣，殺人無數，可是我相信你出言有信，是一個言出必踐的人！」

「姑娘過獎！」向陽君異常冷漠的道：「姑娘，如果沒有別的關照，就請離開吧！」

覃玉潔怔了一下，自忖已無理由再在眼前逗留，遂即舉步向外步出——

才跨出一步，却又回過身來道：「慢着，爲了證實你的言而有信，我以爲你應該立刻解除他身上的穴道！」

向陽君搖搖頭道：「不行，這麼一來，他即可行動自如，嘿嘿，一旦『太阿倒持』，形勢可就不同了！」

覃玉潔因眼見郭彤之痛苦形像，心存不忍，只是聽對方這麼一說，情形確是如此，也不便再多說什麼，當下依依不捨的向着郭彤看了一眼，緩緩向外步出！

——她身子方自步出石樓，只覺得面前人影一閃，畢無霜也已掠身而出。

二女面對面的互視着。

「如何！」畢無霜微微一笑道：「我早就告訴過妳吧，向陽君這個人不是好惹的！妳看怎麼樣?」

覃玉潔冷笑一聲，也不答話，身形一閃，快如鷹隼般向外遁出——

然而就在她身子方自縱出的一刹間，耳朵却聽見了一聲清晰而低吟！

說是「呼叫」，其實並不恰當，倒不如說是「慘叫」來的合適！

覃玉潔原在縱出的身子，在方自聞聲的同時，忽然就空一個倒折，在半空中翻了個觔斗，撤了回來。

幾乎與她同時之間，畢無霜也有了反應，二女看起來是一個勢子，相繼同時反身，直向着方自步出的石樓撲身而入——

一種奇異的不祥之感暗示着，使得這兩個年輕的少女，直覺的覺出了不妙！

事實證明了她們這種奇異的感觸，確非無因——就在她二人先後縱身撲入石樓的一刹那，一件觸目驚心，簡直是出乎想像的離奇怪事，出現在她們眼前——

這一突然的現場形像，竟使得兩個所謂的俠女子爲之魂飛魄散，頓時「呆若木鷄」的停身不動！——她們看見的是——

郭彤的一隻握有短刀的右手，深深的插進到向陽君的前心——也許是力道過猛，因此這隻手，在向陽君的前心後背，穿了一個窟窿。

……閃爍着銀色寒光的尖刀，由於染滿了紫紅色的濃血，更使得怵目驚心，點點血珠，順着郭彤的右腕尖刀，一滴滴的落向地面！而向陽君偉岸的身子，在輕微的顫抖着——

剔眉、張目，滲以無限的悵恨，驚異，絕望……顯現在這個不可一世的巨人面頰之上——他是爲自己的死而感到驚異不可思議?抑或是對於眼前的郭彤而心存費解?——總之，在他的印像裏，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該死在對方這個少年手上的！

事實證明了，他對於這個匪夷所思的少年，由一上來開始，就已心存低估！

敢情這個面前的少年——郭彤，雖然武技並非十分精湛，却有高人一等的智慧與耐力——他自幼即養成了超人的涵養與內定之力，足堪當危不亂，處變不驚——

事情顯示說明了郭彤這個處心積慮的少年，一上來開始，即僞裝爲向陽君點中了穴道，佇立在他身邊咫尺之間，待機而發，終於選擇了適當的時刻，將事先藏掩着衣袖內的七首，插進了向陽君的心！

向陽君傲笑江湖，目空四海，却想不到竟然會臨終喪生在一個名不見經傳，而武功又萬萬不是自己對手的少年手中——這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死不瞑目的！

——他當然不是易與之輩！

郭彤雖然僥倖得逞，却也付出了最昂貴的代價——生命！

顯示在眼前現場的是，郭彤的短刀刺進了向陽君的前心，而向陽君的兩隻手，却分別插進了郭彤的兩肋！

現場鮮血淋漓，觸目驚心！

終於——在畢無霜，覃玉潔四隻眸子的注視之下，郭彤，向陽君的身子同時倒了下去！

向陽君唇角牽動出一條笑紋——

郭彤顯然也面有得色！

他們的喜悅，局外人萬難臆測，也只有他們自己心裏有數了——終於，陽光吞噬了他們！

對於向陽君來說，他的生命也許並不算長，甚至於可以說是很短，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他短暫活着的「生命」裏，却無時無刻不充滿了熱炙的活力，正像是空中的那一輪驕陽——對於整個的人生來說，也許他自一開始就不曾有所侈求——

「殺人者死」——很早以前，在他初次仗劍江湖之時，他就應該知道了今日的下場……

然而，他能說「不無遺憾」?（完）

下期預告

鶴高飛　蕭逸著

本篇是蕭逸君繼「魚躍鷹飛」後的巨著，內文緊湊，故事驚險，愛好刺激的讀友們千萬別錯過這篇深具詭奇莫測，別具風格的佳作！

風雨殘陽

・本文承自第82頁・

是武林盟另有伏兵。

不，他只是被那恐怖的景象，及陰森森的氣氛所驚怔而已。

敢情這幢人人唾棄，而又具有無比權威的巍峨屋宇，竟是橫屍處處，血腥遍地，當年十三把刀的滅門慘案，又重現於今日。

是誰幹的?

少林武當等派已各自回山，也不可能趕在黃家父子之前到達。

除了這些門派，難道當今之世，還有毀滅武林盟總壇的能力之人?

於是，由黃九峯領頭，由前門直達後廳。沿途不少伏屍，已經令人驚心動魄，及目光一掃後廳，連黃九峯如此沉穩之人也爲之心弦狂震。

其實，後廳的屍體不多，一共只有四個。

獅王鐵羽伏屍廳門，柳南拓，劉薇怡仆在大廳的中央，惟一神態安詳的是容娟，她雖是胸前插着一把尖刀，面頰之上却含着一絲淺笑。

黃九峯無限沉痛的一嘆道：「楊金台沒有說謊，罪魁禍首果然是七妹容娟。」

皇甫菁菁彈身一躍，由容娟的手中取來寫滿字跡的便箋道：「大哥！你瞧。」

黃九峯展開便箋一瞧，他的面色隨着字跡在不斷的變幻，最後他將便箋揉成一團，然後揚臂一洒，無數白色細粉在晚風中一閃而逝。

皇甫菁菁道：「大哥！七妹寫的是些什麼?」

黃九峯搖搖頭道：「往者已矣，何必再管她寫些什麼?」

是的，時光不能倒流，往事不堪回首，揉碎容娟的遺書未嘗不是聰明的辦法。

愛情，慾望，野心，虛榮，在不甘寂寞的容娟遺書來說，每一樣都可使她走上極端，沉淪魔道。

至於容娟的遺書上究竟寫些什麼，爲了留給讀者一個回味，請原諒作者賣這個關子。

（全書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一座兩邊山壁對峙的谷道中，金鈴追魂攔道截擊，楚小楓挺身與鬥，激戰良久，金鈴追魂叟被楚小楓刺中一劍，擊中一掌，疾逃而去，而楚小楓胸前也中了金鈴追魂叟淬毒箭指，何浩波願取出保留多年，一向不捨輕用的保命散給楚小楓吞服，楚小楓服藥後，靜坐療傷，驀有二黑衣刀手，自山壁上躍下，圖殺楚小楓，華圓，成方二劍童急忙攔截，終把兩黑衣刀手殺於劍下，王平、周橫二人、已抱起了楚小楓，向後退去，兩刀客被殺後，田伯烈，時英行了過來，稱讚二童，成方、華圓點頭一笑，轉身奔向楚小楓……

群豪襄義舉　魔俠播危言

楚小楓已被王平，周橫移後數丈，仍然在盤膝而坐。

兩劍童奔了過去，垂手站在身側。

譚志遠低聲道：「看樣子，他們絕不是臨時湊合在一起的人。」

田伯烈道：「他們是一伙的，楚少俠，可能就是他們領頭的人。」

何浩波道：「這麼看來，那篷車中人，也和他們有關了。」

時英笑一笑，道：「八九不離十啦，不過，他們這伙人，好像是對我們有利無害。」

何浩波道：「走！過去看楚小楓的傷勢如何？」

楚小楓緊閉着雙目，仍然運氣調息。

田伯烈低聲道：「何兄，服用過保命散的人，是不是不能有任何舉動。」

何浩波道：「這個，兄弟就不太清楚了。」

楚小楓突然睜開雙目，站了起來，抱拳一禮，道：「多謝諸位關心，兄弟已經逼出了身中的奇毒。」

何浩波怔了一怔，道：「這麼快？」

楚小楓笑道：「中毒不深，又被剛才那兩個人一攪和，心中一急，出了身大汗，適才兄弟運氣相試，覺着毒性已除。」

何浩波，田伯烈等都明白他這是搪塞之言，他必是修習了一種與衆不同的內功，所以，才這麼快速，逼出了身中之毒。

心中明白，却未再多問。

田伯烈笑一笑，轉過話題，道：「楚兄，目下咱們是一個生死同命之局，所以，在下希望彼此之間，能夠坦然相處。」

楚小楓道：「是！田兄有什麼話，只管請說，在下是知無不言。」

田伯烈道：「金鈴追魂叟，是不是受了傷？」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田兄這一問，倒是把小弟給問住了。」

田伯烈道：「怎麼說？」

楚小楓道：「我只能說他是可能受了傷，不過，我無法確定。」

何浩波道：「楚兄，對陣相搏，你連對方是否受了傷，也不知，這又怎麼可能呢？」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是眞的，何兄，那一招，兄弟是剛剛學會，對陣搏鬥，還是第一次施用出來。」

時英道：「那一劍如是刺不中，楚兄應該心中有數……」

楚小楓接道：「那一劍，含蓄小弟的十成內勁，劍身未及對方……」

田伯烈接道：「劍氣。」

楚小楓道：「不錯，不過，小弟功力不足，只能射出半尺。」

田伯烈道：「半尺！那已經很够了，半尺如是擊中了要害，足可置人於死。」

幾人拿話一逼，終於逼出了內情。

同時，也使得幾人，暗暗驚心不已，楚小楓竟然能由劍身上射出劍氣。

時英沉思了良久，突然哈哈一笑，道：「楚兄，看來，你還有很多絕活兒，沒有施展出來，對麼？」

楚小楓道：「有幾招劍法，太過陰狠，兄弟很少練習，施展出手生硬的很。」

這已經說的很明，聰明人，自然不便再問下去。

時英點點頭，道：「現在，楚兄，咱們應該如何？」

楚小楓道：「沒有第二個選擇，硬撐下去，把人送到映日崖。」

田伯烈突然歎一口氣，回顧了胡逢春一眼，道：「胡老，看來，咱們就算到了映日崖，只怕也無法……」

話到此處，突然住口不言。

那春秋筆，在江湖人物的心目之中，有着無比的敬重，田伯烈竟然不敢輕言相汚。

但胡逢春似是仍然聽懂了弦外之音，笑一笑，道：「田老弟，你是說，映日崖春秋筆不會出現了。」

田伯烈道：「在下只是覺着這一次，只怕和往年不同了。」

胡逢春道：「那裏不同？」

田伯烈道：「唉！就算咱們眞正到映日崖，只怕還有事故發生。」

其實，胡逢春，譚志遠都有着同樣的想法，只是沒有說出來。

楚小楓道：「往前看，一片烟鎖霧封，往後退一樣是殺機重重，行到映日崖，咱們還有一睹春秋筆的機會，但如此就告退，咱們就什麼也見不到了。」

胡逢春道：「已近映日崖，後退路仍長，咱們還是要勇往直前……」

楚小楓接道：「對！目下情勢，大多數的武林同道，都已經對諸位寄托了無比的信任，我們如何決定，他們絕對不會反對。」

田伯烈道：「這一點，楚兄可以放心，現在，沒有人會萌退志，就算是要他們走，他們也不會走了，兄弟的意思，目下局面，已經十分明顯，對方的用心，要對付一個女人，那個女人是什麼人？對方爲什麼非要得到而後甘心呢？」

楚小楓道：「田兄，那女人，知道了很多神秘組合的隱密，他們爲了不讓隱密外洩，所以，必需殺了她，兄弟知道的就是這些了。」

胡逢春道：「楚老弟，她沒有透露一點給你麼？」

楚小楓道：「沒有。」

時英道：「楚兄弟帶她到映日崖，用心何在呢？」

楚小楓道：「聽說，春秋筆主持正義，我想把這個人交給他。」

時英歎息一聲，道：「交給他，如是他不肯接呢？」

何浩波道：「金鈴追魂叟，也被他們羅致了過去，這個山芋，實在是很燙手的了。」

楚小楓道：「春秋筆如若不敢接下來這個擔子，放眼天下，還有什麼人敢接下來。」

胡逢春歎息一聲，欲言又止。

這時，忽聽人聲喝叫，一個人影，疾如流星般直奔過來。

黃平和周橫，未待吩咐，已經迎了上去。

但王平和周橫，立刻又退了下來。

來人也停下了脚步。

胡逢春臉色一變，道：「刀過無聲簡飛星。」

簡飛星微微一笑，道：「不錯，正是簡某。」

目光一掠楚小楓道：「楚老弟，小兄終於追上你了。」

楚小楓道：「簡兄是……」

簡飛星接道：「來給助拳來了。」

楚小楓一抱拳道：「多謝簡兄。」

這刀過無聲簡飛星，可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

以如此聲望的人，對那楚小楓這樣客氣，頓使場中之人，對楚小楓觀感又是一變。

人比人，貨比貨，立刻就會分出了上下。

胡逢春急急一抱拳，道：「簡兄來的正好，兄弟被他們硬打鴨子上架，給抬了出來，這個擔子，壓的我直不起腰，現在，倒是可以交給簡兄了。」

簡飛星道：「不行，我來此，爲楚老弟助拳，一切都唯他之令行事。」

楚小楓急道：「簡老，言重了，小楓如何敢當。」

簡飛星笑一笑，道：「不要客氣，我匆匆趕來，就是爲了助你一臂之力，別把我當外人看，有什麼事，儘管吩咐一聲就是。」

楚小楓道：「簡老，這個……」

簡飛星道：「小楓，別這麼稱呼，你如看得起我，那就叫我一聲簡兄，或是大哥，如是你不願交我這個朋友，那也行，隨便你怎麼稱呼都好。」

楚小楓艱澀一笑，道：「簡兄如此吩咐，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簡飛星笑道：「好！這才是我的好兄弟。」

回顧了胡逢春一眼，道：「胡兄，你明白了吧！簡某來此，是聽候差遣。」

胡逢春道：「這麼說來，楚老弟，我看，這要你擔承這個責任了。」

楚小楓道：「胡老，你在咱們這羣人中，德望俱尊，還是有你主持大局好。」

胡逢春道：「老弟，刀過無聲簡大俠，在武林中的聲望，勝我百倍，連他都要聽你楚老弟的，何況我胡逢春……」

楚小楓接道：「胡老，話不是這麼說，小楓雖承簡兄愛護，但究竟是缺少江湖經驗的人，實不足以擔當大任，再說，小楓和田兄等人，都會全力支持胡老。」

胡逢春道：「這個……」

楚小楓道：「胡老不用再推辭……」

田伯烈接道：「胡老，楚老弟是由衷之言，希望你不用推托，咱們雖然力量薄弱，但絕對支持你胡老。」

時英笑一笑，道：「你見識多，閱歷豐，至少，在和人交往談判上，不會吃虧，拚命打架的事，咱們挺上。」

胡逢春沉吟了一陣，道：「好吧！諸位都如此說，老朽如若再推辭，那就有些矯情了。」

楚小楓道：「這才是長者之風。」

簡飛星微微一笑，道：「胡兄，如有什麼吩咐，兄弟是唯命是從。」

這一陣交談，一掃羣豪內心中所生出的畏懼。

再加簡飛星的到來，也使得羣豪精神爲之一振。

胡逢春仰天吁一口氣，道：「諸位，我看咱們要急趕一陣了。」

譚志遠道：「爲什麼？」

胡逢春道：「過去，這些山村人家，咱們可以借粮打尖，目下，似乎是不可行了。」

何浩波道：「對！得防他們下毒。」

胡逢春道：「目下遭遇的一大問題是乾粮，事先沒有很充份的準備，現在，就算是想準備也不及了。」

簡飛星道：「大家帶的乾粮，還可食用幾日？」

胡逢春道：「大約還可以食用兩天左右吧。」

簡飛星道：「如若只有兩天的口粮，事情就有點嚴重了。」

楚小楓道：「簡兄，他們眞的會在這山泉之中全部下毒麼？」

簡飛星道：「這個，很難說了。」

楚小楓道：「簡兄，他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合？」

簡飛星道：「兄弟，我雖然被他們利用過，但我對他們瞭解的太少，老實說，我還不知道他們是誰？」

胡逢春怔了一怔，道：「你也被他們利用過？」

簡飛星道：「對！我被他們利用過，他們扣押了我的妻女，逼的我和楚兄弟，激戰了半夜。」

這句話令人吃驚，楚小楓能和簡飛星激戰了半夜，今天還活着，就算他沒有勝過簡飛星，至少，是沒有敗在簡飛星的手下。

刀過無聲四個字，在江湖上，令人聞名喪膽，但楚小楓，竟能和他打個秋色平分。

胡逢春拂髯問道：「那一夜，你們打了個未分勝負？」

楚小楓道：「是簡大哥手下留情。」

簡飛星笑一笑，道：「兄弟，咱們用不着客套，剛動手時，我確有點未用全力，但打到後來，我雖然用出了全力，但仍然是沒有辦法勝你，兄弟，老實說，到最後，反而是你手下留情了。」

楚小楓道：「簡兄，其實，你可以在五十招內殺我……」

簡飛星哈哈一笑，道：「但五十招後，我就完全沒有機會了……」

語聲一頓，接道：「兄弟，老哥哥有幾句話，希望你聽聽。」

他說的非常莊重，臉色也是一片嚴肅之色。

楚小楓一躬身，道：「簡兄指教。」

簡飛星道：「咱們面對的組合，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一個邪惡組合，他們不惜任何手段，羅致了很多武功高強的人，他們利用各種方法，殺害要殺的人，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走了大半輩子江湖，見過的惡人多了，但却從沒有見過這麼惡毒的組合，你在劍術上，確有很深的造詣，但你太仁慈了一些。」

楚小楓道：「小弟受教。」

簡飛星道：「兄弟，別的人不說了，以後，再遇上這個組合的人，你就不用手下留情了。」

楚小楓道：「我明白。」

簡飛星道：「明白了，就別再手下留情。」

胡逢春道：「聽簡兄這一番說明，咱們心中算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諸位可召集所屬，把乾粮分配一下，目下局面，已是個生死相共的境界，也不用隱瞞他們了，明白的告訴他們目下處境，生死禍福，一半靠天命，一半靠自己的力量了。」

這些來自天南地北的江湖人物，經過了幾番變遷之後，自然的形成了一個進退有序的組合了。

胡逢春的號令，已可以嚴格遵行。

白眉大師和十二羅漢，也成了一個小隊，和羣豪一致行動。

過了峽谷，天色已黑，胡逢春選擇了一座假山旁的崖壁下，停了下來。

炊食自理，倒把這羣江湖人給鬧的手忙脚亂。

這些江湖人，幾時作過厨下工作，但事到臨頭，也只好勉力爲之了。

簡飛星建議，在營地十丈外，燃起了幾堆火。

這雖然暴露了羣豪的宿住之處，但如有人進入了十五丈內，就無法逃出了夜哨的監視。

胡逢春很用心機的佈置下了崗哨，而且，把宿住的地方，也安排的很完美。

四面都有着很嚴密的防守。

和簡飛星一番談話之後，胡逢春不但提足了自己的勇氣，而且，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敬重。

這些年青人，一個個都有十分高强的武功，尤其是楚小楓，他的成就，竟然能超過了一代大俠刀過無聲簡飛星，至少，兩個人那一戰，是個平分秋色的局面。

想想看，自己已是花甲之年，在江湖上也混了大半輩子，雁過留聲，人過留名，現在，有了這個機會，實在也應該轟轟烈烈的作一番事業了。

所以，胡逢春決心要全力以赴，也開始眞正關心這些人的生死。

三更時，西南突然出現兩條人影。

這時，總值巡夜的田伯烈，一面下令戒備，一面向胡逢春稟報，自己却帶着四個人，迎了上去。

來的是兩個人，是一男一女，男約有四十多歲，穿着一身黑色的長衫，女的大約有二十多歲，長的很有風情。

黑衣人停下脚步，笑一笑，道：「在下寸鐵未帶。」

田伯烈和來人，保持着七八尺的距離，抬眼打量了來人一眼，果然未見他帶着兵刄。

那女人也是一樣，穿着一身青衣，未佩刀劍。

淡然一笑，黑衣人緩緩說道：「在下希望見見你們的主事人。」

田伯烈道：「有什麼事？」

黑衣人道：「大事，很重要大事。」

田伯烈道：「閣下能不能够說出姓名來。」

黑衣人道：「區區薛寒，這位是舍妹薛依娘。」

田伯烈道：「七步追魂薛寒。」

黑衣人道：「正是在下。」

田伯烈道：「在下田伯烈，久聞大名，今日有幸一會。」

薛寒道：「原來是田兄。」

田伯烈道：「薛兄，一定要見我們的主事人麼？」

薛寒道：「茲事體大，如若田兄願意作主，兄弟告訴田兄也是一樣。」

說話之間，胡逢春帶着楚小楓，趕到了現場。

田伯烈道：「咱們的頭兒來了，薛兄有什麼話，可以和咱們的頭兒說了。」

薛寒道：「這位是……」

田伯烈道：「廬州大俠……」

薛寒道：「胡逢春。」

胡逢春道：「不敢當，朋友是……」

田伯烈接道：「胡老，這位是大人物，七步追魂薛寒。」

胡逢春呆了一呆，說道：「久仰，久仰……」

薛寒笑一笑，接口道：「胡老，過獎了。」

語聲一頓，接道：「區區有要事奉告胡老。」

胡逢春道：「好！老朽洗耳恭聽。」

薛寒道：「諸位也許還不知道吧。」

胡逢春道：「什麼事？」

薛寒說道：「胡老等一行，有百多位吧！」

胡逢春道：「差不多！」

薛寒道：「可惜，他們都無法再見到明天的落日了。」

胡逢春道：「什麼意思？」

薛寒道：「他們都中了毒。」

田伯烈道：「薛兄，兄弟怎的會全無感覺。」

薛寒道：「他們還未到發作時間。」

田伯烈道：「薛兄，這毒性，幾時才會發作？」

薛寒沉吟了一陣，道：「明日午時之後，開始發作，太陽下山之前，諸位就全部西歸道山了。」

田伯烈道：「由毒性發作，到死亡，一共有多少時間。」

薛寒道：「一個時辰。」

田伯烈說道：「這種毒藥，並不太强烈。」

薛寒道：「只能說，它是一種慢性的藥物，不過，一發作就無藥可救了。」

胡逢春道：「你們幾時下的毒。」

這些人的鎭靜，倒使薛寒心頭一震。

一個人，在知道了自己和所有的同伴中了毒，而且非死不可的時候，居然不露一點驚慌之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有兩種可能，一個是，他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中毒，另一個可能是這些人，確然有一種視死如歸的豪氣。

胡逢春吁一口氣，道：「恕老夫托大，我要叫你一聲薛老弟。」

薛寒笑一笑，道：「敬老尊賢，理當如此。」

胡逢春道：「好！……老弟，你們幾時下的毒藥，如何一個下法？」

薛寒道：「說起來，這該是天下最叫人無法防備的下毒手法了，咱們把毒藥佈在山徑之上，只要你們走過去，就可能會中毒。」

胡逢春道：「果然是很高明的下毒手法。」

田伯烈道：「好！就算我們中了毒，薛兄，大概不是來替我們送解藥的吧！」

薛寒道：「在下來此，自然是和解藥有關了。」

胡逢春道：「解藥，不會在你的身上吧？」

薛寒道：「不會，我想胡兄也應該明白，我不是太笨的人。」

胡逢春道：「薛老弟來此，是別有用心了。」

薛寒點頭道：「我是來談談解藥的事情。」

胡逢春道：「好，老夫洗耳恭聽。」

薛寒道：「咱們可以談談條件。」

胡逢春道：「什麼條件？」

薛寒道：「不願死的人，我們可以奉上解藥，但必須離開此地，回歸原籍，從此不問江湖中事。」

胡逢春道：「哦！封刀歸隱，退出江湖。」

薛寒道：「正是如此。」

胡逢春點點頭，道：「好主意，問題是，他們是不是真的能回到原籍。」

薛寒道：「能！這一個，胡老可以放心。」

田伯烈插口道：「如是不願意回去的人呢？」

薛寒道：「這個，只有毒發身死一途了。」

田伯烈微微一笑，道：「薛兄，在下有些奇怪。」

薛寒道：「奇怪什麼？」

田伯烈道：「你們下毒的用心，旨在置我們於死地，對麼？」

薛寒道：「嗯。」

田伯烈道：「可是，你們又為什麼來救我們呢？」

薛寒道：「因為，上天有好生之德，咱們不希望殺人太多。」

田伯烈道：「哦！」

楚小楓突然接口道：「薛兄，你是奉命而來呢？還是自作主意。」

薛寒道：「如若我不吹噓，在下是奉命而來。」

楚小楓道：「奉命而來，就在下所知，一向是作不得主意。」

薛寒道：「這位是……」

楚小楓接道：「在下楚小楓。」

薛寒道：「哦……」

楚小楓笑一笑，道：「薛兄，如是我們留下你們兩兄妹，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呢？」

薛寒道：「這件事，也許你們能作到，但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楚小楓道：「什麼代價？」

薛寒道：「第一，擒下咱們兄妹兩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諸位人手雖多，但在下相信，必須付出幾條人命的代價，才能夠使咱們就擒，第二，咱們兄妹兩個，就算是被諸位殺了，但你們賠償的是百條人命。」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薛兄，也許咱們都會毒發而死，不過，對付貴兄妹，在下倒覺着不是太難的事。」

薛寒冷笑道：「你好大的口氣。」

楚小楓道：「薛兄，不相信在下的話，你可以試試！」

薛寒道：「咱們兄妹寸鐵未帶……」

楚小楓道：「我知道，這還是閣下的聰明之處。」

田伯烈道：「如若咱們真的都中了毒，以你們的卑下手段，咱們也用不着和你們講什麼江湖規矩了。」

胡逢春道：「薛老弟，你最好能想個法子自保，一旦落入了咱們之手，那就有些麻煩了。」

薛寒道：「什麼麻煩？」

胡逢春道：「你們對咱們下了毒，如是貴兄妹不幸遭擒，咱們也會按公意，制裁你們兄妹。」

田伯烈接道：「那可能是亂刀分屍，也可能是慢慢的讓你們死，直到咱們毒性發作的時間。」

楚小楓道：「對，就是要你們全力施展。」

薛寒臉色微微一變，道：「你們這意思，是逼我們兄妹拚命了。」

薛寒道：「啊！」

楚小楓道：「咱們用真本領，硬功夫，制服你們，希望你們能夠輸的心服，口服。」

薛寒回顧了青衣少女一眼，道：「妹妹，看來，咱們是估算錯了。」

薛依娘道：「咱們要別人的命，人家不放過咱們，自也是情理之中。」

薛寒點點頭，道：「諸位一定要強自留下咱們兄妹，咱們兄妹，也不甘束手就縛，但不知，諸位是羣攻呢？還是單打獨鬥。」

楚小楓道：「在下向薛兄領教。」

只聽一個豪壯的聲音道：「不，把薛寒留給我，愚兄一向不喜和女子動手。」

隨着說話之聲，人已到了身前。

是刀過無聲簡飛星。

薛寒臉色一變，道：「簡大俠……」

簡飛星接道：「不錯，薛寒，你用的是軟劍，只怕是早已暗藏在腰中了。」

薛寒笑一笑，道：「在下如是不亮兵刃，你簡大俠，總不會用刀吧！」

簡飛星道：「早上兩個月，你這幾句話，就確把我給套住了，不過，現在，老夫已經不吃這一套了。」

薛寒道：「哦！這麼說來，簡大俠是非要動刀不可。」

簡飛星哈哈一笑，道：「薛寒，別人不瞭解你，但老夫知道你很清楚，你號稱七步追魂，除了劍法之外，還有一種很特殊的毒針，聽說能在和人動手中，施展出來，細如牛毛，而且，射中人，也使人感覺不到。」

薛寒道：「好！既然簡大俠知道了，在下就只好說清楚了。」

簡飛星道：「哦！」

薛寒道：「簡大俠說的都對，只有一樣，你沒有說出來，我這牛毛針還有一種，含有奇毒，中人之後，七步斃命，這就是兄弟被人稱作七步追魂的原因。」

仰天大笑一陣，接着又道：「很多人都死在這種毒針之下，只可惜，他們並不知道。」

簡飛星點點頭，道：「七步追魂，原來是這麼個追法，老夫今夜要領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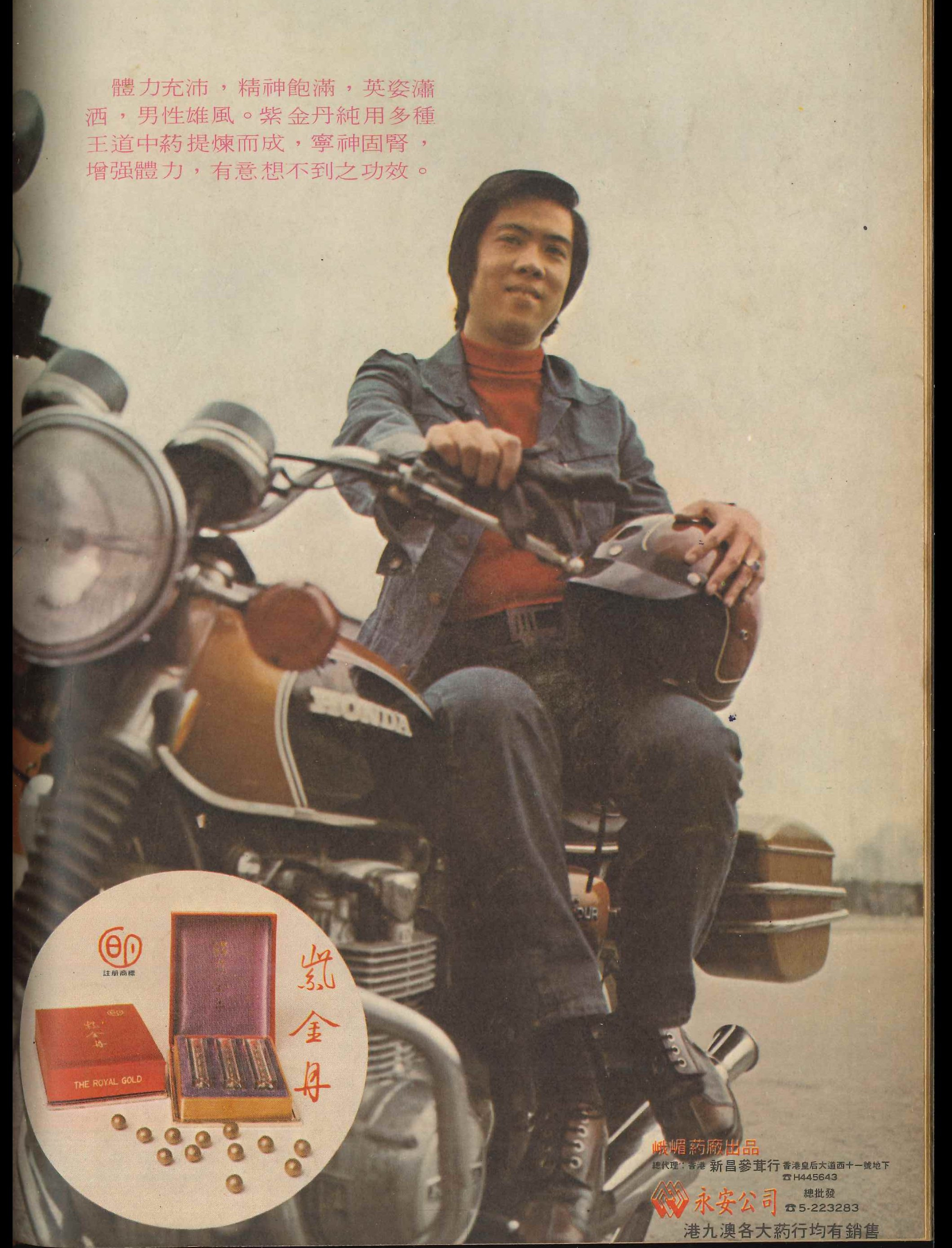
只見他右手一舉，腰中掛的長刀，已入掌中。

刀過無聲連簡飛星拔刀的手法，也不帶一點聲音了，一把長刀，握到了他的手中，就像是變魔術似的，忽然之間，變成了一片刀幕，整個人，隱入了一片刀芒之中。

薛寒雙手正想揮動，打出牛毛毒針，但卻臨時強自忍了下來。

（未完）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
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
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
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